

3481.7  
3184

松泉筆譚  
單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松泉筆譚自叙

進士沈鐸著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異於草木禽獸者能覺其最靈而為貴也或有修之於德行施之於事功見之於文章是乃生有為而死不朽也余年過下壽生無盲啞聾瘂之病乃稟與聖同得之天而無立德之可補時逢聖世不能自策功名讀書數十年又無立言之可傳其可曰惟人之最靈而何別於草木禽獸及願平生不以貧賤憂戚而變其心雁抵當世之間人卓觀群書遍遊名山飄然有出塵之想固其窳而晏如也此所以為人之可貴而異於草木禽獸者歟間經南島北塞之漂泊布衣之命亦云奇矣 聖明在上無或益其窳而玉成也歟精力已耗而温古遊况不復於舊跡皓然鬢髮心為蓬落噫孤負我生將與草木禽獸而同歸焉在其最靈而為貴也於是俛仰一世點檢三庖乃以古今之事變善惡之勸懲聖賢之遺訓閭巷之俚語以至名物度數蟲魚花卉隨筆漫錄以資省覽命曰松泉筆譚非敢自附於著述之意正所謂言務達志以養吾素者也或為後人之所取歟夫松間明月石上清泉處士之居云爾



筆譚凡例

一此書所錄始以心官所思念耳目所聞見輒自筆寫久而成編至於古事格言之雜出於諸書者並皆依本錄取多用編輯之例

一群書中所記未必為其人之目擊故一事而或有歧異而不同詳略之各殊輒加較量取舍其略而取其詳刪其繁而補其闕宜有他書之互相不同

一人之言行固多感發而懲創者善者必表出官爵姓名惡者不書名而稱其以存隱惡揚善之義而要皆反求諸已以作觀感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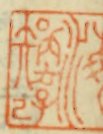
一人之是非皆有先輩之立論必表出某人某書以示不敢臆說之意間有自為論辨者則乃以余見愚按更端以別之

一錯論古今偶以近似者連書編不以類或以追聞者隨錄年代先後不必盡泥又非立傳之體故一人之事亦多雜出於上下者

一古人之片言隻辭有可以醫俗訓世者輒皆錄之雖孔子巨惡亦或有取蓋不以久廢言之意一稱說俚語無甚閼緊亦近淳淳而間或俱收而并錄以為破寂解頽之資亦存古人善

松泉筆譚卷之一

歐陽公讀書法六經論益以字計之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書傳二萬五千七百字詩傳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氏傳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若以中才者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雖稍鈍減半亦九年可以畢讀語曰積寸成尺積縷成疋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云今陶谷漫錄十三經一曰周禮漢鄭玄註二曰周易魏王弼註三曰毛詩鄭玄註四曰尚書漢孔安國註五曰論語魏何晏註六曰孟子漢趙岐註七曰春秋左傳晉杜預註八曰春秋公羊傳漢何休註九曰春秋穀梁傳晉范甯註十曰禮記鄭玄註十一曰缺十二曰荀雅晉郭璞註十三曰孝經唐玄宗註自朱子佐傳註以後諸說盡廢以今見之舊註雖多踈謬踳駁而去古為近其所解釋亦頗有經據要足以資多聞而廣知見矣今史書其類有三一曰編年左氏春秋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自周威烈王至五代宋江贊通鑑節要明張光啓節要續編宋元史陳建皇明通紀止天啓王汝南明紀編年乙酉徐居正東國通鑑起高麗而朱子用孔子春秋筆法在綱目此則編年之中立綱目又是一例也宋元則有東人金宇頤宋元綱目明則有李玄錫綱目高麗則有俞市南陰燕史提綱西羅勾濟三國見闕近者林老村象德著東史會綱皆綱目義例也玄錫象德所修不入刻二曰紀傳司馬遷史紀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李延



壽南史北史魏徵隋書宋初唐書歐陽修五代史是為十七代史又有脫宋史宋濂元史揭傒斯遼史  
金史獨未有藏何喬遠名山藏鄒漪隆禎野乘略可考證東國則有金富軾三國史記鄭麟趾高肅史三  
曰紀事紀一事之始末也宋棗樞始作通鑑紀事本末起自周威烈王止於五代明沈朝陽作紀事本末  
前編起自盤古氏止於威烈王前明陳邦瞻作宋元紀事本末清谷應泰作明紀事本末近年徐相文重  
作朝野記聞紀國朝事亦用紀事本末之例先秦以上諸子舉以舉之格二十五家曰老子曰莊子曰  
列子曰荀子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鄧子曰文子曰尹文子曰閔文子曰鬻子曰鴟冠子曰華子曰元  
倉子曰鬼谷子曰公孫子曰齒子曰司馬子曰孫子曰吳子曰尉繚子曰韓子曰呂子曰屈子此外著書  
而不行於後世者亦必多矣澤堂教子弟以讀書之法曰着史尋常處不須費力盡記惟於大處置大  
舉措着心着過設以身處其地以為我若當此時何以處之計較思量有若眼前事則非但久而能記亦  
有益於知識吾非聰明過人一生着書如此故自不忘也陶庵三宦記余一日讀顏子好學論有感於聖  
人可學而至一語自是專意學問聖賢書中先取小學讀之以填補前日之闕失其後一依朱子讀書次  
弟讀大學則不知有論語讀論語則不知有孟子并章句集註盡為成誦而後只讀正文字求其訓句索  
其義期於一字無疑而後已小註則不觀也四書既訖先觀聖學輯要第一編略知義理名目次及心經  
近思錄朱子大全徑就節酌之便捷晚來始欲從頭理會每患其廣博無涯終不如少時用力之早也  
尤庵曰陶翁嘗曰蓋中年以後非讀書時節並陶翁中年以前無書不通故其說如此如吾輩經書五六

十冊尚未淹貫而餘日無多何以輒加拋棄而曰晦翁如此云乎且觀晦翁七十年間事則其於書毋勤亦至矣。沙溪嘗言綱目特誅楊雄荀爽齊丘等而僅獎節義之臣蓋所謂春秋曰亂而作者其所感者深矣。周室東遷而孔子生。宋氏南渡而朱子生。春秋綱目皆是一治也。清陰先生曰近世曆法恐差三四月甚冷十月猶有暎氣。左庵對曰曆家立歲差法未能的知一歲所差分數。槩以爲七十年過一度則豈無差訛哉。方今北氣方盛且聞術家言今日正當亥世故寒氣尚多。艸木不長。清陰曰書所謂庶草蕃茂易所謂草木蕃皆是治世之徵。今之反此宜矣。因曰以元會運世推之今日正在何時。左庵曰宋儒言以一歲言之今當五月五日云然則今日與宋時同是午會而只是運與歲不同。然雖是午會而竟得陽之中數則今日是陰生午中之後而漸向未矣。然則夷狄感而陰氣多者恐是自然之理也。清陰曰自古亂多而治少君子少而不肖多以易畫言陽一而陰二是理勢之自然也。左庵雜錄凡物必有起源。唐虞世三后禹主水土稷主稼穡惟契主禮教以敬敷以故學之一字始見於高宗之世。其後宋繼其緒業而孔氏生焉。孔氏徙於魯而孔子生焉以教萬世。然則王后事業雖各峻茂子孫亦皆衆多而其文明巍燠皆未若殷魯宋之盛焉。是蓋契之淵源也。子思述克辨之道以作中庸而首以教之一字并列於天命性道也有以哉。奇高峰論思錄我回學問至蘆末鄭夢周始知有性理之學以相傳之次言之夢周爲東方理學之祖吉再學於夢周金淑滋學於吉再全宗直學於淑滋全宏弼學於宗直趙光祖學於宏弼自有源流也。近來閩卷下賤修舉喪禮寡婦不欲他適皆已卯振作之餘效也。栗谷先生曰我國之士不朱

不陸專務俗習者多矣異端之言宜必佛老禪陸為然乎世之非先王之道循一己之欲者莫非異端也若以俗習為是孜孜求利而非笑陸學則何異於尊尚四凶而談刺楊墨乎人谿谷漫筆中國學術多歧門徑不一而我國則無論有識無識挾冊讀書者皆誦誦程朱豈我國士習賢於中國耶曰非也中國有學者我國無學者蓋中國人才志趣頗不確以實心向學故往々各有實得我國則齷齪拘束都無志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口道而貌尊之而已不惟無所謂雜學者亦何嘗有得於正學也譬猶墾土播種有秀有實而後五穀與稊稗可別也茫然赤地之上孰為五穀孰為稊稗者哉愚謂橫渠之早晚孫吳晚逃佛老是何等志氣何等心力惟其志氣豪邁故初入於奇變之法心力精深故再入於清寂之道及夫過勿憚改不變改正則卒致真得力踐之工後世都無志氣又事蹈襲者烏能窺測也哉今澤崖云士大夫一種議論以老莊申韓為異端至於佛學以為所言與孔子無異兼採并用而不悟者唐宋名人皆是也此時程朱之教未明諸人舉未聞通何可麻也大抵異端大旨尚氣侮聖一也歛煩趁簡二也以欲為理三也掩諱自私遁辭強辨四也行不掩言陷於狂特五也隱語作氣呵喝自謂有所超悟六也持此數條歷觀老莊以下諸書其一梳脉絡分明可見人我東始有文字先立佛學前朝群臣奉佛成俗程朱之教蕭末始到安文成始立聖廟鄭圃隱始變禮俗二公雖不染佛學亦不能闡明道術牧隱陽村兼採并用之類也伯畢廡一倡真儒繼起靜菴以後道學大明牛童馬卒之外皆以佛學為恥習俗之變不難也至於退溪隱中原禪學之懷兼講辨著述毫厘必奉學者治然從之無敢異論盧蘇廡自少勵志苦



學祖述靜菴拜名高注退隱及在海中雖未廢學憂愁之餘詩酒遣懷始讀羅整菴困知記以為廣大精微  
不下程朱用其說改作人心道心傳註又改定大學章句其言皆陸王意也還朝大拜前後在相位十四  
年無所建白唯以杯酒戲詭度日謂之坐鎮稱以賢相蓋懲於禍阱推剛為柔占便宜之道也退溪大駭  
亦不能與之辨時以詩句挑之而蘇又答之甚峻自是為道學者間雜禪學實自蘇廡啓之真如朱子之  
時忽出陸象山也○柳克新者一倡放達之習作為俳優之戲而猶一過有講禮論學者於是士之戴於  
栗谷者皆斂之號為第一名流出身則舉得清庠趨附者極重李有瞻儕輩皆出其中由是四五十年來  
京輔間學者盡矣○東溪云天下三教儒佛老我東尚儒尚佛而不能尚老尚老可治天下是以漢文帝  
得之以致太平張留侯得之而保大叩膏肓汲黯得之皆為名臣雖有淺深其得一也然則老教勝於釋  
氏遠矣陶谷云老子之學以無為宗無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將舉一世為空幻世界而然其微意厭  
閭時文勝賦質立是言以矯之故為老學者事業亦多可觀不能悉舉而如漢之曹參宋之李沆為相用  
此道亦足以制治保邦不可少也我朝中憲翁張豁谷亦治此學者也愚按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  
子闢楊墨則老聃在其中○澤堂云王守仁弟子講道於江湖間一再傳而入於盜賊有賴以農者聚徒  
講書以一欲字為法門宗旨從者數百人有何心隱者以一殺字為宗旨皆歸門自處而行殺越之事連  
結南蠻將往變而被誅許筠昭明而有文才以父兄子弟發跡有名而曹無行樵居母喪食肉狎娼有不  
可掩以此不得為清庠遂博觀仙佛書自謂有所得自此尤無忌憚晚兩締結元凶官止恭贊竟謀大逆

誅死其人事不足污口嘗聞其言曰男女情慾天也倫紀分別聖人之教也天且高聖人一等我則從天而不取從聖人其徒誦其言以為至論此固異端邪說之極致非始言之老莊佛之書皆有其意陸象山王陽明雖箴檄不廢但熟觀其書則自有一脉透漏處流於山農許筠之所為特未達一間可恨哉余見清記云甌、者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核是二言吾之師也又按朱夫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莊子所謂嗜慾深者天棧淺此語甚的指不可盡以虛無之論而妄譽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肯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兩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宋史斷淮南蔣氏曰接三代之正統者漢唐宋如我皇明則如天之庶孽不可以奸逼此古今之通義也若取其能混一為正統則如子之不辨適庶豈理也哉按此言雖近曲論理似然也、漢史出而正史事蹟汨亂所謂演史者西周演義列國志東西漢演義三國志南北宋演義殘唐演義等書而三國演義最是先出今以綱目按三國志插其偽誤者一二綱目蔣幹之往說周渝在於赤壁戰敗之後而演義則赤壁相拒之時蔣幹再次往說綱目馬超反翌年誅馬騰楊阜以為馬超符父及君者此汨亂正史、怨庵云史稱陳壽有良史才其所成國志頗典則可觀然其言魏事多諛筆無可信者如魏武赤壁之戰一敗塗地而但壽云不利其他以勝為敗殆不可勝記壽蓋小人壽嘗謂丁廙若得子斛朱當為先公立佳傳壽等可設於子斛朱主獨不可設於魏氏之威熒乎、陶谷云晉人樂放曠喜清言其槩也及於國家五胡亂華衣冠奔播陶弘景詩所謂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臨陽庭遂

作單于信者是也然其談論風標書之文字則不無澹雅可喜此劉義慶也世說所以為播人墨客所矚  
嗜者也回此想當時親見其人聽其言語者安得不傾倒也明人刑其蕪補其奇作為一書誠莊林奇蹟  
也朱天使之著携來贈西桐遂為我東詞人所欣觀焉之釋唐小說自漢唐以來代有之如搜神記等書  
語詳說恠而文頗雅馴其他諸種間亦有實事可以補史家之闕遺脩詞場之採掇者至於水滸傳西遊  
記之屬雖用意新奇命辭瑰奇別是一種文字非上所稱諸書之例也明人劇賞之加以俗尚輕浮波蕩  
輒假作一副說話以售於世大抵皆演成史傳所無男女交歡事也演史出而正史事蹟汨亂男女之事又  
多淫媒尤非莊士所可近眼而近來人鮮焉實喜以此等小說作為消寂遣日之資甚可歎也余童年少  
惜陰者固不可留意於此而其或年老氣衰不能索性下工者則且就綱目十七代史宋明以下文集東  
國史書雜著等諸件時時披閱不甚滂與精神而且不無一分所助大勝於視歷書淫得都不濟事及為  
宦性矣愚按西遊記水滸志文章機軸書中大家數也此輩或有發跡於是書而改業者云西遊記如人  
離鄉則貴絲酒紅人面黃金黑人心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艸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  
不見其瘦日有所彫此真名談格言而亦足警發人也今陶谷云大明人物大抵浮浪輕佻無教重朴厚  
氣像故文章專務詞華不事本實其學問又雜以仙佛尤無可觀於朱子公肆詆侮為士者遊蕩於娼  
酒肆滸佚縱慾名檢殆乎掃地以此立朝事業亦無可紀間有剛直之士殺身無悔者而卒任一時之氣  
非必皆有學力而然也上下三百年間紹瑞之執柄居多陵夷至於末運終見中國淪於醜虜而後已未

必非人心風俗使之然也可慨也已愚按華人挾香啜茶揮塵談玄宜若表裡澄澈無一點塵累而寧多  
貪贖貨財汨溺女色淫褻之事固形而帶目厭棄而絕慾以至著述文字如金瓶梅肉蒲團等書無非詭  
淫之術也已自皇朝武至于今游一轍明末延陵吳從先寧野評輯小窓清記此書始來人皆奇賞許  
爲編輯閑情錄多所取焉寧野之叔吳達者作引弁卷略云談者謂必周玉女漢確子柴書云魏晉西云  
宋元清固有世運耶余家夫差亡於西子千古者惜其霸業不終夫古未有不止之國者哉吳以指千金  
遮輿遮廢之江山而易一絕世有一無二之西子其傾國不足償之所獲固已太奢而館娃浣溪之名  
至今與吳氏山川爭勝寧野猶有續紀章一拈出之以爲余家千古一快云乃以夫差之耽淫促亡誇作  
世德清記固淡雅而引爲佛頭之真伊時俗尚吁亦可駭也已澤堂云世傳作水滸傳人三代孽啞受  
其報應爲盜賊尊其書也許落朴輝等好其書以其賦將別名各占爲辨以相詭譎又作洪吉童傳以擬  
水滸其徒徐陽甲沈友英等躬蹈其行一村壑矜爲亦叛誅此甚於孽啞之報也陶谷云周禮冬官闋  
漢興以千金購求不能得今所補考工記者僕僞作也其文鼓舞讀之覺神王大抵古文如無法度而自  
有法度無斤錘之痕非後世可及也如韓歐文章高矣結構安排之跡森然可見此時代之變也今我東  
人生長偏邦氣受固局隘而日用所見皆俗下文字雖多高才絕藝出語自不能古其勢然也比之於古  
文極高莫尚先秦而西京不及先秦東京又不及西京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比之兩漢猶不及以此  
言之歐曾又不及韓亦其勢然也况偏邦之於中國乎然古人誠高故漢人未嘗摹擬六經之文昌於亦

未嘗摹擬馬班之文歐曾未嘗摹擬昌黎之文但用其意格而已其為漢為韓為歐為曾本色自在若只就古文字句功摹擬不敢自吐胸中一語則反夙<sup>上</sup>海<sup>上</sup>單薄有似者優人假面真形不存何足尚哉愚按古今文評云六經如崑崙非馬如秦隴歐蘇如錢塘五湖莊周是道家儼秦世俗以字用以之字為簡古此乃局滯孤陋之見也古莫如先秦六經西京之文而莊列左國策史記等書最多厯字論孟禮記亦然豈以而之字多少定其文之古不古乎後來昌黎之文固有絕不使厯字處而其用厯字者亦多此只在用之如何耳譬如作室者用材長短各隨其宜然後方成室庭體制若一例用其短豈復成體制乎近見為文者泥於此務為截斷字句蹇澁枯澀語多不暢絕無風神生色之可觀可謂不善學古矣閻菴間俚語鄙謔婦女下賤尋常騰口者考其忠處間有極古者始以其一二言之進退維谷因極奔走詩經也同晝夜明若觀火書經也積善積不善次且變通周易也幼學進士大司成不共戲天之警人殺之年禮記也血氣未定論語也五十步百步不似巨擘絕長補短孟子也周旋遲延左傳也文辭神奇莊子也昌黎莛薛也慙入骨髓一敗塗地史記也物故身死漢書也此等文字似俚而實雅雜於古文辭無不可用之理顧在用之如何耳○怨庵云杜子美世知其能詩而不知其文亦自好如公孫大娘鉤舞行序已極頓挫而又其進三大禮賦表極工鍊有法度如曰興廢鹿同群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艸長林又曰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感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訛以漁樵之樂自適而已其文視之諸子曷自別○自樂天曰凡人之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能交友有公

繼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備否得其中矣此論甚好凡人之病在於自私自惑若能先去此病而討論者不以姑息終之何患於不到古人地位耶蘇公外記云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東坡於古文人每取樂天蓋其不獨文章相近行藏頗有與類者樂天則曰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死其體則足下又十年未因毀若此其曰足下者即元微之也東坡則曰此子有致窮之具而既與不肖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館未易量也樂天則曰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東坡則曰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此亦足見西公之相類也

△梅聖俞為宋詩祖自歐公感推服然其詩過苦寒不可學放翁亦以為置字如大病之鑄鼎鍊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此語雖老杜近之聖俞恐不得備也古人之聖俞日課一詩寒暑不易詩名滿世賴有此耳東坡亦於蒼人書曰聞日作一詩甚善此事雖有才者非習難之也以西公而猶如此况才不及西公者乎我東訥腐每直玉堂臨卧必作一詩誦離騷經然後就寢先輩之用力於詩如此

△漢魏之世歌誦雜興本其命篇之義曰篇曰篇曰共立辭之義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巫曰吟妾曲情盡曰曲放長歌言曰歌言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怨曰怨皆以六義之餘也

△東漢廣論詩曰詩以正為宗借以三百篇為宗主而古詩樂府無出漢魏曹劉鮑謝諸名家暨陶靖節尊左司冲澹深粹出於自然可以尋常讀誦律詩拘於空體固不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偏音律亦文辭之精者借以感唐諸子為

法趙宋諸詩雖多大家非詩正宗不必學也初學之士熟習浸淫則體格漸墮於人雖生晚學古則高不必匍匐於下乘作詩先預立意、在閑適則以淡雅之言發之意在哀傷則以悽惋之言發之意在懷古則以感慨之言發之一篇之中必先得意一意之中必先得句一句之中必先得字、欲活而句欲陶意欲新而理欲深才欲縱而氣欲不露言欲簡而事欲不晦心與境會境與天會官商自諧華實魚鱗清切者如廬山石磬溫潤者如藍田美玉雄健者如風檣陣鳥高古者如黃鍾大呂森嚴者如旌旗劍戟華肅者如錦繡花卉美意則如乘風御雲足節則如鞭霆行兩放之則如壘沙初決巨浪排空收之則如折拜一擊萬騎斂蹄此是詩家大閑鍾惟妙悟者能之若夫盎然入神得其三昧又在言語之外而臣不得獻之於君父不得傳之於子有數者存乎其間甫憶詩之難學如此則學之而悟之者幾人悟之而能造其妙者亦幾人也世之掇拾糖粕自以為詩者詩云我今凝薦李喜之詩不能窮人說略云世言詩能窮人詩烏能窮人手哉詩果窮人手則詩始於南風慶唐之歌而舜也既并厚而為天子矣詩三百問多王公將相之作而漢之武昭魏之三祖唐之文宣宋之太宗明之高帝宣宗皆人主而詩者也諸葛亮楊泰魏徵裴度韓琦王安石歐陽修李東陽申時行皆相而詩者也看去病常景宗斛律金王揖興高翰王鉉戚繼光皆將以詩者也達而至於王侯將相斯亦可矣且自隋唐以來以詩取士而士進取顯達非詩無由也或有誦古詩而釋說諂駁一句而辭布政者則詩果能窮人手哉吾見其達人也然而說也殆由於窮者之必工於詩而發乎夫詩文之精者也非專心致志章事務契精神盡其平生之力未必能盡工

且多也彼王公將相居地尊而責任大則有不暇為者矣肢體逆而志欲遂則有不屑為者矣惟窮者與世相狹揆身困於疾病飢寒心厄於憂患憤懣時又不可以出則苟非頑鈍癡騷人也使稍有聰明筆識上不及於道德性命之學下不逃於酒博仙釋之汎則必托於詩以鳴其窮焉而無事務之縛責任之重得以盡其心盡其力矣其取材也必皆切已而取譬引類而寄興病而嘔傷庖而嚮者非若王公將相有時偶然而一為之也則其詩安得不二且多也張說自岳州以後詩有江山之助杜甫夔後之作尤為後代所悲由是觀之詩或資於窮而窮不妄由於詩矣人徒見窮者之工於詩遂謂詩能窮人是何異於韓愈之言作史有禍王涯之死故罪於推拳者也若謂達者詩不能盡工則窮者亦何能盡工於詩哉李廣馮唐之策未聞其能詩而兵戈凶歲窮而至顛連者何限其人未必能詩者也蓋有命焉詩為能窮人手哉

栢谷詠詩曰為人性癖最耽詩到吟時下字難終至不疑方快意一生辛苦有誰知用之如此然後方可謂詩矣今人之粗知成篇欲任驚人語者豈不妄哉自古文人凡於著述各有逢連之不同相如含筆而傷毫枚舉應詔而奏賦李白一斗而百篇杜甫作詩而瘦生陳琳倚馬而草檄陳后山蒙被而苦吟周興嗣一夕能編千字文左思十年始就三都賦蓋應得則速為可貴傳後則逢亦無妨我國文

人亦多逢連之不同而南虛谷每文操筆立成劉急鍾尤為敏妙五羽青曰生南可畏死南不足畏

固興嗣一夕編進千字文鬢髮盡白故而西目俱喪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孟浩然簪肩苦吟眉毛盡落魂裳為裳心血耗而卒我朝金墓席工於駢儷每撰事大表文過用心氣而卒白五峯



昔詩學得一佳句喜而忘食得心疾而死其所癖於文章適足以傷生盡心文字間者皆可想也表志而  
 喪軀可戒也夫揚子虛作法言蜀富賈腐十萬錢領載名於書雲不聽李白詩名藉甚過桃花潭岸更  
 汪倫進酒以醉請以姓名入詩中要為傳後之計李白援筆題贈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二人前後之事誠不同矣我朝鄭松江為東伯遊海嶽任閩東別曲初不記淮陽矣淮陽俚語公曰夫以  
 淮地之有匡嶽見瀉曲中誠為可恨云公取筆添寫數句曰淮陽舊號通相符長馮風采美復見其風流  
 氣象宛有李白餘韻至今傳為美談新羅金可紀崔致遠皆入唐登科至肅朝宋詔許遣士廣貢王遣  
 子弟入辟雍及第而啟者甚多稼亭牧隱亦入元登科其後皇朝初年以全義殺使洪倫弒君之罪獲不  
 許貢士赴舉東人不喜遠遊亦不更請其法仍復而安南流球等國尚有貢士之法安南人阮鶚入中國  
 登科仕宦同時在郎者亦多人云武宗正德癸酉安南使阮莊來朝題詩于玉河館門扉曰鳳凰異眾鳥  
 五彩耀毛衣噦翔子何常懷德輝偶未集全閱顧眄生悽悲况復秋霜肅百卉日俱腓梧桐蔭已薄  
 琅玕實亦稀第詔久不奏歎息將何依振翻凌雲去更倚南天飛其興致悠婉感慨深得謬人之遺義豈  
 可以齷齪而少之哉我國事皇朝曾有貢女之法女子入充後官無不被寵權承均皆貴真崔得靈得  
 為列卿居此受俸祿王弇州異典述所稱外國官以中國職而居外國者是已韓憲節確二妹入天朝召  
 為光祿少卿奉詔頒于本國尤異也崔女有歌送傳本國哀怨悵均無非懷土之語聞者莫不憐之  
 李成樞父本我國涓原人殺人逃入唐寧生成樞為皇明名將屢建大功為遼尹封寧遠伯有子八人曰

如松如楠如栢如梅如板如檣如梧亦皆名將也壬辰倭亂皇朝出兵東掖提督如松統南北官兵四萬  
餘名叅將如梅如梧副將如栢亦皆領兵以未常曰俺本朝舞人殺力手倭如楠則戰死東人至今思  
之明末如梅之子敗軍而逃杖劍東渡鴨綠江見都元帥張晚於陣中張公以西因易露蹤跡送托於忠  
清水使白善男白置幕下款待之取保寧人女生子名之曰翻子孫仍居焉 英宗時以翻字之善名為  
教朝家收用其後孫多有武官入朝者其中李勉者居沁都家奉寧遠伯凶像蓋東奔時抱來者也余於  
癸巳春往于沁都造其家瞻拜乃金門冷放所寫畫本甚小英氣凜爽△栗谷為僂使迎黃王而詔使於  
義順館兩使注目良久問譯人曰遠接使有山林筆像無乃粧出林下士以待我耶對曰此三擣壯元  
經侍從中間退居林下有年今王倚任已久矣曰然則作天通策者耶詔使知其為道德君子大加敬服  
而書辭往復△補栗谷先生詔使之致敬僂使前古未有其比也△沙溪問於栗谷曰先生之於事為無  
所不通將帥之任亦可當否栗谷曰若自任將兵之事則吾亦未敢自信可謂將帥之師矣愚以謂夫兵  
法至理之所在也何莫非吾儒所當知則栗谷之為將者師固其宜也昔趙襄謂晉文公曰夫為將者不  
勇不如如有智有智不如如有學今無非智勇之材而有學為難邵毅好學不倦說禮樂敦詩書夫禮樂詩書  
先王之法德義之府也民生以德義為本兵事以民為本惟有德義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  
月沙文章雖不刻意學古而曠富無敵其成辨誣奏文備為第一我國人深悔到福建福建士人皆讀  
其文而尊慕之間曰月沙李公今在世否云云庵撰月沙碑文云道光王猷文洗國巖蔚然為聖朝大雅

君子又云丙子之難金汗令其將保護文忠公家屬蓋自丁卯以後虜習文忠名德而避有今月沙青入  
中國請見拿州門下吏以十牌威盤而進各書道學仙佛文章書畫等十科使執一牌自言所能者公強  
執文章科牌蓋十科人迎接各有處所引入一院廣庄分坐拿州聞公姓名傾倒款接俄而拿州適以赴  
公而亦當即還懇請階待公許諾門史侍坐環視文房華侈眩目俄進一饌盤乃泱麵小器涼果數種而  
已公舉喫了差晚拿州還關已進夕餐否曰未也拿州感怒叱出厨子將殺之厨子曰即已進之矣公欲  
解其怒復曰雖不喫飯麵果則果啖矣拿州微哂曰不設飯蓋有以也顧語厨子少頃更進大盃糲米飯  
水陸魚肉之饌咸備公頗飢乏而頓喫以飽拿州推謝曰中國則蓋以麵果之屬以替饗餼而貴國則以  
食為重實傢土俗各異而初不詳言以致辣暑即余過也翌日約會白雪樓、高敞豁遠臨山川樓上嘉  
賓匝坐皆稱月沙先生揖而進之曰曾見奏文而知名久矣中設一坐有客未坐騎西山駿驢美華長身  
風彩動人相與通名則乃李攀龍子辨也俄而拈韻賦詩滄溟之一瞬曰蒼龍倒掛秦川兩石馬長嘶漢  
苑風月沙見罷頓挫於風韻辭謝不能和歸而思之更頓一盃飯必笑食鄙矣未知一篇詩應嘲才拙矣  
黥檢二事終覺歎愧云公皇朝詔使之來我國留接於太平館必以學識文華之備具者差復使從事以  
迎送華使亦加禮待唱酬詩文風流文物旌耀偏邦皇華集可考也丙子後舊跡蕩然公英宗朝洪學士  
益三為校書魚任偶閱本館庫藏塵土中得剝落詩板乃天使朱之蕃梁有年丹登諸公南別館所題而  
南別館即太平館也遂印出奏御一代士流競相搦傳偷友友錄抗一石謁陶庵李公李公題其目曰皇

華餘韻又題跋曰右皇華餘韻數本散落於天壤地覆之際淥入於芸閣亂映中俞君子精偶得之粧成一帖以示余之為之題其母而跋諸尾嗚呼吾輩生也後不及見皇朝禮樂文物之盛惟茲零金碎璧復出於劫灰之餘猶得以想見皇華之美事其亦可悲也詩曰誰將西故懷之好音其思之可謂切矣茲詎非吾輩今日之心也然凡物隱顯有時若此帖者沉沒之久而復顯於今者意或百年之胡運將訖而先夫所謂中原有人者終必有驗否乎第識此以俟之君欲讀此可抱入華陽山裡也△荆楚入康世爵父國秦萬曆間聖法從遠陽從劉綬軍與虜戰亡于建州世爵時年十七入虜軍忠父屍葬于山地即愛敵而止歸遼陽在純廷薊麾下遼陽陷轉入金石山日食木葉不死問走義州見虜強大遂避地入會寧府作堂于豆江之口以天年終蓋其時四海皆薙髮左衽而東居我東楚憤不改以其世家荆門故不忘古土之意也會寧人憐之名其堂曰楚憤唐氏有二子善騎射好意氣有楚士之風云黃尚書景濂任堂記△鞠堂俳語唐咸君洪純者宣廟朝譯宦也少時隨使臣赴京到通州夜進青樓謂主姬曰願得美姬度此良夜銀多少不須論姬曰此間有一士族家女年終二八未經人遂引一叉鬢而來仙姿綽約而緜衣艸之洪問之女低頭斂容而荅曰妾之父母浙江人因仕宦寓居京師官至主事不幸遭癘父母俱歿一身零丁返葬無路非不知倚市之可耻而要得例贈之錢以為喪葬之需誠不得已也妾誓不再適今夜相見便當永訣因嗚咽下純亦知黃家女大驚請以兄妹禮結義問所費幾何依其言以銀百兩請以助奠女泣謝一行笑洪之信三十餘年後萬曆甲申隨黃芝川建戎以宗系辨誣事赴京到皇城外

朝陽門外帷帳連雲有人來言石侍郎夫人要見洪判事洪不知所以既入不敢仰視夫人曰君不知我耶蒙君高義得以送葬父母何敢忘也感備酒饌以饋一行宗系污職至此行始得快會典所在特令瞻示此固使臣善為周旋之致而夫人之故侍郎亦宣力云逮竣還夫人贈以五色錦緞各二十五疋一端刺成報恩緞三字京中人買錦者皆歸洪家壬辰倭變中朝議論或請堅守鴨江或云夷狄羽攻中不亦故惟石尚書星力言朝鮮不可不救且請先賜軍火藥此固出於恤少扶弱之義而亦以夫人之故如此畢竟星以我國事被禍云洪之所居洞以報恩緞洞稱之今傳訛為美清洞云云肆複戊寅清虜西犯皇明嚇怒索戍兵助攻錦州衛星州土兵李士龍逢黠及行不食犒饋曰聞以我等助虜攻皇朝何忍食此自庭直上州牧座偃仰箕踞時牧閔光勲任之不呵曰聞其言我自愧屈既至松山舖虜與天將祖大壽大陣交戰士龍初放砲不丸虜發虜覺之掉出擬刃於頸士龍不動虜釋之曰若放而中者重發士龍復如前至於三虜遂斃所以徇祖將謀知之揭示一大旗大書曰朝鮮義士李士龍虜亦義之矣龍許收屍以故其妻亦全節不嫁有一子曰善後曰允菴廷選錄用之愚謂我國不幸當丙子之變實愧小中華之稱而縉紳有金清陰三學士鞋館有林慶業以至行伍賤卒能有李士龍者抗我不屈殺身靡悔也動天下兵給饋軍糧及振旅之後兵食尚多宣廟庚子遣陪臣李時彦請以義州遺下米豆不許運回遼東以脩不虞事奏聞天朝欽賜義州遺下米十二萬餘石令賑濟飢饉遣陪臣鄭光護且奏謝心使

國即令西南各郡羅鞞之毅目以待變振者皆皇朝所賜也字小之恩可謂沒世難忘。肅宗戊寅歲大  
饑。甚匡朴泰淳首建羅鞞虜中之議。廟堂相確講之。主張則大臣崔錫齡奉行。則戶判李滿也。丸岩鄭公  
澔以執義入對。袖劄以進。曰。方今國勢陵谷。人心陷溺。義理都喪。春秋大義。不知為何事。遣一餓歲濟活  
無策。思以忘誓乞憐之心。覲然仰哺於忍痛含冤之所。使我東方億萬生靈。既盡堆填於邱壑之中。又以  
所遺之混駟而納諸夷狄禽獸之域。而舉世恬嬉。莫之恤焉。言念及此。直欲痛哭而流涕也。上和顏賜答  
曰。此箇義理。終不可無也。公退而合啓。請罷大臣。又請罷李職。上終不允。虜許誰殺以船運糖米累  
萬石。到泊於西路戶部。負外郎陶岱領未朝。廷選宰臣擢趙亨。期為戶曹。判往接于境上。虜差抵國。  
王書求書。損弟陶岱拜。上見之。怒甚。夜下教於政院。斥僞者。受送慢書之輩。中有江東寸刃之語。而閣  
中諸臣皆不知為何語。獨朴弼明之子師洙。年十三。隨其父在禁中。直所知之。曰。此孫權時張昭怒魏使  
邢真而言曰。謂江東獨無寸刃耶。此在綱目某卷。取玉璫書考之。果如其言。由是師洙未冠而才名甚盛。  
及長。以文名早聞。科宦至吏。列是歲八路癘疫。大熾。民生死。且盡。人皆以為唐米之害云。時海州士佐  
詩曰。聞道慈山粟。東輸二萬斛。莫讀西民首陽。癘厥絲。此詩盛行于世。今肅廟朝。適甲申三月。即崇  
禎皇帝殉社之周甲。建大報壇於昌德宮後苑之西。以太宰特進萬曆皇帝而仍命歲一祭焉。以報再造  
之恩。英宗庚午三月。又祔祭於太祖懷宗二皇帝於傍。甚感舉也。祭必以夜而陳列。上國儀仗。奏以昔  
賜雅樂薦禱之際。月星明。慨此如陟降。洋親祭時。製下感皇恩三十句詩。而皆以恩字押韻。命相

臣書揭席室登罷後又親製絕句押心字使陪登諸臣慶進兵判李天輔詩曰禁苑晴暉臨仙仗玉春吹  
動百花心朝宗門外無寢感小澗猶含萬折心壇前有拱北列泉西門外門扁以朝宗又丁卯武年司馬  
人應榜眼色一依大科時華製署以幘頭欄衫伊時新恩韓必壽以謂皇明舊製當謁於皇壇獨拜於朝  
宗門外人甫廟將享皇壇適有疾領相雀錫鼎備撰事西學儒生宋婺源說論錫鼎之曾祖鳴吉主和錫  
鼎增僊虜使後慢書辱國壇祀既報信周之義不可振祀辭意嚴正士論歸之婺源尤庵之曾孫全領主  
之兄鎮龜之潛金氏子侄亦皆參其疏承旨沈極終論儒生欲逐大臣上震怒命速竄婺源甲申以皇  
明宮人年迫八十且值皇祚告終之年特命優給食物以示感傷之意陳得等十餘人皆宋名臣之後  
持永曆重書來泊耽羅牧使洪某馳啓自上下詢諸倭屢諸公主促送燕京之論驢陽閔公自請為  
湖南伯潛送陳得等故南脫有事洩禍國則亦請自當其罪新牧使李公塹亦如驢陽譖而朝家不行竟  
至檻送彼國人皆嗟惋十餘人行到遼野皆伏劍死其中王漢英者弇州之孫諛齠刃不死我國押去人  
憐之潛自率耒矣王生流離湖南寶城李博士潛接之甚厚博士之喪自他所聞訃而來哭之甚哀其吊  
儀駁俗見其後不知所終博士即蔭宦李希春祖也王生善相人以其資生於湖南云云尤庵先生卜居  
于清州華陽洞水石之勝甲於湖嶺擬朱子雲谷築室于中堂下有女岩臨流每過孝廟忌辰清晨輒  
登臨北望痛哭山嶽有響後人刻泣弓岩三字云老峯閔公嘗至燕上購求崖碑皇帝御筆有人以非禮  
勿動四大字來示公欽奉悲咽將傾虛質之其人識其竟便推而與之而去亦豈義人之隱於市屠者

耶公百襲以故寄贈於華陽山中磨崖摸刻以圖不磨又募僧徒創卷奉祈等以守之名以煥章而文谷  
作詩以修之伊後門人以充庵遺章建萬東祠以祀神宗蓋取茅屋祭昭王之義也 惜守註初服書賜  
萬東廟三字仍賜承宣陪往揭額甚感舉也 甫廟丁丑正月柑製表題本朝江都守臣請以是年正月  
賜祭戰亡將士趙泰億入塲製呈後遍視塲中諸作無出已右自負其必占壯元偶見一儒生讀券其中  
一句曰甲子屢變無非每歲之王春丁丑復回偏傷是年之正月趙大驚服恐其讓頭忽為壺墨所汚其  
人不得呈奏趙果占魁科其欽惟長句曰西湖賜額獎六臣之危忠南漢起祠表三士之貞烈膺炎一世  
今南海縣東十里有石臨海狀如方屋前面斗截磨而作碑大刻三百五十六字乃皇朝萬曆二十七年  
己亥陽月上沈吉朝日所建云卽陳提督麟勝捷紀碑而華人張良相所撰也 粵在壬辰我國被倭難  
王師東援奏捷勒石乃在己亥則其開為八年之久自今視之為三回甲惟此一石之紀海潮不啻風雨  
不磨其文曰 天子赫然震怒又曰文武群公協乃心又曰輟學浪踰難林耀師釜山永紹來禩絀之以詞  
曰皇赫怒兮空夷亂皇天震兮整殊類倚長劍兮扶桑崑加日出兮標窮竭後人立閣以覆之閣毀近復  
改建邑儒柳明奎請以宣武祠祀楊經理之例建祠於崖碑之傍賜額以享陳說不先王末年疏竟不報人  
清陰曰近者重峰文集真是君子人千百年開豈復有如許人乎回言倭使始請假通時海原尹斗壽曰  
朝講極說不即奏聞後必生事柳豐原成龍謂不料終未而返爾奏聞後必有難處者於是一隊人主尹  
說一隊人主柳說爭論不決朝講至夕時方罷如此大義分明處尚以私意相爭世豈有知重峰者哉當



時若用重峰計斬玄平奏京師賊渡海重峰必先以妄言譟事度戮矣。重峰知國家與倭奴陸虜令其妻頭戴重物以習行步聞天降有拜如壺曰此天鼓也秀吉動兵之日世以狂妄責之及倭寇大至先生與子舉義旅父子及七百義士同死於錦山之郡北今其處有義塚錦人築壇義塚之東蘇以祀之非我檀嶺峰父子亦以義旅先後死於郡西距義塚五里而近同享於先生之右後又立庵舍置正堂或風雨則就而祀遂名其廡曰殉義堂曰徑容先庵作記。趙氏雜錄壬辰嶺峰居光州村舍時以二曹參議聞變與子從厚起義兵討賊于錦山敗績死之次子回厚回死長子從厚文科自喪次復起兵誓復父讐傳檄八道轉戰嶺外晉州城陷投江而死報濟州文略云濟州旌義大靜三邑高姓梁姓夫姓三安門丈在昔上世人物未形之初天降三神人於漢等山下曰高曰梁曰夫又申之以美女駒犢之種以爲一方開基之祖至今生聚之盛高馬之蕃莫非三神之休也其後世子孫或浮海轉徙散居諸處濟州之高梁皆其裔也孤子之先曾於肅李賜貫長興遂爲長興之高夫姓之後今亦爲文而初所謂夫者無聞焉今雖分世疎慶弔不通厥初三神人降生之祥墳篋之義至今照人耳目世皆稱美况其子孫何不念舊路人以視凶親藩賊入都城首舉義旅身斃凶鋒一日父子同死朝廷褒贈行踰洋溟况我同鄉之人豈不惕然興懷不肖敢領寺奴之兵圖爲復讐之舉伏乞三姓諸丈共垂矜憐合力相扶或出戰馬或給軍糧上以副神人降降之意下以慰一家幽明之望云、泉谷宋公菑死賊收公屍與妻全歸同瘞於東門外爲詩祭之自是醜樓之上常有紫氣亘天數年不滅乙未家人請於朝返桑萊民孳挹涕泣賦將

義智以下亦下馬致敬二子文及孝及公歿四年秋視夢於其子報曰國家禍難尚未平定前頭之事有不可言有老徒死瞑目何時因寄一律曰否運重回士女獄丙子之禍碧衣藍面行跌窳愁無酒東走金剛喜有藍翠蓋雖驚遠鶴曠苗中竟碎漢靴尖他年得干戈息吾骨復取瘴海南生以死國死以慶國巡遠之後如此者有幾人△吳學士死義藩陽後俞市南夢中相見顏色悽慘非復舊時仍執手痛哭曰閨塞遼遠何以故來吳曰吾化為蝴蝶托於旗脚而東故市南覺而作詩曰夢裡相逢不勝悲分明蝴蝶逐旗旗憐君心事憑誰說淚中宵獨自知△白沙集壬辰三月健元陵祭余以獻庖進去三更班後忽聞陵上有啞咽拜或哭泣初不識為何音一班皆聞尋拜則拜出陵上祭庖上下莫不悚然自後連日不絕齋即及守護軍等習以為常其年五月倭寇大亂積柴於丁字閣焚之柴盡而火自滅丁閣棟樑宛然如舊如是者三四而終不延焚倭懼其有神更不敢犯而去云余曾聞丁閣火燒不蕪各關後門隨碎血出賊大懼而止云嘗見門闔顯有數三片斧痕碑石經火裂折肢骸發拜可謂國陵有神而門上逆血不啻石馬汗流尚今摩挲令人痛泣東史總目高勾肅寶藏王時始祖東明王母聖像泣血三日後五年為唐李勣攻滅西厓集倭將手秀家館於宗廟夜間多恠倭卒往已暴死人言此朝鮮宗廟有神虛不可久處秀家懼移寓小公宅而焚宗廟△感異編白沙李相公 宣廟辛卯年間為承旨公退閒坐閣者奪告曰有人踵門請謁而衣服藍縷狀貌凶悍不敢正視李公急整衣曰第引來其人入著破笠握與衣穿破黑靴面大如盤身長一尺有半腥臭不可近直入跪公前張赤口咄嗟語良久而退公從子鰲山君

擢男在夾室驚問故公曰自言是白岳山夜叉明年將有大亂而無一人度之者不勝痛心獨公可以此  
言聞故來告云其明年壬辰倭寇大至國幾亡而李公終櫛中興大功夜叉言果驗也甲辰漫錄壬辰之  
雞三闕俱燼於兵火大駕於己還都後以貞陵洞陽川正家桂林君家為大內沈誠家東宮沈建家  
為宗廟又以附近大小人家為闕內各司乙未丙申間就路之東西建門用木條作榭榭而圍之名曰時  
御所李白沙為兵判時築塙以成大闕貌搆云余見陽川桂林家即今龍洞明禮宮也宗廟權安于小公  
洞余宗家東宮入御貞陵洞青陽先祖舊第設漏局於近處今西門內漏局洞是也崔簡易詩有至今廟  
貌寄人家之句李槎川詩祇今聞說存嚴敬廟貌中興奉是堂其後仁穆大妃出處西宮西宮即明禮宮  
仁廟反正時迎還大妃於是宮仍受寶命宮稱慶建堂號即祚英廟屢臨此宮御筆懸板命堅下馬碑  
於門外也釋里志明末清人擬遼藩日侵皇朝毛將文龍鎮散邑我國亦曰海路由登萊朝貢清恐我國  
議其後先遣間諜為承政院皂隸探兵力虛實欲掩襲時朝家亦慮清人之侵迫脩築南漢山城丙子春  
清遣龍情大探視龍胡言欲往觀西江仙遊峯時荷潭金時讓為戶判揣知龍胡欲見南漢山城令吏卒  
整待迎候於東門外龍胡佯若向西門忽躍馬出東門見路傍設帳候待惟問之驛人言戶判知客使  
將往南漢頑治小宴於路次請客使中侍龍胡大驚強笑駐馬仍不往南漢而還時慶請斬虜使龍胡聞  
而不辭而去留書一青字於館壁青字蓋十二月也是年十二月清兵避臧州由昌城乘冰渡江三日長  
驅到弘濟院也丙子胡亂猝至仁廟以為去邠之計廟社主及王妃世子先入江都御駕納以馳發將

出南門已聞虜騎迫到西郊無由前進乃閉城門暫御門樓將以南漢純近東出而亦恐虜騎之薄後諸  
臣惶恐不知所為崔相鳴吉出班以奏自請往逆胡將問其來由酬酢之間以為御駕得達之計乃匹馬  
西出果遇虜騎於弼濟院近見龍馬二將昂然抗言曰兵出何名二酋詭言講和而來與之問答故欲稍  
緩謂以飢乏而求食虜饋以挾飯崔相若啗噎又請澆水以食而虜則無匙以箸挾飯且笑且語延過  
屢餉俾得車駕之已遠皆稍倉卒出奇而其後聞之則虜以鐵騎蒙兵八十萬闊途長駝三日來到而二  
酋乃以飛騎二百馳驟先至大軍在後渠欲留待虜到一舉蹂躪故亦於崔相問答之間將計就計而反  
賣我人也二酋果駐兵西却留待大軍之畢至又二日始入城進薄麻浦云今南漢被圍數月八路勤王  
兵赴戰輒皆敗衄時黃海兵使某留軍在滄猶豫不即進有一書生來到軍門請以軍務入見兵使開壁  
邀入生不拜長揖曰南漢被圍朝暮且急人臣之義固當效死赴戰而夫以創殘孤軍以禦虜鋒鋒如如一  
髮之抗千旬寶知徒死無益今有一策可以解我圍而退胡兵公能聽從否兵使請教生揮泣奮臂曰今  
虜盡其精銳乃以八十萬大軍問道疾馳倍日而來其勢氣銳鬪前慮不在後此距瀋陽不遠收合西  
軍則可得數萬衆號曰數十萬以直走魏都之策經赴瀋陽直搗其巢虜急於自救必將即日回軍是  
一死而城圍可解矣賊膽可破也將軍可用此計書生願與執鞭而前駭兵使辭謝不能用生乃唾面大  
罵而出蓋聞金汗之東出也其謀事鄭炳文果慮此而曰今空國而伐人國彼有直犯我都之舉母或內  
外受兵有所失計耶龍馬二將笑曰吾知朝鮮兵力且東人怯懦必知其無能為也書生之計不可謂晉

無人而將兵者不能用宜其取侮於隣國而遺恨於千古也。綬光亭在箕城，上下臨絕，遠控江色，遙山來朝於廣野，長林之外，明媚秀嫩，不可名狀。高麗翰林學士金黃元登亭終日沉思，只得一聯曰：「長城一面落，水大野東頭。」照山思澗不復續，仍痛哭而下。詩則佳句，而此最可笑。皇朝時，朱之蕃奉使至登亭，叫呼痛快，手寫天下第一江山六字，揭額及丁丑清汙，回庫日見之，以為中原有金陵浙江之勝，此安得為第一令人打破而已。惜其善書，只令鉅去天下二字，還揭第一江山四字。閔北古沃沮地也，後為朱蒙所據，及亡為女真所據，高麗以空平府為界，中華使尹權孫女真過豆滿江六百里至先春嶺，為界後復故地于金，以咸興為界，至我朝世宗大王使金宗瑞北拓地千餘里，至豆滿江，設六鎮及弁營於江邊，女真之窟穴在白頭，東南者舉入版圖矣。肅廟壬辰，康熙使穆克登，白頭山審定兩國地界，豆滿江至會寧，雲頭山城見城外大坂，有衆塚，而土人指為皇帝塚，克登令人掘開塚，得短碣，上書「宋帝之墓」四字，克登仍令大封築而去。始知金人五國城即雲頭里也，但云宋帝不知是徽，是欽，土人耕於坂上者，往往得古彝罍，罍之屬似宣和陵，其餘則是宦人徙宦之葬也。土人傳豆滿江北十餘里又有皇帝陵，此則似欽宗而不可詳也。英定朝李學士在學，以北評事往北，閱使澆杯酒於宋帝塚，及從宦衆塚，剪伐叢棘，尹光華為北帥，得一小鉄爐，人言出於五國城，宋帝塚製有三足，而一足稍短，伏一塊炭火，經旬不滅，真異寶也。尹嫌其足蹇，改粧以齊之。其後炭火即消，尹蹴碎之，細拾其製，爐底鉄有二重中刻三火字，始知一足之短，二層之刻，皆有機括造化而變製失其靈，亦可異也。穆下李都正濬家，

松特立於祠堂階上高可十餘丈松下種風牧丹或名凌霄花蔓延兩樹至于枝上五月開花松翠花紅爛若紋錦蓋國之所無之奇品也嘗見東人筆譚宋徽宗時南蠻貢此花種之花名綱乃中國之所未有也金厲之難徵宗北巡尚惜此花移來五國城後播種我北道轉至京城云孟監司萬澤家藏一古鏡乃北人耕苗而得之地中者後面有篆刻而字畫蒼朴似是先秦古物李斯文胤永嘉犀角香爐亦出於北邊田土中製樣奇古必非我國所製也人言地近五國皆是宋貨之遺落者足令人感慨也梧陰借語隋陰曰梅聖俞甚不好底人仍出示一冊題曰青雲殿即西域所貢之馬聖俞首記此事因以名其書其下極說歐陽公不是處所謂唯薄之謫亦聖俞所為梅與歐公文契何如而相負如此其人可知歐公則於聖俞墓銘極有悼惜之意忠厚至矣噫後人不以梅書戲累歐公而深惡聖俞之心術乃知公議之不可掩也愚按青雲殿即奸人魏秦所著托名梅聖俞而行於世秦襄陽人為人有口無行不得志於陽屋曰喜作偽書其心術誠為可惡乃以西公之博雅未及知而有此論無由為聖俞一辨足令人慨惋也已陶谷云歐公薦蔣之奇為御史之奇反以暗昧誣歐公人心之險薄有如此者歐公以此出知亳州其謝表云未乾薦穎之卷已閱射羿之弓痛恨之意溢於言外歷考前史此類夥然良可歎息余經閱世變備觀人情人之疑背構陷多出於一家親族其平日受恩親信歛厚之中觀世之雅禍患率皆然矣如之奇者何足道哉人毛宗岡云或謂管寧坐臥一樓足不履地以地為親地也獨不思樓亦親地之樓乎余曰不然賢人君子特借此而自明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詩曰或為垣東帽清操劬冰雪綱目亦書曰漢管

寧卒於魏誠以清操如管寧有非魏之所得有者也若以魏謂魏之魏則箕山亦為唐之山潁水亦為唐之水首陽薇亦為周之薇矣古人每以顏回之夭原憲之貧廢文之高盜跖之壽皆是及理為疑毛宗岡云古來缺陷不平之欲及其事以補之一曰鄧伯道父子團圓一曰荀奉倩夫婦偕老一曰屈大夫重興楚國一曰燕太子克復秦誓一曰王明妃再入漢關一曰侯夫人生逢煬帝一曰岳武穆寸斬秦桧一曰南齊雲立滅賀蘭斯皆以天數後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也然則董承起曹操頭落忠魂所結當在如是觀又厚花記所謂冥王坐勘曹操拷之問之打之罵之者後人欲洩其憤無聊之極思耳中原岳武穆廟前立四鉄人即秦檜長舌婦人舊侯高王後也遊人溺擊以辱之旋毀旋鑄誅之者無虛日云中華人所說元之將亡也順帝北遁沙漠使道士設醮以禱謀唐皇帝之術多般講張一日皇祖夢閔宮長告以武士守居庸因謂捉道士之自元入關者果得一人滿載木人刀槍之屬將作妖術者燒其裝而戮其人其人就縛曰吾設醮以祭千古神祇莫不來享而獨閔公不來必有以也且皇朝起兵時數為僭偽所困輒被閔公神助故皇朝大加尊崇隨處廟享建夫壬辰東掖又有現相宣廟戊戌陳游擊講楊經理編建廟於崖裡門外山麓我國亦助成庚子皇朝以四千金付撫臣萬世德立廟於興仁門外悉依中國制度五月十三日即閔公生辰伊日祭廟輒有風雷雲氣之異人謂神降尹國馨甲辰漫錄云南廟塑像東廟銅像云李士安入燕崖文門外閔帝廟詩隋代存遺像閔公已有洞且云此廟神像即隋時所造云已自隋代崖奉可知也秘笈清言云雲長香火千載遍于華夷竟氣不可磨滅心奉上舍兇之字士安號

一庵曾隨其大人忠文公頤命入燕有石鼓帖序畧云庚子冬在燕館遊太學見石鼓十枚在大成門內  
東而列焉高各二尺許徑一尺有奇其九似鼓而頂微圓一鑿而白之石性脆堅如人家礎旋轉刻文  
行字或六或七第以甲乙辛鼓漫滅甚無一字他亦十存二三缺鐵索銀鈎奇屈詰曲於苔蘚糾蝕之間  
全摩字歎息蒼傳此鼓固信王時猴碣也其詞頌天子之曰其文太史之籀所書江武論書表曰史籀著  
大篆十五篇與蒼頡古文或同或異時人謂之籀書亦曰史書張懷瓘書斷曰籀文者固太史之所作其  
蹟有石鼓文存焉復齋碑錄言石鼓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遷之夫子廟五代之亂又被散失宋司馬  
池復草置鳳翔府學亡其一皇祐間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于汴京以金填其文置保和殿靖康  
之變失其所大興縣誌言靖康二年全人輦至燕京剔取其金置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得之泥  
草中始移國學歷皇明至今猶存蓋秦漢魏晉之際鼓無聞焉至後周蘇勗始記其事唐初虞褚歐陽皆  
稱筆法之神妙韋蘇州韓昌黎蘇子瞻併歌詠之黃山谷言筆法如圭璋非後人所能履作於是好古者  
靡不以石鼓稱首嶧山碑詛楚文亦義娥之星宿耳其後鄭樵施宿薛尚功王厚之潘迪輩校讎訛誤考  
證音訓而石鼓之文大行于世然搨印漸繁刊種缺日甚此豈非顯晦有時感衰相回者耶或曰成王時獬  
碣也春秋傳曰成有岐陽之蒐陳倉即岐陽云方入門數胡以馮筆畫鼓文指示作胡語坡公詩所謂神  
物義不受秦坼者在哉然劫灰蕩殘腥塵涇洞禮樂文物泯然無跡而鼓獨存在則奇矣况余懷西  
廡痛哭之憤且燕市悲歌之墟徘徊感慨鬱結而無攄焉得此鼓於羶鳴犬吠之中其為感又何如也遂



即而故併音訓碑為此帖字完者僅二十六糲糊隱約可指為其字者七十餘執其偏旁字畫之行彷彿若  
又百餘搃之二百二十三字唐貞觀時字存六百五十七至宋歐陽公集古錄時四百六十五今不能半  
後此千百年可知為嗚呼山樵隰峇猶起興於西方之美人況此成周舊物哉況其詳相表裡於車攻吉  
日之詩者哉中原士大夫之讀此鼓者能與我同此感也否乎周宣元年甲戌後二千五百四十八年辛  
丑復月海東李暉識○余見石鼓文及音訓碑近年印本則補缺尤甚元國子司業階迪所記略曰右  
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麼賦不可辨世傳周宣獵碣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為臣下祈祝之辭又曰公  
謂天子則似是藏內諸侯從王于狩臣下述其君語天子之言云、迪之所記乃在懷慶至元己卯其時  
同校者翰林歐陽玄博士黃僇等或云石鼓西魏蘇綽擬古而廢在云成相國希顏履花錄吾東方名花  
俱非本國所產前朝忠肅王入侍帝庭尚公主有寵及東還天下韻芳詩卉帝皆賜賚今之烏紅燕京英  
白閨深錦銀西紅鶴頂紅笑雪烏等菊若黃白牡丹賴紅牡丹洛陽紅若重葉山茶重葉棣若碧桃松桃  
若瑞香若青黑葡萄皆階時出來者好事者至今護惜不失其種而錄則不傳也貞烈公崔領相恒南征  
北討功烈蓋世然性不矜伐簡潔自守作第於城南引川為池多植衆花夷猶其間逢人每說養花故事  
余與領相同里甲得聞是語故并錄之○怨庵云歐公守除蔡醒心醉翁兩序於琅琊山谷中命僕客謝  
判庖雜種花卉謝以狀問名品公以一絕書紙尾荅曰淺深紅白直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  
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古今傳以為韻事僕在湖舍家兒寄書與詩問歸期僕不任書只次韻荅曰日為

湖上舟遊去直到林間花盡歸庶幾於歐公事耳。羅鶴林云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畫世間好人二願讀畫世間好書三願看畫世間好山水余曰畫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地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人見趙之高下愚謂左太冲之卓犖觀羣書宗少文之遍遊五嶽名山蘇子由之盡天下大觀既非一日可得者亦難一生可盡者身到處莫放過不但三願之喫緊可與言至道之入門聖學之用工始知行遠且通無往而不然也。知非錄云洞天福地神區奧境非高人韻士有清得者不得過蓋造物所秘不輕以辱凡夫又曰富貴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恠竒烟霞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始得而有的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紆鬱之思也余見子厚遭過永柳始悟天地之遺才子瞻着畫浙西自誇平生之奇遇此皆不遇於世而遇於山水者也夫士之不遇命也惟其身之所處窺覽山川之勝觸境排遣暢叙神情浮遊物外恍如登仙此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者歟。余見天下書目及燕肆書名其數不啻屢千萬自謂博觀羣書者欲以已見書加點則茫然有望洋之歎始知讀書世間書難矣然華人有朝著書而暮印布者愈出愈多其未見書殊不知已見書小意情記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多凡人之看書耽於好新倦於溫古余則曰如逢良友易如見故人難。魏李永和嘗言擁書萬卷荷暇南面宋沈攸之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何樂之至羨之篤也陶谷李相公少時為歲崖亞使在家論因杖治大張而手卷不省其大人北溪相公在內堂聞杖打半日而不止使人問之李

相始覺而釋卷坐止之北溪大責李相殆同書淫淫夢之流也李濟翁資暇集惜借書籍三惜一癡借二  
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語曰借書一癡還二癡還借皆癡近於好事者語  
然言空物也乃元凱誤識其意耳我國宰相李某少時貧無書籍每以富家之有書不借為至恨及貴  
為兩南伯再使於燕致書滿家日以借人散而不收曰余曾無一卷書乃能讀書致位崇顯家致萬卷今  
與人共之儘知者為主而亦以愧一世有書不借者云昔漢上侯王充家貧好學而無書每遇書肆一  
覽其書終身不忘人稱寓目虞箱趙子昂書跋聚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掩腦勿  
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擲隨修隨閉隨掩後人得吾書者並奉贈此法云  
古人之蓄書虔敬如此近見富家之多蓄書籍薰以茗蕙襲以縑緗嘗不自閱亦不借人只作架上之玩  
物真張國詩所謂漫有五車書不讀者也陶谷久掌文滄且以世卿家蓄書屬萬卷世無其比嘗見其家  
書目所傳亦累卷近見其子孫零香籍籍蕩殘散落市肆或云書至寶過萬卷則必拾災亦可戒也今陳  
眉公秘笈吳立夫遊華山見曉月初出海波盡紅瞳然長視思汝與安期羨門遊之由是襟懷益疎明文  
章益雄宕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腹中無天下山水未易能文縱能亦兜輩語耳愚謂夫一藝一技皆  
有觸發而化或有書始自滿毫美墨而張旭之草能聖於渾脫之舞琴必先美撥調絃而成連之工頓化  
於海山之遊其所妙悟神解之境固非言語而形容者惟係心目之觸感始信司馬文章亦在於壯遊而  
不在於書也歟今陸儼山云登山涉水之間常事賦詩則及礙真事大抵既勝風日又佳復以高朋韻士

便借極躋攀眺望之興能從燈下或月夕追憶所遇歷歷在目然後發之詩文庶或各極其愜而無累矣  
陳后山每登覽得句即歸卧一榻以被蒙首家人知之即逐去猶大抱持嬰兒徐待其起就筆硯詩已成  
大是為詩所苦三淵金公一再入全剛初不作詩三入始有詩真所謂極躋攀眺望之興而發之詩者耶  
松泉筆譚卷之二

南教官鶴鳴號晦隱嘗論我東山水曰以余所見淮陽之全剛也明川之七竇也長城之白巖也晉州之  
智異也松都之天磨也漢師之三角也公州之雞龍也陝川之伽倻也鐵原之寶蓋也結城之烏棲也全  
剛固無能名焉而餘皆各有所長妄嘗評之曰天磨之馳騁如五陵少年輕裘快馬衝雪當水智異之雄  
偉如陽翟大賈資貨屬焉意欲無窮七竇之詭恠如牛渚燃犀群犀畢露雞龍之明朗如杏壇春風回琴  
瑟如伽倻之端妙如漢濱游女心志貞淑三角之矗立如夷齊採薇志節難及白岩之清絕如雪棹山陰  
幽興難禁寶蓋之幽邃如董生讀書十年下帷烏棲之孤秀如西澗處士傷梅吟詩真嘉評也李重燉揮  
里志亦論關東山水之勝曰高城三日浦晴妙中濃肅幽間中開朗如淑女靚粧可羨而可敬江陵鏡浦  
臺如漢高氣像詒達中雄渾奮遠中安穩有不可名狀歛谷侍中虛明明中森嚴平易中深邃如名相擬  
府可親而不可侮三湖為湖山第一景次則打城花潭如月墜清泉永郎湖如珠藏大澤襄陽青岬湖如  
鏡開蓋蓋此三湖奇勝至於上三湖我國八道俱無湖水唯嶽東六湖殆非人世間所有然三日浦湖心  
有四仙亭即新羅永訖述即從南石行安詳所遊處四人結為友不仕道山水間也傳得真仙去湖之南

石壁有母書卽四仙題名丹痕漬壁風雨不泐千有餘年亦可訝也一武倅以使客之來玩為邑學斷去  
丹書其後李侯徹祥添刻而填紅古跡漸至泯滅令人慨惋也△閩東九郡臨水序治并提海結搆海波  
絕碧與天為一前無遮蔽海岸如江洲溪畔怪石奇岩錯立隱映立如仙佛伏似龜覽海邊白沙繁蔽雪  
色覆之慢々有鳴聲如步珠玉沙上海濛濛開徑々松林恭天路出其中使人意想忽變不知塵世之為  
何境形骸之為何物恍惚然有凌雲步虛之意一涉茲境其人自為別人經過者雖十年之久眉宇之間  
猶有烟霞之氣所謂金剛者出於華嚴經痕香城者出於般若經皆羅之所稱而經則後周時板本也夫  
佛者西戎之太子而其國非中國或萬里隔以黑水泥沙阻以葱嶺龍堆與中國不相通則豈知東方有  
我國而海外有此山乎箕子朝鮮始基於周武之世佛之始生實在於周昭之時乃箕子朝鮮之中葉也  
然則佛經釋典稱說世界者多矣無一語及於朝鮮其曰金剛在海中億萬量無竭率其春屬往住為言  
是必釋徒之傳會強名駁聽者也或言佛眼遙見之說无涉誕古人云此山當以楓嶽皆骨為言而不  
當曰金剛者為靈山鮮嘲之意歟△釋說釋迦如來周昭王時人西域天竺國淨飯王太子也嘗行過回  
東門見有初生兒且行過南門有老翁問從者對曰俄者東門之初生兒已老如此且行過西門有一人  
病深垂死問之對曰俄者南門之老者也且行過北門有喪車出問之對曰西門老者已死歸葬太子大  
感悟是夜踰城走入雪山修道時年十九三十成道云蓋頓悟於生老病死之理而初出不生不滅之教  
△洪上舍百昌東遊記畧云凡物皆有命名之義而獨金剛之寺刹峯皆皆知之其記名而余至中內院

菴有老釋裱奉沉澗教集可與語也夜坐譚經因為余道金剛事蹟頗詳其言皆有依擬非詞設臆對者矣祛其近於詭誕尺採其見在梵經者不敢謂其言之必可信病自附於以幻聽幻不信吾真之意爾

金剛有六名曰金剛曰皆骨曰蓬萊曰板板曰坦槃曰泉香滅即後天曼無竭佛道場始有萬八九菴子基云何謂金剛釋家謂心為般若而以金剛論般若蓋取精粹堅確之意而菴山為佛界中央最貴處如人有心故耳何謂萬二千峰今世即釋迦如來世界釋迦後彌勒降凡大闡神教伊時曼無竭佛為法起菩薩說法于菴山以超度衆生而其眷屬菩薩一萬二千人當來會聽法故曰萬二千峰而峰皆似石像即其菩薩之前身云何謂衆香城大小香爐峯也彌勒降凡之日有龍樹生於此山三枝生花遍覆世界時則曼無竭佛與萬二千菩薩設般若海會設法于此而當燒衆香城為信香故其前列大小香爐其下有萬灰菴世人以為萬念俱灰之義者非是何謂毗盧峰清淨本法身即謂之體而佛家謂體為毗盧凡山以最高者為主為體故上峯曰毗盧峰大抵內山則譬如清癯高古之仙翁羽客峩冠道服簪肩拱立便有天風一拂竦身騰空之勢外山則如肥胖大賈被服錦繡周旋動止不患不繁麗而終覺有世庸鈍意思耳

余見嶺南山勢率多頑鈍拖慢東峽山氣非荒勵則輒斷削三南有名之居背山臨流沃野大海生利畢具樂土非一而至於地利生利人心山水四者兼備者佳子難得高城既有海嶽之勝而田野膏沃恰似東郊負郭之美獨江陵古之穢國也踰入天閩嶺則云有九九曲盤回降入如綆下井及到邑居西北隔以峻嶺東南敞豁碧海連天日月星辰之光倍覺粲然實是別乾坤也地是東嶽之

隩而兼有湖嶺之饒喬松脩竹橘柚梨柿人蔘靈芝竹實松菌以至海錯之飼犬生利自足而風景則有  
鏡浦湖海之勝人物則降生粟谷先生節孝成風比屋可封可謂地理之炳靈而四者之兼備也谿谷所  
謂三漢山水之美名於天下而嶺東為最嶺東九郡各占山海之勝而臨瀛為最深臨瀛百餘里官私亭  
榭不一其所以而鏡浦為之最者正謂此也浦南有海雲亭沈漁村彦光故居光仕于朝每函鏡浦於塵隔  
曰吾有如此湖山子孫不能振振而必衰邑俗敦老每值良辰請七十以上會于勝地以慰之名曰青春  
敬老會雖僕隸之賤年登七旬皆許赴會崔楊浦弱冠登鏡浦樓題詩曰蓬壺一入三千年銀海范  
范水清淺鸞生今日獨飛來碧桃花下無人見遂為千古絕唱或曰詩無一點烟火氣此仙語也或曰太  
虛而幽此鬼詩也澗歸而即延傳浦舊為富民所居有僧乞米民以糞壤與之所居忽陷為湖所積穀  
善化為細小蛤每歲敵則蛤多產歲豐則蛤少產味甘香可以療饑土人謂之積穀蛤春夏四遠男女來  
採負戴相屬湖底尚有瓦礫器皿之屬泗浴者往之得之云朴惠甫信少有時譽按節閔東陵江陵妓  
紅粧情頗珍重秩滿將還府尹趙石礪云詭云紅粧已仙去朴悼念想思頗不自抑府有鏡浦產形勢為  
閔東第一尹邀廉使出遊憲令紅粧靚飾艷服別具西舡選宦人鬚眉皓白衣冠哀俸者徐擊楫入浦  
口徘徊洲渚間綠簾清圓如在空中尹語廉使曰此地有古神仙遺跡山頂有茶窰距十里許有寒硯亭  
亭之有回仙碑至今仙曹神侶往來其間烟朝月夕人或見之但可望不可近也朴曰山川如此風景殊  
異適無情況涕淚盈睫俄而舟行頓屈一瞥直前夫人輒舟相揖形容詭奇舡中翠娥歌舞綽約踴躍朴

駭愕曰此吾神仙中人熟視乃紅粧也一座抵掌大笑極歡而罷至今傳為美談浦邊有岩刻紅粧巖三字余遊鏡浦見其刻笑其說後見趙石欄丘山館惜別詩珠淚殘、落玉危陽闕三疊送人時泰山在地滄溟竭如斷丘山館別離渠亦不免為情懷也。我國雖是海隅偏邦既多名山之可稱諸山之中全剛尤鍾靈秀固宜名聞中華之人願一見之而今見中國名山記又觀五岳諸山圖奇峰異苗各具其狀乃以天下之大觀豈讓於一區全剛之勝而大凡山之為形或立為峰或削為壁或有神剎而鬼刻或有人狀而物形不可殫記而蓋是土石之所自成也余觀所謂通川最石特立波心箇、六稜如削如東高出數十丈色如烏玉之光潤形如尺寸之裁割雖曰天作殆過人工不知五嶽諸山復有如此奇巧特異者乎此則可與已見者言之不可與不見者說余則曰此不但閩東八景中絕特雖謂之天下奇觀誠非誇也鄭松江歌曲所謂工倭之所作鬼斧之所斲略狀其形容也南尚書有容詩云羲父蒼稜皆六翁神傳神立每雙。先輩嘗論我東山水海山則全剛江山則四郡溪山則錦水亭儒為第一云余曾見海山溪山而未及見四郡戊戌秋始入丹峽遍觀五岩二潭天抵雄遜於萬瀑奇勝於雲壁農洞所謂觀山水者不可遞觀四郡之勝者儘至論也四郡中丹峽最勝而夙昔蕪沒蒙蔽人莫有知者退溪先生為丹倅始得下仙岩谷雲金公又得中仙岩遂庵先生又得上仙岩余於守一庵取考蒼中所藏詩文記實者則蒼址近上庵即遂庵所闡發洞籟舊稱樵知遭遇遂庵而果副其識其後改名上仙云遂翁詩序云乙丑夏余與伯凝選勝丹邱山水窟仙岩上溯至獨樂城下訪諸樵叟得所謂遮日菴其幽甚奇真畫裡乾坤



也其水石之佳絕比仙岩不啻倍蓰不知退翁之記蒼石之志何故漏此也從古遊人蹤跡未到今忽通  
迤為吾輩所得莫是顯晦之數存乎其間耶詩曰行到地窮處披雲路轉危還探千古秘更得十分奇鶴  
去尋無跡仙遊問或時居然我泉石茅棟百年期又有樵爨所題云山岩一壑有三洞天第一仙遊第二  
紫雲第三樊川三仙岩皆在紫雲洞中先生一題有名號於山水佳處曰灑然塵洗耳潭擊天燈鶴啟  
柱一經塵光影潭卧龍岩餐霞堊玉簾屋明鏡潭御風臺拾隱臺考槃始凝思庵詠詠川蓋欲分命於仙  
遊樊川之中而不知其為某水某石也云門弟子及諸孫後學皆有和章之洪上舍遊山譜引略云平疇  
卜祝皆有成法而獨山遊無訣意或前輩嫌其近於拘束而祇欲随意行止歟山行雖閑漫而固自處費  
心經營事且易復險涉危其關係于身不細回宜善其始而慎其終要至於濟其志而更無尤悔耳余自  
親閱歷多所懲艾姑錄其五事以為遊賞者之戒言一曰勿與官行伴與官行伴者例多以口腹之  
需仰賴於官厨為官長者必以意倦體重不喜探幽臨高且騶率每以貽與殘僧住語柄睢以速了為主  
而伴伴者行止久速不得自由安有閒行遊賞之本意哉必自亦行裝隨意去就然後可以盡情適適矣  
二曰伴不宜多伴多則未易會心之人雖皆會心之人而筋力之健晚未易盡回衆論皆欲窮探遠搜  
而或以一人之議終沮其行者有之且或有疾病者既不可棄而前往又難回衆論皆欲窮探遠搜  
相牴牾元不若孤征獨往任情行休否則兩三人儘好過此大有與三曰先去忙心天下萬事靡不忙後  
錯了况遊覽之行本自閒漫宜不為著些忙心而人之能無拘無係優遊自在者固未易為閒有人能勇

拔力抽亦必限日偷隙許程齋糧終莫能徐步緩行著味遠興其奔走經過者如郵發之遞傳而不過僅錄其名歸誇他人而已若與之評論勝槩鮮不得糊塗真俗所謂走馬看山者其勞殊可惜也勿限時日勿計遠近或十里而止或數里而宿惟以賞心適興為悅母使意促身疲然後乃有無限真趣四曰勿督過僧徒僧徒是山中主人耳遊客與之鎮日周旋於林下之間固當優暇相容以助吾趣不宜鄙夷屈辱使彼有怨苦之意也彼竭心力勞筋骸以服事我、反挾上下之分恥使如牛馬又從而督責徽省至加箠楚甚是不雅且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其或隱諱佳境不為指示於吾無益而有害五曰量力計程而後動不量力強遂固為萬事之害而於山行為尤然搜奇索幽者固當度其脚力三分之用一分之力餘焉乃有餘力而不至過疲矣用其半或至於窘步況患力以造而及其返也故路遠力已疲深山絕壑又無止舍之所顧不大慶歟必量其筋力度其程路而行止然後可以利有攸往而無咎矣六曰洪氏東遊記表訓寺僧堂有碧潭人白圭三來見其人年少而貌甚俊俏不似遐土人物洪問曰君不遠數千里將母遠涉良苦其人驚問曰何以知之洪笑曰余得之於斷髮嶺上也蓋過嶺時石倚已見顯以碧潭人白圭三奉母過此者故耳其人歛衽而對曰此行誠不獲已也老母平生發願必欲見妙香金剛愈老愈益故恐或生前不能遂願夙夜憧憧、頓顙於盤脩兩月始到此一座皆嗟賞不徒其母奇其子孝亦可見蕪山之誠有大名而人生一逝斷不可已也其大人同行顧洪而笑曰汝以奉吾遠涉為悶吾亦無以慰解今得此人可以有辭於汝矣彼以絕徼遐裔之人能母子扶持遠訪仙山其艱難跋涉比吾輩不啻十

倍矣吾輩若不辦今日之行得不為白圭三所笑乎一笑而起○鄭愚伏欲行時祭貧無以成振拓子婦  
議之對曰家中掃如箱中只有粟種數升許乾魚數束愚伏以此行祀澤堂曰天道變易神理感應回其  
時而祭之乃屈中求伸可不謹哉春秋而祭為重夏冬次之貧則以飯爨時物行之是矣古賢所謂禴家  
有無在誠潔不在厚薄者正謂此也○宋陳庵曰前朝之法於私家祭祀肅戒各有曰不許騎馬出入接  
對廡客違者科罪云余見世俗於祭雖不出入親朋萃至則博奕間酌終日譁譁是尚謂之肅戒乎凡吾  
子孫每當致席一切謝客切勿飲酒以全檢察以一思慮其違者以不祭論之可也又曰凡肅戒不過曰  
不縱酒不茹葷不吊喪不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與穢惡之事而其為前期大則三日小則一日如斯而  
已矣今俗昧於本源而致曲於末務或有婢僕解產於外廊或有猫犬墮窠藩堵之下或有奴隸乍涉喪  
家門巷而迴便羞之能堪謬矣苟耳目之不逮及雖隔一壁無所動情苟心神不收斂雖處一室未免坐  
馳千思萬想凶穢深隱亦何所不至哉又曰國俗於父母忌日以饌品豐盛為致誠盡情之地信家則手  
務歷倒貧家則遂圖企及必欲大脩而乃行甚矣流俗之弊也大抵器皿多則洗滌不得潔饌物繁則刀  
几女相混與其務盛而致汚曷若從簡而取蠲乎○劉氏璋曰往者士大夫家婦女皆親滌祭冠造祭饌  
以供祭祀近來婦女驕倨不肯親入庖厨雖家有使令之人效役亦浪身親監視務令精潔○李相國謙  
言其族弟某曰庚申年祖考喪成服時紬祖妣崔夫人盛脩祭需至用油蜜果畏席端夏族叔來見使之  
除去祭需只用奠具與上食之具則內議不從畏齋悌然曰吾家李氏皆用吾澤堂祭禮而君家不用吾

何將事乎便欲起去先君昆季大驚入稟于祖妣并降聲需余少時以畏席叔為太過到老思之則先君  
與畏席為族從兄弟而畏席視先君如親弟主喪如自家事必除已進之祭需而後已其敦睦忠厚人所  
不及汝則我為族從而恐不能為畏席事矣○李尚州峽遺集有家訓所錄云某子寬領為孝昭殿奉奉  
時英廟某麵水臙脂取色濟州貢柑而因漂屈五月始為來獻只有二顆不腐上命送一顆於宗廟而  
薦新女高排而後用之豈不謬哉吾家則隨其有無果品勿取高排若乳柑石榴之屬有或得之則雖一  
顆用諸他果之上無妨云余年前自峽而還歷拜蟾村閔丈於驢江適以帶來九顆梨奉進峽味閔丈欣  
然領受顧謂在僑稚孫曰持遺汝母時祀適在再明鄉居之果此是佳品須劈破而分用諸位為教禮家  
之隨得以薦不必高排從可知矣○粟谷之喪沙溪方守先考制依董勉席服晦庵之制具中帶往隨粟  
谷之喪時輩之在政席者以為不謹喪塞王子師傳望有人言昔曾子惜喪弔子張曰我居也故於朋友  
尚如此况於師乎可通而不可塞也塞者力故終不擬也○无庵先生座上高察訪賤者親適至以其本  
生親喪書曰伯父奄忽座中莫不為駭先生曰此既正合禮意而君輩誠未語耳正色責之諸人慙謝遂  
庵先生門人有喪婦者以白纓來視先生責其非禮其人飾謝曰家無主饋人以至服飾如此矣先生推  
給視几使之墨染近者南論人多於蒼服垂白纓遂庵門人似誤用此例矣雖細節先賢之嚴於禮如此  
陶庵先生嘗於表中慰人疏曰某哀疾之身倍切憂慙而人事廢絕末由奔慰旅謹奉祝督申下誠哀痛  
因極奈何之句奈何改以如何蓋奈何云者平人之慰人語也喪中之慰人不當慰解故問以如何誠得

備又云世人之泛稱衰麻在身由奔尅云者終涉未安也其情文之曲盡如此今顯廟朝推執我格以  
書快赴樞時適值順治之喪彼人以其制使之服喪上副使莫知所處權公以陪臣本無度續大國喪之  
禮抗言爭之及其成服之日又以祭服來授促令入叅多般恐喝上副使恐怯皆欲俛從權公堅執不撓  
彼人終不能奪志而使曰非公吾屬幾不免貽笑天下蓋天子之喪畿內之民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  
儀禮可考也權公之擬禮爭執真得體而乙卯雍正之喪陽平君徐尚書倅仍申學士致謹又以使在燕  
京未免服其喪近日乾隆母后之喪謝恩使李殿冬至使綿誠尉朴明源諸人俱往燕中彼人各給大布  
一疋謂以祭服而聞當日已成服不令我與人與焉又見帝不易驛笏簪如常彼國前後喪制若是不同誠  
一可笑也今高肅光宗朝後周大理評事鎮冀隨母使來以病留及愈引對稱旨王慶其才表請為僚屬  
遂擢用遷翰林學士始設科舉以詩賦頌策取士帝取明經醫卜等業賜崔暹等及弟文厚始厲其法皆  
襲唐制我東科舉之法始此文宗時國子司業黃杭老誠甚隘徒舍人鄭惟產之言始行貢闈封彌之法  
宣宗時初立細科依進士例三年以選福時復設成均試代言尹就掌試皆習勢家乳臭之童時人議以  
紅粉榜以其兒童好看紅粉衣故也今宣廟寶鑑校理李珥白曰作人之效雖非一朝可見樊習傷教者  
不可不革今者士之初登第者四館目為新末汚辱侵匿無所不至夫豪傑之士尚不以科舉為念况使  
之毀冠裂服畫喪感儀以韋廉耻然後乃登仕版則孰肯為用乎中朝則接待新恩之人禮貌頗重若聞  
此事則必以為胡風矣上曰侵虐何意昉於何代珥曰但文獻無徵聞肅末科第不公登第者貴家子弟

口尚乳吳故時人目之曰紅粉梅人情憤激遂非侵辱云上曰可革也特命痛禁高齋屠宗朝試士於  
宣政殿刻燭賦詩諸文士各銜文藻鬪奇聘銳詩令垂罷王微聞有苦吟拜跋偃以觀之諸士皆已了章  
有一先生燭將盡終得一聯云頭自醉翁看殿後眼明儒少倚欄邊王命取之大加稱賞曰此所謂白頭  
花鉤滿面不如面施半粧特賜高第及唱名即康日用也時人謂之童世元蓋康年老成功而又以十四  
字未成章捷科如童子之未滿年也北闕慶興人朴興淳攻科業年少而不能鍊熟唯自善書一日西  
闕商旅來過適見某貨紙幅有詩稿數篇生偶有拾取製作頰精鍊而不知何人作過數日府設白日場  
出其題押韻亦同生乃寫呈魁選翌月即癸巳增唐蓋試也亟使來試又出其題復書呈而發解將赴覆  
試於京歷抵文川停呂善德臣能於詩文者索見科作而稱善間占數處痲病生請改之呂曰正回已陳  
芻狗退改何為生強請刪潤以教呂技瘡所使又加潤色及入會圍題又如之即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祝  
萬壽死雖凡三過一題韻押壽字生亟寫早呈果得免參某相弱冠習賦工始入監試偶携人詩稿適  
逢其中題韻自量尊初科作不及塲外宿稿以其詩乃空寫於賦券畫間乃得發解回誌詩工及赴覆試  
取入善賦者私稿又逢合作潤寫於詩券畫間得占高中又於庭試逢他人賦稿緬以大聞夫朴生之小  
成某相之早第其所奇過巧中至再至三取如推芥者元非智力之所圖造物鑿之曲護誠亦異也未知  
其先之積德累仁果有古所謂冥契陽贊之道而然歟言行履養舉子下第語人曰塲中文佳者不  
取之者不佳人曰爾欲盡復造化之權乎夫試館具與眼者文之好醜一見立決其誰能欺此之謂文衡

蓋一榜之內蓋有其身積德預錄於冥司或祖父累仁食報於後世而其人之文不盡佳固鬼神所欲加佑者於是試官從而收之此則造化之權不盡為人用而自為用乃知士者修文為陽贊修心為冥契古人又言雖曰天意所以格天者吾以為不在天也此所謂人力亦能勝天者耶唐、徧詩曰讀之愈不中唐徧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如唐徧何竟能成功之芝峰類說金慕廬以試官入塲屋考試精審務得人必必經十五日然後放榜至今稱之先王朝別試余與完陽府院君李忠元為考官李公言國家以擇士之柄付于我等若有厭怠之心考校不審終失人才則必有天殃凡試券之魯莽不堪讀者必盡篇乃已過旬日始出榜甚考官之體矣聞見錄卿時翁嘗以考官入試院語同僚曰奉君命試多士而容私於其間者其心足以為逆賊○竹泉金公久典文衡一心秉公士有名望者一見其文輒皆知之李尚書德壽趙相國文命尹尚書淳連魁節製皆典文衡世稱廉繼時好黨布列網打異已而猶惜金公曰獨金某一入囚之牢獄每於選舉只宜付職而主試云三官記洪尚書受滬自試所罷故言曰在試院時夜深眠衣覺微聞有弄若穴裡蚯蚓聲者然問侍者曰何聲也對曰聲在第五試官金應教房中也使人視之金猶不眠燈下取閱疑心落幅而自讀之蓋慮其有竇才也其誠心與筋力俱非他人所可及者金應教即領圭下西春即當守即任元年設增廬叅判趙浚入一試官望陳兢略曰昔宋歐陽脩在試院五十日考貢工六千五百人之文總其人與日而叅互其分數則一日所考又百餘篇夫以歐陽脩之藻繼循亦如此至於凡人其費日也固倍蓰且且因風傳之言而知中國考試之法凡考官之點抹於試券也書其

倚註之曰臣某謹照臣某謹括又於篇末註其所以點抹而書之曰臣某謹評榜出之日還之於舉子故  
試官不敢容其私舉子不敢致其憾其為法詳且嚴矣今朝家若寬其考試之暇至於閱月踰時而又趨  
其評批還券之規則臣雖衰耆尚或可以粗效淺見其所考之得失可以質之一世公眼矣今若念考  
券忙忙出榜退而語人曰非我也天也其何忍為此哉云云上批曰今見卿疏可知有識五旬考試之說  
正合予意卿若受照如于應辦之備何足惜之仍以副擬受照鎖院一旬考三場四子券出榜而所取別  
無表異豈才不及古而然耶抑鑑識不逮而然耶未幾為安慶廷珩所彈感異編政院老退吏金姓者  
嘗曰一名宦有文才而賦性不直臨科不行奸則心甚瘖之與政院吏甲結為腹心每當謁聖使甲密察  
所視者試券字樣必用奸乃已故科日迫近則輒有鬼變悲哭之聲在於屋樑間名宦猶不改行一日空  
中有大聲呼名宦曰我是政院吏甲之父也鬼神以汝科場行奸論汝罪擬將先殺汝子孫絕其後仍以  
恠疾病汝辛苦萬端而命盡汝自有罪宜受此報而吾子以下賤之故被脅同惡而鬼神亦將降罰比汝  
罪雖減一等不絕一縷嗣續而吾子若孫且不免酷禍汝吾之讐也自此二日一未三日再未輒哭之  
名宦心神恍惚如癡如狂未久而其獨子獨孫次第死又未久而名宦仍得心疾數年而死吏甲被使客  
蹴脊而死只餘一孫而病昧不得娶交其婢生一兒亦病啞不能言吾目見此事誓於天不敢作奸云云  
鵝溪雜說林百齡少時不治經工及中武年初試行漫無下手處一夜假寐有一老人曰汝當為一世偉  
人宜改名槐馬且講時經書當出某章演表出其章熟讀詳誦夢覺歷歷可記欲改名為槐馬而惡其無



理乃以槐馬二字為別辨括出其章別為丹子騰寫一講誦有問輒對試宦咸歎其精於經二有一試  
宦微笑曰此舉子必槐馬也僕昨日承命牌入院夜夢有白頭人言曰今榜舉子有名槐馬者僅為一世  
偉人無失此人觀今榜諸舉子中未有若此人者改疑其為槐馬也百齡辭謝乃以別號為對試宦皆驚  
得人及其發身所行如彼乃知小人之生莫非闕於時運陶庵云余於壬午春捷謁聖科被泮人戊到  
御前有一老翁先坐地排上春日雖暖赤身無依不免呼寒惟而問之則乃任僉正墜也蓋余生之年任  
是四十一歲人與之同年豈非稀貴事耶後聞任於庚申歲將觀庭試夜夢自天降蘭花二盆有人未致  
其家而云一盆則已侍置阿峴李監司宅云盧是時先人文名藉甚人謂朝暮且第故任意謂或與之同  
榜誰料天竟使之違待其歲所生之兆同榜於二十三年之後耶科題又是倚闌操其亦奇矣後任公宦  
至恭燮入菴社余見古人亦多有晚科者宋周女六六十三陳同女六十五楊顯八十五皆登第自述謝  
表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六歲青雲得意多太公之八旬英宗時洋儒李時沆有文藝年過七十始登  
第為騎者即以禁喧不謹御前重棍致害其友曰釋褐於致仕之年受杖於除刑之歲人皆絕倒又而設  
者老科許令子弟隨入白首菴者柳花遊街甚盛舉也芝峰題說尹孝孫成廟朝人兒時能屬文其父  
為議政府錄事清晨往刺相朴元亨之門閣人辭以寢不為通日晚飢困歸家謂其子曰余以不才喫  
辱至此汝汝動業母如爾父也孝孫書其刺紙尾曰相國耐眠日正高門前刺紙已生毛夢中若見閣公  
聖源問當年吐握勞翌朝其父不省又往投刺相公見其詩即引入問曰是爾所題否其父驚懼失措審

其字畫乃孝孫等也乃以實相公令格孝孫至則頓悟不凡極加獎歎時相公有小女方擇婿入語夫人曰吾今得佳婿矣夫不可曰我女豈可與餘事兒為婚相公不從竟婚其女孝孫登科官至判書公洪默齋彥雍早孤兒時不羈常狎宋相國軼之婢一夕踰垣而入為相公所覺捉而欲治之洪自言士子相公使賦罰詩曰汝若不對難免楚樵仍以即事為題吟強諷崩升膝故欲宥之洪輒對曰聞道東君九十崩惜春兒女淚盈升貪花狂蝶何須責相國風流似膝相公大驚延之入室儀貌俊發問其世閥乃以其女妻之洪自是折節改行未幾登第位至上卿公忍齋洪相國暹母夫人默齋之夫人宋相之女也或有問於夫人曰夫人三往箕箒何若最樂夫人曰初末之行不若中間之往也問者曰忍齋孝子也奉親之道備靡不用極以愚度之末後之行似勝矣夫人曰不然吾之初往箕箒也以幼妙之年從家親而往不知人間有苦樂事也末後之行以一寡婦之身坐享一道之孝養頗有感滿之戒可懼而非樂也至於中年之行從夫也既知苦樂之事又無感滿之戒而取用自足以此言之豈不勝於初末之行乎世以為知言世傳夫人初往時遊戲而種梨於營衛再往而蕃茂摘實以食三往樹已老矣伐材作輪而歸云溪湖俞相公勤委禽於申判官思遠家真鴈禮畢申家使老婢置鴈於甌中誤致壓頭而死俞家從者索鴈申家嫌其死藏而不出曰吾家元無還俗真鴈之規以諱之其後俞公產四男五女夫婦倚老位躋上相又享高年公每以此為言曰人家吉事以小為忌者誠可笑云成達生檣谷石濬子也按蘇湖南甯高白松鷓極慶之一日使管校臂隨出獵鴈忽颺去管校窮追其後至高山山谷有石門鴈入其中建

者隨入則絕頂上有廢寺尺餘數間破屋鷹坐其樑上有書曰至正年間華嚴寺重修時化主居士成造  
生木手白松鷗云云管校歸自成公之巫取見之愴然有前後生之感遂捐康募備重修毀寺一新其制  
至今寺樓有記板皇明武宗正德年間王陽明守仁年五十以南京禮部尚書往討泃頭賊路過一寺  
後有小庵久鎖塵埋王問此庵奈何牢鎖繼徒對曰五十年前有僧鎖戶入定戒分開故至今不敢開王  
喝令開之見老僧跏趺坐化相貌如生與王酷肖少無差別壁上有詩曰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人是開  
門人精虛剝後還歸復始信禪家不依身王感歎甚毗其僧而去愚按人之於世有以山岳而生申伯仲  
山甫是也有以星宿而降者太公傅說是也有以神仙而未者東方朔李白是也此皆古今所傳不可誣  
也成公陽明皆是釋家中未者果驗無疑而至於木手之化為白鷹指示姓名尤可異也其可曰鳥不如  
人手以達生梅竹堂三問祖也○蕭室朝吳始壽為相甲戌罪死自少時每有一夢某月日則夜來輒往  
其所必有薦以豐享醉飽而歸倘有媼婦號哭甚哀歲之視夢其室堂形止婦女顏貌多年慣熟恍如在  
目而輒有飄々遠往之意及出為湖南伯益階厲耳又嘗其日復發疇昔之夢而但往還如在咫尺夢醒  
即招階隸訪問階底夜祭之家朝即肩輿徑進入其室則已足夢中所見招見主人老婦則宛如舊面目  
矣聞知其早喪家女而果曉過夫忌又問其夫歿之歲則乃吳之生年也謂其婦曰我之生前即汝夫也  
汝何知之仍細言其由婦亦疑信驚歎嗚咽不語吳乃愴然有感帖給千金而買土以助享祀之資自其  
後不復前夢云近者李統制邦緘少時生子數月有人云在母塞而來言鍾後一子歿於痘瘧晝夜呼泣

兜現夢曰緣已盡矣即已還生於京中居平洞李某之子云只緣劫悲一依所夢而尋東淚隨言零李聞甚惻然慰諭以送未幾其兒亦死昔羊祜四歲時曰我前以玉環置彼樹穴從毀垣往隣家李氏園探樹得之蓋李家古有兒子絕愛之失其所有玉環未幾死其後羊祜生兩家始知其再生也愚按朱子曰釋氏謂人死為鬼之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去更不由他造化生之毋無是理唯南子云九州之外有八垓八垓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者四方四維之極盡處四維方隅也萬曆間西洋人利瑪竇始入中國其學主於大有六世界之說蓋言上下四方也凡於中國四夷一徑過則輒通其言語文字風俗日行屢千里歷覽八極蓋神人也其所編書亦詳我國山川而我人曾不知其末過按本傳略云瑪竇字泰西歐邏巴意大理亞國人萬曆九年至教越東諸郡人江西後留金陵二十八年回龐迪我齋方物進朝欽賜官職回辭傲履以誓命日用取給于先祿又十年卒賜葬北京于子門外二里著天主實義渾蓋通儒圖容較義等書有行略行世又著天下列國通志九重天萬國全圖職方外紀天下五大洲歐邏巴即第二大洲而意大理至其屬國也第三大洲利未亞國地多廣野有良材入水土千年不朽地最豐饒五穀一歲再熟種一斗可收寸石亞非利加國一麥常秀三百四十一穗極為富厚既入多國女人一乳生三四子天下驟不孳生惟此地能傳種四海一族不可勝窮有海魚海獸大如海島者忽聞大拜回視所登之島則已沒方知是島之背也海船百種而約有三等其小者僅容數十人空其腹永不沉溺鎮以石使舟底撐執下亦不翻覆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可容數百人大者上下八層納

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無傾側。蓋二三層載貨物裝挾水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其上甲板一層則船內中下人居之。甲板之外則厓其中皆安以爲習武遊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又建水閣爲納涼遊息之處。尊貴者居之。中有甬道可通頭尾。而旁列大鏡數十間以備不虞。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桅。大者長十四丈。帆闊八丈。水手二三百人。士卒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餘。皆掌一船之事。船師掌候風候雨。窺測天文。醫官主一船人疾病。亦有市肆貿易食物。凡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山汛沙。沙汛乘潮至方可得脫。又畏小船中火。禁極嚴。然其起程但候風色。未嘗選擇時日。亦未嘗有大失也。記言鄭北窓礪字士潔。順州之子。生而神異。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數學。漢語及外國語。皆不學自通。亦解鳥獸音。雖千里外事。有不念之。即知。十四隨其父朝京。有瓠瓠使亦異人也。其在國以易數推之。知入中國。遇真人沿路咨訪。見先生覺下拜。出示小冊。子記某年某月。日入中國。遇真人曰。所謂真非公而誰曰。請學易先生。各以其國語應之。如響。皆驚駭。稱以天人性不喜凶。善飲酒。數三斗不醉。嘗臨金剛絕頂。作喃喃振岩壑。山僧驚以爲笛。拜朝廷薦爲臺榭主。夫親象豈惠民。署教授。爲抱川縣監。臺榭啟揚州掛。羅星。當其父上變時。力諫不聽。又有其弟礪。圖害處外。以終坐化。于明宗四年。四十二。蓋其性類神。其跡類老子。其教人。一以聖人爲宗。世傳先生。而能言。又白曰。無影云。其弟礪。字君敬。跡古玉。學修鍊。猶居三十六年。不近女色。年七十二。亦微病坐化。樂全漫錄。成石田輅與鄭松江契。松江敗後。遂棄世。歿居數十年。惟逃於酒。一葛一裘。常不完。或入城。則必騎牛持杖。閉目扮作瞽狀。雖過寧相不避。一日大醉在馱。

薪牛上過鍾街李判書廷龜過去便開眼揮杖曰聖徵何往駐輿久之致殷動而歸行路驚異蓋奇士也  
嘗有詩曰白髮年深子生匪爛醉中世間知我者惟有主人翁  
五山說林成東川佛元字子敬甫與一  
僧較不眠于五夜僧到十三日不覺頽臥沉眠數日子敬徹于五夜後眠食如常有僧自智異山來謁徑  
花憚頽與却睡屢逐相對不合眼十五日僧因倒過三日始舉頭先生又過數十日不睡僧大服遂結廬  
近山種菜菘計日進供三年後乃去李上亭嘗寄宿石洞數日不食冬日赤身坐臥屢中絕飲食不病  
云名臣錄上亭哀流民喫衣乞食為任巨室以錐之誨之以手業無不周其衣食而其中  
最無能者與之禾席使作屨鞋董其役一日能成十對賦之一日之工無不辦斗米推其利以成其衣數  
月之間衣食俱足而不勝其苦多有不告而逝者可見民生曰精而後公之示民近效妙矣哉昔張安世  
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業以殖貨於于野談尹翁歸長於理財為戶曹判書允喫席地衣青緣布志感于庫中  
家咸笑之其後喫席付之造紙磨碾作紙一品甚佳取青緣布付之禮曹作野人衣紐不使完副全布  
皆通於用太倉陳陽之餘鼠矢過半當天使時以資館舍連餅鼠矢尤粘  
余十代祖舍人諱順門被禍  
於燕山朝男忠惠公諱連源兄弟四人奉襯將向心都行過通津地輦轅中折停柩因措之際有人來告  
曰俄有西僧過去相與語曰吉地在此何必遠求云忠惠公延至哀乞老釋初甚浼沙彌在傍極勸垂  
憐老釋還來指示村後一處使之堅莫戒曰計吾行渡竇江過十里許而穿壙及開土一丈忽有大蜂出  
自石罅飛趨僧去整顧後僧立死云占穴時僧言此大地也當代應出七科世有鄉相後忠惠公四兄弟

俱登文科又捷重試者三人合為七科連出上相國翼墓在通津窰井里而至今子孫猶葬焉四養堂  
諱忠謙即青陽先祖弟也公委禽於鳳城君阮家時鳳城已故一代名流未嘗曰君娶彼家滿得一賢師  
一如吾言公禮畢請謁外姑老夫人仍請見徐起先生夫人初不知聞甚恟恟視中或人曰無或捉曰  
之起者耶夫人始覺之荅曰起悍奴也見之何為公回請急見之至起拘囚厠蓋起鳳城家鄉奴而以不  
入貢者冠者書為罪欲殺而囚之者也公就拜之執弟子禮甚恭奴安受之鳳城家人以此嫉其傲習公  
必以已飯讓與之其家不得已并餉焉公仍請折券為已奴夫人強許之又欲邀還本第奴不肯乃於鳳  
城家別設一室朝夕度業名流亦多來學起尚執賤役時或掃庭除糞瀚索而談討媿公之成於文學  
師事之功也起湖鄉人花潭門人後四養堂為佃甲伯將以師事禮往見起請以奴主義入規云辨孔青  
學問高明享祀于公州孔峯書院四養堂奉使入中華購古書畫華人曰市上所賣多贗本貴國沈相  
德符嘗於使行購得趙孟頫三絕真本而去公知之于尚書公曰相國吾遠祖也歸當搜之還家始取於  
宗中得一小篋乃松雪景圖詩筆俱焉公秘藏之遺命傳于後孫之登科者伊後轉傳於青坡遠族沈  
在鄉廬間值火災書籍畫消意謂篋亦成灰開基則為藥鈴所覆獨全於灰燼中遺幅有燒痕如雲烟畫  
畫則無恙益奇其若有神護改粧而傳之曾於數十年前再從兄覲借玩而袖致來示余始細檢之繡本  
一幅長尺餘畫雪景有人曳杖林樾幅上題詩曰雪中嶺嶺雪漫漫天削芙蓉萬屋寒輕扶不嫌山迢遠  
十分清思在眉端以蜀體書之蓋子昂真跡而幅上曾有子昂圖章間為他人竊去誤認為沈氏印而刻

去之且緝本蓋獎殆不辨墨畫蓋聞書畫之傳後緝本不如紙本云○同春年十歲讀史略其夫人榮川公問曰人不敢欺不忍欺不能欺是何故有此三者之異也公對曰有嚴威則人不敢欺是畏之也有仁心則人不敢欺是心服也有智術則人不能欺是服其明也榮川公曰然則孰優謝不忍者上也不能者次也謝不敢者下也榮川公大奇之臨隱集云嶺南人稱虎手西厓曰虎手可欺而不忍欺西厓欲欺而不可欺○陶庵六歲讀魯氏史略翌年其祖公以兵判赴慕華館禁軍都試公隨往觀之指而言曰有黃帝軒轅氏習用于戈此事倣此而作耶滿座諸公及將士皆稱奇八歲入謁杜顯王后於闕內肅廟使前問年又問讀何書對以方讀史略第五卷命宦女取第五卷來使讀首數三行訖問之曰太宗起義兵之事如何對曰太宗無湯武之事難免逆名况脅父弑君罪尤莫甚矣上稱善仍命賜所讀史略全帙至今藏于家○崔簡易字立之其父將以不能文受侮於人大以為忿教子勤篤不使傾刻放過七歲時在勸學文曰學人不學人學其父遍示里中識字者人皆嗤笑其不成語父歸而怒督之曰使汝學書幾年作文如此何也曰為傳笑之談華使之在館者聞之曰此七字中法度森然真文章手也按其意云學矣學然後可以為人不學則可謂人乎哉勉為學焉簡易後孫嶂居在兩陽白石村零登無文家藏簡易遺稿原本十冊皆其族人韓石峰之所寫也崔生居丘狎鳥凡監刈庖之未輒出示遺稿陳其世德覽者無不愛玩余年前適過其居鑿廡不蔽風雨而出書木樑上文筆真天絕足可謂陋室生光輝也○東原見時已有文章步驟其大人常抑之秋初上村大伏葉命賦詩即對曰一犬吠二犬吠三犬吠四犬吠起者



尊業性冷

東海月如鏡滿庭落葉風蕭々其大人亦補奇之東岳雖善於詩律而文非所長人或求序跋必以詩應之手生未嘗作文然每自誇曰吾之文當勝於詩而世罕知之可歎清陰笑曰如是何不作一首文也嘗入中原也華人有請序文者公固辭不得大見窘乃曰吾於昨午病疾即不死遭此困境亦命也東溟亦詩勝於文筆雖有氣奇無師法隨意放筆終是不能書也常自言曰吾筆為第一文次之詩又次之亦與東岳之言一般文人每事不取屈於人習氣然也后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秦少游詩如詞又詩文清話云金橘太酸鮑魚多骨海常無香曾子固不能詩余少時拜岳下李公話及詩學曰近者少輩自言學詩者多而畢竟成者難真所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疑睜更問曰此語出於何書文字甚奇矣余對曰嘗見於古歌謠美公亟書冊于數香吟誦先輩之好學如此今陳眉公曰河洛卦範皆圖也書則自可鑽研圖則必討論古人左圖右書此也今有書而廢圖故有學而無問書不盡言之不盡意其惟圖乎愚按聖學不傳久矣至痛溪先生始有太極圖說蓋其得之於心寓之於圖以為常目之資我朝退溪先生又足成九圖合聖學十圖以至秦御宣廟仰勉聖王區畫井瞭然指掌尤可見先生真得力踐造詣精甚之二宜作後序之指南也之自古人之聰明魯鈍各自不同王充一覽書終身不忘有寓目懷箱之稱柳子厚晚年讀書自言輟卷元若無又云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失程子責謝上蔡舉史書不遺一字曰此玩物喪志朱子以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蓋特能誦記反不及因知而持守

厥煩涉穉終莫如尋思而推究矣。閑居優裕趙玄谷綴韓直玉堂有一學士看書未竟忽投地曰掩卷  
輒忘見之何益趙公曰人之契飯不能恒留腹中消化為糞而精英之氣自能回澤身軀讀書亦類此見  
雖輒忘自有長進之效不可以不能記而自棄之先輩極以其言為有理云余見小意清紀云看書如服  
藥、多力自行玄谷之論亦此意也。晉蘇秦相六國過洛陽威稱車騎輜重擬於王者韓文以武夫前呵  
從者塞道亦稱丈夫之得意此皆身外之感儀也我國鄭碩堅不拘小節弘文館本無史倒借他史公  
為應教只以一卒前導跨馬居中一奴隨後道落指笑山字宦負同僚戲曰借一駘何庸於義失容儀至  
此公笑曰借駘於人眼前事也從之者背後事也為所不見而乞於人可乎寧為山字宦不為此爾聞者  
大笑愚按北宮文子之言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故君子之感儀不在於聽從之多可辟  
之威惟其容止德行可觀可則動作言語有文有章凡百君子無事外向之容飾當慎在我之感儀也  
言行履察曰貧不足善可善是貧而無老余見香山詩曰貧堅老士節病長高人情又曰賤不足惡可惡  
是賤而無傲余見東坡詩曰囊空學愈富屋陋人更傑又曰老不足欺可欺是老而無耻余見馬援語曰  
老當益壯窮當益堅又曰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痛謹按緇衣篇曰生則不可奪老死則不可奪名俱  
可為對症之劑而惟在自家及市之如何耳。○睡村李公舍常曰男治外事女治內事各有所司人家往  
往專委家務於婦女一任其苟濫靡而莫之禁此甚可非也以至耕稼樵牧時或照管令家衆僅免於飢  
寒而母得為分外勞亦辭受取予无致謹嚴而亦以苟難近名為耻焉余見李延平行狀云退去山中謝

絕世故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閨門內外怡愉書穆若無人拜服事自理想其室家之樂和嚴得中余  
常以此回語屋中為交勉之資焉。夫天地之道萬物之理何莫非盈虛盛衰而寒暑之代謝日月之盈  
吳潮汐之進退草木之榮枯乃形象之窳著而易見者也。聖人體天之道觀物之理自強不息而必以惡  
盈而好謙。卑而受益所以衣錦而尚裝積中而若虛者也。自古庸貴之烜赫當世者率多後代之零落  
名拜之震動宇宙者鮮有于孫之綿遠譬如花之太盛者無續也。范少伯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嚴君平  
曰生我名者殺我身余見造物之猜忌感名有甚於榮貴是以為善近名寂為道家之所忌耶。閔尹子曰  
福從色敗害隨聲至病因口入果是師受於太上之真訣也。古人云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為至樂反  
到彼境則相習以為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相避以上在。皆然愚謂此固常情之不免而唯知利在不以  
義制則不至於不奪不饜者幾稀矣。范睢所謂欲而不知止失其所已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已有不  
戒哉古語云人於大段難堪處常將不如我者強自寬解又云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深者譬之四次  
自然涼爽此皆養生要訣也。有人以寒苦言於姜尚書相年姜曰寒時思路徬巡更卒則吾身不寒飢時  
思街上乞飯兒則吾腹不餓可謂巧於居貧矣。余嘗見顧覲之曰人生稟命有定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  
守道而闇者不違妄意僥倖徒彰雅道無關得喪。

松泉筆譚卷之三

東國志東方古有九種夷棲身岩穴草衣木食初無君長有神人降于太白山檀木下國人立之是為檀君名王儉唐克二十五年戊辰都平據教民編髮蓋首國號始稱朝鮮娶於西崕河伯之女生子扶婁至大禹會諸侯於塗山遣扶婁朝焉後從白岳閔武王元年己卯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乃移於唐藏京後入阿斯達山亦九月山云本朝鄭東溟斗卿有檀君廟詩曰有聖生東海于時并放勳扶桑履白日檀木上青雲天地候初建山河氣不分戊辰子載壽吾欲獻吾君我東自克時立國而民俗愚蠢不識義倫至武王時箕子東封始教禮義文獻乃興是為後朝舞按箕子名胥餘周武元年率中國五千人來都王儉城其始至也言語不通譯而知之教以詩書禮樂百工醫筮田蚕織作又設八條之制不三年教化大行八條殺人者死傷人者以穀償盜賊沒為其家奴婢其餘未詳而或言并五倫為八條云箕子墓在今平壤府北有井田遺跡世傳以舞俗強悍柳樹性柔令民多種柳樹平壤一名柳京云云尤庵雜錄載東本箕子之國箕子所行八條皆本於洪範則大法之行實與周家同時矣孔子之欲在亦豈以是也耶沙溪先生帝建白欲尊堯箕子同於孔廟以報因極之思而以垂無窮之教其意可謂深矣當時朝廷放過而不能採施惜哉○肅史肅宗時禮部奏求箕子墳陞立祠以祭崔氏傳曰箕子封朝鮮變夷為華以儀禮義之國歷代未有能舉祀典者幸今禮部建白而肅宗從之墳陞雖舊廟放維新數千百載之墜典一朝脩舉是可嘉也○李秀歌求箕子之作也乃微子所作亦曰傷殷操出尚書大全又詳見於元人左克明

古樂府按箕子曰殷其論表我固為臣僕又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不敢屈致而見又史記亦載箕子  
陳洪範之後乃避中國東入朝鮮武王曰封于朝鮮而不臣之蓋武王之不敢強箕子之不肖仕其義有  
在則東來之後豈復有朝周之理乎若微子處三恪之列助禘禘將之禮有名白鳥詩人詠往來之隆痛故  
都之墟感麥秀而詠懷者似無可疑矣作史者奈何不察以為箕子之作而傳訛於後世也左傳云編  
輯其雅尚以箕子考秀歌為首恨不以此言仰質也公薛昭字昭智神文王時人以方言解九經最高  
顯宗朝賜私儒侯徒祀文廟崔致遠字私雲慮康王時人年十二入唐十八登第二十八奉詔東還即唐  
僖宗光啓元年仍留仕出為太山廣城縣尉太守時值真聖女主亂政自放山水間後挈家隱伽仰山以  
終高唐顯宗時賜文昌侯徒祀文廟肅史太祖之滑邱也致遠貽書有雞林黃華鵝嶺青松之句以其宗  
贊<sub>王</sub>相董功不可忘有建封配食之舉市南俞氏曰聖人為生民立萬世之教萬世宗而師之豈報祀與其  
間羽翼斯道者亦得與俎豆之列雖以德以功之不同要皆出於萬世之公而不容一時之私也所謂德  
如顏魯思孟克已復性以傳斯道是也所謂功如鄭玄馬融之徒抱六籍於仄廬之飾專門教授是也自  
非然者不得與焉所以尊聖道而重祀典也致遠之行已處事率多放<sub>新</sub>於仙釋之間今以青松黃華藏  
緯不經之說得配文廟使致遠有知必將赧顏於諸賢之列矣烏能厭天下後世之公論哉公肅史弓裔  
者新羅憲安王之子也以重午日生王以俗忌惡之使人殺之使者取襪祿中投之樓下乳婢竊捧手觸  
眇一目遂抱赴而防養之年十餘祝髮為僧既長軒輊有膽氣見國家衰亂遂嘯聚群盜叛懷北原其

後略地漸廣盡有高句麗之地都鉄原自禘奉封王猜忍驕虐誣構臣下日殺數百人將相被虐者十有  
八九其妻姜氏諫之商怒以烈火燒鉄柎撞其陰殺之并殺其二子臣民喘大小離心騎將洪儒裴玄  
慶申崇諷卜智諱等相與密謀推戴王建為王商變服亡去尋為齊讓所信王建松嶽郡人父陸世  
居松嶽唐乾符四年丁酉生建於松嶽南第神光紫氣耀室充庭幼而聰睿龍顏日角兇度雄深有濟世  
之量新羅末弓商據高句麗古地隆時為松嶽郡沙黎維以郡啟商說商使建築勃婁城仍為城主時  
年二十其後商略地功多進為閔察時弓商誅虐殺常自言我得猶勅觀心法能知人陰私一日建  
怒目視之曰卿昨夜聚眾謀叛何也建神色自若曰烏有是哉商曰我能觀心所以知也我將入定以觀  
了說其事乃合眼負手仰天良久時掌奏崔叔在側佯墮筆下庭取之過建微語曰不服則允建乃悟曰  
臣商謀反罪當萬死商大笑曰卿可謂直也即賜金銀靴鞍轡使將水軍出鎮羅州屢破甄盧末義白還  
時三國分爭將帥多事親掠建獨禁戢士卒撫恤生民遠近故心一朝革命百姓歌舞既即位策推戴切  
以儒玄慶崇諷智諷為一等國號高麗建元天授東國志唐宣宗少時離十六院文傍於外隨商如渡海  
至開城後西北見浦崖泥濘以舟中所載錢鋪地上登陸故至今號曰錢浦自此至五冠山下寶窟知  
唐貴人以小女辰義薦枕臨別知有娠遺一彤弓曰若生男則可持此尋中國末子名作帝建及壯持父  
所遺彤弓習射精妙從商船泛海入唐至海中舟偃徊不去舟中人大懼約投筮卜吉凶惟建筮沉水中  
遂具報下作帝建於島使待舟回建獨在島中一童子自水中湧出謂曰龍王請見但瞑目自至建從之

至水府見一老翁謂之曰老夫居此已久而近有一白龍爭窟宅約以耒日會戰知君善射可助吾財彼建曰何以知之曰明日午風兩波浪是戰時也戰酣各出背曲背青者我也背白者彼也建諾出島伺之翌日果如其言建在島上射中白者少頃天晴波手童子出而復邀建出小女妻之曰君貴種也還鄉自有大福久留而并妻送之出島上則商船至矣遂以龍女歸泊昌陵藍白太守聞作帝建娶龍女至并捐賞出力築室以居之自昌陵又移居松嶽下生一子名隆龍女時與其小女沐浴戒作帝建慎勿窺見作帝建一日窺見其沐浴盆水如海裸體成龍女已知之怒責其失信率小女入井化龍故西海隆又生子別製姓名曰王建宗李氏也王太祖即位即又所居為正殿建尊龍女為溫成王后作帝建為懿祖其立國適丁五代之初昭宣帝亡於中國而王太祖興於海外統合三韓子孫享國垂五百年此唐太宗之孫烈也如陳氏而田氏大於齊天之報施可謂不薄矣△龍女事人或不信而謗傳太祖所生子女兩腋或有龍鱗太祖以外家既龍而龍女歸海時又率小女化龍故恐女子下降輒生王者女子無鱗者下嫁有鱗者皆令納序之君留為後官不願濃倫之耻及中華有以妹為妃者宋史洩之而殊不知獨王家為然而民俗不然也我太祖感化回軍後以王禍為辛昧之子廢之而立恭讓王禔為君又使恭讓誅禍於江陵福臨刑舉腋以示觀者曰以我為辛氏而王氏龍種也腋下有鱗而恭視之觀者逼視如其言此最殊異也愚按市南編輯東史以高麗以前古史諸多誕謾不取焉只自肅祖起例提綱而作帝建事亦不載銘蓋上古檀君之說肅初龍女之一事俱皆可疑而不可信然朱子論姜嫄巨跡之說曰先儒或頗疑

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始先有人也則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以此推之檀君之降龍女之來不可曰不經而理亦然也

△肅祖出征甌道路過貞州見村女汲渴甚亦欲取水以進手捧井邊柳葉於水中太祖問其故女曰渴甚急飲則傷久欲令公吹葉待飲太祖大奇之因宿其家使其女薦枕太祖或慮有子於外婦故洩精於席上女吸之有娠生子背後有席痕是為惠宗武云

△冬十一月望日設八閔會於闕庭置輪燈列香燈又結綵棚呈百戲歌舞皆新羅故事也八閔之戒一曰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淫佚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坐高大床七不著香華八不自樂觀聽每是日常設會以為恒式崔氏曰新羅真興王始行八閔會其無稽作俑之罪大矣肅祖自為得國資諸佛衛護設燃燈八閔以之定朝儀是豈貽燕之謨乎終高肅之世君臣同樂以為先務能知此會之不經而毅然革罷者一成宗之外無聞焉可勝歎哉

△初太祖立田制倣唐法括墾田數分膏腴自文武百官至府兵閭人莫不科授又隨科給地謂之田柴科身役并納之於公惟府兵年滿二十始受六十而還有子孫親戚則墾田丁無者則籍監門衛至景宗時始定職散官各品田柴科勿論官品高低但以人品生之紫衫以上分作十有八品丹衫以上作十品緋衫以上作八品綠衫以上作十品散職無職皆於本官品內分作品等以下至雜吏各以其人品高下支給有差李氏齊賢曰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三韓之地非四方舟車之會無



物產之饒貨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殆無而僅有經畧若慢則其利害比之中國相萬也太祖初制止為口分法至四世景倅作田柴之科雖有疎賾亦古者世祿之意後世屢欲理之終於苟而已蓋初不以經畧為急撓其原而亦流之清何可得也愧乎當時羣臣未有以孟子之言講而法制而力行之也顯宗朝樞校太師門下侍中天水郡開國侯姜邯贊卒邯贊於州隋人生而有異少好學多奇略及長性情儉不營產業體貌矮陋衣履垢弊不矜中人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策屹然為邦家柱石時歲豐民安中外晏然人以為邯贊之功也契丹將蕭遙寧將兵十萬來侵公以上元帥率兵二十萬邀擊於龜州大破之丹兵生還者僅數千人凱還獻馘王親近于迎波驛結綵棚備宴樂以金花八枝親神其頭右執觴左執手慰款不遠改迎波驛為興義驛尋賜几杖加手章事同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居城南別墅著樂園却居雋又著亦善集享年八十四謚仁德後配享顯序廟庭文宗時宋神宗熙寧四年宋人黃慎來言皇帝謂高麗古稱君子之國自祖宗之世輸款甚勤今聞其國君賢王也即遣人諭之慎來傳天子之意贈與甚厚帝以本國尚文每賜詔書必選詞臣著撰擇其善者取遣使者必各赴中書試以文乃遣之王一曰謂諸子曰孰能為儒作福田利益也王子煦對曰臣有出世之志惟上所命王遂使剃髮為僧又祝煦弟窺髮為僧崔氏曰文宗雅稱賢王而溺於異教使二子出家其源一開于孫視為家法祝髮者寔繁名門大族爭慕效之立嫡立嗣顧為末事其禍皆文宗修之也

文宗時創新宮于楊州漢陽之地至肅宗時初南京先是衛尉丞金謂碑上書請建都南京其略曰

說記云高麗三京之地松嶽為中京木覓為南京平壤為西京自十一月至二月位中京自三月至六月  
位南京自七月至十月位西京則三十六國來朝又云開國後百六十餘年都木覓壤臣謂今時正巡位  
新京之期而國家有中京西京而南京闕焉伏望以三角之南木覓之北建立都城以時巡位令日官等  
議建南京王率王妃及元子群僚幸三角山仍至楊州相宅都之所命崔思諤尹瀧等相基創都思諤等  
就蘆原驛海村龍山等處審視山水不合建都惟三角山面嶽之南形水勢符合古文請於此地隨形建  
都制可中書門下奏請或依山為勢或約水表數東至大峯南至沙里西至岐峯北至面嶽為界三年官  
闕成王時幸南京李資玄子淵之孫也登第為大樂署丞忽章宦入清平山遍遊海東名山居山蔬食  
布衣嗜禪道說逍遙自樂王屢詔徵之資玄上表辭曰鳥養鳥席無鍾鼓之慶觀魚知魚伴遂江湖之  
性王覽表知不可致特幸南京遣其弟資德以手書徵之資玄赴召王曰道德之老嚮屢久矣不宜以巨  
禮見命上辰拜賜坐徒容相語問養生之要對曰莫善於寡慾遂進心要一篇王歎賞不已固請還山乃  
賜道服以寵其行史氏曰資玄蓄財殖貨貧鄙吝嗇矯名歸行引以自高退隱曰資玄生長閑閱風流文  
雅冠絕當世亦嘗筮仕而登顯要矣其如求富貴取青紫不啻如拈地芥然乃能蟬蛻於當穢之中鴻冥  
於萬物之表雖卑辭辱禮不足以屈其節千駟萬鍾不足以動其心非有所樂於肯中者安能如是乎史  
稱資玄置田業為一方農民所苦昔神明遠之晚節亦有置田產之謫清議惜之而已安有如今之史氏  
刻廉之論耶△毅宗時金遣使來聘賜羊二千有一羊四角樞密使李公升以為滿歎來賀時人謂之四

甬丞直操行高潔王目之曰秋月澄清無一點塵正如公升骨中不容人過見輒罵謚文貞子孫在洪  
州尚傳文貞夫婦畫像而夫人姓氏不傳云△初箕子八條之教相盜者沒入為其家奴婢東國奴婢之  
法蓋始於此士族之家世傳而使者曰私奴婢唐衛州郡之所使者曰公奴婢太祖初業之初將士本無  
奴婢者或從軍得俘或貨財買之太祖嘗欲放俘為良而慮動功臣之意許從便直至先宗時始令按驗  
奴婢辨其是非功臣莫不懷怨而無敢諫者於是賤隸得志凌轍辱貴構陷本主者不可勝記成宗時上  
柱國崔承老疏論時政得失而因言本朝良賤之法其末尚矣聖祖許其便直至六十年無有控訴主  
先宗始有按驗於是構陷本主以賤凌貴枉殺甚多失德大矣云々王多所採用定奴婢還賤法蓋放良  
而年代漸遠或輕侮本主及與本主親族相抗者還賤復使至神宗時私奴蒿積等六人據北山招集公  
私奴謀謀曰國家自度矣以末朱紫多起於賤隸將相寧有種子吾輩安能勞筋力於蒿藜之下乃剪黃  
紙數千鈔丁字為識約以甲庚日聚興國寺毬庭先誅崔忠獻等仍各格殺其主焚賤籍使三韓無賤類  
則公卿將相皆保矣及期奴順貞者告于主韓忠愈忠愈告忠獻遂捕蒿積等百餘人投之江△忠烈王  
朝安南興州順人少好學性莊重人皆敬畏為贊成事以興學養賢為己任建議而府曰宰相之職莫先  
於教育人才今養賢庫彈竭請令百庖出銀布取贖贖錢王亦出內府助之密直高世武人而亦責出錢  
又以餘賞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之像以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且薦李愜李瑱等為經史教  
授七館十二徒諸生橫徑度業者數百許公待以至誠莫不化服晚年掛朱晦庵真像以致敬慕遂歸晦

軒文章清勁有鑑識言人貴賤壽夭皆驗宦至僉議中贊而卒及葬七簋十二徒皆素服祭於路謚文成  
後從祀文廟周世鵬曰公一洗三韓舊染若益商圃隱諸公皆餘波所漸公真可謂東方道學之祖是  
獨不可以從祀乎蕭史補置贍學錢以從祀其陋類此與文廟同諱退改曰裕中贊許汝陽川孔岩  
入少聰敏奇偉及長性恭儉不事產業雖至達宦食不過一糲布被薄薦處之恬然群居慎口燕閑之時  
如見大廈少時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牆來奔決諭以禮義女慙而遂帶表其妻緇娶妻弟之女養於家  
者為慮所劾謚文敬配享忠烈廟金台鉉辨快軒光州人風儀端雅少有操行性廉直言動循禮畫  
不卧暑不袒少時受業於先進家其家奇愛之屢引入內餉之有女新寡稍解詩從憲障投詩挑之詩曰  
馬上誰家白面生通來三月不知名如今始識金台鉉細眼長眉暗入情公自此絕不仕歷事三朝進退  
以義國有大疑必咨決官至樞校政正謚文正崔頌為昇平府使今順天府舊俗邑倖進還必贈以八馬惟  
其所擇及公通歸邑人亦以八馬請擇公笑曰馬至京足矣何擇焉至家以馬歸之吏不受頌曰吾守汝  
州吾有此馬生駒今帶以來是我之貪也汝之不受豈非我之貪而以我為毅辭耶并其駒授之自是其  
獎遂絕州人頌德立碑號八馬碑曰為秘書郎忠穆朝權溥號菊齋年十八登第為相性忠孝嗜讀書  
老不懈嘗以朱子四書集註建白刊行東方性理之學自公倡自撰歷代考行錄銀虛二十卷詩行于世  
公為永嘉府院君子準阜煦漁僧頂及女婿李膺賢宦虛禱詢五子三婿俱皆封君世號一家九封君  
軒蓋填門朱紫盈庭久典銓衡鷺宦虛產時人以為視其父清白相懸也年八十五而終謚文正吉昌君

適其孫陽村近曾孫也。成均祭酒。倬丹山陽人。通經史尤深。於易學下筮無不中。程傳初未東方。無能知者。倬開門月餘。究乃解教。拔諸生理。學復行。忠宣之孫淑妃也。倬持券詣闕。上書極諫。遂退老。禮安忠肅。嘉其忠義。無白不起。退。倬曰。先生之忠義大節。既足以動天地。撼山嶽。而經學之明。進退之正。有大過人者。則為後學師範。可以廟食百世者。非先生而誰。世稱先生之學。脫去世習之陋。而有發於龍門之餘韻者矣。丹山尚稱舍人。岩禮安有易東書院。倉議贊成事。李穀。韓山人。自幼舉止異常。及讀書。盡怡倦。研窮經史。登第未幾。又擢元朝制科。所對策。大為讀奏。官所賞。授翰林。與中朝文士交遊。講劇所造益深。為文操筆立成。典雅高古。或仕元。或還本國。性剛嚴。人皆敬之。所著有稼序集。諷文孝。李禱。嚴之子。字諒叔。年十四。擢成均試。有聲名。恭愍時。居父長。乃於服中。上書言時事。即定經畧。禦倭之策。或倫之事。學校之事。佛教之弊。書奏王。不能用。及為諫官。言事忤權貴。特補外尚州。王特以為樞密院丞宣。謂宰相曰。李禱才德出眾。非他人比。常懷機密。又為成均大司成。擇經術之士。鄭夢。周金。九容。諸人皆以他官兼教。庠更立學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論難忘倦。學者全集。相與觀感。程朱性理之學。始興焉。福馬門下侍中。為師傅。稱牧。隱勉學。興起斯文。然學問不純。崖信佛法。恭愍王以李禱為政。虛文學。我太祖知門下府事。謂近臣曰。近日物議何如。對曰。皆言國家得人。王曰。文武皆第一流。以為宰相。議之。蓋指禱及我太祖也。王每白見禱及李仁復。令左右洒掃焚香。曰。二公道德非庸儒。且禱學問。舍肥庸而得骨髓。雖中國亦罕比。烏敢慢哉。恭愍朝。司天監于女興。上書言我國始于白頭。終于智異。其勢水根木。

幹之地以黑為父母以青為身若風俗順土則昌逆土則凶風俗者君臣百姓衣服冠蓋樂調禮器什用是也今後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僮服黑中女服黑羅又於諸山栽松茂密凡器用鑄銅瓦器以順風土後之○初光宗朝後周顯德三年遣使加丹王爵仍令百官衣冠從華制生百官分服元尹以上丹衫中壇卿以上紫衫都航卿以上緋衫小主簿以上綠衫其後忠烈服事于元為胡服至辛禡時俱長壽使大明服席所賜紗帽團領而來國人始知衣冠之制於是鄭夢周李崖仁河崙等請革胡服襲華制自一品至九品皆服紗帽團領其品帶有差遣使謝賜冠服○若愍朝右文館提學文益漸奉使入元始得本錦種子中原又傳縲車之制封江城君縲車引綿作縲之核唐詩所謂蒼頭索縲車鳴是也國俗名以文來以文之得來也余見北閩績麻而一車之轉并引三縲其信切尤妙○李存吾廣州人性孝友端潔簡重少孤力學慷慨有志節年十餘隸十二徒賦江漲詩云大野皆為沒高山獨不降識者異之年十九登第與鄭夢周全九容等相友善辛禡借國陵替不法無敢言者時為右正言奮不顧身上疏格論疏入王大怒命焚之召存吾自責時禡與王對床存吾目禡曰老僧何得無禮禡惶愧不覺下床王愈怒下巡軍獄鞠之問曰爾乳臭童子何能自為女有陰噬者存吾曰國家不以童子無知置之言地敢不言以負國耶時年二十五貶為長沙監務後退居公州石灘禡勢益熾屢憤成疾革令左右扶起曰禡亡吾乃亡及席未安而卒年三十一公卒三月而禡誅王思其忠贈庠大司成崔氏曰犯人主庸靈之威而不少挫疆老奸豺虎之怒而不畏死忠肝義膽真與水霜日月爭光高齋五百年諫宦一人而已及死之日有禡

以吾乃亡之語則亦可見乃心王室死生不渝之節矣。○左庵嚴史序略云夫高麗以東表偏服非全閩  
萬餘里而其見稱於朱夫子者甚詳其為榮耀豈止華衮而已而為麗史者乃無一言以為引重者豈當  
時文獻之不足而然歟我朝風教全尚洛建一變麗俗使當朱子之世則其所稱道又當如何為今日又  
以為如何也又曰至麗朝南宋之人尚稱風俗之好善當時夷虜充塞之時以當臣服於宋朝也艱閔悔  
陸朝聘猶通又嘗尤醫密效忠款以實天理之不泯者故時有禮義之俗而見稱於中朝如此且受其臣  
忠義之報前有李益席諸公後有鄭圃隱諸賢其事跡昭著此皆屢言而不一書者也豈西謂積陰之  
中陽未得無者耶。○中原人指我東為東夷號名雖不雅亦在作興之如何耳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  
王西夷之人也苟為聖人賢人則我東不患不為鄒魯矣昔七閩墮南夷區數而自朱子崛起於此地之  
後中華禮樂文物之地或及邇焉土地之昔夷而今夏唯在變化而已。○我東雖曰東夷高麗之時語類  
稱曰高麗風俗好高麗之世夷俗未變然視諸南西北諸種則尚有東漸之化矣粵自麗末圃隱鄭先生  
出而當路蔚然出幽遼喬一以禮義變其舊俗而又得朱子書於中州以教於國中自後道學漸明以至  
於晦退牛粟則道學大明於世矣竊聞中州人皆宗陸學而我東獨宗朱子之學可謂周禮盡在魯矣。○  
圃隱集序略云東表之偏去中國數千里之遠而箕子來教于前孔聖欲居于後則其風氣物性一變則  
可以魯而一變則幾乎道矣麗代之末圃隱鄭文公奮起千載之後幸尋皇極之緒而其所以為學則墳  
源朱子之書當時朱子書始來于東人莫知也獨公闢其隱而游其波麗末金籠岩樹善山人恭讓王朝

奉使皇朝還到鴨綠江聞革命寄書夫人曰忠臣不事二君今渡江何所容目送朝服曰夫人下世以此  
舍矣且以發書之日為我忌日還入中原萬曆間日皇朝冊封日本使行到東萊有幕下官許惟誠者自  
言先生之外裔仍言先生不仕於中朝居荆楚生三女許之先即其婿之一也云旅軒先生命善之士立  
祠籠岩之下以祀之。進士元天錫隱居雒岳山毗廬峰下自號耘谷教授諸生我太祖感化回軍有  
禪代之漸耘谷作書諫之後 太宗登極幸雒岳訪耘谷耘谷避不見又留昔日爨婢老嫗上慰岩上問  
先生去處嫗答以往太白尋友上厚資婢以耘谷子掖沂川縣監留庖誥而還後人名其岩曰太宗岩今  
有駐蹕地三序之刻世傳 太宗輦過于原州川遙鴈陣飛過從行武臣射命中應絃而落仍命賜所獲  
鴈帶箭飛繞之地以為賞故名其地曰弓位田今轉訛為花似川云。幸養中廣州人為刑曹參議廣華  
命初抗節不仕遁居村莊不受徵命 太宗以潛邸故人特拜漢城尹又不受 太宗親幸廣州召見之  
公以野服携琴馱魚酒上歡甚不能奪其志。趙手簡公猶初名胤浚之弟官至知申事蕭末知兄浚有  
撥亂之志泣謂曰我家非喬木耶帝與國存亡浚知其不可奪故使胤連按嶺南有詩曰三年再過嶺南  
樓細。梅香勸少留舉酒消憂堪送老手生此外不瀆亦未及還巖上頭痛哭入頭流山我 太祖擢拜  
戶唐典書以招之胤答曰願採松山之薇不願為聖人之洩仍改名猶守從大蓋國不死有類於大且取  
大有德主之義也自頭流轉入清溪山每臨最高峰望京痛哭人指其峰曰望京峰 太祖嘉其節請見以  
廣主之禮猶出見揖而不拜語多不諱 太祖皆容之臨還命封以清溪一曲任便居住又築石室而與



之猶終不居移住揚州之松山因以自號臨歿遺命題我墓曰高麗按唐使之墓、在松山子孫堅碑并書我朝所賜爵號及前朝所歷官啣一日震擊碑折去我朝爵所書其守義不貳死而不渝可異也、道說麗太祖興王時國師其母靈岩人未嫁時冬月洗滌於山下川流忽有青瓜一枚從流而下女喜而喫之因有娠而生說其家以為無人道而生不祥棄之林中有羣鳩翼覆母異之復收而育之後人名其里曰鳩林鳩林十里許有道岬寺多傳說古跡號玉龍禪師世傳說入唐學於一行得其神術及還本國一行曰聞三韓山水多背馳故一丸之地分為三韓國為太平地三韓民為太平人此佛子不忍心處也道說即函山川以進之一行援筆向圖中擇三千八百區占之曰人若有急疾尋血脉或針或灸即病愈山川之病亦然今我落點處或建寺立塔立浮屠則如人之針灸名曰禪補也人若不信國破民死必矣後悔何及又封一冊授曰汝國青木下有王隆者居為漁翁訪付此書明年女生貴子此子將統三韓主必收三韓民八年後開此書使示其子可也汝建三千八百禪補所然後助成王業焉說依其言姓尋王隆、明年果生子名曰建為王太祖又一行謂道說曰汝國山川以佛興以佛亡國之將興必有神僧國之將亡必有妖僧既出道說後有辛毗其言皆驗云初說之定都于松京也周覽形勝見辰方漢陽三角照現為賊旗說自失曰四百年後大運當移彼矣遂造石犬七十五頭向置辰方以佐吠賊之狀其後果至四百七十五年而亡按一行則出於唐中宗時而道說之訪王隆在於唐僖宗時自中宗至僖宗為二百餘年則道說學於一行之說甚可疑也或者得行一傳鉢之緒餘而言耶世家漢人所著青鳥經郭

漢所著錦囊經皆是一行所箋註而道說得來云無學哉 太祖與王時國師俗姓成氏妻女者月島人  
生而臍中有鬼字其父為不祥並與其母黜之既長負其母行乞以養及娶妻不順於母遂黜之乃曰  
禍祟本有鬼字見棄於父今娶妻不能養慈何以為人遂削髮為僧與<sup>指</sup>懶翁稱三和尚後入智異山  
遇黃衣道人學其術及我朝定鼎助成王業稱妙嚴尊者碑在楊州檜岩寺 太祖徵時夢見萬家鷄一  
時鳴又聞千家砧一時舞入破屋負三椽而出又見落花落鏡閃夢兆於唐峯山土窟中異僧曰此皆  
將任君王之兆萬家雞鳴賀高貴位也千家砧舞報御金堂也負三椽乃王字也花落何無鏡鏡落豈無  
聲亦王業之兆也 太祖依儒言建釋王寺額剎於安遠三年又設五百齋洪武七月十六日即位于松  
京壽昌宮即位白唐峯土窟僧封王師武學也 道說秘記以為徃王氏者李氏而當却漢陽巖朝中  
葉使尹瓘崔思諷等既知南京於木覓壞作官闕甫定以巡位多種李及蕃茂莫代之以歷勝時有伐李  
差使之辨又以李姓人為漢陽府尹列埋鉄釘於仁玉山謂之龍鳳帳以壓氣其後武學所定宮城之北  
既巖時種李處云無學占都也自白唐庵得脉到萬景西南行至碑峯見石碑大刻無學誤尋到此六字  
即道說所立也學遂改路從萬景正南脉直到白岳下開基任闕欲築外城未定周圍一夜大雪外積內  
消 太祖異之命從唐立城址發諸道民丁二十萬築石為城周九千九百七十五步 世宗朝又發三  
十萬丁修築五山說林 太祖御宇下教八道方伯物色尤無學上人踰年不得歲向海西關西三方伯  
一時索共之至谷山高連山下有草屋數椽間有高僧獨棲三方伯捨其騶徒入其洞掛三印於松枝世

鞋徒步抵其庵有一老僮著犢鼻褲手鋤菜田三方伯前問之曰此菴誰所初曰老僮手構之曰何所見  
居此曰為彼三印峯也庵有三道方伯掛三印於洞中是其虛也三方伯產躍而執其手曰此女無學也  
與之歸太祖大喜待以師禮因問定都之地無學乃卜漢陽曰仁王作鎮白岳南山為左右龍席鄭道  
傳難之曰自古帝王皆南向而治未聞東向也學曰不徒吾言也二百年當思我言按山水祀記云擇  
却者信禮儒言則稍有延存之望若鄭姓人出而是非之傳不五世篡奪之禍生纔二百年校舊之亂至  
慎之秘記乃新羅義相大師之所著能知八百年後事若合符契豈非神僮耶漢城地方正東寧海自  
寧五百四十里正西豐川自京五百六十二里正南海南自京一千七里正北穩城自京二千九百一里  
東西一千一百二里南北三千九百八里古人云我國為老人形而多坐也向之地向西開向有拱揖中  
國之狀故自昔忠順於中國且無千里之水百里之野故不生巨人西戎北狄東胡女真無不入帝中國  
而獨我國無之惟謹守封域恪勤事大然暮在海外別是一區故箕子不欲臣周至此為君是為忠臣立  
節止鄉流風餘韻至我朝雖服事于清然君臣上下以不忘壬辰再造之恩尚有忍痛含冤之意凡於金  
石文字書以大明紀元○擇里志我朝盡除王氏非聖祖本意也鄭道傳牧隱門人嚴求官至宰列而甘  
為王儉褚裒之事賣國為利宦師我友而况庶民又獻策除王氏宗室托以謫紫烟島中滿載諸王氏於  
一大船游之海而密令泅水者鑿船底沉之水時有一山僮與王氏相親者臨崖見之遂吟一白曰一聲  
柔櫓滄波外縱有山僮奈若何今其所沉處沙淤泥生為海中大島所謂貞州海也在步鞏江下嘗見小

說宋太祖立一碑於廟中名曰警碑蒙以黃袱封識甚密遺命曰嗣君初立獨與不識字一宦人廟親自  
開見還為封識其所刻有三條一柴氏雖謀逆必宥之一不殺諫宦大臣一不記蓋床之天下本是柴家  
舊物故遺教如此非忠孝之至烏能及此以故終宋之世忠義之士輩出後世莫及矣此碑至汴京破後  
人始見之云我朝若用宋朝故事保全王氏則亦將有辭於後世而反用道傳之策可勝歎哉清陰堂曰  
道傳既殺王氏未幾被誅人謂道傳先受其殃云○國初移恭讓王於閔東駿王氏太廟以木主置大江  
浮之臨津江船自逆水上至麻田縣江上佛寺前止縣人以聞太祖命移佛像於他寺以木主安於寺  
號曰崇義殿欲求王氏為監而王氏有名爵者前已剪降餘者皆逃匿變姓或為馮氏全氏王氏皆藏王  
字於畫中而不自認為王氏故至 趙憲王朝始得王循禮一人依其子殿解于氏為監例錫土田奴婢  
使世襲殿即而奉其祀○我太祖移都漢陽王氏之臣世家大族不欲臣服者皆留不徙杜門以處土人  
號其所居洞曰杜門 太祖惡之命限百年俾士子科舉留居者傳子至孫遂為平民以商賈為生而不  
治士業三百年未遂無士夫之名 英宗朝以御筆立碑于杜門洞以旌之○我太祖嘗於松都壽昌與  
無學諾仍問前來事學曰大王遇豐之日事空身閒後因苦碩芳蕃之亂 太祖棄都遊于德係又向咸  
興過一橋名之曰永渡蓋示不復還之意也 太宗懇請回鑿任于豐壤至是忽思無學之言歎曰無學  
果知有今日曰遍索諸山終不知所之昔唐玄宗幸東都秋宵與一行共登天官寺殿眺懷然一行進曰  
陛下幸萬里聖祚無疆及再銜至成都前望大橋問橋名乃萬里橋玄宗始悟曰一行之言果符二師

之事前後相類也。李居易清高雅量不慕宦達一琴一鶴遊心閑遠超然有安石山東之趣。太祖朝拜相公之兄清平伯率親戚設宴以賀酒酣唱一白云三父子皆官一品公對曰二兄弟受祿千鍾清川又足成云清平上藿皆侯伯始祖國公孫侍中上藿即家詞清平即四節也。世宗勵精文治高出蔣古永樂庚子始設集賢殿選文士二十員充之十帶經筵十帶書筵專任文翰朝夕論思文章之士彬々輩出得人甚盛數年間布列顯要皆出於集賢如李思哲朴仲林朴彭年成三問柳誠源諸人一時顯隆集賢殿南大柳已已間有白鵲來集養雜皆白癸酉間柳盡枯或謂誠源曰禍去自柳始誠源輩敗言果驗集賢殿尋罷至成享朝改集賢殿為弘文館選金宗直等為學士直宿侍講。世宗朝申文忠叔舟直集賢殿一日漏下二箭上命小宦往覘直士何為小宦還白方燃燭讀書如是者數回讀猶不輟雞鳴始起就寢矣上嘉之解貂裘令乘熟睡覆其上文忠朝起方覺士林聞之益勸。中廟朝金自庵練二十并魁生進二十六文科直玉堂方夜讀書上遽臨館中命去君臣禮接以行葦曰進酒極飲特賜一船裝使遺老母士林榮之。情屬叢話。世宗朝新設宗學聚宗親讀書順平君年過四十不識一字始讀孝經而學官教開宗明義章第一七字君尚不能讀乃曰僕今老鈍只度開宗二字足矣遂於馬上讀之不輟又謂僕徒曰汝亦不怠開宗以脩吾窘臨死聚妻子呼訣曰死生至大豈不関心但永離開宗學是大快也。青坡劇談河城射豪富冠一時酒酣必言用文字蔡者之曰君財帛有餘而不知所用文字不足而顧能用之何一座大笑以為名談。柳寬。世宗朝名相公廉方正直敦問茅屋居慶恬然位極人臣行

裝似匹夫宅無欄垣屋漏如麻公手垂庇兩頤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夫人曰無傘之家必有脩公  
笑公退之暇教誨不倦樞衣問業者金集辨夏序謚文簡世比宋之司馬光△黃真成喜致仕台垣而家  
甚貧所居之宅無牆垣僅以藩籬匝之隔鄰小民每葺籬蹙公也矣夫人曰君為相使小民若是慢侮其  
於國事何公笑曰貧民若非吾土豈可得隙地乎其後銓官問政來謁公使夫人從後窺之銓官鞠躬以  
進泥首而拜不敢仰視公笑謂夫人曰銓官亦慢侮否耶公少時見田父以黃黑二牛耕田問曰二牛孰  
勝田父不荅延至山回路轉處密語曰黃牛最勝公曰何不即言田父曰彼雖畜物五臟與人同故能解  
人語不忍長短於牛之所聞也公平生服膺不妄語人之是非公家有二婢相鬪甲者訴於公曰彼女所  
為如此果誰是公曰汝則是也乙者又訴於公又曰汝乃是也其侄在傍曰甚矣叔氏之不才也彼屈  
此直何為兩是也公熟視之曰汝言亦是患按昔司馬德操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  
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言亦復佳翼成之無辨非學田父也亦  
可善學德操者矣△安平大君瑢世宗第三子驍匪懈能文善書畫作序南湖藏書萬卷招致一代  
文士作十二景詩又作四十八詠聞成侃有名佖人邀之敬待而唱和期以復會侃母謂侃曰王子道甫  
閉門麾客謹慎無他豈有聚人作朋之理乎其敗可待汝勿與交其後再三招之而竟不復往未幾禍作  
△慵齋叢話安平書法奇絕為天下第一又善畫圖琴瑟之技性又浮誕好古探勝佐武夷精舍于北門  
外又臨南湖任淡、序藏書聚士或張燈夜話或乘月泛舟或聯句或博奕絲竹不絕崖飲取龍一時名

儒無不締交無賴雜業之人亦多歸之棋局與子皆用金泥塗之又令人細織綉揮灑真草亂行人有尤  
若即舉與之事多類此 端佳癸酉以陰有異志與金宗瑞等多有淡 序為罪自賜死于江華 安平  
以文章筆格自任屈沉傾倒一世惜與徐四佳居正論懷語四佳曰世間快事樂事公兩經歷女不及我  
矣四佳曰富貴豪華非所敢當然僕有一快事此則公子之所未能也安平曰第言之對曰僕女年俱中  
司馬兩試又登文科與重試重 試拔英試登俊試鎮白牌五紅牌羅列馬首笙歌擁路花柳滿城戴花  
遊街月色如畫其樂何如安平聽罷愀然落淚蓋以公之文章不能自就 名為恨故也 崔潤德通川  
人判書慶海之子 世宗朝以二相兼平安道都節制安州牧使公務之暇應後種瓜手餉訟者不知  
是公問公安在給曰在衙所入而改服出坐聽決書院在本州 崔致雲江陵人號釣隱 世宗朝登第  
官至吏務乘軒過市鄉人戶長李陌即公再從兄也戴破笠衣藍縷公即下車對語一市人皆駭聚觀其  
量嘗奉事于外官門步障上有食塊公佯墜扇于地并拾取而吞之後相者曰子有陰德公以拾食事言  
之相者曰即此是矣上以公嗜酒每書御札戒之公在家絕不飲一日自外與諸宰達擲泥醉而還夫人  
以御札示之公俯伏謝罪然以酒致病不克遐壽 肅廟朝筵中進兵判閔復厚而諭之曰頃於進宴時  
卿每當巡盃輒不辭而盡飲可知卿有量矣業嗜之人斷酒不無生病之患身任重務亦不可過飲予今  
新造一銀杯刻以戒酒之銘 曰剛羹于酒德以將之母曰無唐其虐甚灑今以賜卿此後無過此杯予  
酌以副予戒勅之意鎮厚感泣反杯而出 文宗朝右相鄭基始生男三日其大人以吾舉而視之曰十

鄭氏即河東  
非東萊

年後吾家與國家俱有大禍而吾家賴此兒不墜炮長見時事日非勸其父公而請長往公曰以死自請  
無可及矣出送其子不知所之及端宗遜位世祖受禪奉祖先神主於謫所一日睡起使隨行僞  
精飯以祀既祭盡焚其神主使而使者至公受後命於樂安謫中時忽有蓬頭兒來扶而痛哭公揮之曰  
狂奴子去英宗朝復鄭公官爵命符用後孫燕岐晉州鄭姓人俱稱公後孫至有爭訟朝家不能辨  
長與地有鄭姓人而只傳七八代世語其中始祖者名光露鄉里有馬姓人以馬語中鄭氏卑微連婚凌  
踏之以至起訟時主倖黃仁煥使鄭家人始破其所謂始祖光露墓尋得誌石白燔磁器書以石間朱曰  
公姓鄭名狂奴父及第奉母東萊鄭氏今左相麟趾姪也公初娶湖西成勝女喪耦而大人命隱於湖南  
進士白某白某熱之祖心知而憐之以女妻之生子某云蓋狂奴為名者右相公被禍時來哭之兒即其子  
而斥以狂奴故也而子孫以光露書者取其同音也此誌出而至於登聞御覽始知燕晉之偽馬語之誤  
而錄用長與人乃知誌石之可貴而事若有神助者矣及第鄭奉云者被禍而刺職故也蓋聞燔誌之法  
用回、青則過千年不渝石間朱則僅五百年云今距公之世未及四百年而只水灰於前而故自後而  
朽破字多透落此後燔誌者宜加西面水灰以圖永久不破也成勝三全時習三歲能綴詩五歲通庸  
學以神童稱世宗召致政院試以詩下教曰余欲親見恐駭俗聽宜易其家範晦教養待學成特大用  
賜身還家年二十一讀書三角山間端宗遜位乃大哭盡焚書發狂陷于溷廁而逃祀跡緇門俗辨雪岑  
自稱碧山清隱為人貌癯身短豪邁英發故作狂道之態以掩其黨人有請學者擊以木石綺紈家兒或

瘦身短豪邁英發故作狂道之態



役以耘種傳業舞天山行好白樹題詩詠良久輒哭而削之金守温徐居正賞以國士徐方趨朝時習  
衣樊帶索遇諸市呼曰剛仲安穩徐駐軒笑語一市皆駭見領相鄭昌孫過市大呼曰彼漢直休鄭若不  
聞人以此危之多絕交惟秀川副正貞恩南孝温安應世洪裕孫輩終始不渝年五十九終于鴻山無量  
寺戒無燒葬後三年將葬陪其殯顏色如生緇徒以為佛竟茶毗取其骨作浮屠生時手畫老少二像自  
費留于寺詩文散失李耘朴祥尹春年先後哀集印行于世號梅月窟 甫廟朝茫凌復任後因大臣陳  
達賜祭追贈執義公曹叅議夏寧寧越詩曰清冷浦口鳥飛還梅竹難尋草野間徒古越中三讓地至今  
江上九疑山梨花遮莫春添月杜宇應悲夜度閔百世人情如昨日無心天地太虛寬佳絕調也公五山  
說林 光廟為首陽大君春秋十四歲一娼家夜半其所私與者來叩房門 光廟驚起跳壁騰身越牆  
從大通走路傍有故柳樹遂隱其腹其人追之不及又失其蹤跡乃咄叱而去有頃長者啓門而出遊  
湖小橋側仰觀星文恠之自語曰紫微經柳窻必人君依柳樹像也甚可恠也良久而還入 光廟乃婦  
翌日物色乃觀象監善推步者也韓忠成明滄孕七月而生四體未成形裹以絮置毒室久而乃成既長  
骨格奇偉讀書山寺一日夜行山谷有虎擁護而行又有一僧貌奇古密語曰公之頭上有光赫也皆  
貴徵也非公必得志權墮薦以人才以幅巾上謁一見如舊靖難之策蓋出於公 光廟常稱吾子居  
也公光廟一日引見原任相申叔舟新卜相具致寬西公并入侍上曰吾庸呼卿之其各對仍呼曰舊政  
丞具仰蒼納呼曰新政丞申仰蒼 上曰丞相誤矣予非姓呼乃以新舊呼之也賜以罰酒復呼曰具政丞

申蒼之絀呼申政丞見蒼之上曰丞相又誤矣非以新舊乃以姓呼又以酒罰之復呼申相具相兩人相顧不敢應上又曰君父呼之而臣下不答无當罰之賜酒無數而公大醉而扶出○世傳光廟東遊金剛見路傍石佛下鞏而拜顧史宦命勿書史宦大書曰王拜路傍石佛命勿書王怒命斬史宦史宦坐書曰史宦書之王命斬史宦擲筆而下王釋之史宦筆法之嚴聖祖容直之量佛為美談其後某人有詩曰紫岩通御氣花鳥識天香俗訛空傳語東巡是省方深得杜老為君諱之意也天順八年與王世子巡幸閔東又幸五臺山上院庵駐驛于寺之洞口設文武科取陳祉等十八人○五山說林 成廟聞一太守有異政大是有用之器擢為執義三司交章論之數日又擢為史曹叅議又極彈之數日又擢為史曹叅判三司又彈之又擢為吏判三司遂止不復論曰若此不已至三公不如且已其人後為相果稱職○許忠貞疎辨尚友堂 世祖朝人嘗書怪好佛遊禪拒諫之失上欲誅其守命梓下杖之公確然不屈隨問而答音吐鴻暢上大加稱賞命進爵公魁頽履艱羨鬚髯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眾望如高岳董越王徽而天使視人歲如及見公不覺屈膝及還泣別且曰望公早朝使中國知海外有人也還語縉紳問曰所不知者天上人間則無雙 成廟朝為右相臨殿問所欲言對曰但願慎終如始矣○李相國克培 成廟朝人賢德清望重於一時其弟克墩亦在宰列頗以貪婪取譏一日克墩謂曰某日弟之初度也家人將設小酌望暫枉公許之及是日公自政府直向弟家入外門見新麻索延掛短牆之上公却立而問曰此索出於何處而從誰得手克墩不能隱直告曰司僕寺宦有相知者使用於洗滌而送來矣公怒曰

司僕寺之索庸繫司僕寺之馬何為掛汝庭手遂乘軒不顧而去其為家法之嚴可畏而祖宗朝宰相如  
此生民安得不富庶倉庫安得不豐盈乎雜記洪裕孫字餘慶稱最南陽史順治之子涉獵經史放  
達不檢不為舉業不為免鄉計家世清貧或不裨而行南陽守蔣申甫以其能文放其役即步故嶺南謁  
伯畢席先生曰此子已知賴子所樂處為人史如恭園詩涉山谷才挾孔明行類曼倩遊於寒暄一處秋  
江之間甚相友善以言得罪被謫九十為得嗣求妻有一處于謂其父母曰雖嫁一日而孀願為賢妻  
父母許之九十果生子名以志成博學多聞為世聞人楊蓬萊入金剛石山有刻詩曰生先檀帝戊辰歲  
眼閱箕王獅馬韓雷與永郎遊水府偶座春酒滯人問疑其為神仙作退後知之益益最詩也  
壽域江陵人八九歲能屬律詩洪裕孫見之曰此乃屈塵外物宜置却整及長文學大進不樂仕宦雖赴  
科場製而不書名遍遊山川若逢琴材斲而上絃彈罷掛樹而去靜庵薦于朝公知禍生朝夕避去常著  
破笠衣沾泥水詣靜庵家時全自庵純全老泉混全冲庵淨諸公會坐公突入庭中倚牆而立喘息急呼  
冷水飲盡一大器靜庵問之公曰渡漢江中流風逆船將覆敗我泅而得免餘悸未定故求飲坐客皆慰  
之靜庵笑曰此戒我輩宦海中浮沉也何憊之為耶公見時事日非欲韜晦免禍而以量狹不能容忍見  
一善則抵掌稱道見一惡則攘臂排斥以故惡之者多嘗於老泉家過南彖之方出公厲聲曰君何交奸  
人也誤一世士類者必此人也彖聞而啣之已卯後送書其叔父承旨世節乞外仕又寄詩曰日暮途  
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承旨以其言上告辛巳之禍拿置極典申潛稱盧川子能文

童書書函人謂之三絕風度雅量聲望藉、升上序登薦科為翰林籙科收紅牌又失白牌仍吟一絕曰  
紅牌已收白牌失翰林進士搃虛名從此峨嵋山下住山人二字孰能爭辛巳杖流後為尚州牧使在州  
有書院、鄭校理鵬號新崖善山人儻有氣藜藿為青恥守成相希顏致書索栢與蠻蒼曰栢在高岑  
山頂上臺在民間蜂桶中太守何由得成相謝之、全慕席安國思齊正國兄弟時同入俗離山讀中  
庸萬餘遍出山有詩曰道不遠人、遠道山非離俗、離山道傍偶見馬齧草張思齋曰兄知齧草之馬  
瞎左目落前齒老子慕齋曰然矣夫馬若果伺林間其語疑二公空馬也訴官至捉二公入縣庭地主  
見西童端秀如玉心奇之問曰汝何以知瞎目落齒之馬齧草過去而起疑於馬主也對曰行者山徑只  
齒右邊草所齧草足折左右莖而中不斷故知其瞎左目而缺中齒也地主大異之延之座上饋以麵饅  
及出門使人跟隨二童窅其言動二童相謂曰汝知所食麵即塚上蒿麥乎曰然又曰兄知所食肉即飲  
人乳之犢乎曰然又相笑而言曰縣官何人是山僧之子隨者還報麵肉之說縣倅招詰廚吏、曰適以  
古塚上所種蕎麥向陽早熟果作麵犢生牛為虎吼失乳故養以人乳云其言皆驗倅益奇其神又問隨  
者曰復有何言也其人再三囁嚅末乃以山僧之說告之倅愕然心驚泣問於其母、語以故山僧之說  
槩有驗矣倅深痛倫紀之不明遂上書自陳自上特贈姓僧氏云、慕齋未釋褐已以知詩名成割書聲  
叔適居家屢病熟觀杜詩作四韻八首自謂可擬古人一日語其子夏山公世昌曰聞汝友金某能辨詩  
高下汝可於常紙令下人寫我詩懸竈上數十日以作年久之槧以示而問其何代詩夏山公歎慕齋同坐

客位判書隔壁坐夏山問曰家君檢得此詩於舊丹籠中固知是古人作而未知宋末耶抑元人耶慕席  
讀二遍曰此詩格卑既非宋末又非元詩乃今時之作又問莫是崔孤雲李牧隱之作耶曰崔李格高實  
非其作在今之人作甚好他人恐不得辨此聞大監近讀杜詩若精思鍛鍊則可有此作或是大監之作  
也判書開閣而出曰不意汝之知詩一至於此灑筆○慕席鑑識如神思席赴京得唐宋返詩數百篇問  
以已作若干首混編一卷而朝刷粧來示慕席慕席一覽舉筆墨點數十首思席唯問之徐曰古人詩佳好  
而卷中此作令輩亦可為也思席服其神益愧屈慕席入試院見一舉子策券知為十年前青樓題詩之  
人而擢置高等果得柳唐世稱神鑑○柳唐既登第以少不檢飭初不容於靜庵諸賢之間已卯北門之  
禍逼罷靜庵之都憲南衮坐朝堂主張凶論而鄭文翼方以大臣呼都憲望以柳唐首擬衮意謂唐必承  
望其旨艾刈善類唐及承牌而入力救靜庵諸賢至謂請斬巨頭以快奸臣之心仍坐此流竄慕席之神  
鑑擢科可謂得人而文翼之蒼卒呼望實知其人而陰護士類之意亦可見矣○鴉城雜說恒席柳唐為  
人曠蕩不檢為時議所不容出為忠清監司題丹陽郡樓一絕云拍盡凶頑石平鋪清淨流捕屈囚海若  
然後放音舟靜庵既敗奸流誦傳其詩疑柳不容於清議而有此詩即薦擢為都憲柳即日拜命經趨禁  
府自門隙招靜菴守執手慟哭曰久謂事當爾豈意至此極耶遂首論衮貞之奸且面折之未幾被斥終  
身坎坷而卒○靜菴之賜死也金吾郎柳滄有促迫之意公唯啼歎曰古人有抱詔書伏泣傳舍者何其  
異也其後十餘年柳之子橫罹門禍死於非命抑亦不緩大賢源史之命其為不仁甚矣其子之不得令

終無或有報復之理而然耶。思齋亦以知詩自許。慕齋為嶺南仙時聞一枝生。姓宋者能詩。指見於月  
波序。今作近律。乃書曰。金碧樓明壓水天。昔年誰構此峰前。一竿漁父兩聲外。十里行人山影遶。入檻  
來巫峽。曉逐波花出武陵。烟沙鷓鴣。但聽陽關曲。那識愁心送別筵。慕齋得之大加歎賞。歸語思齋。思齋曰  
此。思齋詩非烟火食者。宋初不解文。而得女妖後。女妖常教之。寫字因有在。其詩篇無不極長。其後家人  
以術牀送女妖。乃書示於掌曰。花婦今為洛水神。世間皆是薄情人。遂去宋依舊不識字。此說似誕。南人  
傳者甚仔。細思齋自以知詩為信。甚喜。情心張生宗紹與扶餘一士人相親。壬戌秋。張瘦死。其友人在  
扶餘者。夢過張生於皋蘭寺。飲洽如平日。座上有一老妓。張生曰。此吾從兄所盼。公州妓也。今日風月清  
耀。故人相對。不可無詩。遂沽酒吟詩。其聯曰。樽前故友猶青眼。樓上佳人半白頭。又曰。僧夢夜闌清磬月  
客愁。秋倚夕陽樓。臨別言方向大興安氏姊家。云其後聞張生死在夢日。其姊亦同日痘死。公州妓乃其  
從兄。斗經為公州鎮時所盼。其前已死者也。宗紹今直傳。紘佐之祖也。奇服騰遠。官至應教。序直玉  
署。摩羈旅。錐外艱難。跋涉吟成一詩。異域江山故國同。天涯垂屐倚孤篷。頑屢漢。閨河閉古木蕭。城  
郭空野路。細分秋草外人家。多住夕陽中。孤帆萬里無回棹。碧海茫茫信不通。已卯秋。杖配穩城途中所  
見。皆是夢中景。南崖谷龍翼。早歲蜚英年。二十四病劇。夢中作詩曰。絕塞行人少羈愁。上客顏蕭。十里  
雨夜度鬼門關。不知其意。至辛未南崖。進論已已。元子生。狎教文用。夢蘭之語。配于明川。翌年卒於謫所。  
痛其載。直公謂押去都事洪禹錫曰。疇昔夢詩。即今日景也。豈非前程子。甫詔公。實過鬼門關。始知閨在

明北三十里詩是夢作而摩天大闕亦是鬼門詩意未必無驗昔寇萊公為雷州司戶行因閱圖經見州東南至海岸十里歎曰吾平時常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遍山應萬重人生得表豈偶然耶在雷踰年而卒已卯僊籍沈貞為請國切封花川君官至左相唐庚灼鼠之欲以交結朴嬖削宦謫江西尋賜死子思遜以滿浦僉使為野人所殺子思順辛卯以承旨罷官適有誦書貼鍾樓時沈貞坐死未久諫者指思順所為遂下獄搜本家書籍憑筆蹟其母面有登南山放蕪詩曰一聲雷雨掀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 中廟大怒累刑死獄沈聰天守慶即貞之孫也常痛其祖所為人或言借時事輒涕淚橫流人不敢提起每親薦宴集必先往後來人問其故曰網人之中必有言吾祖之事者見吾在座則必不提說矣是以篤學自修克蓋先德為世名相少時與其友人過神武門其友戲曰此乃汝祖與南彖夜入之門也公失色墜馬仁宗朝嘉靖年間藍浦白雪山一隅崩出奇石之紋皆花艸俞判書汝霖以新進翰林往御庄見而異之來傳都下成相國世昌以浪說責之人多傳笑俞公委侍翰致諭示於人以解惑其後所謂花艸石大播於世各闕石鐫則上下自分凹凸之痕兼有紫黃色顯有梅竹蔽蔽之紋真天作之妙也作硯者仍其紋而掘硯於傍以為奇玩貴其天然而非雕飾也余得樂山松根以作倚枕狀如伏虎其回頭踞脊編足斂尾耳目口鼻皆具悅有眺之狀又見李胤之胤永嘗一松根而作枕蓋得之於丹峽峭崖形如龜鼈頭尾背足畢具腹下只有紫黑紋酷似玳瑁以皆木石之微偶爾自成者而奇巧如此造化之理亦可異也

明宗朝尹元衡為兵判差一武人北道權管武人之任送一箭筒元衡怒曰我不學射焉用箭筒

投之樓上。武人罷官歸。謁元衡。怒目而見之。武人曰：「前者僅呈一箭筒，未嘗覽否？」元衡疑之，命取鏡發。船皮湧出，上觸于樑。元衡驚，喜即除饒邑。元衡敗後，有人僞其宅壁，上及糊一紙，締視之，白米三百石，大甌一隻，并納云：「其受賂類此。」又為吏判時納繭累百斤，求神參奉。元衡臨政，疲睡久不呼名，即宦秉筆促之。元衡和暝而荅曰：「高致高致，老爾之俗名及受賂，曹吏廣求高致，而不得至一處，有遐鄉寒士高致者，以其人拜之。元衡亦不敢辨其真偽。」於于野談

松泉筆譚卷之四

林修撰亨秀，號錦湖，能文，善射，美風儀，氣岸卓犖，醉輒浩歌賦詩，嘗謂退溪曰：「君亦知男兒奇壯事乎？」大雪滿山，著黑貂裝衣腰帶，白羽長箭，掛百斤角弓，乘鐵駝馬，揮鞭入澗壑，則長風生谷，萬木振動，忽有大豕驚起，迷路而走，輒發矢引滿射，墮下馬，拔劍屠之，斫老樛，焚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點滴，踞胡床，切以啖之，以銀大椀，滿酌湯酒，快飲之，至暈，然仰見壑雲成電片，如綿飄洒，醉而此中之味，君豈知之？君之所能者，只是翰墨小技耳。遂擊節大笑，蓋氣之自放而寓之言也。退溪常誦其花低玉女，酣觴面山，斷蒼龍飲海，脰之句，而稱羨其平日氣像，堅可見矣。見於尹元衡死，非其辜人，皆嗟惜。老庵曰：「韓湖臨命時，請於刑官曰：「朝廷賜以自盡，不必仰藥，寧許就經也。」刑官聽之，遂入室穿壁，使羅卒自外引之，既而羅卒入見，則一枕貼壁，而錦湖偃卧於一隅，拊髀而笑曰：「平生善謔，今日欲終竟矣。」遂就徑此，雖非莊士家法，而亦可見公之豪爽氣槩矣。」趙承旨復稱：「退溪江表風儀，善文章，時人謂之倚樓李尚書，俊民婿也。時有



李氏女能詩號玉峯慕趙文宋自顧為妾趙不許李公曰吾即與李女真一代才子佳人彼既願從即何  
負也勸令取之玉峯不事女工全尚詞藻有以犒牛被囚者其妻請狀於玉峯題贈一絕訴冤於獄庖詩  
曰洗面盆為鏡梳頭水作油妾身非織女即豈是牽牛獄庖見詩大奇而全釋之此詩感傳都下趙以作  
詩解獄非婦女所宜怒黜之玉峯自稱女道士邀遊賦詩伊後又經壬辰之難不知所終及皇朝錢牧齋  
列朝詩刪出而中有玉峯詩屢篇其寧越詩曰五日長干三日越哀歌唱斷曾陵雲妾身亦是王孫女此  
地鶴聲不忍聞始知不死於難流寓閩東詩入中國玉峯本瑤泓而蘭唐同時詩思清壯無脂粉態云  
尹梧陰斗壽月汀根壽兄弟兒時徒步往師家薄暮還家路有紅袂裹物落地月汀視若不見梧陰開視  
之曰白金也即取而納諸袖中月汀曰兄何取此物也巫投之梧陰曰有用之物不可擲之虛也既還深  
箴篋笥即書楮於門外曰某日某街上有失紅袂裹物者尋此家來過數日里有人來覓梧陰使其人即  
書手標以示出其畏恣舍不謬舉而還之其人拜謝曰都令主器局惜為大宰相矣再三稱謝而去惜  
宣廟壬辰入相切葉茂著於板蕩之際月汀官躋文衡以儒雅清疎名重士林兄弟氣像之不同蓋自兒  
時已然李完平元翼旆梧里未釋褐時東皋李相國浚慶見於人家曰吳日當為薄福宰相主人曰安有  
宰相薄福者乎東皋曰俾安危於板蕩之際者何如乎世之安享富貴也後梧里壽過九耆位至上相而  
壬辰倭亂甲子逆變丁卯胡亂身陷維歷中間又遭昏朝貶斥東峽幾不免禍當國家危亡之時勞神焦  
思左右王室不得一日安其身東皋之言果驗梧里為人忠厚未嘗言人長短子弟見變者而笑曰彼之

一脚短公徐曰胡為言人之短何不曰一脚長乎東皋每於上前稱李元翼之有國器壬辰之亂宣廟  
西狩時完手為西伯迎謁境上退於幕次時日中而未進御膳有酒饌至自啓衛完手連飲數杯久而後  
始進之上曰此物來已久矣何不即進完手謝曰今人心涵懼而物自外至臣果先帝釋疑然後敢進上  
曰李浚慶知人矣○三官記完手為首相白江李公敬輿以舍人閤公事要與閑話猝然問曰舍人亦常  
有恐為小人之慮乎白江曰敬輿雖甚無似立心制行安以小人自期尊閤忽及於此莫敢感意之所在  
也完手愀然久之乃言曰吾歷事累朝閱盡萬變凡人出身之初立心制行執不以君子自期而小人坑  
坎只在面前一言失則墮在其中一事失則墮在其中以吾所觀同行而不墜其坎者蓋無幾矣是以吾  
位躋元輔年過八耄朝暮且死惟恐一言一事之失不免為小人之歸揣之否如踰春冰况如君少年新  
進翰里在前事變不可預料但以前時妄意而不知君子小人之分相去只爭毫髮何慮之短而言之妄  
也白江以失言慙謝而退語諸人曰吾輩平日拘於色目愛敬之心未至今而後乃知為賢相也○宋龜  
峰翼弼本賤微而學業高明為牛果諾先生道義交以溪先生師事之公以古道自處不自降屈或傳請  
與牛溪結婚牛溪以名分說謝之公笑小器云其母本安貞啓家婢妾女也父兆連告變嫁禍安家後安  
氏子孫欲還賤之以報讐龜峰避沙溪叔金同知殷輝素饒富受而匿之一日往沙溪宅時歲新秋先  
生以早稻米雜豆粟作飯餉之公一飽果然謂先生曰余飽則飽矣十輩不啻以雜飯餉長者先生摧謝  
不已其傲兀如此墓在唐津多士立碑○栗谷喪後龜峰夢栗谷作詩曰初如明月隔輕烟言笑開來斷

沛然冲淡精神。唐外鶴從容光彩。水中蓮風霜歲暮。偏侵竹成毀。人間不到仙處。道百年頭共白。欲將深契付閒眠。其壘在秋府。詩曰。年踰四十年。初定素位。猶存死亦安。義與義經論未易。仁深湯網。解何難。一生身服古人禮。三日頭無君子冠。落盡春花山下宅。曉天歸夢水雲間。又官怨詩云。幾處承歡樂。未休夜。溪苑簷在西樓。官中一楸青天。月終到長門。便作愁尤警絕矣。鄭湖陰士龍以文章鳴世。而有一癖。凡造人家。有物悅眼。則必潛自袖去。歸家輒還。其主每以為常。親戚相熟者。於其來訪。必以其物故置於前。任其取去。後為關東伯宿。正陽寺秋夜。禮兩情然。燈前始有頓悟之意。題一絕。自是去其前。留云。詩曰。萬二千峰領署歸。蕭蕭黃葉打新衣。正陽寒雨燒香夜。蓮暖方知四十非。曾於少時讀書山寺。僧徒席罷。輒藏一小佛於樓上。問之。則乃純金所鑄也。公以術空置行篋中。歸時仍令寺僧擔致。不語於家人。出付中路人幹事者。約以凡於小會。供酒食之費。計一生所辦。不知其幾。公死後。其人以佛身來遺。其胤其胤。始聞知。開視則金佛宛然。只折一脚。蓋前後酒饌之費也。其胤不度。而還給其人。以此致富云。人或曰。此非後金也。蓋不信佛。而欲其至寶之有用也。李暉字益之。號猿谷。副正秀威。庶子。母洪州官妓。其生也。邑鎮月山。艸木皆枯。來居原州。猿谷因以自號。楊蓬萊宰襄陽。李逵往遊。高楊厚待之。日設禮送。相唱酬。李為人不檢。東邑人嘗之。許草盧。曄時為方伯。抵書蓬萊。使稍檣館。客蓬萊。荅之曰。公不聞益之。桐花夜烟落。海樹春。唐空之句乎。今若踈待此人。何異陳王初喪。應劉之日乎。待之如初。而但禮稍不設。益之作詩告歸。曰。行子去留際。主人眉睫間。今朝失黃氣。坐久憶青山。魯國鸚鵡。饗南征。善以還秋風。蘇季子。又

出穆陵閱蓬萊見詩漸謝加意欵接李達學詩湖陰許筠學詩於李達今世傳蓀谷集一卷蓋出於筠臆  
記云△金剛萬瀑洞楊蓬萊士考大剡蓬萊楓嶽元化洞天八字其筆力雄健可與隱勢相峙云又作詩  
曰白玉景蓬萊島港之風日清熙之雲物如碧桃花下閒來往笙鶴一聲天地老高城縣十里有繼湖蓬  
萊構亭於湖上手寫飛來亭三大字揭壁一日飛字忽風吹捲入天中不知所之詢其日即楊化去之時  
也又謂楊一生精神在飛字及其氣蓋與之俱散此實可異也△象材雜著史才乃刀筆輩不足貴然為  
宰相而有史才者亦難得余少通籍朝端以郎僚遊巨公間惟柳西厓李漢陰李白沙三相優於史才方  
壬辰癸巳倭寇充斥天兵滿城之日羽書劄午文移動如山積西厓到者則以余疾書乞命余執筆以呼  
成文輒篇累牘正如風雨而筆不停寫文不加點煥然成章雖咨奏之文亦然詞臣奉教撰進者不得有  
加域於其間真奇才也漢陰白以其匹也老峰詠之有才子者逢峴則善特逢治世則善相隨其所適無  
所不可若不逢時只是尋常若以宣祖朝人言之有若李恒福李德胤李元翼尹斗壽柳城龍等諸  
臣平時只是文章名華而已有以此人輩可以定極陽之亂樹中興之業為言者國人皆以為不然及其  
立大功勞然後始知才烈不減於漢之鄧馬也至如李舜臣本是微末權慄素無名望苟不逢時老死下  
職則人莫知其抱不世之才而至今泯滅久矣嗚呼今之世又安知其老死幾許權李之才乎臣又以為雖  
有其才不試之以職亦不可以得之矣△李忠武舜臣在統曆一邊拒倭力戰一邊置匠造剪刀扇子等  
物以遺朝貴或諫曰今于戈方張庫虛未繼將庫何以為此公歎曰所以如此者亦為國事耳公拒戰於

開山島有詩曰水國秋光暮鷺寒鴈陣高戩心轉轅夜殘月照弓刀此與張巡聞笛詩意後一般讀之令人悲壯又曰誓海魚龍動盟山草木知語亦豪也△老庵記曰宣廟自癸巳還朝以後啣恩感德未嘗背西而坐又大書再造藩邦四大字以滿幕周之誠丁丑圍城中仁廟猶率羣臣行望闕禮於元朝君臣上下板血相視建嫌成還朝也上於馬上痛哭失聲東陽尉申頌聖曰此足雪耻中興也自是每值聖節上於後苑密伸情禮北望悲泣席讀書至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嗚咽感歎不能成聲筵臣無不掩泣及至孝廟大義皎然如青天白日其荅相臣李敬輿之說曰至痛在心又賜對閱鬪重而慷慨論事幾於泣下若天假聖壽則雖未能掃清中原而閉關絕約△尹采判安性諦冥觀性喜濼靜蒲團烏几不置黠塵閑居好植松竹又最度鶴常以一隻隨之為文辭去陳言尤長於詩不事指擢而韻格清警讀古史至歷代危亡屢及見人忠義輒悲慨不自勝平生好親出師表離騷經書諸左右諷詠不輟為州郡必建精舍扁以夢君捧日公餘日吟危樓望北辰之句京第鄉居皆以亦樂揭辨取窮亦樂之義也丙子直抵府聞回荅使辭朝遂題一絕云、大為當路所忤△崔慶會即壬辰晉州戰止三壯士之一也常與倭將薄戰於嶺南倭將敗走手戔大劍嫌其柄長倉卒以刀斫其柄及未斷而為崔將所斬臨死以劍打石、開劍不折崔公得其劍且倭將髻後懸高麗茶懸王所寫書函軸并取之崔公戰止劍與書函傳其子孫其後孫綱錫來寓余家同閑借玩其劍柄長丈餘刃長布尺、數寸偃月形中作曹蒲銳柄茶如丹粧以烏銅柄有數三片斫痕刃有缺處如一粒粟神光瑩然揮之輕如小等真寶劍也崔家再經火災書函則

蓋燒而焰到掛劍處而自滅云嘗有一客來玩設觸傷于雁累月而不完女是淬藥而然矣或傳傷人女  
舊寶劍於其社後壬辰後謂我國使曰社稷雄劍某年之戰返其雌而失其雄則女在貴國願以千  
金買之必是劍也△續玉處南原有一富民性素瘋癲感於左教積累高曾之業盡故事佛只餘數頃之  
田又緣求福舍施於萬福寺老僧以後言為疑則至戊永放之券以表其誠自後無以糊口竟不免飢  
死只有零丁一孤兒行乞道路將朝夕填壑不得已具狀呈于本庠以冀推還則府庠取考文蹟見黜又  
呈于方伯則方伯又如屢訟而屢屈時許無處適聞新按察白蕉辛公應時仁於孤獨明於聽斷到界  
之日匍匐廷訴則手批杖尾曰舍施田土本為求福而身既餓死子又行乞佛之無靈據此可知還田於  
主叔福於佛其子藉此還推得以全軀命復祖業一道補快至今傳說△竹彪聞誌車載松都人甯是尊  
陵室寒食典祀庠見丁字閣年之雨漏榷椽腐敗塵埃滿壁庭草蕪沒床卓突四歲久朽破載問于年老  
弁僕對曰本陵祧遷已過百年一年寒食外香火斷絕祭庠又非京差奠獻拜禮不中常式牲酒瘠酸視  
為尋常祠門一閉終歲閨寒陵卒亦減守護無人安得不至於荒廢乎載聞言悽感親董修掃精備祭物  
沐浴行事祭罷就寢夢有紫表中使宣召曰主上坐殿遂引入一大門望見殿宇深遠王者坐於榻上惶  
恐匍匐而入王曰向來祀庠皆不致誠予不願享祀久矣今日饒虛頓極精潔予甚嘉焉聞爾母方患帶  
下之病予以良藥賜爾且曰必有後福載天明出洞口有鵬自後倏然飛過落一大魚於馮前生氣凝  
跳躑於地乃鱧鱧魚也其長盈尺載感夢中事作爨以進母病遂愈載官至郡守子天驥能文章庠僉正

唐輅亦有文名唐寺正之沈相國喜壽佛一松少時偶過白岳山下夜深適見路傍小屋有張燈處徑入  
則有一娘子姿色絕艷見公欣接如平日相熟者公留連數日娘告別曰此非久留之所即亟去浪勤學  
也後期在郎闈科時後公更尋則屋與女俱無跡矣公力學登第遊街日渴一老宰相：公命酒一盃  
進酒於前仍岳下舊時也把盃不覺相笑主人問曰母或舊回否公以實對主人歎曰余本無子女而此  
兒忽來吾家未詳其所從來老夫人嬖如已女、不窺戶但有科輒問榜中人必密許之必待子之登科  
今此出外而進酒已知公來而然也仍以裝還沈家娘祇奉巾拂昭慧異常每言妻名一朵紅妾家錦江  
邊顧公必為湖西伯公力求之出按湖管未幾娘死於營中臨歿謂公曰勸過錦江時有急雨認妾別淚  
也及柩渡江邊晴日忽下暴雨公懷感有詩一朵紅花載柳車香魂何事故躑躅錦江秋雨丹旌濕應是  
佳人別淚餘擔過錦江忽覺柩輕人言疑是錦江神女而尸解云之權解辨名洲善文章有氣節光煥朝  
仁穆大妃出處西官凶徒騰揚會宴於江樓石洲以樂祀破笠作乞者揀往與末席請酒食大呼兒奴於  
座中與之曰奴也雖賤甚無識得一味輒歸遺其母傷若無人以諷凶徒見諸柳預政專權踈卷將削科  
有詩曰官柳青、鶯亂飛滿城冠蓋媚春輝朝廷共賀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凶徒以諷訕官禁構榷  
以聞光海親輜檣滅死編配至東城外而死斂于村家偶得一牖為尸床牖有題詩曰三月正唐三十  
日桃花亂落如紅雨權君更進一杯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不知何人所書而蓋集唐詩句勸字以權書之  
必有前知者故題之也權公知禍棧將迫盡出所著詩卷裹以袂題其上曰平生喜作俳諧白惹起人問

萬日喧從此括囊聊卒歲向來宣聖亦無言付之甥某翌日誅捕公之被禍也其兄詔亦被罪謫南臨  
行有詩云臣罪如山死亦甘聖恩寬貸誦江南臨岐別有無窮恨慈母時年八十三一時皆悲之  
之亂大駕西狩君臣入處於宣遠鐵倉城臨海順和兩王子偕相臣金貴榮先送北闕不知已為倉庫賊  
鞠景仁執而款僂上意及諸臣皆將入北以為遠避撫險之計衆口和附牢不可破白沙夜見月汀揮泣  
慷慨曰國將亡矣公亦坐視而不言乎月汀曰何謂其然也曰國步播遷君臣戮力豈無重恢之望而一  
入闕北則顛覆矣矣余位卑而難爭公益思同籲也月汀立夜乃同拜請對力爭西北之利害遂寢其議  
駐蹕於灣上以為控于大邦之計李提督如松領兵東援宣廟親迎於灣上禮罷提督高坐輜床庫容  
整肅君臣上下仰望提督風未特舉國而禮之提督不言只張兩手而向我人若將有受者然君臣相顧  
瞭然莫曉其意獨見白沙出班趨進袖去一軸奉置其手提督展見而莞笑蓋白沙聞天將東來預圖我  
國山川道路數本陰夷遠近歷々載錄以供用武之地而藏於袖中以應之也提督未語地勢故意果索  
此而不言張手要試我也展見莞笑喜其能神會也提督每與白沙漢陰討論兵械而稱善曰此人  
雖在中朝皆可大用任何卑也尋皆大拜晚與鄭錦南忠信評論一代人物仍從容問曰君亦閱人多矣  
或有勝於我者乎鄭公曰公固未易矣果見勝於公者矣公曰第言之果是誰也鄭公曰却元帥權公也  
竊謂公有所不可當者矣公笑曰余少入公家今亦老矣知公之深人莫有我若也料皆有輸於我而實  
未知其有勝也鄭曰請以一事試告矣壬辰之亂權公時為光州倅聚軍城中以為戰守之計為占排陣



之地步往距衙數里之外惟庠校之稍有膽毒者一人隨之余亦以童隸荷印陪往繞踰一嶺倭之伏兵  
猝起四面圍匝計無奈何公使余往言倭將曰為審戰場而獨出陷汝陣中兩國文兵以信為重浪開陣  
門借路以歸如其不肯速殺也倭將下令使開陣以送公在前余隨公後校在余後而步出劍架如蝟毛  
銳門若蜂窠左<sup>勢</sup>右碑中穿一路幾出陣中顧視則庠校不在後矣公與余還入陣中而索之校乃褫魄  
於兵威已昏窒仆地矣公手擊而不能者使余以石楔其齒公乃平立放溺其口直注而無過不及少無  
錯悞校頓服而移時復甦公又自提携問之於公後余前徐步備出余終始察公之色頓無驚惶意遽之  
意其翌日能接戰取勝可耐如是守余公不可當也白沙龍瓶沉思良久笑曰往復倭酋衝冒賊陣吾皆  
可為但倉卒之際放溺不錯誠未可也△李甬瞻之初立身也名譽藉甚漢陰謂白沙曰余見李某之  
為人風標文學真為時出者也後進中吾輩當讓一頭矣白沙曰第俟一見矣未幾甬瞻來謁漢陰亦到  
甬瞻果美如冠玉修飾矜持視不上於面言若不出口酬酢逾時甬瞻先起而出漢陰問曰其人果何如  
白沙默然良久噴、發歎曰豈意公之見欺於小人若是也誤一世而亡國家者又此人吾輩之死亦在  
其手矣實閔時運為之奈何仍歎咤不已愚按絕筴筆疇云欲言不言而箴鉤鉗之機欲笑不笑而含揮  
闔之意此奸人也此其甬瞻之謂乎甬瞻為北伯在營之日轎過萬歲橋注目書案終不轉巧借妓輩見  
其容貌美齋舉止端重皆噴舌曰真神仙中人也况過橋而一不舉目尤是人所難及也中有一老妓獨  
曰余閱人多矣人情不甚相遠此地萬歲橋儘是我國奇觀人之初見孰不注目環顧而視若不見此非

人情也如非聖人必是小人矣蓋爾瞻見棄而不見矯矯情甚矣老妓見殺而如見肺鑑識明矣傳言名妓可憐即老妓之孫云女俠種子有自來矣。○鰲城謫北青也適值評事之考講有一校生講孟子講庖問鴻鴈何物校生實不知不能對其同伴在傍低聲提教之數次生猶不聞同伴心問乃辱之曰廬連虫也生聞之對曰鴻鴈者廬連虫也講官大駭叱之降充軍額生泣訴于鰲城公曰彼女訪我汝須預得一生廬置誰階下居數日講官果來謁公語次謂侍者曰吾護廬連虫勿使逸去講官恠問曰廬連虫何物公曰方言者誅北人以廬謂廬連虫吾之來此久矣亦隨俗呼之講官驚曰向試校生講有以廬為廬連虫者降充軍額果是鄉音則吾過矣公笑曰南士之未解方言固亦宜矣無或反取笑於北人耶講官即降其役而還屬校生蓋廬連虫者比之下劣醜虫而辱之也而鰲城之運符出奇類多如此。○時官復疊劇官闕木結收民瘡財盡怨苦崩興不得已劫民買官銀監獄家基熟石納之而為雀烈者甚多金腰玉項連續道路布井誦曰金者王者銀耶石耶錦衣納衣土耶木耶縉紳者耻之。○昔川雜記李爾瞻既擅國政思異己之議後慮新附之無人乃與門客謀曰今世之所重無如科舉若蓋銅異論之士子而凡試試官皆以同類充之納券時或以所製頭詞或以字標相通一取之李大輝爾瞻之第二子也弱冠為進士壯元連登及第重試壯元車天輅唐輅李再榮之所製也為吏常即於政廳寫一堂批草曰通改大夫即改字之誤該吏教以政字終不成形其黨孫個在座代書之韓禧韓吸續男之子也吸通經十六分登科墮則度試論居魁直赴殿試李歲借述也吸之及第或問講處至大學則達二十章及為翰林傳

諭于鄭相仁弘仁弘令取書卷啓中有亮采字吸不能書鄭相曰亮采字出尚書武年及第何不知曰生  
讀下經而不讀上經故不知云所親或戒續男答曰事已至此剖指斬屍以下吾不顧慮云○白沙行狀  
光海廢母庭請公病不赴儒生金瑩上疏請先誅逆瑩湖西人其母公之姓族也聞公將被罪瑩瑩來問  
到京為許筠所迫為此疏及持刺謁公坐客皆失色下人亦驚避瑩問而知之乃哭曰我本為拜謁而來  
昨夕到邸許判書出一詔令呈之曰瑩有好事實未知詔中何語也聞者傳笑○老庵跋文略曰昔童惇  
欲殺劉元城私遣連判直抵所請之官府元城治命既畢曰死不難矣目對客飲酒翌聞鍾拜家人號  
泣而益夷然自適俄聞連判嘔血而死亦不喜本朝全安老嫉鄭文翼公寄不善欲令自盡同罪者乃至  
有滅命者文翼笑曰朝廷誅逆則當伏邦刑以一勵百可也一日急足自京至謫所而口渴不能言侍者  
蒼黃失措文翼安卧自如及其發書則乃安老誅死之報也侍者以告公曰然乎仍雷昊達晨蓋與元城  
而共貫矣謝安聞肥水捷音對客圍碁而及至入門折其股齒程子以為強終不得也東坡嘗以談笑於  
死生之際自期而其聞朝命面無人色兩脚無力大為朱子所譏夫元城文翼二公其識量固有大過人  
者然苟非養深積厚而有定力焉能如此哉今見李延陽所記白沙文忠公遺事可與二公異世而同符  
也○延平行狀辛丑以召募官出巡嶺南時鄭仁弘在陝川負名驕恣巡憲使以下歛跡莫敢誰何公聞  
而惡之比到安陰邑宰不為出迎公詰其故吏以出待鄭參議告公怒曰候我公也候仁弘私也仁弘何  
人乃敢威制守令至是乎遂移文數罪仁弘大怒以公牛溪門人嗾其徒文景席疏斥牛溪指為奸黨一

時名士大夫網打盡矣未幾宣廟擢仁弘都憲公疏陳處強十罪公因此罷官然春過仁弘自此頓衰  
仁弘失意而歸於是士禍小已仁弘素以儒得名及公數罪激禍士林頗登公及光海詞位昏濫奸凶交  
構兩官仁弘釀成廢母之論人始服公先見○聞見錄李完平嘗語一元老曰公亦有心性換易變為小  
人之慮乎元老曰某雖不及古人豈有是慮也完平曰鄭仁弘之剛堅世所罕比而當其得名之時人豈  
以叅涉廢母之論乎及其年老志衰朋友教誘於外子孫後患於內終上廢母之疏九十年伏刑都市  
故吾則常恐心性變改不得令終惕慮不已耳李白江以此語於人曰完平自治之工老而益嚴可知其  
終能保晚也○陶谷云鄭仁弘世居陝川其父為本郡座首一日海印寺僧夢仁弘家火光徹天伽伽山  
虎豹豺狼熊豕之屬無數入於其家覺而怖之往候其家是夜生子即仁弘也仁弘以山林發跡至光海  
朝為首相在凶黨中最強悍卒以大逆伏刑以僧夢見之蓋稟得惡獸暴厲之氣而然也南人至今言之  
○擇里志成川府即松壤王國為朱蒙所併邑在江上光海壬辰之難奉廟社主避亂於府中及即位使  
府使朴燁大修降仙樓於客館傍樓為三百餘間結構宏壯為八道樓觀之首前有絕骨山十二峰巖石  
色不雅江流淺駛野又狹限視平壤迥不及矣光海以燁為能擢平安監司時值滿瀾在梗西路多事燁  
有才略光海倚以為重十年不遷燁用貨善用間巡到龜城適清兵圍城夜半有一胡踰城入燁寢所附  
耳語而去明朝燁令人持酒往犒又以牛肉炙長串頒於軍卒而不贏不縮恰當犀數胡將大驚恠以為  
神也即講和辭去登夏間燁裨將一人請問說以朝廷將敗公主上庸臣必與其禍不如暗與清結和朝

廷有事則納地割據足以自在不然則難乎免矣燁曰吾文官也豈可作叛臣不聽其人即棄燁逃去未  
幾仁廟反正即發使梟首於大同江遣燁送人還京詩曰歌低琴苦別離難閱月蒼、隴水寒我與  
雪山留此地君隨西日向長安燁本不二詩者而韻格亦自清健常在箕箒時其友人一貧士來求女婚  
所需朴使之館處箴外其夕使童隸傳送一柳笥曰以此助婚矣生開封而視之乃鷺羽數千箇也謂以  
無用心竊訝之夜半忽聞府下鬻涕問其故蓋方伯出令脩補庫器而使箴底民戶趁未明各納一鷺羽  
未者備斬客誠開笥以濡箴下屢千戶爭以百錢買取一羽以圖生所貨至屢千金而鷺羽則經宿而還  
之燁之才略之神類多如此而侵虐百姓不恤衆惡之最身安得令終○光海丙辰海州牧使目誣告下  
獄將死延乎坐往見配伊川時大妃錮廢西官尤海必欲加以不測許鶴白大珩輩希其意欲因讎禮作  
變民間相傳大妃已不諱無不扼腕流涕公在謫無聊常往來溪山得奇石名曰龍岩題一絕曰吁嗟龍  
兮德何衰長卧波心世不知莫笑隆中諸葛老殷勤三顧豈無時其子時白和之公喜曰可謂父子知心  
遂與時白及其弟時防悉有扶宗社之志已未因赦還申手城來見語及時事一言相契爰及完豐李曙  
時為長湍府使養兵待時公以平山府使合疏舉事無有泄其謀者兩司請拿問避罷公路過長湍赤壁  
顧謂二子曰昔蘇洵與其子軾輒過岳陽橋曰率天下文章過此橋今吾與天下節義二子過此豈不儂  
於蘇家之父子及舉義策勲公為延平君二子并為延陽延城君○三官記完手當昏朝退居驪州所寓  
村名儒是仰德時牧使其貧溫無厭州人作詩曰仰德村中人仰德清心樓上不清心一日有紅袍官負

馳到時翰獄頰起家人錯認為金吾郎驚惶四措及到門仁祖反正即日特起公拜領相吏宦來宣亡命也公始也處之安閑終亦無喜色但問反正者為誰曰綾陽君也公遠高枕而卧半日深念而後始乃出近史宦翌日承命造朝都城反正以來歷累日而人心疑懼莫知所屆及公由東門乘肩輿緩而入市井傳呼曰虎手大爺至矣自是人心安帖公雅負重望其鎮物之功如此△聞見錄國舅延興金公於光海癸丑日為獄賜死既葬又戮屍幽其夫人盧氏於濟州夫人在謫十餘年望絕生還一日有鵲飛到簷前查、如報喜狀夫人歎曰家敗人亡有何喜事而鵲報如是蓋鵲非海島所有而忽有之人皆異之俄傳仁祖改玉而承旨奉大妃徽音為迎夫人來泊朝天館一島歡呼審問鵲所從來則舡人皆言舡發海南時有鵲飛坐槓竿將近津頭忽然南翔而不知其去處始知其先使者報喜如此△光海廢處濟州只令一官人在傍不許外人相通州牧為誰亦使不知忽聞新牧之來供奉比前極其豐侈光海曰此倖也平日受恩於我者也官人曰不然矣前所罷任者則嫌不備如是莫非及正功臣中人耶退後聞之果是延城君李時昉也光海有慚色光海處島十九年及其歿也延城素服着護從尋殯歛人稱善處變△仁祖甲子李道叛兵徃京城上南符公州先此回亂連囚昏朝等臣四十餘人于時昇手為首相臨發欲盡殺之延手執不可曰此中多有冤枉可議者人命至重不宜若是輕殺昇手竟不聽盡誅之或歎曰冠玉其無後矣玉汝之後又昌大乎其後延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昇手之後殘微無聞焉豈其報歟△公州邑北有小山盤結於江上形如公字州之得名以此也緣山築城以江為壕地小而形固昔

仁廟甲子避寇兵幸此有雙楹上每倚此楹北望弓院之野一日飛騎至詢之乃捷書也上大喜仍封雙楹加以大夫之號後自宦建小亭於山上今楹枯而亭存城中積糧餉器械以為保障城北有拱北樓頗壯麓臨水為勝○丁卯胡亂空州牧使金摺郭山郡守朴惟建投降并家屬被執皆剃髮賊納其妻妾并置帳中行軍時使摺惟建各產其妻妾之騎惟建等責其妻失節責罵其夫不忠投降及譁和虜刷還被擄男女千餘名金摺朴惟建等及其妻并與於此摺歸國以降賊論罪以曾經亞卿六鎮交軍回而廢棄而有文藝編輯屢語其後印行而曾無序文近年重印活字并其序於卷首○仁祖朝李完豐暗為京畿觀察使武弁之方伯乃異數也又為兵判武臣之為本兵長自公始公借言南漢形勝之地在麗濟百戰之時百濟王建都於此俯壓逆境而賊不敢窺請城北以為京城之蔽命公董其役日夜善厓鳩集僧徒以築之歲周役告訖而民不病初人不以為急而亦多誚公及丙子上幸南漢始入城舉喜其城之險皆曰若無此城何以依歸枝其庫中凡所摧鋒火攻之具靡不畢備人皆伏公智慮之遠咸曰復續我絕之國公之功也公以御營兵庫北門扶夾登評乃於丁丑正月三日沒於圍城中上震悼哭聲聞於外自山城啓引而特命入殯于京第還葬于楊州此曠世之盛典也昔河倫死於外特命入城殯之重大臣也蓋用此例在溫祿王廟於南漢以公配享臨歿謂其湔滌後曰吾無所恨者不能瞑目者會稽之耻也前數日大星隕于城中人皆異之公果卒○具監司鳳瑞字景輝號洛洲仁祖朝李廷叛上幸公州設科取士公不就曰吾以布衣跋涉難今因以獲第是為利也非義也上聞而嘉之丙丁之難公為閔西伯

從

賊臣李娃持國陰事告虜以十二條至有願為大國臣歌舞太平等言以是禍機尤急虜主謂娃言雖直  
有忌君負國之罪其令本國處斬公即執娃馳送以聞上以為勝國時奸人入元行諂以快恩營末乃君  
不得保其位今治娃不嚴則禍將不測其用逆律族誅之時娃憲行賂於虜圖以脫娃待益刑官亦姑為  
違回公亟引娃斬之曰此賊人得以誅之何必待刑官來也居數日虜果赦娃而娃則死矣國人稱快清  
陰亦為娃所訴後諍公曰娃若得志於虜則國無稅駕之地矣公可謂功在社稷矣我人鄭命壽用事於  
虜折辱上下其從弟在道內恃其威勢而橫甚公又臬示命壽謂人曰吾往本國惟臬公令人自誓公无  
庵集鄭參判萬和判書廣成之子領相太和之弟父公曾蒞海崖先有奇患伯仲二公又蒞閔西并著拜  
績公又為西伯西人爭相懼近曰真我公家子弟也公必朝服以對吏民曰受命巡宦身奉教書襲衣自  
便非所以敬君父也朔望遙拜必席沐致敬暇日引枴杖試才因論以親上死長之義無不感動至有涕  
咽者所帶褊裨云以士夫子枝曰市井輩重利不可近故所至蓄積盈溢論囚讞獄每求其生不得則終  
日不樂適故平壤舊有生祠以祀完手腋以公像及公之歿西人自傷生枴杖以下至閭里小民填咽渡  
江設位望哭公李氏漫錄丙子城下之盟東宦以下諸大夫為憤 寧陵以大君北行時蔡別坐得沂屏  
居尚州無知山以遺逸薦進受知於 寧陵陪徃藩館 孝廟帝有詩曰惡尤何敢及天人自愧無謀至  
死懷此日不堪燕質泣何時重覩漢儀新心懸鳳闕頻驚夢齒劫龍庭厭見春為問岩窟地昔年華  
婦尚冠巾公和進曰外多強敵內無人鶴取飄零瀚海濱舉目新亭夷夏異傷心袍節歲華新懷王善對



重葺月洪誥忍看五國春痛飲龍庭知有日茲因何女淚沾巾公舊執尚東自天廬下作舞雩亭以居石  
室金公在雪窖中述其記而已煤山火公東故天廬立小碣刻大明天地崖禎日月八字遂不仕強之日  
寧陵已策儲位乃賜帛聘聖祖悼惜遣使嶺外斥之菴豈非越宮卧薪之志有感於西山採薇之義而不  
專以藩籬之受知也公之後裔不振遺墟蕪沒李侯挾於尚姓尋之嘉木名花皆公手植得見岩間刻  
字不勝感慨重建小亭扁以舊號而作記云△丙子後龍胡在灣上恐喝我國捉致清陰先生自安東被  
捉頭戴浩故中手執竹杖入見龍胡而不跪偃卧胡數曰爾不肯從宦於汝國何也荅曰老病故也又問  
曰爾何敢斥和荅曰以吾見昔吾君非隣國所知也胡曰汝何敢以上國為隣國乎荅曰彼此各分疆域  
非隣國而何胡知終不可折轉聞其國又捉入藩中諸清帝伸脚不跪所言一如灣上所荅出入自稱病  
脚使胡人負之胡不敢抗命亦皆致敬大喝鄭命壽命壽亦劫囚藩獄屢年華人孟昶先西贈丹心菊胡  
人呼公以金斜陽蓋斜陽孤竹之謂也公墓在楊州石室洞口立石老翁題之曰陶山石室村孤松五柳  
門△許格號滄海個儻有志節丙子後絕意科宦而每赴東堂初試輒發解會試日入坐講席索奎水餅  
果等屬而飲啖之呼試所吏而問曰日勢如何吏曰速為應講而已何問日之早晚乎許曰吾家在楮子  
島生飲餓之故欲療餓而入來今已療餓可改楮子島吾家矣即步出諸試官大笑曰此必許格也將作  
詩曰大明天下無家客太白山中有髮僧△老庵集朴事大字如一天性至孝總免襁褓則知敬視人不  
名之而名以孝見六歲其母死攀獅守殯晝夜不去父廢疾多年奉養之誠如一日借父進室省其心不

自克口自語曰吾念吾親之亦念我亦有畜犬若起而聽之拱而請行者然修書繫頸則往返以時日以  
為常時又自外至向人立而啼人解其意尾而往則已逐殺雉兔又胡鷹柶集園林不事條籠而聽順如  
人故其親甘毳常有餘乃有二物之感及就重峯趙先生之門為其妹婚而學焉扁其室曰安室蓋取大  
學知得之義居黃澗之東前帶清溪林樾茂密靜坐茅簷時與族人談桑麻講租稅其閑野之趣雖與人  
同而習聞儒先長者之緒餘泯然會心不知老之將至也 仁祖朝縣人合壽鷹進而卒不報 孝寧朝  
始贈膺即潛谷晚年頗尚侈靡醉日設宴盛集樂全聞之待其宴罷盛考酒于瓦罈封蒸狗于檀首使  
御奴送致之全公入內宦倉集子女願謂家婦曰此汝父所送也昔吾貧賤時踰伏鄉村一盂麥酒一  
肩蒸狗得食猶艱今居相位喫美之道殆若素富貴者今此之饋深荷故人勉戒之意因與夫人及二子  
飲酒啗肉而罷樂全之規諷潛谷之雅量可謂兩美矣 今月沙聞崎翁自鄉入京使白洲往近江上白洲  
年未弱冠聞崎翁風名以為感儀僕從必盛乘舟亂流往來候之日晚有人騎款段來欲登舟長年拒之  
白洲見其行色疲與故欲嘲戲許與同舟問曰君居何地曰在昌平曰然則知鄭崎蒼乎曰不知也曰君  
着金園子何也曰武科出身也曰欲宦乎尋吾家東今兵相宅是也曰送其人曰暮故見大人曰不見崎  
翁之來月沙恠之翌日崎翁來訪月沙相與叙阻招其二子使之拜視乃是昨見金園人也相顧驚慚崎  
翁忽仰屋曰可惜好家居月沙驚問曰是何言也吾久握權有何過失有何誦誦第為我言之崎翁曰公  
居兵鉉放子弟誘致武人而宦之乎曰說江上酬酢月沙即管白洲崎翁曰年少輩席父兄之勢乃敢驕

人猶如是懲之。聞見錄。仁祖朝許積為全羅監司後官趙氏家差奴到借白事許責以事理不備却而不施差奴曰邈使不從吾言其能更遷他爵乎許曰爵之遷不遷非汝所敢命羅卒以大杖、殺之重屍門外後官聞之申飭家人曰主上若聞差奴藉勢致斃謹責必及於吾汝輩慎勿以此事出口其時趙氏寵冠後官而其畏上如此可見聖祖御家之嚴也。閔監司光勳性厚仁謹慎衰老免喪重拜承旨明欲甫謝命家人取着公服且具帽靴習儀四拜兒孫從傍竊笑曰祖父向誰拜乎公從容拜跪謂兒孫曰若曹勿笑也老人三年艸土之餘不閑章服初入闕庭易致失儀故習之耳小學亦有習容親王諱乃出之文禮意如此汝不聞之耶。三官記趙樂靜錫胤家在衿川之牛院嘗渡廢梁作行一日隣居親友來告於其大人諫公廷虎曰今午渡廢梁見令子乘一舡從傍過去忽到中流遇風波覆沒舡中人無見者令速遣人求屍也大諫公無驚意曰吾見今日果有還家之期而向暮不至固可疑然吾兒決非輕涉危者君必誤認矣其人言吾既目覩萬無一疑公終不信到夜中樂靜至闕初登一舡人物多載慮非萬全還下津頭待他舡始濟其人亦非誤見。初而不見其還下也父子相信人不可及為人子者當以學靜公為法愚按過津坊多爭先舟中人已多寧少隨後戒飭僕從多與人爭者已有朱文公戒子書誠古今之至教也樂靜之平日謹慎乃翁之知子莫如可謂兩至而曾子之不殺人其母豈不知而及夫傳之三至則至於授杼趙公之不信人言蓋以初聞而然矣。公虛。仁廟國恤過成服後還家以駿帽子不用之故子弟以紙作家懸於椽間而已有竭道聲報李司諫慶徽來入辭公仍連兩舡出廳穩語公卧而

聽之則老峰兄弟問李曰君公服前導似詣臺矣袖中有何彈文李笑曰患無有方欲借於接長矣仍叩問甚息老峰曰偏未思得但以目覩言之某庖某人國恤成服日白布笠下晏然著駿帽子事極可駭雖是微小亦可論之李曰第為我忤啓弟當執筆伸紙兄呼之其文未及終篇公猝然自房中出來頭著駿帽子蓋自取樑間所懸者著之也顧謂李曰此胡大罪蔭庖之職非如君輩官啣易罷易復此鄉人辛苦得一庖艱難積任坐計歲月只願得一色雖是國恤倉卒未及變通仍前權看出於不得已也君若以為不可不論浪先劾老夫而次劾其人二公見公出愕然不敢出一言停筆而坐公又切責之曰汝等乃為此積不善之事耶二公裂去啓忤李亦無聊退歸蓋公不自著駿帽子無以折二子方張之生氣也其厚德如此愚按仁祖國恤以著駿帽至有論啓之議則其時儀註不敢著可知也而近者丙申英宗國恤搢紳仍著駿帽皆懸金玉其在方喪之義宜去華飾矣今去仁廟不甚相遠而前後表制若是不同未知何所據而然也公在卿庖有盜入室夜偷穀包為家僮所捉公已知為隣居者揮手坐止多令舉火燭之目以負送曰吾任而取去慎勿復來恐為家兒輩所知耳蓋以公之兩子性嚴故也洪憲宦復祥家居一日道遙林園有人盜其牛而去公見而隱避之或問其故曰夫人未嘗本有盜賊之心迫於飢寒而為之彼若見我則不徒羞愧亦不敢牽去吾故避之使渠任意盜去以資一時之用耳愚按昔羅介見竊園蔬者隱身以避任其取去夫穀大於蔬牛大於穀而妄論大小二公之有是心真可謂無愧古人而亦足以享其福也老蒼蒼谷隱書曰自北而南遷也猝遇大雨走入襄陽多緇村良人鄭立家其屋柱

有詩曰三傳市虎人皆信一撥裙蜂父亦疑世上切名同木厚座中談笑慎桑龜上句則噴書下句則倒  
書問于主人則曰前年五月有過客書此而去云其筆朴野而頗熟矣桑龜出處曾見外書東海人得一  
龜龜自言天下之本亦不能意殺我矣有道人曰意以其處桑枝亦不死乎龜即垂頭泫涕云今日  
座中談笑者亦可以知戒矣然如我則已成鼎魚雖燎之以毛即可糜爛矣何至必用桑乎某日即因月  
廿七日也鄭立又云其人書此而去曰明年此日更來相訪云而尚不來耶云大抵此事甚異而亦不復  
浪說也○洪沂川命夏金尚書佐明俱東陽尉壻也金早登第時為王畧洪食贄申家後房年過四十每  
作應舉又以示金、輒扇颺之曰生矣洪四十六始捷魁科超遷為相金乃以文任作事大文來稟于首  
相洪又以扇颺之曰生矣金笑曰公何不忘前事而相報之甚也人之陞沉如此○三官記韓公聖佐洪  
尚書受瀆之姊兄也韓公癸酉生與鄭相國載嵩同庚洪一日過韓公、以九日製在明手作儒中途遇  
而曝陽試着頭觀其宜不宜洪公笑謂曰俄過鄭相國於道坐于轎子而猶有多人擁護兄以其同甲手  
作儒中鴻躍赴科此何人哉韓公曰此一時彼一時吾何畏彼哉韓公方為蔭盧長魁其日菊製時年五  
十二後官至吏曹參判享年七十八鄭相心先公三十年卒福祿之備子孫之顯又非鄭相之比人生窮  
達有命早晚亦有時韓公老氣之到老不挫宜其作貴人也○世傳有人將內行渡漢江舟中有楸島頭  
僧逼辱輜前舟人莫不憤惋而不敢下手傍有一儒生一武士以素昧初不接語儒生見武士行裝有  
弓箭怒呼曰若能射浮水鴨乎武士應聲而起張弓挾矢佯作向鴨狀轉射復倍、中箭立斃投之江中

儒生起把武士之手曰吾令射鴨安知吾意而射傷手武士曰子以素昧令我射鴨其意可知始通姓名  
 儒生乃鄭太和武士即李浣也二人自此托以心交後俱至將相共濟國事李相國翽兒時被擄於丙  
 子胡胤入藩中行過處書木牌遍抃水雪家人得牌始知其被擄虜人恥使如奴問其名則都令主此即  
 我國呼兒之尊稱也我國為俘者言於虜一鞭扑更問其名則曰書房主又曰進賜主輒被我所言每  
 每鞭扑而終不言名又曰大監虜終見睇以大監呼之他日大貴象像此可見矣呂希判甫徵鄭監司  
 百昌友婿也西夫人回避丙子亂於江都而死草葬事定開飲顏色已變不知誰為某夫人終難日後合  
 葬之禮而表俱葬于楊根呂氏先隴而家子孫輪回牽之蓋稟于清陰以空變例云老峰訪尹鑄於驢  
 江時鑄之名望蓋世老峯暮暮傾倒與之同舟遊上下千古談論濼傍有渡艇老峯命取魚供厨饌漁  
 人索佃老峰欲償之鑄厲聲曰漁人何敢索佃古聖豈不云乎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吾儕  
 陶鑄太手使人物咸得其所則彼人與魚俱是咸若中物也何足給佃為老峯聞其言益爽然席語人曰  
 尹論儘高矣及鑄罷彭著老峰曰退憶江上不給魚佃之說果是賊漢鄭悻令讓夫人李氏丙子之亂與  
 鄭避亂江都偕行草莽虜人得入夫人以刀自刎鄭窺伏於林藪中佯作僮屍狀虜鸞弓三財鏃入其目  
 屏息不動虜拔取三矢不疑而去夫人不絕而復甦始匍匐扶携血流睛出難後收家夫人常語人曰夫  
 子真是伏節死義之人也其後鄭有女色之丘夫人怒曰常於度箭不動之時已知其為作賊也時人以  
 兩說為對傳作笑匹因緇錄庚申春許積為首相尊子堅謀逆事覺朝家設鞫治之積出獄席處侯罪

謂其老族曰吾少時為廬府庖路見年少賤漢之所看眼色如貴公子者捉囚之獄開將杖殺被囚者之妻乘憤詬辱於門外挈入見之其服飾奢濫又如王家女即令猛杖而并殺之至堅生之日夢有老人來言曰汝思某年間殺人夫妻事乎罪固當死而童朕無識之兒何知法理重罪其父母可也而使幼男幼女一時併死天以是降罰生此惡子于汝家覆滅汝家余憤而思之至今不能忘而以事涉虛誕不敢向人道說今始乃符皆由余積殃所致而事皆前定亦無奈何李相國浚少時過一屋有女娘倚門邀入頗有姿色李公經窺而出隣人見者大驚曰即是何人出入此家也問其由蓋是富豪家渾室夜死者也李公還入梳視之僵屍滿室前夜所眈女娘亦屍也始知娘虛識公有精魄意奪故引而入也公遂雇人辦需并具禮斂葬人誦其義焉公少防北邊盜獬白頭山日暮投宿一岩居家無男子只有少娘子而頗艷麗公遂同寢夜深主人大僕冒雪揮旆睨視公縛置其傍使其娘子酹酒拔劍自斫生猶飲酒啗肉醉飽不顧公唾其面大罵曰若殺我則可矣置人於酒食之傍不與之分若賤丈夫也大僕瞠視良久曰能飲乎使其婦酌與一大椀又作生嚮以劍授之公開口受之大嚼而了無怖色大僕曰可兒也仍解縛相對痛飲指其婦曰汝已私之乎曰然大僕曰自今歸之於汝可乎公曰汝既活我今復相襲非義也大僕曰吾亦何用手劍立斬之公將出大僕為說公前程又曰日後吾將見困於汝可活我請留左契公為捕將捉一巨盜持殺之盜仰視大呼曰公忘我乎自懷中出示前契公始覺之解送曰今吾約汝而放汝或再犯亦難復貸慎之其人大笑曰我豈再困者哉濶步而去後公為相榮掃驕州其人忽要於鼓嶺路上

而出拜仍告別泣下公尋卒△公壽與麟坪大君同閔及拜上將軍即日賣家移居他坊入問何其遲也  
公曰身抱兵權一時豈可與王子同閔其遠輝謹慎如此△三官記金公佐明聰明絕人嘗以兵判赴禁  
軍試才坐例為馬毛色且書馬主名後又赴試才坐有一馬逸出到廳公見之曰此禁軍某之馬某毛色  
馬主捉來問之則果其人毛色亦皆無差一軍皆驚愕為永寧殿修理之役公與金公壽興同為堂上時  
發僧庫赴役朝來群僧齋會被黥午間負土以來金公佐明輒曰某寺僧名某者所負土最小當被罪一  
箇無差錯金公壽興方為戶判曹吏抱秋後年分文書以進公一邊閱覽一邊呼書閱子草某邑田起者  
或卜爻東陳者爻卜爻東不更取考而呼書甚快金公佐明在座異之使持元杖對校無一差錯公歎曰  
公之聰明誠不可及矣戶判曰田政固無難而如令公一見僧名而能揣其大數一認得其人吾所不  
及而公才能各有所長而挽近以來似此人才皆不復聞矣△金南于時考嘗言其祖公童時自教宦家  
携十數同隊過社稷洞城上城隅有一門徑入其門則有別堂臨池極其侈麗鋪花紋細席於廣庭遍鋪  
緇尾而曝曝髮二十餘守之珠翠眩眼金公請飲冷水髮笑曰冷水傷人可飲乎以大銀器酌出  
醍醐湯十數童子各勸一器問是誰家則答曰許校理宅蓋校書校理許堅家也同閔幸都正家古故嘗  
言渠善屏匠儒往堅家堅方食以案推饋軒外滿案無非珍饈中有一鍾子咸以真油匠不知所需堅憑  
欄俯視曰饌有艱耶是撮則頂以油塗匙而撮之也其窳劣如此籍產時李家奴目擊則鴨卵盍則盛大  
倉廩穀割墮者堆在屏後云△西浦母夫人性度莊嚴有文識自公之幼時教以經史親自勸課曰汝以



寡家子失學則墜家聲何以立於世乎日撻而不少假公成託文章及典文衡夫人喜曰吾乃今而後始  
信汝識字也今三官記丁卯上以張氏為淑媛寵冠後宮巷言凶：謂朝暮有廢立之舉韓公聖佐以正  
言上疏以節寵色慎名分防諂間仍曰昔宋仁宗沉涕放出王德用所進女口臣何敢謂殿下不然哉聞  
者縮頸上震怒革其職傾朝送疏方還收然猶於公名上付黃籤使勿降官明年王子生元子張遂篡立  
人始為公危之而群小終莫敢罪五六年安卧田舍遇清時官至吏曹判壽七十八世之趨避禍福者  
可謂枉用心矣今李公世華被訊撫膝而歎曰此身歷官內外國恩決於肌膚今日受杖何敢言痛朴公  
秦輔以製疏自首對辭抗直被訊最酷在庭諸臣深視嘆噫無一言大司寇陸昌明反目其疏為凶悖吳  
朴李諸公被撻幾殊而辭理終不撓明日命減死安置甫出獄京城士女傳道喧嘩競就從輿願一見忠  
臣生面吳公至坡州朴公至鷺梁皆道卒循李公不死後官至吏判甲戌吳朴二公皆旌忠臣李公歿後  
亦旌門北軒挽之曰已巳能生辛巳死公生公死異乎人公歸若有與司問却說人問有母臣隱矣一世  
當聖后出唐之日儒生守闕號哭者幾萬人其日適博廣放榜李師尚為壯元率榜下揚之而出李公東  
考在諸生中目見而憤痛後為堇諫首發已巳榜諸人削版之略惟權公忤以其榜中人引義自廢故能  
中區別張氏簒立後賜其父炯為玉山府院君贈其三代且命賜祭之文屬知製教崔錫恒製進首句有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云云陶菴初為銓郎倉卒承命不暇思量矣後聞竹泉言則以為積善餘慶一白見  
擯士論為名士者何可為其即僚時崔錫恒為吏判故云此是正論雖推謝而不可及也玉山府院君神

道碑大提學權愈所撰刻石立墓下甲以後無人言此事若至乙亥持手崔啓翁疏請撤去倍碑上許之  
李氏漫錄搖戎靡蕩在三清洞張希載為提帥赴坐時大張軍容而來清洞士大夫家小兒每聚呼曰  
張希載去爭相投石希載大苦輒疾馳以過其時兒輩擊可想而今則士夫家小兒氣力低殘至七八  
歲則輒作收指衣帶修飾行動之態未有作等之事故立朝少大氣節大事業之人  
咸與城中舊無井邀得地師相得可泉出處定一將校發衆鑿之數日而水不出將校來白公請寢之公  
勵聲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奚井事貴有終何可中道而廢乎不及泉則不止將校退而董役衆皆  
奮勵未半日而泉源猝出役者僅出坎水已涸而盈井矣作事有氣力大率如此為軍門都提調時刑  
杖嚴酷將校有罪下中軍決棍後又捉來審其重杖與否傷不甚則更倍數而杖之炭棍者顧謂其執  
杖者曰須猛杖使免再棍一日有人以此語告之公惻然曰人孰不愛惜其肌膚而自顧猛杖其情可哀  
也我之刑政無或過酷否自此稍寬之教鍊宦輩以公事往謁便覺頭痛如蒙三重鐵甲出洞後始覺有  
生意云  
鄭矜川治陪其渭陽閔老峰偶入四郡寔到堤川峽村家有一老人顛倒邊入接對甚款鄭  
謝其厚意其人夜深話舊僕本在嶺南地家貧頗饒某年間有一過客日暮請宿如賓士之行而略有人  
馬從者儼家適有新禱之事固拒不納客而日暮天寒無以適他相詰時又乘醉以杖毆遂閉門翌朝起  
見則客經宿於卷架蓋以村遠夜黑不能前進也霜凝馬尾一行呼寒酒醒建悔而客方離去亦無可及  
矣不數日僕忽為官差捉去始知過客繡衣之暗行也移囚刑評殆遍一道僅得免一死而蕩盡家資仍

流寓於此若見士夫餘恃在中云鄭問其時御史為誰曰只聞閔姓而未知其名也老峯默聽微哂乃是閔公數十年前事也峽路難通又逢款接始知德之有效也○蕭廟丁卯李公翻為吏判以驍陽首擬志民提調上不用望特除東平君杭李公以宗親中批除庠本無是例再次繳還不從自是巷議沸騰未久玄石赴召入朝袖劄論此事上下嚴教曰招致一物於朝廷領相南九萬右相呂聖膺入對力爭上并竄西相於極北漢圍洪公受僞為獻納即發還收之路上怒甚批曰如此人而獻心之徒不足責即為北青判官補外其堂弟受疇以詩賈之曰吾兄鳥之類不是獻心徒鳴即朝陽鳳飛仍葉翠鳥洪公先時以暗行御史過北青綠客舍先入者借宿邑宰之室心謂使我为此守似勝玉堂之直僅數月而上官復宿東軒語人曰向來心動似若有前定而然○三府記文谷金公先充菴後命其諸孤記其平生事實故請之於左庵使外弟李湛邀於中路左庵時已被奪命次長城聞李至命子侄倩草以先生氣力綿綴請略成數行先生曰不然此將為後世大議論何可草、叙次鋪綴無所闕偏又手書銘語使之擬李翌日李乘間入見則先生曰其文字精力至微終不能盡意金氏初則甚秘其文集之出遂不敢諱矣○文谷先生先竄其兄退處相公又竄長髻即日發行不得與文谷作訣以書勉之曰平生學道真實意不與死生俱存亡乃東坡與子由詩也及文谷遭禍亦有訣書而公疾方篤家人未忍傳兄弟死生之際不相知亦可於邑也公見京洛人客每問尤菴海外消息久之不復問但時、向壁自語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乃歎歎太息蓋若有隱約領會者為一日謂家人曰夜夢與李君具公服共朝 孝廟吾其殆乎尋卒○

李氏漫錄老庵時或入柳自公卿至韋布莫不投謁姜尚書栢年之後艱於行步使西子覲銑扶掖  
就拜而老蒼延接諸賓少無倦意雖年少後生之來謁者必一一評致謝一世師法閱臆陽雖為國舅  
時猶不失禮士之道每科時鄉雋全集驪陽輒問舍館錄小紙分送筆墨無一見遺先輩業顯者多度士  
之補伊後年相則門無傷士之跡而所與親昵非武蔭則乃高澤可勝歎哉申海村曼字曼倩學識高  
明而傲世遊跡常以滑稽自任老庵常戒以梳束公不聽一日詣先生座上趨拜敘衽長跪請業曰小生  
今乃覺前之非請自今折節受學先生嘉獎之終日討論性理之源生忽於床前舒膝偃卧曰理學決不  
可為也一日跪坐而膝欲穿先生笑而不卷或云公往同春先生家借琴鶴煖煮之又止宿先生所處夜  
遺矢盡穢先生衣衾屣屣又方春要先生之出入乘北陪往故以風馬為戲其滑稽類此公醫學甚高而  
不肯為人命藥其孫大規傳其方或有奇效云陶庵云全三洞疇言庚申更化始設庭試士類錮廢之  
餘莫不興起爭事科業余一日往訪李子三奮獨不作表策上只有朱書節要數卷而已余問曰君何獨  
不為科工子三指其書曰此亦工夫外此而為科業甚笑之其秋子三擢及第此真有識之言吾每言  
於科業人而終不信也李公後為相每入對動引經傳不敏則必誦程朱之說雖似迂闊而知是讀書等  
相終勝於凡俗常調矣一日李公頤命初赴<sup>第</sup>李公海朝又詣臺李公喜形於色後私語以為養叔出應  
伯堂子東又隋新命二人皆是人望安得不喜此亦大臣之言也子東海朝字也公畏席李公嘉夏自少  
有心志嗜與儕友語以為其先人澤堂班馬文章程朱道學汾厓申公長在座笑曰文章則有之矣道學

則未也畏齋自謂為子無狀不能開揚先美儕友中至有誡侮之言生亦何為自此廢食卧病幾至數月  
儕友或以為廣伯使季固死世安有是事劾廣伯遜謝得以無事及尤庵後命公謂自古聖人未嘗為  
人所殺此朱子語而見於語類者也吾輩平日篤信尤翁以為真聖人今不免小人之禍或者非聖人而  
然耶至發墓而卒△甲申夏大旱上將親禱太廟撰學奎鎮圭製進祭文倣古之六賁而其一乃內供讀  
入私第新制之事上黜下使改鎮圭時在賓廳深夜覆逆既而旋命復入用之祭罷不兩王子革役仍不  
撤後畫講閣公鎮尊以知經筵進諫曰殿下心不欲而強之是自欺也責躬不知改是欺天欺祖宗也  
廟廟為之動容





松泉筆譚卷之五

退陶言行錄問天地日月之象一也而四海八荒之國各異其間災變之出各以其國之事獨見於一方乎抑一國有乎應見於天下乎退溪曰災國固以其國之事應見於其國然他國亦豈可不恐懼修省乎比如父母怒一子謹責他子豈可以已不受責而安心乎其為戰恐自催則一也○高麗穆宗時旣罹海中雲霧晦冥地動如雷亢七晝夜始開其上望之如石碓黃王使人圖形以進謂之端山帝南俞氏云按昔在唐武后朝有山湧于平地謂之慶山時有上書言陰感之致者有曰天地不和則寒暑舛地氣不和則堦埤興人氣不和則贅疣生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滿塞而山變為灾切以為非慶也此誠至言也穆宗時千秋太后諫伏于上大胤將作山湧之異與則天之世相符天之警之也深矣反以為瑞國欲不亂得手○自軒丁亥年間左相時劄安州之蛙戰湖西之鶴鬪扇山之黃襟順天之潮一日三至東海之水逆流已久群災大異可恨可愕可畏聖人修春秋李極之冬宰鸛鶴之來舉一書之其事雖若甚小不敢墮者所以克謹天變也○孝唐朝李白江敬輿曰災異上疏曰厘文小具非所以事天也臣以為歷殿不如嚴愷闡而杜私暱減膳不如崇儉德而節浮費歲下求言不如實行一事臨朝不痛不如夙夜祗懼○岸複癸未京城內外病痲癘瘡貴賤長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或有盜賊入室擔負而坐斃商賈在肆授受而立死病將起必有納黠在背中包羊毛一縷無得活者疫死至數百萬曾於英宗辛亥民間忽有眩暈皆迷即死嚼以乾肉則救惠又於癸未有眩暈以酒灌之回甦其初未及經臉

而不識酒肉者皆斃俗稱其病曰膝以治其之高城榆店寺云寺新羅南解王元年甲子所創也海東初  
無佛教西漢孝平皇帝元始四年西天舍衛國文殊大聖鑄成真金像五十三佛蓋釋迦化身也自月支  
國槃石即浮海而東泊於高城永即浦下陸步入金剛彌勒峰下九龍洞先生歌于榆木之上取去潭中  
九龍于內山而初建道場故曰榆岾寺即金剛最初開址也高城尚有仙舟岩時即守虛偕閻舉禮拜上  
啓國上開初是寺賜號榆岾若以尊嚴後計歲則周穆王五十五年壬申至漢平帝元始四年甲子當  
為九百五十三年云初寺時其地無泉腐厨日用之水輟於汲澗忽群鳥啄東北隅地泉流溢今之鳥  
啄井是也天順元年丁丑孝寧大君以青石重建十三層塔大師信義性了立之世祖賜金千斤及佛  
糧位田有御帖親署寺有龍舩天香門登享世祖睿宗成宗三位屏掛額佛之像画以龍衣御容拱立  
祝願之狀佛殿尚有世祖嘉鳥銅唐爐金振筆輿內賜寶貝瓶巖鷓鴣杯琥珀盞又有貝華徑二片觀  
世音所囑世祖御筆仁穆王后御書觀音菩薩經黑紙銀字二十五幅經末書曰佛不妄語所共知  
為貞明公主以銀手書成之惟願一生之內降于淨百信百惡行注坐卧之間逢百喜千瑞所求所願隨  
心成就天修元年辛酉八月日后於西宮幽閉之時為公主手寫而祈福者也後洪氏家子弟得此帖  
於金剛僧公主又延跋自寫其下巢以錦繡復藏于榆岾寺云英宗己卯火全寺辛卯重建戊子又火  
全寺壬辰改建法堂僧寶鑑宰幹之佛坐以樹根盤屈作山形上安小三金佛此則西竺所來古佛未滿  
五三之數今存四十餘箇獨於此寺以樹根為佛坐者以其來集于榆木而然也寺傍別立小堂中安虛



侯塑像以供之。鉢淵寺瀑流而成泓如鉢孟故因以名寺。即新羅僧真表所創表金州故屬縣碧骨  
郡大井村人十二歲出家與其父俱到於此初寺居山外結菴獅以安心置其父每日具飯爰自所住寺  
饋其父於安心朝夕踰恆天峻嶺故名其嶺曰孝養寺前岩壑有數十間橫瀑表每手奉飯爰坐深而馳  
下覆則改脩而復馳去以不覆為餉蓋自驗其至誠也。至今寺僧有馳瀑之戲真表新羅法興王時人與  
傳燈大寺弘忍同時養道而修孝寺東有大岩表登岩寂滅現相青松即生云僧說荒誕而岩畔有古松  
松下有浮屠浮屠有刻文熙僧燈峯所撰表之廟寺在法興元年甲午即梁武天監十三年余之往遊在  
英宗癸巳秋合計年數凡一千三百七十五年現相生松之說固不妄信而或者表之手種之樹尚今不  
枯枝葉蒼蔚則亦係佛嚬而然耶。江陵五臺山有五峰東滿月南麒麟西長嶺北象王中智爐五峯曰  
畝以此名以五臺西臺下有泉湧出曰于箇水山下有月精寺。獨有舍剛洞中臺下有上院寺中臺庵  
新羅善德王時慈藏法師入唐求法至太和池夢龍神授偈仍以釋伽袈裟佛骨付而偈曰汝善護持於  
汝國溟州五臺山云唐貞觀十九年乙巳改國朔月精寺立八面九層塔。多靈異鳥雀不曾飛過中金  
岩上有寂滅寶殿。後有石堆如假山僧言佛骨所埋處殿內設榻無塑像曾安佛像則輒為佛靈所外  
蓋以真佛在此假佛何為也。至今只設空榻大德年間翰林直學士閔漬所記大抵闕東寺創古蹟率多  
閔漬所作記而岸信左道語多不經漬高麗隱士居于三角山志烈王朝隨忠宣入元拜翰林直學士後  
為昭興君也漢中興寺有林壑尚傳閔漬洞云。順興淨石寺即新羅古刹也新羅僧義湘得道將入西

域天竺植杖於所居寮門前蒼內曰吾去後以杖生枝葉此樹不枯死則可知吾不死也義湘去後寺僧即所居望其像安置而樹在寮外即生枝葉雖曰日照雨露不沾而長至屋宇亦不旁上莖一丈有餘千年如一先悔時鄭造為虔尚監司至寺見之曰仙杖吾亦欲杖即令鉅斷而去後即抽二莖如前而長仁廟癸亥造以逆誅樹至今四時長青亦無開落僧號為仙飛花樹昔退溪嘗詠樹有詩曰擢玉亭倚寺門僧言卓錫化虜根杖頭亦有曹溪水不借乾坤雨露痕順天松廬寺亦新羅古刹鍾樓前水閣前有一樹新羅普照禪師臨化時曰此樹我去後必枯若更生枝葉則知我再生今千年而不生葉人以刀括皮內洋、有生氣若真括則必朽倒而至今直挺如常此可怪也△陝川伽椰山石失連空極高且秀洞口有紅汎洞武陵橋飛泉盤石數十里世傳新羅崔致遠遺履於此地不知所之石上刻孤雲大字至今宛然孤雲詩曰吞汎觸石吼重巖人語難分咫尺間常恐是非祥到耳故教汎水盡籠山者即此地也內有海印寺新羅哀莊王唐德宗貞元年間送使入唐購八萬大藏經以船載來刻板如恭經以銅石建閣百二十間藏度至今千餘年板如新刻而飛鳥回避不坐屋瓦此竒可異也印本藏于表訓寺海藏殿云△東閣記世祖丁丑教印出大藏經五十件遣教差官尹贊鄭景董其役且使僧信眉竹軒等監釐詵告于各道觀寮使助其費分藏于各道名山巨刹凡入地三十八萬八千九百餘貼役糧五千石一件依七千七百七十八貼△懶翁嚴季恭陪王時普濟國師號江月僅入金剛修練回大岩涿成妙吉祥願佛三時頂禮與金同居士較術法時稱神僧設文殊會於揚州檐岩四方士女奔波憲府都堂禁之不得幸

禡時以妖術惑衆葦修乃放於慶尚道泰安城行至胎州神勸寺而死多有異跡收埋作碑之世祖朝信眉  
大師即再厓金守溫之兄也以國師處於俗離山福泉寺世祖屢幸而度法戒盡捨器恩回土屢旨結  
信眉將死以其賜田納爲成均館蓋信美本以儒生而出家故修劫於儒官之意成均館至今收稅云  
鄭麟趾世祖朝元敷少時讀書於扶餘道泉寺晚年住居子寺倚舊華寺僧以柿讀之鄭缺于世祖  
世祖嘉其忠多賜田土鄭以爲籠錫出於獻布改賜田於寺以供佛養至今寺僧有乾柿進上之規佛座  
傍別設鄭神位與佛并享焉兼陽洛山寺有梨花灣之稱傳言世祖康幸時見梨花感開登臨遊賞後  
寺僧以梨實貢獻余登序址今無一樹梨以有松檜文杏而寺僧尚有貢梨之例每耳實梨於道內以貢  
云云苦泉雜記文定王后垂簾監司鄭嵩鍾引進妖僧普雨大張佛法以宣陵奉恩寺爲禪宗以光  
復奉先寺爲教宗自壬子始爲禪科初試會試講經製述賜牌畧依文科八道寺刹一時毀折乙丑大倅  
無慮會於檐岩寺所供幾竭國方八方僧俗奔走填咽時四月七日也八日乃僧家院捨之辰將以是日  
行事文定遂以七日薨逝僧俗驚惶潰散當初以粉米穀十斛作飯其色赤如血染人甚怖之事竟不成  
△老峰集 顯廟壬寅全監李泰淵狀聞道內諸寺佛像出汗事係變異云云閱左相鼎重以諫官陳沆  
以爲僧徒之做佛像者例皆用土爲質加漆其上後塗以金故每當霖潦則濕氣凝結黠滲或冬節不寒  
收斂不嚴則霧露所澌蒸氣成水此深山老僧之所常談而今乃強謂之出汗歐胤民聽驚視人心請李  
泰淵從重推考所謂出汗佛像一之破碎名巨錄太宗朝朴貞甫安信爲持平與大司憲孟思誠詢

平壤尉趙大臨不脩而考評 上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於市大憲面有黑色蒼黃因措公略無懼色  
舉名而呼之曰汝是上官我是下官今作死囚豈有尊卑我嘗謂汝有忌憚何懼如是我謂羅奔曰取尾  
片來作詩以磁尖畫而書之曰爾職不供堪受死恐君留殺諫臣名瞋目語欬吏曰以上聞否則我為  
厲鬼爾屬無唯類上聞而審威杖流遠方之國朝典謨 成廟朝持平金彥辛論吏嘗判書玄錫圭為小  
人比之盧祀王安石 上感怒鞫之禁所滿以欺罔 上命致闕庭責之曰欺罔罪當死爾今猶以玄錫  
圭為小人耶爾謂錫圭為盧王則比余於德宗神宗欽對曰德宗用一盧祀神宗用一安石錫圭則兼二  
人之陰險奸邪而殿下用之且以為過也 上即零怒慰諭之曰殺諫臣者惟桀紂也予終不效唐太宗  
誣諫漫不如初繫爾于獄者以爾固執耳得無驚怖耶錫圭良臣也勿為侵辱與之共濟國事也爾之懷  
慨不屈予甚嘉焉命改院領酒命活溪記聞燕山朝鄭牧使麟仁為典翰端午門帖詩曰宮人閑事捕蠅  
席玉山那生一点殺燕山怒曰麟仁刺我信總故狀洪厓白貴達曰人臣進戒自古如此非敢誡刺也燕  
山佯驚曰然則真妄者命陞堂上後日文臣試射鄭居首燕山以文武全才特授濟州牧使未幾索白足  
赤鞭馬不得遂以逆命誅之我朝禮待臣僚未嘗輕教無罪故雖以燕山之狂暴亦不敢封刀行誅真可  
以為帝王之家法云荷澤漫錄 宣廟時女寵甚盛洪暹朴大立等為考官以王素請勿受王德用兩進  
女口為表題其後暹等入侍 上從容言曰頃日試題誰所出也人臣之道當諫則諫豈如此存形迹乎  
予有憾焉大立對曰試題臣所出也人臣進諫不一其道有正諫者有諷諫者有諷諫者莫非出於愛君

也。上曰：卿言誠是然，當以正諫可也。○眉史記言：仁祖朝司諫趙綱既論左相洪瑞風度賂賞爵，臣舉武人李大廈納馬事，指為晷相，瑞辱于命一及大廈上疏請問之，領敦寧金尚容以為綱已逆諫，官可令王府召問。上令改院問之，綱告引他人以證，言報國朝二百年諫官無此事。上下交問之，輕疑官俞伯曾云：綱以言責下理前時，柳永慶不能囚鄭仁弘，李有瞻不能殺尹善道，豈意今日有此事？是促亡國之事也。且曰：御榻非人臣所陞，然若不得俞音，臣欲陞御榻，幸甚。期於得請。上笑而許之。○孝願朝麟評適往，夫人兄參判吳誕一家承旨柳道三乘醉誤稱臣於麟評子亮，率傳笑傳為不逞者，推衍郡守徐忤聞其說，遂上變云：麟評擊牛會客，事將不測。上嚴鞫忤曰：余惟一弟在，而敢欲離間友于之情，未孚，函言之，至即予過也。忤及洪萬始等俱杖斃。流言者恚辱窮，俞都憲撤入啓曰：道三既安發矣，不避大君所與之宴，亦可謂持身不謹，不可無罪。上大怒曰：教徐忤告變者，必此賊也。吾為千乘之君，獨不能保一弟乎？命下全吾施刑，結有加利之命時。天威震疊，大臣以下莫能出一言申救，掌令尹鑣聞之，入寓其母夫人曰：身帶臺職，固當放死，極諫母若不許，請毀冠裂冕，共入深山。夫人曰：子諫官無以老母之故臨事諱言也。尹遂詣臺鳴導之，群徹于大內，直入抗言曰：殿下何為此？臣聞國之舉賢氣激昂，上願賢尹鑣，例下不允之批，於是三司交章力救，始得停刑，有竄配之命。中道放還，尹其後官至吏部，至今稱諫官風采。○三官記：肅廟己巳張昭儀分曉之月，其母入視於閣中，乘屋輜金，學士咸通自玉堂脫直出，宣仁門外有六人輜閣之，即昭儀母也。時李公益壽以持平坐臺廳，全以誦跡報知，勅令依法禁斷。

李公即使法吏撞破屋竊於闕門直拜一日震都市上聞之怒甚命內司逮治法吏及所由并拷死李  
公引避上嚴教特遊之李公秀秀以大憲上既言法吏雖微賤所執者祖宗之法也今殿下怒其執  
法而撲殺之國家之置法司將焉用上怒旋霽批下悔悟之意仍舉恤典於新死法吏李持平始洋  
沉下僚自是為名人進途大開李東秀字國英好搏擊有敢言名每入皇袖中彈文至十數之多王于  
宗傳提調特除還收仍許守制為最難言者閣中聞鳴燔拜知東秀詣堦則輒戰慄為其評事度與所使  
全百祿赴官路過鏡城往見東秀東秀以此方豪俊與談遄事且問吾未此後改令之失君如有聞可志  
言之百祿曰孟子言枉己而未有能直人者此方豪俊與談遄事且問吾未此後改令之失君如有聞可志  
事聞帥守令初則怵畏今則易之耳夫拜樂易豈人志所宜節慎自重如不能遠拜色則以後切勿論人  
得失以招讒謫也東秀欲袒愧謝及還朝感隙百祿風豪邁識慮周通可以大用先是有西人調用  
閩任之命而未易施是擢百祿為忠清水使百祿者穩城土矣也毋夢一白鹿而生故以是名及登仕  
路改以百祿陶庵已丑為獻納上既論君德時政其開言路條有言臣嘗聞故臣崔覲坐逆獄當死  
仁祖下教以覲曾於夜對時有直諫予甚苦之而朕後思之真愛我也今雖有衆臣不負初心特命減死  
聞者莫不感泣夫觸誨之言常情之所惡聞而乃於累年之後記有於詞表至發於必死之中可見聖主  
容直之德迥出百王矣設令今日有敢言之士陷於重辜則果能容貸否臣知其決不能也試以昨年李  
東秀事觀之殿下屢降嚴教欲置極刑者得無愧於聖祖事歟答曰欲置極刑等語指意非常老可駭也

上批雖嚴峻而人謂東彥他日仲克此此一節感悟聖心然唐憲春上忽下教曰白年李暉之疏出於臆逆雖甚不韙其有罪無罪不可以已死而置之其令大臣明華以京諸大臣李奮李嗣金昌集等一辭稱寃請賜昭雪上許之令高麗太祖朝契丹遣使送臺胞五十疋王以契丹情與海運和背盟無道不可遠徒為隣況其使三十人于海島擊辱馳萬夫橋下皆餓死即今私都臺胞捕史氏曰交隣國柔遠人者保國之長策也契丹之失信於海何與於我而拒其來使甚矣況之海島却其臺胞又甚矣而致令餓死絕之如仇誓自是違虜日深其禍燎原可勝歎哉令芒峯類說太宗朝放別家于順天林其象不食水艸逢人則墮淚監司以聞上憐之命押而秦養如初云其不遺物仁愛及物之意可謂至矣宣廟朝後使馱孔雀一雙都中士女出而能觀自京城至漢江填咽巷殆空後命放于南陽絕島仁祖丙戌李忠翼公時白賜第階上舊有一朵名花曰金絲浴陽仁世傳來自中華忽有人率役夫來公問其由曰乃掖庭人承命欲採移其花公自往花間并取其根碎之垂涕而言曰今日國勢莫保朝夕主上不求賢而求此花何也吾不忍以花媚君見國之亡頃以此意啓達也後上待公益厚令甫廟朝壬申聞郡守洪萬恢家有棕櫚使掖隸求之蓋萬恢為國戚故也萬恢下庭伏曰頂踵國恩髮膚不敢惜況丹木乎但鮮名國戚屬遠為外臣以丹木進有不敢臣亦不敢復留即拔去之掖隸白其狀上稱善命拔後苑舊棕櫚送還民間舊主又於乙亥命掖隸率入臺輿於宮中承旨朴世燦李璵等以不育壽獻之義論奏陳戒蒼曰買來宦奴已自該嘗治罪而使之率來者不過一見其物像而已即命由門出送令

鵝駘雜記 成廟顛倒一時人物手段甚闊一日散步後苑有鷓鴣啣一紙墜於上前 上審視之乃悔

違守令致謁于左承旨物目單子也 上袖其紙召六承旨徑容問曰若外方守令以食物遺之公等則

不顧禮義而受之手諸承旨皆曰何敢受之同拜而對如出一口第二座左承旨避席伏地曰臣則不然

臣有九十老母昨有一守令素有厚分以美味遺臣受之矣 上笑之自袖中出其紙曰卿可謂古之

遺直也今覆說 仁廟相脩局請草中外國節自 上至有論死之命自是士夫間不敢有通漏之書是

時 上適遊上林中鳥驚墜一封書 上見之則其時吏判抵楊牧書也 駢其紙溼舊故掛於樹枝飢鳥

啄來落於上林中也 上台幸臣曰因節之禁至厥御等無所犯耶諸宰起拜曰皆無之獨吏判曰臣

有所犯請蒙重誅 上曰卿之所犯何物耶對曰臣家女婚迫近楊牧且以連來之人日者未訪

故某物來之耳上出示簡子左右莫不動色 上曰果一毫無隱可謂直臣仍加褒賜 閔濟字仲晦

駢與君軒之子好讀書一覽輒記自少以知禮聞又惡異端漁祀使工匠僕隸制擬噉大匠僧巫伏於壁

觀之官止府尹 太宗妃元敬王后之父也 太宗登極後追封府院君其三子常出入大內一日上御

象袍如廁閔子伯季二人送相為戲暫穿象袍其仲獨不穿責弟兄之僭妄 上遽御時默識之臺修重

發 上曲為二子而并竄揚州其後府夫人晦日 上幸其第入見夫人夫人請兩子之赦遂 上許之

夫人告曰兩子已自潛來出自樓上而進現 上領之還宮特命並斬使其仲子奉國舅袍蓋當初薄氣

依願欲赦皆出至意而閔家之情寵犯分難違自尊聖主之割恩仲法若是嚴正可不懼哉閔氏坐此零

依願欲赦皆出至意而閔家之情寵犯分難違自尊聖主之割恩仲法若是嚴正可不懼哉閔氏坐此零



替傳子餘世絕無仕宦 英宗朝錄用其後孫百全甚感德事也 世傳 成廟方春御集春門俯臨洋  
官寂無居儒微聞一人讀書殿上使掖隸藏疑往探洋中東西廂皆空只有一儒生讀書問其故曰居處  
數十人適皆看花於東郊余獨無騎不出無聊而讀書掖隸故告 上卽取到記於洋宮親試之只一人  
應舉仍賜第即地放榜乃以華帽紅牌騎太僕馬兼賜樂令恭諸生之遊於郊外諸生遠望新恩之忽來  
相顧笑之目以狂夫及至乃同舍生也問其由舉皆驚歎又傳 上御樓上見牆外人家有老先生早朝  
着毛冠自登庭榭作結構狀使人往問之書生曰吾到老攻舉業未捷一第為至恨人言南嶼樂必吉而  
鵲不來第故使兒書折枝吾自上榭構作鵲巢 上聞而憐之特令賜第又傳 上每夜望見南山下有  
燈火夜深不滅使人往探乃書生讀書燈一日 上微服往臨其家果見老生讀書取覽其私稿益文俱  
佳 上心記其善作一僮篇翌日設科出其題而試士意謂老生宿稿早呈而搜之不得翌日又臨其  
家復問之其人曰昨場果逢宿稿惟恐人知割編而佩衣帶飲酒至醉未覺得仍為曳白云 上尤憐之  
數日後中批監役官則其人已病歿云人君有造命之權而亦無奈於人之幸不幸始知南昌之風薦福  
之雷亦非智力所可容也歎 甫廟月夜登臨後苑聞西牆外士夫家酌酒叱呵之聲恠問之掖隸數十  
人皆伏地而訴曰此申姓西班每乘醉使氣近隣居民尋常捉致削鬢倒懸侵虐無比渠等俱在其隣家  
屬亦難支保 上沉吟良久曰若等退矣朝鮮士夫為好乃所以蒙強之如彼其後申屢擬初仕頗新點  
最久蒙點可見 聖主包容士夫而無棄物之德也 全相國守杭為典設司提舉以本司憲帳之日借士

夫家婚表有裂破之弊請畫一防塞之上曰我國士夫不借我司而借於何處耶與則改之可也聞者莫不感泣成廟朝俞補漢奸仁書梅溪偉以文章俱被寵遇俞乞養偏母為山陰縣監薛陞之日不忍退出上慰諭之特賜貝纓二枚曰以此贖行聊以替面俞飲泣辭退上仍拈掖隸而密諭之曰吾如吾言掖隸箴踪徑往漢江與同舟渡津俞回望必闕而作詩曰北望君臣隔南來母子同又於袖中摩挲十襲之物慙々出涕掖隸伴問其由因請暫玩有若失手而投纓於江水俞失聲大哭掖隸入告成廟成廟大笑始俞之赴官也嶺伯辭陞上引見曰予故人俞好人見任山陰知其斗護方伯竟以不恤民隱哦詩不輟罷黜乃還上問纓所在俞出諸懷中而獻之上疑掖隸之瞞告復問每懷此纓不暫捨否俞對曰臣初得罷錫不敢離手赴官渡津之日偶被同舟人請玩失之江中行到江邊店舍廚吏適買漁人新釣魚則兩纓并在魚腹幸而復得而間徑落水緣臣踈忽所以知罪上大異始知忠誠所格身感豚魚上語以故春注益隆公松溪漫錄中唐朝權相國勻判吏曹孟斯文宗仁相親而性近才踈權問吏郎李晃曰孟某乞外可任何邑李戲荅曰無民之邑可也及知禮山數紙訴狀經日不判恐吏偷竊常自宿倉庫末數月見罷令甫廟暗與群臣遊覽後苑偶見太僕馬臥地翻身上問何以罵彼伏諸臣莫對崔相錫鼎進曰此即馬谿土也有驥字上大奇之英宗朝西関有北越人彼國移咨西伯奏文曰春夏有卡秋冬無卡犯越多在於秋冬云々上以卡字下詢入侍諸臣無知者即拈洪啓禧示之洪奏曰此乃音區而義架也取唐熙字也第幾卷某板以進之上極稱其疏博昔劉棻嘗從楊雄學奇

字玉荆公課日學得隱僻字云字學之難自古世矣。筆苑雜記朱子取司馬溫公家石刻木尺法載之家禮然家禮板本行於世者不一周尺長短皆不同。世原時許文敏公稠求得陳友諒子陳隱家廟神主式倣作尺本又於議即姜天宦家得紙本周尺乃其父判三司事姜元第有元院使金剛所藏象牙尺所傳也。面書云神主尺式即與家禮附注潘時舉所云周尺當今者尺七寸五分弱之語同。於是始定尺制凡士夫家神主與天文漏窳道路里數射塲步法皆據此為式。後司譯判事趙忠佐赴京實得新造神主來復以此尺較之分寸相合開闢之初僅稱天皇而已。有于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于天干曰開建甲也。于二地支曰困敦于也。此所謂古甲子至伏羲作甲曆起於甲辰于支相配為十二辰六甲至黃帝命大撓攝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始作甲子以甲癸十干配于亥十二支作焉。六十甲子後戰國防鬼谷子王詡加金木水火土為納音甲子漢東方朔又加海中爐中等名為六十花甲子。○月汀漫筆李愈知公佐生於嘉靖癸未八月二十日亥時與朴領相淳五柱皆同俱於癸丑庭試登第而朴為文壯元李為武壯元朴官至領相壽六十七嫡有一女無子側室有男李嫡有四男一女側室又有男女嫡妾五子俱登武科李府使堂上壽八十餘五柱同而棄除之理存乎其間談命者求其說而不得乃曰時有初末所以不同此又舛矣野客叢書漢高祖與盧縮同里同年同月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後終之高祖帝侯盧縮王燕李儼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死儼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登科第同甲子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為相及出鎮又分揚益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以

後一年吉甫生日受唐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釋說皇明太祖登極遍訪年月日時同聖節者有一人來  
謁上問其平生所為對曰臣生而貧賤行乞糊口上曰我為天子甫為乞人何其窮達之懸殊也其人曰  
臣雖丐食蓋有恠底事臣每夜夢為天子宮室城郭之美宗廟百官之感殆與陛下髣髴矣上盛然驚曰  
運命之說果不誣也夫晝為陽夜為陰予從陽界而享萬乘之尊甫向陰界而有南面之樂我之晝即甫  
之夜甫之夜其我之晝則天豈不以我主陽界以甫主陰界也耶遂厚禮而遣之○昔賈太傅年二十為  
太中大夫董賢年未二十為三公馮元常手生取錢多宦愈進盧懷慎貴為卿相而終於處貧妻太公八  
十鷹揚牧野楊太尉五十應州郡辟顏駟年老三不遇馮唐白首禱穿節署魏舒任司徒年八十二雖有  
一子一孫皆先逝理有不可致詰既與其貴又與其壽何不與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翼者去其角乎  
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餘補其不足哉夫修短貧富達孤獨各有定命若是也○筆疇喜談禍福假  
相法占卜以欺人之言凶者此輕妄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三百八十四卦有一卦之言凶一爻有一  
爻之進退循之則及凶而吉悔之則及吉而凶造化無窮之妙聖人憂世之心曷其至哉昔郭景淳以占  
卜鳴世而不免於王敦之禍宣非知卦爻之言凶而不知入身循悔之機耶叢談云世說郭景淳過昭尼  
村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淳曰將盡為陸今河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  
為先知也世俗錦囊英經為郭所著行山宅兆者即為元龜彼能知水之所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  
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况生死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可以預料景淳對王虔仲謂

今日必死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景淳自度不能以人術勝天理也孰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祿延壽之理則有一說矣若修德令清暑筆談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豈約自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瓶罍釜盎各有分量非人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于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謂也故曰君子以不在我者為命而不在我者為命○英宗誕生於康熙甲戌歲四柱四甲戌前古未有明川人林表復壬辰生回甲之歲生子于後娶妻申氏年月日時父子皆同惟日之于支時之不予自不同江華人韓德養戌生與其妻申氏年月日時皆同世所罕聞趙尚書曠暇閱上倉百贖百箇俱是已亥歲孿生而趙之窮達閱之壽夭兄弟不同昔周之南宮達與趙孿生著名經史小說岳飛又孿生二人西背相貼乃割分各活而一則其背最高而隱跡於江湖世不知名以天年終飛則其背稍陷而迴盡忠報國竟死於國兩人貼背并生則時無初末之可論而其顯晦死生各自不同亦可異也唐太宗貞觀年間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叙錄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費士何必俱當六合今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殊共命共胎而夭壽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言行錄退溪先生曰談命之事亦豈可謂無其理也但死生禍福預定於冥冥先知何用且聖賢貴理而不貴數惟理可為者盡力為之可矣若徒信數而已則禍福之來一切委之於數而無善為之心矣奚可也○目鮪錄沙溪先生曰古人云亡國之道非一而好兵者必亡身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亡余欲繫之曰亡家之道非一而好雜術者必亡○釋書宋徽宗宣和末有題數行於琉璃仙殿

門扉云家中木蛀盡南方火不明言人故沙漠巨木又摧頌始不可干後方知家中木床也南方火德也  
言人巨木乃徽宗欽宗御命信桓也元世祖之喪體大未得柁材拔取金山寺樑木為柁樑上有書曰某  
年某日當為念必烈之柁成都有諸葛孔明舊塔 皇朝余子龍為四川巡撫重修明末亂賊張獻忠陷  
蜀毀其塔之根有石刻曰修塔余子龍折塔張獻忠又曰一箭貫當骨末書漢建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  
記云張見而惡之未幾聞季自成入蜀與之逆戰果中流矢而死誠意伯墓青田順治丙戌有大師督兵  
過而惡之下令折毀甫墮一尾即於牆內得剃刀一張順治錢一枚大駭即止我東國初無學古都漢陽  
也自白雲崖尋脉行至碑峯見石碑刻以無學誤尋到此即道說所立鄂州英陵 安宗大王所藏之地  
景泰庚午昇遐國葬時開土得吉擇 石刻曰備葬東方聖人梁山通度寺新羅慈藏法師唐貞觀年間入  
天竺得釋迦頭骨及舍利瘞寺後在塔以鎮歲久傾圮 甯唐乙酉僧聖能重修塔則塔內書外道聖  
能重修云其間千有餘年此皆術家之推究數法預知前者欽之全敬社高麗恭愍王時人世居松京  
自少善推步卜筮通神自占身數則十九娶婦當有二子榮貴而皆就刑戮之數也十九果娶金岳使官  
之女生二子長曰興國次曰昌國俱皆穎秀敬社賊思死禍之方獄口不言者六七年矣婦家莫曉其意  
目以口啞敬社積年推究始得救解之策一日忽然口語其婦曰今日有可接之賓之具酒饌也婦始聞  
其言走告其母人皆驚異具酒與饌敬社持往東門外數里許坐於水石陰映之處延望久之向晚有客  
來過敬社班荆迎拜勸以酒饌各謝其厚意敬社復起拜曰今此薄饌實有以也余有二子當貴而歲逢

壬申命懸於公惟公死生之客驚且笑曰吾年四十總經萬戶今後二十年非所逆觀况殺活人命安  
得自擅敢社再三泣請客為謝一飽強許之又進紙筆請執左契蓋卷即我太祖而潛師時求仕來京  
之行也金得契而百拜以謝客曰強塞苦請而事倖妖誕慎勿妄語也金曰吾則壽短不能見聖人之致  
太平日以泣別還家挈其春移居長湍別墅其後二子成就文章俱致榮顯已巳秋敬社病將死出契語  
以故密付妻子又四年壬申太祖果受命登極誅捕鄭任之黨與國元年亦以姻連繫獄當坐金氏出  
奏前契細陳顛末太祖頓覺而特宥之謂與國曰汝父真神人也前言歷皆驗而九原難作子甚慙  
感賜帛十端使之故養其母兄弟終老鄉莊世宗朝其子侄俱登文科後孫世襲情顯善宗判諸善推  
穀申象村欽兒時嘗造其家姜輒具豐饌饋之曰吾家三十年後必有赤族之禱其時推在子矣幸毋忘  
老夫今日之言後姜孫弘立投降於虜至有丁卯之難三司將發弘立夾族之修時論崢嶸象柳延憶前  
言乃以國典而無申救之其言果驗其後弘立還故我國未施王章偃息自在及忠烈錄出列函金將軍  
握刃狗身弘立捲甲屈膝之狀播傳一世弘立亦慙愧疽背而死心任判書墮六十三登茅官至參贊少  
時推命於華人題以黑馬得意東門草壬午庭試倚蘭揮表題果捷科壬午黑馬也蘭字東門草也李相  
國瑄少時推命於燕京只題四字曰官下壽來莫知其意公官右相壽六十八究其手生則下即主之左  
篆主字一熊來字破畫則六十八其言果驗心陶菴記金履思柱臣以順安縣令過手讓本府人許哲少  
能詩且以善推命名邀見論命許言本命元未大貴而今年數亨通似直入台府何為此小縣而來乎未

幾吾 聖母自邑上未仍膺德遂展思以敦寧都正被台遂封府院君以許為神人雙柏堂李公世華辛  
巳秋有疾絀危而旋歿子弟之憂稍弛方延醫停藥謂將復常公忽於囊中搜出一古紙投示之曰此吾  
子餘歲時有神僧乞米未過焉我推命而書出者也事之奇中汝曾且觀此蓋一紙都是編年自及第至  
加資之歲皆無一差已巳則云名汎萬安血食千秋卜相之年則云位近三台差跌一步至今年則辛巳  
下半年似是大限公得此深藏囊中時觀之不令人知之子弟亦相見而不知有此矣數日後疾復剋竟至  
捐館也軒挽之而有已巳能生辛巳死之句蓋人之脩短禍福皆有預定之數而不可逆者欤今陶菴暗  
行西閩道遇永柔休憇路傍樹下遇一卜者辛者言江在卜云乃下馬就話自謂春間推奴在途過夏  
不知家中安否如何行中休咎如何皆人卜之良久誦示占辭曰踏盡因西馬疊山少年玉事也無間青  
春衣上如添補履覓金門得還仍笑曰占辭如此君勿誑我焉今閱相百祥為復南伯以南海入河升  
龍駕技資生星州皆黃尚清賣下感也并按法將置重科河請以詩供狀僕狀曰詩名南國青年早契佳  
東山白屋貧又曰文權敢使公侯貴貧病難投筆石賢公笑而釋之黃請以下術贖罪公適以弱冠置  
衣裾中使之財灰黃呼寫一絕句以呈曰若非漢儒冠應是智伯頭青銅三百字胡為在其中公奇其已  
知爾罷而未曉下句語開卷視之中有五十錢蓋孽子之誤置卷中者而計五十文印字通為三百蓋奇  
其神驗特放之也逆志就商之子也以緣坐誦在濟州屢年陰謀不軌推命於術士丁壽憲者憲使志書  
一字志書示田字憲破字而解之曰物在口中有思心斷云又曰左右防盜王亦奈何魚絕頭尾終懼



于羅之妾志果就殺搜其文書有慮所記憲亦以此被誅其推步極巧而道術於謀逆之凶徒自不免哉  
豈陷於已者耶。京居一士人無子委往星州黃旨請卜嗣復有無黃占之題以青山故陸白巨為詞云  
其人問其意黃曰自當有驗其人欲從關西路中偶逢一僧年少而頗諳敏可語屢日偕行到青山地  
僧請入一邨家留接供飯主人老婦自言僧之母也出入屬目頗相熟仍問某年韓山盛試客有赴科  
之行否其人沉思良久曰彼矣女曰裁割試紙誤刃血指乎曰果有矣女傾倒出洋請託前事蓋其客僕  
之所階接王家寡女一去無緣相尋女有娠畏人之言移居青山及其生子出家為僧云仍出所藏血漬  
紙以證之亦有驗乃是數十年前事而歷歷可擬其人相握驚歎始定倫紀偕其婦子而飲無子而有嗣  
青山白足之說始覺有神驗矣。吉州貧金智明居在山城村卜筮奇中人輒稽疑鏡城人失其婢僕延  
靴而出履問於金。占之曰路逢棘人相換馬鞭仍使卑尋南走其人轉向摩天嶺。上偶見眼像人馳  
馬而去愈念占辭下馬班荆服像者謂以行忙難留乃挽衣與坐又請換鞭蓋其人未防或為防身自持  
好鞭眼線者所把即折枝而繫繩也熟視愠色曰子以素昧何侵戲有喪者也其人回陳其由固請相換  
始乃強從而指言其家謂以故時推去言罷而起以後移時回見馬不在路吃草樵走兩人各自尋馬轉  
入林藪忽見婢僕伏在林中捉與俱臥立還其鞭蓋亡者行將南出而於道遠聞人馬之聲畏約隱伏而  
巧致邂逅也。明川治官邨一人居近海打新作家舍未久患疾沈痛問卜於金占曰罷人一拜枯木起翁  
一日忽有客冥到乞食饋飯留接仍與談話以破病寂蓋客老於江海破船而行乞者時夜聞寂明月垂

軒又饋以圖卷請作楚唯狂歌以供一咲乃發解體之曲掛帆之閱拜甚審亮忽聞窗外有械之聲隨  
入響應歌起亦起歌止亦止方其酣唱出而視之廳板掀動拜在其間始知本是船板聞歌而自舞入於  
室果作鬼祟而致患也立撤廳板以謝其客殺除不祥病心乃愈林生遇春以堪輿名世且工於破字  
占一日偶到武弁相座處諸弁相謂曰生善解占宜試其才座中誰有稽疑者一弁曰余年兩往遊閩西  
有兩叻妓矣一別更無來音請占之生令書一字弁戲言曰心甚懽陶祝蓋書懽字生即解之曰於君為  
從兄弟者今夕遊於林中必以此妓矣座中恠問之生曰破字畫則夕到林間四寸不良必有以也一座  
大駭之識其日字矣時有某弁姨從者出使西閩軍於其夕往遊其邑林序而律其妓建後始知為某弁  
之所聘來謝之生之破字入服其神妙蓋破字占法一難究而多有奇妙者蒼謔作字鬼夜哭豈虫蝕  
食鳥跡莫非造化之漏洩天機者耶俞判官德有甲子春監試占科數於一士人得否卦其人曰否即  
天地不交之卦象似不吉而今逢子年積否之鍾天可開矣昔蘇秦得此卦遊說六國為六國相書題  
如逢六國時事可以成功云余亦參聽其說而同赴館題康節本是經濟學占辭曰以忘却矣狡解  
而推見誠券則乃呈於國字軸第六張書以六國始覺有臉秋赴會試及見懸題出作六國論歎又在  
六國下忽念前言不無自喜云果得小成大抵易理無窮卦象之外推究最難只以否卦而捷科誰知其  
妙而六國之說錯有中而以推步之妙應驗之奇也三官記文谷夫人羅氏素有鑑識有一女幼時  
室婚於丹岩閩相國文谷與昭陽面約於其城後背之得李氏子涉為婿室三閱而進也其言曰安有美

如李郎而不費者乎丹岩娶於尹監司趾善尹適安遣府使僑居歛谷趾齋將往成婚故時歷候文谷於  
通所三判時在傍入告羅夫人曰閱尚書第三即曾與約婚者今至矣面色黃而氣弱吾家李郎焉不  
及矣夫人出而窺視之良久手三判詒之曰閱即兄弟皆貴人也汝所謂黃色乃貴氣也豈李郎可也  
若後女早死李亦成一名而卒農岩早擢魁科拜望甚盛及陞通政見其初具堂上冠脈夫人不悅曰此  
兒相格之貴不似堂下冠脈時名位恐不能踰此後以禍家子自廢雖官到卿班而實則終於堂上果如  
夫人之言夢寓又陞通政具冠脈入視則夫人大喜曰平日以汝為不及昌協今日見之真宰相也農岩  
少時夢作詩有文章寂寞懷中草身世浮沉水上萍之句疑其後不祥後果驗三判相人雖失於擇妹婿  
往有奇中嘗與鄭麻田治尋春到樞僕藉性開詒曰吾兄弟中吾與吾弟俱是窮命無足道者弟二兄  
素藏文名新捷鬼科進途大闢人之期望後輩中第一而但其骨相無可以荷擔重任者精力短弱非致  
速之器吾伯兄方以蔭路進仕皆視以庸常而實則真大巨器凡百事為纖志敏捷不獨兄弟中第一求  
之他人亦鮮其匹但雖用威權多遭險難未知終竟如何耳古人云堪輿家言固未可盡信然宣尼有  
卜兆之文程子有五患之警公劉遷邑尚相陰陽周公營洛積度涇澗羨經青囊全函諸書亦為可盡廢  
哉大易有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夫定位即宅兆之謂也通氣即龍脈砂水之說仁人孝子得是圖而觀  
之俯察山川委絡仰參五行列宿于以瞻向背而定垣甸雖不必一一求合於郭卜曾揚塵輿之俚語而  
堪輿大義了然心目問矣朱夫子有各葬親山之舉唐荆川有鬼蔭之作先賢所尚亦或不同而我國南

師古九遷親英終焉痛哭觀之其亦感之甚者沈萬頃若魯頌有文識而常言父母生在一室爰育其子不能使睽者為賔窮者為達况於既死之後肥腐骨朽魂魄飄散土地吉凶閑於子孫之禍福痛加非乍此言不為無據矣近歲閭巷人白與信察訪光禩子名醫光玆之侄有孝行遭母喪求葬地不得夢哉伯申晚携一老翁來訪贈一幅書云十二月土安金終末家光州人訪見之破字也鷄鳴即到青坡過路傍人家主人呼童子曰客去閉門可也白生問童子名果金終末又問客誰也曰光州僧纓行銅洋生以小石識其門亟建之僧已渡洋坐尹尚書汲江序生泣乞葬親之地僧出袖中小紙左書六句而與之其文曰立木斤点戌上土一巾西見一人口立月卜已三尚土一畫補曰永白口白口血空貴孽穴言羊山工几一寸生問其義僧曰異日自可知之又請詳教又書其月念後仍為三口詳問於東止十三字贈之生持書而返屢訪終末家道傍只有所置石元無人家矣生甚惻慌未晚書義遍問於一代文章博士如吳瑛南有容諸公皆未能解轉暮年後偶占其家奴龍所居堂後白哥舊基辛龍合三空山在京城東北高陽地也破与追究則立木斤点為辛一巾西見一人口高兩合立月卜已三為龍尚土為壹一畫補曰為舊永白口為局穴工貴孽穴局內空貴穴也言羊詳也山工几一寸尋也其月念後暮年後為三口指為品字墓也字白皆驗真異事而發之宵窺得逢異人誠孝感也其侄師說云 甯廟朝以士夫感術遷葬特命嚴禁雖禮葬之表遷葬勿許禮葬張判書鵬真殿叔李生正見奇詭若狂自號東狂居於金川帶著大翁笠世以翁笠李生稱之人皆不數也張公深知其有識矣公素貧窮遭父喪李為占葬地

曰君異日如得一麾必即遷也其後張公授筆登科為昌原府使忽與李相遇於逆旅記前日之言悉乞改占葬地李曰雖有所占不可用也君前窮而聽我命今貴矣必不從我言有沮之者矣張公誓其不然即請偕行直至豐德松岳上聚處指示一穴公不謀於人遷柩而行其叔大駭力挽公終不聽開壙則土紋有張楸二字稚童自前補其地曰張家山李謂曰此山當出九代將任張公果為上將軍子為龍虎將其孫又為上將軍李本無子老而將死托後事於張公張公經紀其斂葬力求其遠族立以為嗣公无庵雜錄主庵先生乙巳被禍之日叅奉府君神主下龕叩壁之事極其神異退府君精神氣魄大有異於人者故能如此而父子至情相感之理雖幽明無間也如此余以最長房奉祀府君有年矣甲寅禍起之日亦有異事其精神氣魄雖久遠猶在其相感之理亦不以視疎而有異也子孫不誠於祭祀者真罪人也主庵麟壽大人健元陔叅奉世良雙清堂愼之玄孫也俞大諫大脩判書甫敏緋之孫遺判書公表居廬于楊州車輪嶺墓下夜就寢忽夢判書公立窓外呼曰倒卧者再俞乃驚異遂乃徙枕而卧俄而有賊以大鎗透窓卓之兩足間倖免受刃仍即呼火燭之其庄奴之手日得罪者竊負祭冠與家藏顛仆於判書公墓庭遂杖殺之近歲又有一人往湖中宿山下店夢其先人未告曰怠徙去其人因甚夜已深矣不省而更就睡其先人又現夢曰汝何來急去其人驚起開戶夜黑如漆意兩如注即為疑奴治行移往遠店明朝視之昨日所寓店盡為沙汰所没人畜無一免者蓋至慈之情無間於幽明有以冥佐之理殊可異也愚按尋店不可太迫岩險又浸水際、有文公戒受之書聖人之慮患謹慎其以是夫李叅判與章

奉命過廣州宿客館夜深無寐窓外忽有人拜問之乃州吏也吏告曰疇昔之夢有一老人告小人曰吾  
妾在邑治東門外十里許後孫失傳非久當有別屋來宿客館者此吾孫也汝以吾意告之云今夜老人  
又現夢曰吾孫方宿客館汝何不以前言告之事甚神異茲敢來告李默思則其遠祖之墓果在邑東諸  
牒有記而失傳久矣心異之問吏姓名則乃韓山李牧隱之孫云與自家同源也呼燈招入房內曰若吾  
宗不復以官隸待之翌日使州吏及所帶僮從偕未東門迺尋終日茫無可驗忽有一鵲噪過吏前仍飛  
坐田畔石堆上諸人隨至鵲西見堆中微有碑頭撤石諦視之乃李氏先墓也吏亟告之李親往者之仍  
改封等神感之理久而不泯異哉李婚俞漢訥所傳聞見錄朴判書筵兒時約婚于某處未聘而處女  
得危病復生有言其兩目曰病失明者其伯氏告于慈聞欲改求他婚朴公曰病昏天也非其罪也盲妻  
猶可同居人無信不立不可改也伯氏奇其言而許之及合卺目實不盲蓋為警家反間也全判書蓋  
國仁祖朝為戶判時有進銀中朝事親自監封有籌負一人暇公轉眄之時探出一塊即出若便族者  
潛置他所而還入公佯若不知即命罷坐曰病氣欲發不可久坐使其籌負弁其銀待明日封之籌負自  
念銀不準數恐將故違不得已而竊者還置其中後十餘日全公以微事進其任不彰其罪人皆服其雅  
量慮按昔明道先生治愚以寬處煩而裕雖當倉卒不動拜色未嘗見其忿厲之容三官記象村申公  
進拜領相其族人來賀公愀然曰吾無德堪此顛沛必至此心惶恐而目下所用文亦甚少豈不悶切族  
人曰大爺既經文衡雖是譎辭豈有乏文之慢公曰三公大臣所用關係重大非文衡之可比官無大小

在叅議時則上有奉判二書猶可推諉三公亦然左右固亦同位百官都萃於元輔是所用之文尤患不足矣申公所謂文者蓋兼見識而言矣今之大臣全不讀書猶不知慶難矣哉申文甫最辨汾厓為人卓犖學魁見人之嗜利趨勢者殆不欲與之交語或面折不鏡而以其襟懷坦蕩不設畦畛故不敢有惡之意既見士論岐異其道難為遂托與杯酒玩侮一世超然不入於彼此標插之目世傳公於老少分黨之日於曆日下相間書老少二字人有以時事來問者出曆書以示曰看我今日作何論其混俗玩世類如此實則未嘗不嚴於陰陽淑慝之分於先輩尊尚老廢又有詩曰欲少身已老欲老心猶少無論老與少烟燬同歸好三官記已未江都有匿名書者蓋為凶黨所指使將欲魚肉縉紳汾厓申公時罷官寓江郊与李監司公酌酒賦詩篇未及圓子啓華疾來涕泣言公名亦在告中公笑曰死生命也吟哦不撤明日入城與鄒相國致和諸公回厓命公為誦其詩鄭搖手止之曰非時也公曰常謂相公好風度今何怯也吾輩豈為逆者仍高拜誦之申承旨啓華汾厓第三子也生有異才六歲在判書公懷中作初月詩曰問余本如鏡如何曲似眉嬋娥隱半面桂樹藏一枝子一歲李太白謝拜翰林學士科表有曰白日醉長安之市酒人爭遊青霞登學士之班布衣之極詆正於李東州敏求李公疑其為假手以七夕官怨為題呼韻促之公應口對曰寂寞空堂掩画屏暫將團扇倚離檻寒蛩近壁秋拜早素月流空夜色清金井梧桐凋一葉玉階螢火度三更昨陽殿裡君恩阻悠思多端夢不成東州大驚曰不但老夫謙與一頭地殆王勃不能過也十四捷漢城試初試判書公以名太感不祥不令赴會團二十三司馬二十八文

科三十四又魁重試世通政敦歷清顯之職而見士論潰裂黨目已分不樂染跡於其間有欲退之意扁其室曰景陶窩以見志公性至孝汾厓鍾慢之膏曰我死此子必不全非孝子也及汾厓之喪果不勝喪而歿明年三十七○申手懷處華汾厓之侄子甫廟已巳吳公斗寅直諫被杖流公時以全吾即監押故事節官之奉命出外者必謁諸堂是時全吾諸堂皆凶人心欲吳公必死而見公入謁則陽曰吳公直士可善護去公輒然起曰不待公善言吾自當善護去如知其高直士何不一言救之且半日庭請得無有後世識耶群凶相顧愕眙吳公既道卒公遂補病不仕大臣白之上雖責以縱恣竟亦不之罪自是公之名藉甚於縉紳間公晚年豪侈嗜飲膏於松峴華屋等石假山多聚名花異卉日以遊賞一日有盜踰垣而入太半見偷公繼奴跟尋捕得其人於玉沉洞縛致庭下公憤念叱罵殆欲撲殺之其人回見庭畔翠石生丹楓仰呼曰吾有一罪死不可赦深夜偷去不取此奇品也公大笑自解其縛曰若豪傑也得無驚手賜之座餽以酒其人蓋任俠而酷嗜花草者也自是相換有無願為花奴焉○回姓不婚自周而始我國之婚亦然而士夫家但別回貫而娶之世傳華人見鵝溪漢陰同姓翁翁婚非之曰貴國此事尚夷風漢陰歎愧未及對鰲城徑傍即荅曰李德馨本姓全氏有大魚滂於王家國王賜以國姓漢陰默然不敢明其不然云尤庵疏畧曰本朝禮制模擬中華遍考歷代惟王莽之子妻是王氏劉聰之婚是劉姓夫逆賊胡羯之俗何足法哉然王莽猶知羞此故既篡之後盡改劉氏而為王氏獨於其子之婦不改為王曰為劉氏則是別媼之意猶在也我國家后嬪駙馬之選皆於此謹嚴而士夫家乃不知效豈不異哉故



臣請禁斷章蒙允許則其有識好禮者外皆以為不便而怒且罵高至以臣為變祖宗之舊制且問有不  
從而仍舊行之者也。○蕭史德宗納妹金氏為后諱稱外姓市南俞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人  
倫也。人倫之本始於男女聖人重之娶妻必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故骨屬之親雖百世不敢娶況至  
親乎。蕭氏承新羅禿髮之風嫁娶同姓不以為非。乃有光德文三宗至以姊妹為室至此而人道絕天理  
滅矣。此固戎狄之所深耻也。其何擇於禽獸乎。教化之不彰風俗之隳僻有以也。夫。○宣宗時以王妹積  
善公主適王弟燕先是王弟恣恠愉等上書諫不可娶同姓王不從崔氏諍曰聖人制禮不娶同姓所以  
厚其別也。新羅之初習俗鄙野娶堂從之親恬不知耻事唐以後漸識禮義知娶同姓之非禮也。則乃援  
吳孟子之例變易姓氏敢行非禮其失甚矣。高肅家法非特堂從姊妹亦不避三綱不正有夷狄之風皆  
假外親為姓以之而視群下。闡上國奉宗廟社稷之祀當時群臣莫之諫正幸而恣等慨然論例王不採  
納。同流於禽獸而不辭豈不深可惜哉。至肅宗時禁近親婚嫁娶小功以上所生者不許通仕。踏市南曰  
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天下之化未有不自上而下行也。肅代之君躬行夷狄至以姊妹為室而其  
令之國中則乃以娶小功親為禁。何其本末輕重之倒置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非此之謂歟。  
○屏川疏禮制之定莫嚴於三代而嫡庶之名只行於私室不行於公朝門地之別莫詳於六朝而用人  
之際惟問其父之姓不問其母之族。蓋天生才無間於貴賤故王者用人不拘於門地。此人理之當也。  
而百王之所不易也。庶孽防塞本非古制自本朝中葉以右代言徐遜倡之贊成姜希孟繼之百餘年禁

錮成俗中國及前朝所無之法我朝獨行之 宣廟嘗有言曰葵藿傾陽不擇傍枝人臣願忠豈必正嫡  
此可見大聖人之心而列朝卒未能變通如宋翼弼之學術為世大儒而終於布衣近世辛喜季之文章  
尚殷錫柳時蕃之才諳俱有於末宦下邑可勝惜哉 明谷 南塘韓公嘗曰我國有三大慶文宣之蔑視  
武弁士夫之凌踏庶孽俗人之賤待僧徒實為禍根蓋文武之貴賤懸殊自古然矣嫡庶之分截自徐選  
懲於柳子光之變而始塞庶孽清官仍成國俗僧徒之卑屈於俗人自普而正罪之後擴不假借以至殺  
不償命此三者蓄怨含毒久矣國家既有緩急此輩必將乘時洩憤韓公此說可謂深遠慮也 英宗末  
年特許庶孽通清入臺閣者若 和 人高宣傳者數人太學亦許序齒非久以孽凌嫡者多外方間有奪宗  
之變新法尋亦不行 野客叢書自古賤庶出之于王符無外家為人所賤孝武曰佳道固如此豈可以  
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講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表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世女須重娶  
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道不競在於河世風俗乖  
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  
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舍人因此為制禮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竊又考  
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無卹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  
貴於是無卹為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宋真宗景德間契丹大舉兵入寇遣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  
震駭寇準勸帝親幸帝至瀘州南城望見賊勢甚盛眾請駐蹕準固請過河指揮使高瓊亦謂準曰瓊武

人顧效死力贊準議知樞密馮拯在傍呵之復怒曰吾輩此時尚責人失禮君以文章致任兩府今屬騎  
充斥如此何不賦一詩退虜耶遂揮衛士進輦帝遂渡河○重峰疏臣竊見皇朝作人之路甚廣惟其有  
才則不論門地如孫純身奕師之子而今為修撰成憲了頭之子而今為編修此皇朝所以立賢無方者  
也蓋自高麗中葉權臣當國將恐忠智之士起自草茅而有妨於政謀廢庶孽士科至于此朝謀國大臣  
只為私其子孫之計而不及乎萬世失人之憂并与再嫁子孫而禁錮之載錄於令典巨實恐專防再嫁  
則范仲淹之才不用於世專廢庶孽則李仲虎之流又餓死於時矣老廢與權炭翁詔書略曰夫死不嫁  
是天經也義聖人豈不以為教哉只是教之以禮使民日趨於善而已若不如今日之嚴刑峻法一截  
以繩之也頃者洪千樞之妹以曖昧竟被刑戮云南俱以御之治獄不嚴轉至相或於退侯今則又累  
及其子孫兄弟三代時果有如此舉措乎不以教化為先而惟恃刑法則又是高鞅而已雖不敢為惡為  
惡之心未嘗無也故今日人家奸穢之變例出於不忍言之地及不如公然嫁與無故之人蓋聞庶季倫  
紀數敗或有殺夫而他適者故不得已設此法云是乃矯一時之弊而已不然則周公作禮何以制嫁母  
納父之服耶程子何以取甥女再嫁耶且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同一義也同用一律則權陽村  
以下皆受重刑累及子孫矣何故不立二君之法獨以二夫之律乎○青坡劉談嶺南有再產犯軍法  
世宗命斬於倭人見處其妻洪氏伏於夫尸凡三日手續其斷體歛葬如法守墓三年成昌山為監司啟  
上聞褒賞之以洪乃再嫁女欲止之余曰縱使改嫁不亦賢乎比之丈夫其穆讓之流乎讓也不死於范

仲行而死於智伯君子以抗節致忠許之洪亦無讓於豫讓矣。英宗朝宋相國寅明以改嫁當許之意略有所陳被切隣士夫家老寡婦斥呼慘辱。甯守初服善山儒姜致休疏陳子契其一改嫁禁塞之弊而其言懇惻自上批曰士庶女子之不更二夫我東方三百年習俗之美初無設法而禁之又何設法而許之。東史總目。成宗朝令改嫁女子孫勿叙東班。重峯疏。臣聞中朝內自部府掾吏外至鎮邑胥吏凡仰於官者如皂隸庖子之屬莫不有月捧銀二兩半而一人在官則在家子弟雖至四五皆不定復云此實成周府吏胥徒祿同下士之意也。我國則內自書吏皂隸典僕外至衙典書負使令等日不離官其苦莫甚而了無一錢之所及既不可治農又不能為工為商而其衣食略無出處作賊則不可丐乞則無聞此所以欺官美術怵民要貨竊簿盜財入倉偷粟不顧廉耻者也。老庵疏。府吏胥徒實耗國大蠹不可不汰。省今兵曹判書南九萬汰去者近百。誣謗朋興為其利益則已不償矣。伏願亟令諸曹一例汰者為時俗之語曰掀天動地者不可下手。蓋謂市井吏胥也。此輩縣通禁掖寔樞禍權不可不知也。又曰臣及見前輩得聞其言則朝紳與市井吏胥交好輒阻清望。今日朝臣祿薄不與此輩交好則無以為生。故能自拔於頽俗者鮮矣。以故此輩一罹罪罰請嘯四至極可寒心。嶺南安東郡鄉任本以曾經銀屋玉署者差定且巡警吏例自本府薦報蓋以吏中門閥人望極選者也。近聞有人適在府衙聞有潛吏之薦而其中應薦者見落客問其故。吏輩曰某吏累堪首薦而聞其父在母表居心制時人有見其晝日屨在婦房之外者無以此雖不永塞當空過數三薦云其責望擇人之嚴如此。諺云六十不種樹宋章申

公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視履為慶會有餉柑者嘉其種令收核種之座人皆竊笑意謂不十年不着子  
恐不能待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黃尚書欽八羞後退居洪州梅城庄一日曳杖至園中使童採種栗隣  
客在傍者笑曰相公年踰八羞今此種樹得無晚乎公荅曰適為破寂而留與子孫亦何妨也其後黃過  
九羞木已拱矣秋熟收實餉其隣人曰若試嘗此果吾所為後計者今為自為計相與一笑與其古人  
種柑食涼同一奇事也公甫廟壬辰回知金尚信年一百有七詣闕甫拜上命內宦左右擁屏而引見問  
其居住及子女多少令該曹題給衣資食物又賜紫帽尚信起謝而已上又命內侍扶掖下階李知事謀  
生於 題廟戊申世居壯義洞年二十沉寓嶺岑不復入城年滿百歲 英宗丁亥春始以壽職知事永  
召入京登對上賜餞見其懷核知其有識使之誦書能誦小學上親執函手特除其孫履即時上壽八羞  
引接百歲老人君臣俱躋壽域前古所未有也李公之女即趙尚書明燭母也入對時命趙隨入未寓  
於趙家一妾人多有往見者公所問所言皆是今人曾高祖之事而八十年以後事皆不知也曾哭其子  
年七十者曰遭天幟臨行上書告啟以聖壽無疆聖學日新八字陳戒而去是夜卒禮山全姓人夫婦偕  
老年過八十重年期迫內外孫曾皆會歲設衣衾酒饌翌日辦作合卺宴是夜老婦人如廁為席啜有一  
宰相趨正朝祀往墓西村人曰隣居某姓士族有九十九歲夫人過今夜洽滿百歲宰相心異之欲以翌  
日具食物往拜矣翌朝忽聞隣哭聞之夫人夜已奄忽始知重年之慶百滿之壽隔宵猶未可必至於席  
噉則尤是愛恆事也公黃上舍相故系判梓再徙居在燕岐距公州新堡十里地戊子春余於新堡見黃

不杖而步耒白髮詔頽時年八十七至戊生七十後三娶連生三子昨年丁亥八十六歲而終生第三子云其後九十以壽職推榮能作細書自題三代神主安尚州相元少時與其弟相降共赴監試俱發解及赴會試其大人以弟兄工夫之生熟為念公入場致力於弟卷而先呈自家以餘力次之弟果得捷其婦知之出涕而隨其踈近公徐曰阿季晚生也父母所鍾愛科慶慰悅尤非尋常慎多為言以傷親心也公乃於後式年亦得小成其誠孝于友如此某人兄弟回入試所早已呈卷其弟請故視視叱責曰汝平日在家不自篤功乃欲入場藉力耶拂袖而起其弟慙憤而出日夜勤學亦得成就始乃發歎曰夫以阿兄之友愛豈欲怒視而叱亦教誨聊以激成愚謂安公無愧於養志之孝而某人事終涉霸道其可曰兄弟怡且乎古人云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澤堂有曰欲觀忠賢於無今世宰相貌插之中取之欲觀豪傑於無今世名士貌插之中取之欲觀文章於無今世科文貌插之中取之此三言可謂臆世名談陶谷曰余雖庸陋見有作名士宰相貌插者心竊病之為文亦厭作科場套語而但於所謂忠賢豪傑文章三者一無所近似可哂也已愚按澤堂陶谷之言皆是衰世之歎也古人曰不可曰無好人而誣一世又曰才不借於異代然所謂俗插之外忠賢豪傑文章果有幾人而亦豈易得哉李愈正顯膺膺曰余見端齋名宦傲然自尊矜已瞻人者甚於狗吠猫吠殆欲齟眉而發嘔也蓋亦二公之意而非訟之激論也清紀云晉人清談宋人學道不相為用時復相濟所謂離則兩傷合則兩美也我輩行已政當在晉宋之間帶以晉人之風流維以宋人之道學人品才情終合世格陶庵翰林時曝史五屋仍向太白路過鏡浦竹

西諸名勝到越松亭留宿萬戶草堂明沙松景致蕭洒不似塵間境界進萬戶而問曰此堂非仙級者不可居也吾欲以吾職易君之官如何對曰料布甚薄此焉切迫未暇他論也萬戶之荅若添幣則好矣四字則全沒風致矣仍題艸堂云湖山肯復三公貴男子當為萬戶侯余嘗聞李如梅子孫為萬戶者隨使入燕逢其族偏則競引叙族問在東何官曰萬戶諸人驚歎曰吾偏在大國亦多顯官而安得為萬戶侯云東史真可謂麾下偏裨萬戶侯者耶足令人一笑耳

松泉筆譚卷之六

陶庵少時佐北幕偶眷一妓慮或貽憂於大夫人亟去之公晚年養德林泉門人李河述為鏡城判官以先生之舊招妓款接其間三十餘年妓亦老矣因官禱書候於公之方與門徒講學得其書笑題一絕於書背曰倚檄豪情卅載餘山白滄海夢遙之少時偶失春水戒今夜翻慙老妓書之甲子冬余從學罷上翌年春回與閔友諸人進拜陶庵先生於泉谷精舍公已年高病甚艱於應接而使之並坐問冬春所工多有誘掖勸勉之教曰暮張燈使在傷門生聯誦小宛詩諸篇公擁衾倚坐到夜聽之松籬梅閣誦拜洋洋回擊而道存矣出示近作三疊詩之曰維天正色晦冥時星斗滿天光陸離睡覺披衣還獨立此心那得鬼神窺萬里無風帖碧清登高望海之彌高雲霓明滅彼何地欲駕扁舟問天蒼快哉世間那有此中心之好語難傳即今愧伏禪房裡想像時之一爽然雖在病患沉綿之中先生之意想詩可見矣之洪岸令以老蔭晚第官至臺省享年九十餘老益強健一日往訪豐原趙相趙年少年進溫酒建飯三杯趙感

稱其篤老而能勝盃酌洪公仍語舊曰余自少多病某年適以社稷令入直方春日長如年無以消遣典僕入告曰鄉居一老生來接小的家者要見社稷壇景物所以仰稟公許令遍視仍使來晤其人言在湖南而顏貌似可五十歲相對酬酢踈迓而無他異衆者只以直所聞適請其連日未過見余服藥問曰何以日事苦口曰余本善病賴此以生笑曰腐陳之物徒亂腸胃反不如不服之為愈也只可日以梳頭申時止夕飯申後則絕勿復食此是養生要訣何必藥為余漫應不信矣未幾其人辭歸數日後典僕偶告其室家奔避之說問其由曰鄉生言某日當有坊隣寔故種使謹避自家之去亦以色斯云余謂以妖誣果於其日比屋忽有酖酒刃殺者四隣皆被橫罹之厄而獨典僕家得以無事余異始之謂以鄉生古之費長房類窮問其來歷曰生異人也曾與小的家有三世之舊積於六十七歲已知其年之過百而不復衰老一如初見之時凡有所言之事多神驗或稱神仙入城稀絕故不知所居矣余益信歎恨不能早知而問道也試依其言必日梳而申食漸廢刀圭而頓祛沉疴乃能九十強旺今此來訪余以體驗延壽之方欲傳於後生也趙相自後亦加日梳而但申食則職事靡違每患愆期云愚按壽履書治崑崙日梳也忌暮飽申後食也此乃道家入門之法而唯絕俗服餌之人所皆自由也夫以豐厚之富貴恣恣安得以及之始知紫誥丹書從古而難弄真所謂世間豈有揚州鶴者耶梧里有孫女而及笄其子將求婚公曰汝無遜也女女貴矣吾當自擇也其奉命往湖路過溫陽偶見途僑負薪兒停輜柁輿經道其家問其世閱請與約婚其父初乃驚謝強之乃許公故語其子曰今行吾得婿矣幸幾納而為婿姓名即許穆



也長眉深目容狀奇詭親戚皆笑室家交誼其子亦有失望之色公笑曰擇婚而得許許足矣但余年老恐未見其成孰也又謂即曰余死後墓道文字其述之無忘老夫之託也人皆竊笑曰以公之豈功感德當世豈之大方巨手而托之少年措大彼許生何為者公實言耄矣其後許連生四子人曰彼無可取而公之取婿為其多男歟許年過六十又曰其為不妖而能壽歟許七十際遇 甫 廟乃以布衣趨蓬為上相享年九耄偕老而多男壽貴人始服公之藻鑑許特退老連川路過公之墓若吟川墓道暨碑石已治矣乃自臨石撰述而書之曰余識公者深而有感知遇所以不復所托也 申 判尹某有兩子而仲子最孝申奉命使燕還到灣上其仲子驟至館處相握歡喜但已獨見之而傍人不知回疑其非人伊鬼不數日許書果來撥便蓋死之日魂去即省也申啟家又病篤難治其伯子為訪名醫於堤川倍道馳往於行之日申家奴有居在東門外者半夜其仲哥忽入奴家疾呼曰大爺病劇時不可緩汝持此即往今日已再進此藥乃手授一錄紙申以托奴雖知其人之已故而弟以所授藥方特門疾走病果危篤而伯哥終出矣奴語以故依其方連進數貼乃得即瘳其兄發行二日得到堤峽醫見病錄沉吟熟視曰昨暮一士人來告此患故已有所命今何復也其人已疑其兄弟所感亦涉誕謔游辭以對曰弟自他所或自先後迭來而在路慎重之道請得前方以備踈虞又倍道返省則間徑四日病則已瘳而所進之藥果是一方叠錄而書出一手矣始知至孝之誠死而不泯神感下享理或然歟其後孫論岳言之云 錦 平 尉 北公 弼 成 廬 設 石 物 於 親 山 墓 祭 亦 致 豐 享 一 日 其 先 人 現 夢 曰 墓 庭 石 人 一 像 而 神 祭 則 左 右 求 食 初 以

餒餘汎及矣漸益凶頑擄奪先食實無顧亭之道時或枕藉牖中不堪其苦宜即祛之如其不信復問於  
洪州吳姓人某也覺未歷心甚異之長訪洪州人錄其姓名於座隅未幾忽有納刺而請謁者而即其  
姓名也公亟邀以入其人果居洪州亦有說夢而蓋所言一如公之所夢又使往質於都尉云故所以未  
謁也相與酬酢充覺神異者是彼此先靈俱被其患各自現夢而或慮不孚互相為證也西家相識遂拔  
去石人自此世之像設於先墓者罕用石人加排望柱石人英字丙辰金判書龍慶奉使入燕而歿凡人  
之死於異域者慮其魂故迷路每於停柩之所入女招魂至我境而止云其後尹尚書汲入燕宿於某店  
忽夢金未見曰余死於此魂不能故國而尚滯所以達君叙懷頃故傳此意於余家也尹驚覺惘然問譯  
人果是金公之死所也李上舍蓋姪綾昌居楮子也隨其父使行入燕亦死於彼地李家在腐洞使行回  
還之報未未一日晨朝忽有開闔推窗之聲又有呼人警咳之響乃是上舍音拜渾舍諸人驚聽出視則  
無見人皆怖之其後聞之聽音之時即其死日也始知身沒異域而魂返室堂也同是入燕客死而魂則  
有故未故之殊亦可異也李氏漫錄洪尚書萬朝為北伯時領相申公琬率去陪妓遇監司夫人之行  
於淮陽道中夫人到警公之子言于公曰領相之妾上去矣公曰何以知之曰遇於路上公曰下轎乎曰  
未也公曰準雖免得自是官妓何敢不下卽席送差空日捉來嚴刑一次而申公少不有憾洪公之剛嚴  
申公之雅量非今人所可及也金相宇杭為相奉命往審太學過洋邨舊時老茶母見公坐轎子拍手  
大呼為進曰金宇杭氏子亦有此日矣昔時子居下腐幾年得食於我而忍其困苦乎伊時吾不期今日

之貴金宇杭氏何以致此不勝其喜左左欲毆之公禁止之卽以朱布賞之入限其量申將汝哲久典捕  
將之任其夫人每謂曰酷刑之下盜非皆盜必多誣服陷平民於惡刑不祥也馮辭此職也申自稱治盜  
神明人無冤者一日赴衙治獄女婢傳食而食冤空申誣詰之婢對以不知申怒曰汝亡有所私入而與  
之食將加酷刑而評之婢乃就服申遂赦之忍餓以故語夫人夫人曰吾故試之婢實不知也今婢畏刑  
誣服以此推之君所謂盜者安知不如此婢乎烏在其治盜神明也申不能答卽日辭職之權尚書尚游  
元都事某之婿也元在睢州家嘗富饒權公未第時貧甚贅居待廨而舉火頗有文識而籍隸不自矜友  
婿李簪亦同贅而年少文華元每於西牀接侍慙殊一日聞有庭試只治送李即權無以自資其婦訴於  
母夫人歎幸治發公竊罵而公默若不聞過試之日旋卽復路距家十餘里忽有急足踏至公問知其傳  
榜之人取見榜眼卽自家姓名乃瞞告曰此吾之親友也貧乏而無物可取其隔鄰婦家素富方有膏土  
錢累百緡藏在某邊壁中直入可取而宜反言婿科不卽示榜且其家奴屬多在路傍惶勿先洩而見欺  
也仍給指透路四十里委曲細言其人喜謝縹迥而走權公乃直到其家盡移書冊什物入見婦翁則翁  
忙問科事曰李卽何以呈券曰文筆俱佳而果早呈矣翁色笑而喜語無及他公又曰今行入京偶見嗔惜  
之事矣今夏早已濕燕某處富家多蓄貂鼠毛具而濕傷處破皆作棄物矣元驚聽曰不有汝言幾敗  
我藏盡搜衣囊之屬卽地曝洒遍滿庭籬俄已急足大呼而入只言婿科直取壁錢又攪睡裝元在羅驚  
呼曰已知李卽之必做矣不以失物介意渾室懽怡始索榜眼姓名則非李伊權矣傳榜者見其婿則卽

是指路之人也元聞其說始知見賈憮然謝笑曰汝何不即言也公徐曰我科之捷早已自知而翁問及於李師所以隨問以對也元家自此前倨而後恭權公官至吏判人武人梁翼彪使氣任俠嘗詣楊州牧某詔山地伊時牧使受人囑札以直為曲故抑梁詎彪大憤以拳批頰朝廷以為武夫之手擗宰臣有闕紀綱逮治其罪勉供云張翼德鞭督郵而不死尉遲恭毆道宗而無罪天子腹上猶加匹夫之足太守鬻違何妨壯士之拳 肅廟覽之特赦其罪命陸在職供狀北軒代述云矣人李氏漫錄俞相國拓基嘗在嶺管時言于判官某曰趙豐陵荒量人所難及丙午年年初按此道豐陵為慶州府尹以公事刑推慶州座首豐陵少無憾意余巡到慶州迎接如禮余曰頃者座首推論鬼之未安豐陵笑曰上官何不治下官座首余又曰敬差官姜一球屢退令公宥報杖殺都書負誠妄矣豐陵曰吾不親見亦遠散差官之生趣無足為怵隨退加報而已越二年戊申乳初余以楊州牧使下直於豐陵以御營大將列陣於關明外高坐輜床盛陳軍容余趨而入見始知豐陵意不在一縣推治座首杖殺書負視以兒曹戲不曾置諸甯中矣人唐戊豐陵趙公以吏判拜左相而左相李公瓌將擬為吏判一日於尚書師誅邀李尚州峽問曰君曾祖眉江公景嘗堂上嘉善未通銓職直擬吏判云然否李曰曾祖在堂上一年又經原旨嘉善二年又經兵曹叅判而薦擬兩銓之長何故問也朴公曰有人未傳左相以為從曾祖某公未經顯職直擬吏判君將以朴某擬薦云聞未不勝驚訝問之李曰然則公將為吏判公曰是何言也吾黨性太偏當事不耐豈可居銓地為世道守宋聖賓廣明字嵩量才智足任鉅衡吾當以聖賓舉代即赴左相家未幾宋相

以前奉判果薦拜吏判近觀士夫於一資級小過塞必多擠陷儕友晨夜奔競如朴公者恐無二焉陶谷  
李相國清貧自持客往見方進朝食饌品極佳而飯則唯麪客問曰公有不安節手何為啜粥曰否絕  
故也客笑曰家貧絕糧則固如是佳饌乎公欺我哉曰吾冒忝台列外邑或饋時物故饌佳則進矣糠米  
有誰遺之何怪乎啜粥而饌佳也徐相國命均任至上相家甚貧乏一日鄉居窮族富庶來偏公臨臥脫  
袴而衣之知其有新袴之可代也翌曉將赴闕忽聞內屋有喧聲蓋將斗熨而寤置夜失新製也客請運  
所者公亟止之亟借一袴於婦弟金相在魯以赴西相俱是世卿而家傳儒白世襲位後祿不結或至  
朝夕之供不充近世宰相之清貧者皆稱二公為公俞相國拒基趙尚書觀彬同辛未生甲午滑塵同福  
及第放榜日同出闕門俞適在趙前趙呼之曰俞某士大夫登科豈可以一紅牌前導試者亦與白牌一  
紅牌川字列立也俞頗憮然其後趙官上文衡尚書俞為上相趙時以公體柔弱或以清搢語促相公故  
為慢罵而戲之陶庵李公少時以詩大鳴世以司馬魁期待未及赴會試捷壬午謁聖科時年二十三晚  
年與門徒講學座中有言某人之子能成進士快雪其父之耻公微笑曰不成小科果為深耻乎蓋自笑  
之意也金相國相福未及小成徑占大科任至上相常與儕流言尚以未成小科為恨云公朴刺書文秀  
暗行於熨南行到一邨有富僧殖債民間以貧不即償帶醉乘督侵辱婦女朴故讓之僧睨視曰此非過  
客所知務怒以辱朴計其穀即償之使之贖錢以吞積榮就坐燒殺之曰依爾佛法茶毗之又得一處寄  
宿主人冠而未娶者問其年則二十餘蓋其父在時約婚於境內稍富之家父歿甚貧只有老母今終

制而彼有背約之意無計勸成云林問其家何在主人指示相望處卅翌日出道徑往其家、主出迎卅  
猝坐問曰聞有處子何不取婚曰姑未定婚曰某姓某姓人甚好其人惘然不對卅大言曰約婚背約御  
史可怕而已邨人稍、未集主人畏怯曰果有宿約徑當更撤卅曰吾知消吉今日大通若過此曰御史  
可怕乃以朝衣帽靴隨行驛馬勦於某卽使之酌水相醮而家驚惶聽令莫敢違越觀者全集且驚且歎  
又索田筆使主人畫其三之一而析券仍令座客署署自書其尾曰御史某又署本縣印俾給女婿曰如  
有後言御史可怕處事之豪快如此金吾卽為上經歷則府中吉規有卽位領教等戲余再後兄鐫將為  
上徑歷以年少厭遊至有辭狀之舉時卅天城為判董題其狀曰千載之休運復歷一府之謳歌感故何  
必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斯速卽任云而位字空而不書後兄推讓於年老同僚而戲題則傳作奇談  
△**齊雲山仁玉山**之一名天使之所命者也齊雲治俯瞰都城花柳卅尚書與李叅判普憐同遊作詩曰  
君歌我歌上雲臺李白挑紅萬嶽開如此風流如此樂每年長醉太平杯卅非工詩者而道得富貴氣像  
詩自繁蘆又曰今日與君遺俗累此間容我放高歌亦能豪放嘗以朋黨上氣略曰鳥銃出而項羽不能  
試其勇論議出而諸葛不能用其智人謂名談△張將鵬翼故修撰次固之孫少有文翰嘗見母夫人貧  
食糟糠旅憤投筆遂於武試應講通鑑至張儀說親王曰魏無名山大川之限講官問曰武侯問吳起曰  
美哉山河之固以此觀之魏有山河之險而此言無山川之限何也張曰孟子見梁惠王曰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武侯美哉之山河在此而入於秦故儀之言如此試官旅歎按綱目魏果失西河之地張之應對

誠亦美驗矣嘗以脩卽往候於申相公說家偶於歇所廳見府隸拮屏以待諫不在倚張被其素賈出紙  
筆視墨一筆揮灑少頃入謁相公聞呼題狀迂如風雨公已心竒之俄又府隸進异命以素粒音墨蹟淋  
瀉公恠問之隸實不知張以墨戲焉對公曰子以學士之孫文翰如彼而何以投筆也張即對曰小人不  
為武彼上將軍誰可為之公笑察其言貌而期待之果為上將任躋九卿一日鍊兵於鷺梁前隊將出忽  
有猪群過陣公命砲殪之呼猪主厚償其侮恚猪以饗士其後又出鍊猪商故放大群亂入陣中公又命  
砲盡殪而發揮陣外其手日處事之豪快類多如此△張公為京兆尹以道路泥濘每令坊民雨雪後刮  
兩邊泥土聚之中脊時有中路高而班低之謠其後崔李兩姓以中路褻占藩閭至拜摠使士夫之零瘁  
者如故文學李著之家結婚於崔家謠言不幸近之近年街童有擲錢戲作凹穴於地上開些數間擲錢  
以納凹為勝非久有潘川之舉朝家使五筭后等川渠別設疏司歲以潘司其費至累巨萬錢兒戲果驗  
云△朴尚書師洙少貧乏親老病篤需養而無力偶過一藥局語以故請貸主人心知其士子而推妾持  
難其妻適窺見識其必貴勸令快許貸以數西養後公登第乞郡出宰實養者竟謂妾償不復有還仍以  
年久心窳慨之及為閔西伯公使人招之仍令來階其人心易之不望其厚報妾進而留數日告公曰  
前日之貺厚意久不報矣呼侍者解出一包以給曰此白金千兩其人大驚謝以太過公笑領之其人以  
此大樽藥料而致富即今銅街藥舖邊補之父云△公嘗於太廟洞有小舍佃直白金三百其福禪李姓  
人請買屋佃則徐當備納云公許之其人未久身死其子賣其家只持二百金來納曰百金果用於喪需

迨後當納矣公曰汝爺門下人也貧死無家孀妻孤兒何以聊生將此二百金姑以自資其人或疑公不  
滿於未準數而却之又曰何敢不為準納且乞緩限公笑而與之其人感泣李相國京城為北伯時申  
富平景閔以營下判官赴任未幾李問邑弊申以前官時拘囚蒼商犯法人數十滯囚府獄此皆大獲人  
養獄為弊為對李曰明日當處之翌朝臨門忽張軍威一砲并最斃十人莫不股慄謂申曰邇上重任  
守法不可不嚴繞過旬日懸金而募蒼商人始疑之終得應募者屢十人遍購邈蒼申問其故李曰通信  
使總已發行中蒼料罄一國之需副使書狀少彈壓上使洪令過於解事生事必矣事<sub>也</sub>則非蒼而何  
不可無不虞備未久使舟失火朝家更脩蒼弊果急徵而畧方伯李以是應之人服其先見矣朴憲城  
文秀弱冠雨中騎驢衝過崔相錫鬪轎前從者捉囚童朴策駱隨後而去曰如知相公安敢犯騎<sub>也</sub>逆坐  
多人擁去空轎只見轎上覆以笠帽誰知笠帽下有相公蓋以崔相之短少故為嘲弄也崔笑而釋之凡  
人之長短不同自古然矣昔伍子胥身長十三尺晏嬰短小使楚之人造門如狗竈以嘲戲我國許相國  
琮身長十一尺二寸華使不覺屈膝故稱人間無雙至於崔相矮短如嬰兒傳言曾為閩西伯在營之日  
諸妓莫不駭笑禮房請治罪崔曰初見余者笑固宜矣何必為罪世稱體小而量大焉近者柳承旨鸞身  
長八尺張獻納波長不滿四尺曾於儲慶宮酌獻禮兩人俱以通禮<sub>也</sub>行左右長短懸殊先王顧笑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隨駕諸臣莫不掩口李司諫敏仲嘗問於少輩曰陰暗昏雨何日最可協意也少  
年多以晴日好為對李公笑曰余獨以為兩日最好身不出客不來掩閑掃却潺湲在耳<sub>也</sub>心看字開意



自足仍曰人見大異曾聞金情城錫冑帝曰通衢高張大幕設宴鼓樂忘迷大風怒掃屏帳顛倒盃盤散亂則亦足快心按金公平生經歷類此光景李公之沉靜工夫亦如其言始知言出性情而平日象像從可驗矣△曾聞先輩宰相會坐各問賞心樂事曰何者可最樂也諸公各言所好或言詩酒或言舞色或補書畫花艸或論山水遊獵陶谷李公曰余有所好異于諸人之尚矣諸公迫問之公微笑曰雨中無客獨以腐糊補綴毋紙為好諸公莫不嘲笑余嘗傳說亦笑李公之窮像李功甫曰君勿妄評諸公所好皆是俗尚無足可貴李公之補丹沉靜趣味以此可想特諸公與君識未到耳相與一笑△北軒譚居南邑適暮過僻邨路見一老嫗從隣家來呼其女孫曰聞隣人之言明日為冬至汝其急謀豆粥其女年可十餘歲出門仰視星象曰人言誤矣冬至在於後二日北軒暗見曆書果如其言心異之問曰汝何以知之女曰吾爺嘗言彼星與此星會則當為冬至節今兩星相去稍間推其經度後二日當會以此知之北軒曰汝爺在家否女曰適往他地故在數日之後曰吾必相訪穎傳吾言後數日北軒委訪其人已學春隱避不知所去必是隱居輪晦星羅心肯者也△陳懋仁泉州志泉州城西榕林幹大如一間屋枝上有纒纒垂下者謂是根也其高叅天枝葉蔭可二十餘丈蓋云榕樹千年者其上生如南香相傳韓少卿國華為郡誕韓魏公日楫抄為吐烟霄我國文康公李后亭牒檇軒月沙之高祖也至月沙大人縣令公悠之時檇軒遺址百餘年廢址忽有蓮數朵挺出此實公家昌運之徵文忠公大震風敵天下知名又其二子趾美伯明漢白洲李昭漢玄洲於斯為感柳捕將就章死於辛壬禍家在公州新全洞口有大榕樹在死

年久朽臥川邊乙巳仲夏旌閭其時僅榭忽起枝葉復生至今蒼鬱閭縣陽安國洞家祠堂階上有玉階  
榭已巳之禍梅榭枯死仁顯王后出處其弟甲戌忽生花葉未幾復位世世培植年久猶存庚戌秋再  
花盛開其冬閔台百奮登文科人皆異之如此王謝家竹筍迸門之理耶△漢朔俞相公辛丑竄東萊燕  
使未復命而直赴諫兩行色艱閉暮松梁山村舍主人頑悍毆迫不納夜係見逐經宿於他所甲辰放還  
以臺職承台初欲猛治而以為必報睚眦稟有示人不廣之媼經過而不問矣歲在丙午出按嶺南屢巡  
其地中心則不忘徃還輒視其村蒞瓜而故曰又不治又於丁巳公以亞所再任嶺南復當巡過忽又  
思之曠逐過客民俗可惡而不治有難懲後且有可治之勢而故不治則不能治者無以懲惡始令推  
捉渠亦老矣蓋聞不悛舊習以頑鳴鄉者數罪於十七年之久而痛加懲治嶺南之人至今傳說為公徐  
尚書宗伋庶雅自飭為吏判差送一武弁於西塞饒邑赴任屬耳饋以一笥蔘料公大驚挹其子怒罵曰  
吾方服藥乃爺饋以藥料則可矣今此所送貨也非饋也何辱之甚也擲以還之其人慙謝累請留寘公  
終不納卒乃帶去而掬取一握潛與其奴僮公則不知也僮即全家婢夫每言此事凡俗等之貪鄙者輒  
於苞苴不以少為怒者或希而徐公則以多為怒喜怒之相反惟係於廉貧之不同矣公之女洪氏婦知  
嫁妻有文識或以婢僕偷竊為言者婦人笑曰我東方箕子之開國也教以八條盜賊沒為奴婢其種子  
之偷竊有自來矣固亦宜也何足責也莫名秩也△李令壽諧老蔭僉樞而黃尚書龜河妹婿也嘗為稷  
山倅時當戊申逆變逮捕四出有一金吾郎與李相親者出使湖中路過衙門欲療飢渴馳馬直入官隸

驟見紅袍金吾即傳呼曰主侍有拿命李方坐衙見即昏室即急出囊中丸劑索水而水磨灌口奴輩惶  
錯驚呼皆言倖既被拿又即賜藥傳訖內衙黃氏婦人韃背惶急曰豈忍見此言寧先死登樓自墮碎面  
踐骨禁即無意索飯甚走俄而倖得更甦婦亦免死而喘呼痛怨辱禁郎一世傳笑其怯其後李偕  
老重舊宴席有人語及前事曰復恐初從胤離說一座解頤金金僉正漢房尚書有慶之子嘗為唐津倖  
適秋赴京試鄉仕留官者狀報曰滯閔終到而草賊之禁申嚴故今方搜捕云金以擬滯閔各別或抽題  
送過科還官則謂以草賊捉回滿獄而鄉任官吏入告曰閔文茂村草行者各別搜得以報云茂沒荒村  
草間潛行者諸議皆曰草賊故依令搜捕云金始索滯閔一、細搗則乃是茂材草行人搜訪云者而擬  
傳經毛鄉任吏輩錯認字畫以材為村以卓為草該捕無辜一境騷擾金即日解放諸囚聞者絕倒昔有  
一通伯好用文字行閔列邑曰素餐者捉治云蓋以詩經不素餐之謂也武倖之無文者未詳其意問於  
鄉任官吏曰境內素餐者誰也皆是僧徒也武倖曰僧本不食肉今何曰素也食肉而行素者乃是表  
人也捉致一境齊縲者云真可謂無不對矣近有一宰相嘗知江陵府始至傳令各社遍訪有表者吏民  
相謂曰明府下車於節孝之鄉必將吊死問孤施以顧恤之政爭先納名及其列錄成冊究問曰英甫父  
母棺材焉取也并拘囚鞭扑勒徵極贖真可謂捉致素餐者未幾其人坐事廢板賣店如此安得不亡也  
△一宗班位高金多富優無比一日忽有一客來到廊底馬鞍僕使被服華侈言在箕城來目上納所帶  
累千金賞旅邸尚患疎虞所以未托於勢家云乃出裝包之燕貨西產炫耀溢目儷人婢僕環視心醉相

與款接留數日言入於內上下皆知為巨富也客將于謁於宗班而有所不敢者僮隸輩感補於前宗班  
先示可意引入客腰扇趨謁漸露扇屋稍近酬酢身言俱羨宗班屬目扇遂客即以屏佩書解進案上  
果是斑紋絕品宗班摩挲稱奇客曰略通燕貨多蓄此類請留供玩好仍冒陳未烹之由處廚之意又言  
小的頗有累萬賞而托身門下誠亦為幸善辭以媚悅自此每被從容指語乃曰寵僮謂有急需要得數  
十兩報序班快許過數日加以十兩即還之仍說西閩轉輸之利亭司防納之便務遂殖貨請倚以相濟  
宗班傾倒信聽自以謂得客晚時或送僕揮聽又自出門延望有待人之狀一日漸賺引入數十駄包物  
疊積一房而牢鎖中出一索錢具酒饌乃與僮隸同飲曰誠貨重貨之善輸客入言宗班曰地部訓營所  
納其數夥然或恐遠輸而有先後四千金一府來到藏置門下實賴感勢所暨也翌日又自外而故曰一  
處所納今方見督又將換銀千兩而市直適聳差可待時與其利於市寧利於主家而很難頗請信班既  
知其貸入外廩也利令智昏少不持疑又復快諾客稱謝曰如有不時之需當以市直納錢也與其僕領  
銀共出至暮不還意謂街坐致晚明日又至哺不來宗班使探地部元無納銀之事又問訓營訓營亦無  
是始乃大駭搜極鎔房被其包裏盡是江邊卵石乃覺見賣於巨盜而亦已徑宿無緣檢得一扇鑿十  
金坐失千金宗班惘然咄咄不取顯言也△陶谷宰相公自少時長於文識疎於物情其夫人也侯公  
在相位或有餽荅公即僮人有親病輒掬而與之後家有病屢醫命甚劇而披儲已罄公乃以五葉錢擲  
地呼僮曰速買荃料而未一世傳笑丁承旨範祖善詩辭被送湖崖而瀾於事務居在興湖其夫人嘗曰

吾與汝烟荃雞結坐田即種麥四斗之地也可種烟草以為一年計也丁遍市州種於岐中日以鳩聚人  
閱過時而不下種曰種不滿數僅得三斗七升數升尚不足以致留待遲延蓋知以種種將如麥數播也  
聞者絕倒尹尚書淳文章鳴世而奇通技藝手自製筆善格物以至婦女錦衣衫袂縫極工鄭揚州原  
淳文雅善詞賦練核異常嘗為懷德等以粘米數斗出付厨吏作餅以終勞作長廬厚薄揄拔之曰依此  
搗作餅則一斗米當為幾箇餅吏心異之一依其梳而作餅計數則於鄭侷酌定尚有四五箇之剩吏笑  
喫之以其空數盛器而進侷曰如其數乎吏曰然矣侷嚼一箇而言曰水氣稍多於我的定之數又有四  
五箇之剩矣吏於恣外不覺流汗交承鄭侷者謂余矣△一武弁托跡於權相之門貪鄙善事連經七八  
間任家賞極饒置產於湖鄉門前一坪皆是常稔之沃土適備量田以肥馬糞刀磨賂監官土之上品皆  
以下為等自謂為子孫得計湖中人莫不竊罵其人無子以從子為嗣富不數世其孫大起茅宅於莊  
墅土木方張震擊屋樑未幾而死又其子耽荒女色盡賣家產不留寸土愚以為夫則懷均賦國之大政  
而其蒞公營私自謂妙計者殊不知刷掃之理捷於影響古人云徒為蒼生雖死不悔是誠守錢虜而兒  
孫作牛馬有甚者殆為子孫為蛇蝎蓋言取物則陽拒而陰鈎黷貨則害人而利己終至恃出必受其殃  
吁亦可哀也昔陳元龍家極貧喜聚書而不置產業或問之元龍曰有好子孫不用置莊田女能自置也  
無好子孫雖與置莊田也不能免後三孫以文學顯名清貧自守曰不忘先人格言△某相之尚書也日  
使僕僮煎服葶料補劑輒飲嘔吐以為胃氣不調而訝之公無子家有一侄他僮之傍伺者啓告於侄曰

某僮日以砒礪和藥以進屢見謀害之狀徑密告於相、坊責曰無辜世舊也吾隨事信任他僮之諛間如此慎勿復言也居數日他僮又告以將作乘夜格殺之舉且曰如其不信試驗藥料韋服之盡空所以謀害而變匪也徑先檢几案居房樓兩儲一空又告相則僮已逃走矣外言喧傳捕將聞之該捉一、取服相公又使不施惡刑而竟為捕廳之撲殺公之忠厚則至而足可謂知人則昏矣伊後大拜位至上相其嘔毒不死實有神護貴人者他耶一名官逃故江界倖蒼貨盡付一籠婢使之匿處一日婢忌建名宦進以威懼故家暴死顯有中毒之狀其家不忍遷疑於親信而第推索其所托蒼料則謂以盡匿無傷其心跡尤可疑而寢妻孔子不能成獄人言差可以活人而適足為殺身之物情變作賊財聚生禍可哀也已仁袒朝吳尚書後稱竹南以莘鳴世位至上卿家嘗富饒于孫蕃衍其後家內忽以奇疾次第死亡只有孑然一孤兒於竹南為孫而時年九歲也近族無可憑依惟有外王父柳承旨指揮而昏韓家事蓋其悍奴妖僕奪賔財產回謀咀呪殺害殆盡也兒一日如廁窺聽奴屬之偶語又諱盡陰無使了遺其乳母泣曰既殺其父母諸兄又降諸哺兒吾所不忍以至言詰兒始覺家禍所由而又將及已矣乃隱身而若不聞搜檢內屋物多徹夜見外王父泣稱奴屬之有眾請借多奴而略治之柳曰童子何知奴若有過明日懲治此夜何遜也兒因請借奴命以數人又請多人且使各持一杖一索柳笑而許之誠使奴僕及僮人十數輩隨去曰兒能有事亦可獎也惟兒令是聽也兒乘其奴婢之牢睡各使手杖當門一、束縛係繫者凡十七日也仰視而或問其眾相顧而亦自傲笑也兒使之連絡一索簡其多人只以數三健僕

驅去水口門外又自隨往從者挽止而不得及出城曳到松林皆使背木拘坐又送其從來數人而不大聲色曰吾奴吾當自治若輩其從令矣亟故也吾亦從此入告於王父矣其人曰奴長主切勿女乎管而駭視乃相笑而還奴縛在松株引頸而不敢動也兒於夜出抱持家藏一匕首一揮而盡斬之血流滿林翌朝觀者塞道人皆瞻寒股栗都下喧傳世變秋曹以擅殺忤記三司以不法論駭顯廟震驚特重繩以法仍降收議之命時尤庵獻議力救曰九歲之兒冲不及壯手刃濫殺觀過知孝乃得赦解兒即名其者叅判光進之祖也今吳氏諸人皆其後孫而以首尚傳於吳承宣大益家見劍者傳其說是以謂家之恃奴即國之逆臣罪閔因赦則豈不勦治而大凡人家奴變不由於虐使而致恐則必緣於財聚而嫁禍亦在主人反省而預圖於不現矣余見世之殺戮奴僕之家多為鬼祟不有喪變輒罹禍故安享福祿者鮮矣夫奴僕真所謂此亦人子平日可善遇而女也施之以恩義飭之以教刑或折奸於未萌無令他罪可矣如以女殺為心則固不忍矣邂逅致斃則亦不幸矣凡為家長者可不慎歟古人云無求備人之所不能無忽疾人之所未化足可謂御下之長策也仁祖朝具監司鳳瑞號洛州為嶺伯奸人奎天龍者誣訟不售而去數月後有金大音投呈之狀公曰此女奎天龍也詰之果然益天龍始以是瞞公而將復加點畫還以為金天龍也公痛繩以法人服其發奸之如神也一日營下一人夜失牛來訴曰有客未滿其晚客去而牛亦止矣理客之後則大雪滿路只有人蹤未見牛跡不可曰客盜牛矣請出奇誅捕公令捉其客已供以渠自獨飲牛適見失如果驅去雪豈無跡營府諸人舉皆稱寃主人亦不致疑公獨判曰

牛之後蹄必踐前跡著鞵後足塵留人蹤汝洎騎去其誰敢欺其人吐舌驚服果還其牛盜可謂巧於掩  
跡而公真是神於發奸矣終公之故一道無警馬△李公裕民以智署將焉為北閭即嘗牧忠州邑有訟  
者馬於橋上為牛所迫落水而死請徵馬於駝牛者也李即使官隸尺量橋梁之長廣牛馬迫處遠近區  
劃於衙庭并括訟者在未徃狀蓋牛則過橋之半馬落處則在三之一俾判曰牛遁而馬駝牛過橋之半  
則已先登橋、隱而危何不差待而駝馬也此自致落水駝牛者何罪訟者無辭而退場市日有僧來訴  
曰卸紙一負於場違入市而出則全負見偷請還推者公問曰傍有何人曰倚置於木偶一市人皆見公  
笑曰一市人奚罪、在偶人捉入木偶結縛而還置其所令邑底民戶各出一丁使之守直俾勿見逃乍  
謀民僑竊笑為戲過數日夜深後不時照檢果無一人在所藏匿木偶數戶之丁督徵罰紙寺僧既達帝買  
不及邑郵鬻涕將以倍恤尤賢忽有一人出責屢貼紙一齊以納俾括其僧以示之有標可驗賣紙者遂  
自伏罪乃放紙于僧還俾於民其出奇聽訟類多如此余過忠州邑有去思碑刻以李公某威行惠蔭碑  
云△林叅議象德為南平俾有行人遭店舍失火店主救其牛而不救客馬以致燒死請徵馬於主人公  
題其狀曰天崩有牛出之實屍燒無問馬之道相考施行韓相翼譽為廣州留守有以死馬請屠者題其  
狀曰馬肉多委社、有傷人之弊而生盡其力死食其肉人情之所不忍埋置之宜當△張公鵬翼初等  
昌原府有人來訴曰行商而出自外而還其婦為人刺殺而不獲賊願得復讐公使之退待出見村居形  
止其家跽寺不遠乃使童錄之善女聲者每夜悽惋哀哭於林藪之間親自調察如是者旬餘忽有一僧



手擎鑪飯偃禱既以釋志者公推捉取服蓋寺僧之平日來往而裁縫者也即按其罪張公之殺奸如神自此而有名焉△故文學李若再從弟蕝早歿妻稚女居在廣州與潮共康從弟包壽數十歲兒也亦居同里一日隣婆偕往李家則蕝之妻若女俱死在一房婆驚愕疾呼隣人奔集蓋以索錢須以灰散滿房檢取於近處傍有葉樛老叟上幕以處者李家戶籍一幅落在幕邊縊項索乃是相繼之高也人皆以彼為疑且言數種執賊之無疑伊時道伯韓光聲原收任稜拷訊屢叟以至經覽其稚子處幕凍餒一夕又為虎吼一境皆曰殺人母女而父子并命无信天理之報復其後余往番境卷包壽時政未過語及殺獄亦以罪人斯得為快翌年再從兄出按東隄禁酒頗嚴濬接通以潛釀談捉包壽之元嫂女惶恟自語曰殺人者包壽余實無罪濬校大駭不問新釀故詰舊獄女細陳包壽殺嫂之狀對辨具伏蓋包壽無賴酒博之遊媾家裁徹瓶粟出入窃偷轉戍爭詭乃至殺害而隣人不識其嫂知之也從氏陰聞按法始知取索於遺落藉於幕皆包壽設計掩跡也乃於絃歲之後其嫂倉卒吐實得以償命天理昭也但獲叟之獲罹枉死吁亦慘矣宜其按獄者之所審慎也△黃尚善仁儉為閩西伯簪下有殺人疑獄官隸一人夫婦子女都是八口一日初昏明康已閉風雨驟作門外忽有時拜使<sub>見</sub>出應有人從門隙披一瓦物曰越邊家適以餅饋臨燈而視乃煮秫而作尚有溫氣者十餘片問是何人則兒言但云越家風雨晦冥未詳面目而只知絕角兒也意謂平日相饋之某家也渾春曰喫獨十餘歲一子適於其夕病廳呻吟為雷一片將以待朝餅饒喫了舉皆昏眩其夜長幼七人皆死潛下詣人錯愕來告只憑病子之

傳說也試以俸在一片飼犬則犬亦立斃即發潛府摩梭嚴飭該捕獲一見得贓蓋聞前數日朱質林屠  
又買砒礪於市慶者窮覈取服則蓋自是府隸之隣居者而娘怨於差役有此設計而謀殺榜訊之際造  
謀及置藥煮餅者三四人亦皆杖斃夫渾春俱死而一子之以病猶免亦可異也黃台謂余曰西閩人心  
悍悍類多如此云△尹判官光烈為大印倅境內一人來訴曰適出他數日還家則其妻為人所殺血流  
滿房又失其屍求賊不得又願發奸而復讐尹沉思數日莫測端倪只帶一二官隸單騎徑出而無緣檢  
蹤乃下馬徘徊於村居近處偏到溪邊蘆荻之傍忽有蠅營飛散之聲蘆中又有聚沙之痕散步沙上微  
露裳緣使隸掘開果得血屍而有刀在瘞巫令還檢取刀細檢則似是僧屬之所佩洗藏袖中徑往在近  
僧剗細徒出迎遊辭酬酢仍問曰余有刀瘡方欲新造於清道匠而好鐵難得曾聞汝輩相履之用或有  
利刃試皆取來諸僧雜出數十柄佯若看品而并與袖藏之刀散而還之諸僧各自推去一介有剃面  
相顧尋問其主皆無應者而中有一僧諦視撫摩曰此某庵居士之刀胡為在此尹問庵遠近云寺下距  
村窵遙即柘居士擲刀與之其人已自色動而首其罪蓋居士伺虛而作奸刺殺而掩跡也即日按法一  
境皆稱神明△蔗朝廣州人有女將約婚取婿女息夢近即同窺頓無人道之慮體是非男非女者女以  
為偶爾之夢而不自出口前期一月夜之夢夢一輒如一顏破憤熟歷歷在目及婚之日聞即入門女乃  
徑出窺戶即是夢中人也推倒離床盡祛祛屢蒙被而卧但使命娘亟投所帶逐出其即渾春者諸窺莫匪  
驚駭命娘誑之矣死韃奪謂以女忽顛狂莫可成禮退待更議云即家以背婚特倫走訴地府女曰爺孃

何罪之實在余。當自速遂蒙怕掩面入謁主梓曰賢侯為民父母何敢隱諱請開左右乃雷陳其等倖  
大異使處別所親檢共即閣賢俱無始言及時狗噬自首瞞人之罪倖痛繩以法顧謂女父曰女子逐後  
力量誠非丈夫所及而發夢丁寧天實佑之且其言教象像迥出凡姝生子則女婉奇男何乃細較門閥  
吾有一子宜與結婚其父驚謝不敢而卒取為婦後果育賢子即進村李集也文章氣節著名庶未官至  
判典校云仁祖朝有人將過女婿即到前橋馮驚落而死其家錯愕不知所處將以女奔喪女堅執不  
可曰吾無迎即相醮之舉豈曰其婦誠不當從宜即還給采緞任渠表需頂以此意相拒也其父以為然  
一依其言彼家不以為爭只自泣謝但女家景色憔悴宿客亦將散去座有睦回知者坐際年老沉思言  
及主人曰余有一言未知如何君家設筵迎即之際遭此變故今日仍為罷會誰肯聘余年七十無子  
飭方尚旺誠有自量竊欲造今自薦其可肯許否主人愀然莫之為計曰今此處變唯女言是聽矣入言  
其女曰曰余於倉卒引權為經而亦恐托身難矣老成之言誠亦有理且許嫁於七十翁可無女託之嫌  
惟父命是聽其家許之睦老乃於即席畧具幣儀入醮成祝在座諸客共吊也覆女敬奉中聯事多贊助  
乃生四男一女一即乘善 肅廟朝為相其餘三人亦皆官達云○稗說一女人為富商之婦衣食鏡足  
一日婦忽請去商問其由婦曰吾入君家察君所為殃及及身生子惡則人女歸告於余寧無捨  
去商曰何謂也曰君凡於賈賈街內暗置水銀以為低仰欺人以自利烏得免殃高強留之請改行為善  
婦使閨術孔有氣如烟直射於人蓋怨氣所聚也商亦驚歎婦曰用此秤幾年曰十年曰今後十年還用

此秤復為低仰而必利人而損己也商一如其言過十年家產不縮又生賢子云愚以謂婦則果賢矣而  
愚商之改過遷善亦足嘉尚曾聞米商之和沙鹽商之和灰雖有目前些少之利其剝掠之理必有屢慮  
盜賊殃亦隨之真道家所謂鳩酒止渴漏脯充飢者也公世人每言老天錯運福善禍淫之理不可不以  
余耳目所親記全州南門內曰白姓良人三兄弟俱有孝行丁亥火起邑里延燒三千餘戶獨白氏三家  
免災南海李者三事偏母至孝友愛魚鳧以賣藥力福為業凡買土女以兄名執券人問其故曰兄既在  
家弟敢自專其行誼聞於四境至入縹衣啓李初貧而衣食自足早孤而子女蕃衍原州興原倉金姓漢  
為倉直數十年尊糴而薄糶又以空殼換實出給民戶以專其利其後兩眼廢明其妻子若孫一室之春  
合六人俱盲只餘二隻眼扶携行乞洋吏安姓漢自少為胥吏頗有才諳權重洋中凡大小科用情幻弄  
等事無所不為京師圈占科試者持貸而輻湊其家之致萬金俸區無比未幾喪其婦及兩長子渠亦廢  
明年末五十墮植匍匐以此觀之禍福之理尚昭之聖人降福降安之訓豈欺我哉後偶譚云陽為不  
善者不女盡惟官刑愈應有彌袍敷陰為不善不女盡故冥府輪回不爽毫芒今一金姓人居湖中者稍  
有財產搬移入京使其子船運家產來泊西江有人來到江邊夫婦子女相扶而哭夫欲弱妻挽之妻欲  
溺夫挽之全力救之詢其所以其人曰本以地部吏胥有積年欠通盡輸家贖尚餘千金之通明日為定  
限過限則喘死是以欲赴水死耳金惻然錢易得人命難得乃以舡載千金之財施之其人感泣問其姓  
名居任金諱而不言略以餘數歸家告其父之曰善為之矣但其人雖了官通無以糊口盡以餘財罄給

之吏以千金趨時輸官廟堂諸年聞其由皆驚歎曰不意當世亦有義人也措大尚能如此若使此吏欲  
死吾輩貧愧義人各出多少財合為千金而與之吏永謝吏役挈家寓江陵地治產而致萬金家契劣落  
盡賣闕庄通又流寓江陵而吏與金不相知也金遺父喪營葬無計忽有老僧乞食未宿金善待之僧臨  
歸請為占葬地以報一飯金隨之行半日到一處瓦屋過一谷屋後有祠守僧從後指示曰彼祠宇前階  
為正穴當以某日某時入葬也金惘然失望曰屋人巨屋其何敢葬僧笑曰余知占山安知葬事仍飛錫  
而去事甚虛說也衰徒步日已暝黑不得已投宿其瓦家主人迎接之夜深主人夫婦出庭有祈禱之拜  
向天僂僂影在月窓金側問其故主人再三嗥唏付語昔日江上事曰吾為此入必欲報德不知其姓名  
去處所以夫婦朝暮祝天金始頓覺提及伊時事而歷歷可記至人急招其婦左右扶持甚甚而泣仍問  
公緣何至此金以乞僧言直告之主人曰無難也吾為公別置一大庄吾將移矣空此居以與之仍與偕  
往制柩而未葬於其日又以一半家贖割給之金自此家產復饒又還京占基於柘子園住宅子孫仍接  
居成村世有鄉相蓋聞金相尚誌述祖墓在江陵云公甫廟朝兵曹督吏任自強豪俠好氣兼有勇力嘗  
以本曹事往于忠州邑乃與任俠者數人偕行曉入忠州地路見數十人擁去一輜于輜中有婦女藉泣  
籲天之聲任停馬微窺則擔輜者皆是蓬頭無賴之類竊聽泣訴必知其從者之為賊任為言同行欲擊  
之行者以衆寡難敵危之任慷慨曰丈夫死於義亦快事乃手劍大呼身先當前二人奮廷協力且博且  
蹴數十輩投橋路上舉皆逃散一處于寨帷泣語曰余某村某氏女也夜為悍奴所劫馳迫以去但急呼

訴今為義士之急難此天實佑之余家則死亡無人奴屬皆賊不可還家此去某村有戚人之可依者惟  
願義士使余致此以垂終始之德也任乃於晨光取出裝中紙筆以其處賊變恣在柙狀封表書以忠狀  
親折走送一人於地府俾陳形止及時追捕乃載轎於所騎馬又與一人前後牽扶即往其家以姑置之  
主人驚歎女兒泣謝曰父母生我義士活我今無父母請以義士結為父子相面百拜請問姓名以圖一  
報處子則長年及笄者也任稱曰過客不言姓名而去馳到吳衙俾見其狀已為發捕捉其賊黨蓋是境  
內士夫家而家資極富主弱奴強奴殺其主而只有一女又特行劫而謀取其財也俾謂任曰若真義俠  
而善處矣窮治其賊按以強盜之律盡殺尤無良者屢十輩考其家產屬之於女以嫁焉其後數年任以  
清災屢月繫獄家產蕩盡矣被刑血脚遠配南島擔曳而過路鎮川飢甚病斃而停在路傍村人至集故  
以水漿曰村中有彼巨屋即金姓士夫家而娶婦極饒宜往請救任自量氣息無緣趨程遂匍匐入其家  
請經宿而去主人書生見而憇然方欲處廊下忽見內屋少婦人顛倒出迎納拜於前曰我爺何以致此  
任倉卒驚惶不敢仰視婦人顧謂其夫子曰此乃平日活我義士也微斯人吾何致此問其末由相感抱  
泣即扶而上堂彈誠調護歷數日氣蘇而特行婦人傾財治具以給行資月以俾候於謫所又其放還必  
供衣食至任之歿事之如父焉任以吏文鳴於世亦以文識見稱云△清州邑北三十里有蜈蚣倉傳言  
倉基即古之蜈蚣院前臨數百里沃野近村民戶屢萬邑俗祈禱神頗驗靈異每年上元日禱以童女  
入院必死凡歲致豐登良不夭扎皆徵於院禱謬例成俗官不能禁村中歲供一女或聚歛民戶買得無

寧之兒如河伯娶婦之俗也境內有一女孝養其父母父母俱歿貧無以飲羹自賣為需及其以身當禱  
村人使之齋沐新衣加餐泣別及夜引入院內鎖門以供皆知百無一生者女自幼時籬底有一蟪蛄寒  
蟄暑出每以食餘投饋聆音必應年久而大如鰲女又投飯顧語曰吾將赴死食汝止於今日矣蟪蛄俯  
聽焉女入院門忽覺縈縷牽重意謂衣拘於門闥而不知蟪自附後也夜深聞寂屏息潛處忽見穢棄繭  
人自樑上垂下如隙月之斜明俄有一道青氣又自下亘上恰似天練鼓掛造射塵响有物墮地更無所  
覩翌朝村人望集乃開門索尸則女自無恙只見數丈蜈蚣一大蟪蛄并死在傍始知蜈蚣年久而神在  
氣吸人蟪亦噬筆相鬪氣盡俱斃而微物乃能效死而報德尤可異也邑人焚其院其樊乃息後仍設倉  
院基尚傳蜈蚣之補云○李順川通贈領相德豐君栗谷先生再從弟也其第三子景容年十七未學一  
書德豐素嚴重居廣陵日使景容負柴鬻諸昆季房媿又使賣柴京中輒着襤笠載柴到四十里有人請  
買不復論價即賣而故始學史畧數年成大儒連登大小科歷教清顯官至觀察使家法之嚴可見近世  
人家父兄雖或以此事勸課為子弟者必不肯恭執僕隸之役矣愚按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  
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翊明藍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  
馬夫子之鉤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膺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  
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職為耻此風日寢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為學者  
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吳參判光運善文章教子弟嚴於督課其子大觀年二十餘赴別試會試

見其所作不滿意，準責猛杖過一旬，杖傷差差而蹠跣，扶入於庭，試本支百世，頌捷科壯元，兀子侄族戚之未學者，日夜另督稍鈍者，以謂柔庶，膈塞宜加，疏通使之日，服控匪冊，注下腸穢，吳氏諸人氣弱，徑艱者多，亦有耐過成說者，而輒有遺失之病，云愚謂苦差之尤，猶可知，警大戲之劇，無或太峻，一笑。青坡劇談俞先生孝通，有二子，娶於皇甫政，正仁世俗，娶妻其處富者，女以珍寶，感之，函摺以先導，為禮物多者，至於三四，函俞子亦以二函為禮，皇甫氏促函入對，客開之，皆書冊也，滿座愕然，後皇甫氏謂俞曰：婚夕之函，何用書冊？俞曰：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婚夕之函，何不用書冊乎？愚按：嫁娶以儒皮為禮，乃防於伏羲之時，上古未有布帛衣，以鳥獸皮故，以之為禮，後世納幣，蓋本於此，或問於晦庵先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曰：許繁，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儒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近閭巷之人，互相侈靡，必以錦緞銀錢滿函，以幣貧不能辨，此則不敢為娶婦之計，此朱子所謂以利言而論財之弊也，謬俗難變，以至廢倫者，多可勝歎，哉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厲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古有一武弁無文而妾，以能詩自負，為東萊水使行，見嶺南樓題板詩有黃栗，留之語，蓋栗留古詩黃鳥也，弁再三詠吟曰：此可謂記實也，傍人曰：何謂也？曰：密之栗世之所稱黃栗之謂其多積而留庫也，滿座掩口，一武夫作筆致書時，筆曰：大監未死，小人切痛時，筆見書不懼，遍示諸人，莫曉其意，一弁未見，曰：大監或托以牧羊乎？曰：然矣，此不難解，十二辰未屬羊，蓋大監所托之羊死，故所以切痛時，筆大笑，蓋武夫非不知羊字，而欲雕飾其文，反為妄發，凡有國忌，板并錄聖節，千秋高斯文習。



守陝川郡一日對客食素問其故曰今日國忌也客曰非也高指國忌曰今日乃千秋國忌也聞者絕  
倒△彼國千里驟者日行千里故也蓋彼人喂養有道一飽則多日不喂只為飲水且地無山河之阻漠  
漠風以一鞭而千里行亦不勞我國則山川阻隘殆無數十里坦途况又喂養宜熟豆起粥多生病亡  
使執策而摩轡何以日行千里也李尚州秀輔家在公州坪基距京三百里嘗騎大國駿驥日行百餘里  
發行第三日來到銅津臨船未及下鞍驟忽嘶風還走來路瘁夫失轡李宰執前校不能墜下走如風雨  
笠中晝脫施至其家則日尚未晡若使早發於廣漢則日千里可知也傳言金清城家曾有一驪行到東  
西十里郊不復前進一日閻巷年老服線者請借於墓祀之行金氏家子弟故借之其人騎犍十里終不  
復前墓祀將虛過其人大發憤摩入林壑折松枝亂打半駒驅踏縮戰慄又復騎出低耳而行過祀而還  
其駒金氏少年意謂其不達墓所而竊笑之過數日金家迎哭一家返虞未及下鞍駒遠見服線白鬚人  
驚逸疾走勒轡而不能駐延後而未則返魂已久始知駒見服線老人認前日猛打者而驚走故也聞者  
絕倒△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嫁當先察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婿者賢矣今雖貧賤  
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  
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曰婦財以致  
富勢以致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胡安室曰嫁女必須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子戒娶婦必  
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孟監司萬澤左尹胄湍之子自在童州時容儀端

秀文翰敏妙顯廟親自揀選將以公主下嫁驍以新安私覲宦中輒坐膝而撫頂甫廟時在冲年偕遊菀苑呼以妹兄既納徽幣未及吉禮左尹公夫人喪逝且將待年公主服以心制未終公主又卒逝朝家將以左尹公主喪飯舍公行到是備門外忽商量既未成親則義不敢備乃遵令待命顯廟震怒曰公主以王家女既服姑喪殯於制中敢曰非舅而不肯主喪乎命下全吾仍降收議之教諸論參差而一天臣獻議曰今不幸而公主卒逝若使公主生而孟某死則將以謂公主婦而不往適他乎顯廟感悟出涕而命罷射驍一世咸頌聖德後監司公發解於監試顯廟見榜而有傷歎之教甫廟戊寅公搜謁聖科上引見宣醜寫賜一絕曰簪花登紫殿延憶倍傷神法醜初宣處莫辭酒入唇益公臨歿亦有孤負君王膝置之詩既罷射驍本家以賜牌之庄寵賚之物一一進納於地部顯廟并還給之余王母監司公女也家有湖西庄分派者乃伊時所賜之田土云△尹斯文顯東曾隨其大人叅判得和之使行入燕一日出遊市門遙見多人簇立有聚觀之狀尹乃下馬側肩而入中有一胡平坐於高足紅床上著短衣下穿單褲前置一橫手引大蛇於橫中長垣丈餘其大溢握黃赤蛇蜿蜒頸纏腰出入於衣襟之間手撫而遊戲觀者全集爭投銀錢問是擾蛇而乞市者又一弁隨錦城尉朴明源入燕時市有馴席而鬻者者構網在籠中牢猛虎俯隅開穴以為出入頭頸之門一胡自以薙髮禿頭觸冒為戲乃數吻作聲張華磨牙作吞噬之狀頭面沒入虎口而濡涎不啣觀者慄慄蓋聞此非幻術眩眼實有擾蛇馴席之法術技而以為生云誠可異也以此觀之永州人捕蛇而犯死古所謂養虎而遺患者未盡其術而然歟

名臣錄尹公准嘗投逆旅坐於庭畔主人見持大真珠出來落於庭中傷有白鵝即吞之俄而主人索珠不得疑公竊取縛之朝將告庖公不與辨只云彼鵝亦繫吾佞明朝珠從鵝後出主人感謝曰昨何不言公曰昨日言之則主人必剖鵝覓珠忍辱而待之歲春判隸先祖某於仁廟丙寅年間聞北虜登岸盡其家眷深入關東寧越府其翌年果有丁卯之難人益凶懼皆稱嚴之見幾之明其後十年北亂則寂然家屬久居深峽不堪艱苦交謫改姓日夜思京嚴勉聽子女乃於丙子十月望春還京占居於涇口內昨闕咫尺之地其冬十二月胡虜猝至御駕蒼黃去邠忽見紅涼傘過門前仍入南漢滿城波盪嚴及罵家屬而出之使婦女變着男服顛倒出城松坡多賊船以濟人民故乃得急渡老少男女又恃直向寧越暮松利川邑底則正當歲時不知有兵難家打餅方備飯饌未見婦貌而男服競引詰問自顧愧甚謂以獨遭家禍奔競至此人皆有饋收餅滿橐乃負戴匍匐歷屢日得抵寧越峽人亦不知有難莫不驚駭老弱氣息喘急婦女手足凍折雖免鋒鏑之鬼幾作冰雪之殍蓋當初虜患既明於十年之前畢竟遭亂及昧於數月之後不能竟終初心傳作笑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當為後人之鑑戒也哉嘗聞南陽府隸於揚市忽見一人白哲長身頭戴樊陽笠者携手而來其家道值自宦招諫忙赴而幽其又於庫牢鎖之戎家人切勿給水俄而其人果索水甚急謂以渴甚家人終不給傍有稚兒遊戲偏以蛇飲樹水從門隙以與之俄頃雷雨大作有龍板屋騰天始知府諫知其人之為龍而故欲困之龍得一勺水亦能變化古者白衣人出遊之說此可驗矣蓋龍神靈應之狀無窮昔昆明池道士三山疏老叟孫思

與陳克夫各以所見備焉

松泉筆譚卷之七

孫真人曰天地之內以人為貴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天有六極人有六腑天有八風人有八節天有九星人有九竅天有十二時人有十二經脈天有二十四氣人有二十四俞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人有三百六十五骨天有日月人有眼目天有晝夜人有寤寐天有雷厲人有喜怒天有雨露人有涕泣天有陰陽人有寒熱地有泉水人有血脈地有草木人有毛髮地有金石人有牙齒皆稟四大五常假合成形充庵云先儒曰於天地則東西南北可見而北不可見於人身則左右前可見而背不可見

△筆疇云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一呼一吸人之

一息也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膺四體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病百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清暑筆談云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廣野中陽焰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蘆氣為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氣絪縕盪瀉回薄變幻何往而不有故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幻有也又曰此身為衆苦所集有閻大熱向何處避曰向鍾陽裡避泉苦所不到暑中嘗點坐澄

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肥髮洒洒几格間似有爽氣便史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真不接語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手且昧莖之際其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氣所發惟物感之牛羊且晝之牯亡則存焉者寡朱子曰手且之氣便是且晝做工夫的槓子常在此心如老子云早復之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周官筮人掌占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列子之論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浮虛夢揚沉實夢溺復藉帶夢蛟鳥喙髮夢飛將兩夢水將暗夢食恃慶夢歌舞李太白偕書云夢者之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口鼻手足皆古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官宦乘馮女婦奏舞忽富驟榮樂無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前者諸說各有所見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遊李太白之魂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覺而無所得若夢與女人交攬而失精此非心溺乎如夏月露卧偶夜露下失覆則夢雪冬月撫被衾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過乎靈樞岐伯對黃帝問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空處與淫衛俱行與魂魄飛揚使人卧不安而喜夢是以陰氣盛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哭泣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又曰厥柔客于心則夢見邱山烟苑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脾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墟屋屈兩客于腎則夢臨園浸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中腸則夢聚邑街衢

客于膽則夢聞訟自剝客于陰究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窳  
苑中客于股胫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臍臑則夢漉便憲按所謂解夢書乃是後世術士之所著而假托周  
公誣聖甚矣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而神存故也程子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  
夢寐顛倒覺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羊疇云魂交而神變氣息而形闕故夢生焉夢者非自外致也日之  
所為也日之所為有善惡夜之所夢有吉凶盜跖不夢堯、豈夢盜跖者是故君子究牽乎夜之所夢致  
力爭日之所為然則夢者所以驗吾善惡之進退者乎△**羣季通睡訣**云睡倒而屈覺直而伸早晚以時  
先睡心後睡眼朱夫子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慮按古詩云萬事無如睡不知東坡作睡鄉記歎卒不能  
至始知萬事之睡而不知亦云難矣坡翁乃謂世事真敗晚悟禪宗而自言睡鄉卒不能至則無或猶不  
能睡心而然耶△**樂郊私語**給與問有海鹽正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謁一鄉大夫主人偶遲、而出巫  
回好睡比主人出而巫已躬拜如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復就睡及巫覺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復就  
睡如初究之主客更相卧醒至日沒巫起而去竟不交一言趙子固愛其事作圖記其說寘于座右曰此  
二人大有華胥屈氣足以箴世之責望廢主者尹尚書憲柱嘗言少時回讀書夜不能寐中歲回供職又  
不能寐每有睡不足之歎奉使之燕京道過霖雨不得發留滯玉河館數月晝夜牢睡、味始足云余見  
東坡志林云古有二措大偕往山寺忍飢讀書晝以徂夜不堪飢困一人曰余他日得忘喫了又睡、了  
又喫一人揮子曰余則喫了又喫何暇着睡坡曰此人可謂喫得三昧者余則曰尹台非喫三昧即睡三

昧者歟。李師傳顯益辨正菴漫錄云：聲色貨利是欲之粗者，今之學者孰不曰我已斷矣，而其實未嘗言頂各自驗。夜半獨寢時，有西施在傍，則能秉燭；朝早深山獨行時，有至寶在傍，則能視。若莫士乎，頂至辨此而後，可言斷。真靜庵先生姿負如玉人，無賢惡見，吾慕悅少時，出征梳髮於店舍，有一艾稍近，假昵流住不去。先生恐夜未投，腹向昏，移寓他家。少時嘗夜坐讀書，有一窻子踰牆而來，先生振理責之，遽楚而送之。松都妓真娘慕徐花潭，投宿三夜，終不能動，得粟谷為海伯巡，到黃州有妓柳枝者，年未二八，有姿色，以房妓侍之，未嘗有情慾之感。其後先生以公私往來，柳枝在傍，有持寢之願，先生明燭不近，製詞諭情。正菴云：按此可見諸先生之中，惟靜庵姿品最高，處學者所可法者，其惟靜庵乎。至於花潭、粟谷，其操守尤可謂過人，然學者工夫既未及此，而遽以此為法，則不暇於其中者，效希不視邪。色不聽淫，聲自有聖人之名，訊只當謹守而勿失也。牛溪先生入城日，適赴松江懸孤之會，及階見紅粉在列，語主人曰：彼紅粉，恐不宜於今日之會也。粟谷笑曰：淫而不陷，亦一道也。牛溪遂升座，粟谷、牛溪、松江同會，李希叅家設酌，古介以一時名唱在席，將行酒歌，發牛溪，遽起座上，無敢挽止。按暢大隱力拒，庖婢行酒，程子聞而不悅之，以此觀之，紅粉在列，似為無妨。然既請牛栗西先生為之賓客，則此何等會也。而必用紅粉於席中乎。此則松江之過也。李士序妙歲受易於花潭，僑寓隣舍，主婦有姿色，促其夫行商，其夫恠之，佯出而瞰焉。至昏土序明燈，讀易，主婦坐其傍，戲之，土序不顧而戲之不已。土序擬理呵責，主婦久乃垂頭愧泣。其夫夜扣花潭門曰：來此學問之士，真聖人也。具陳其由，花潭與之偕坐，不覺豎髮。明日謝土

序曰公敬德之師非敬德之友也而况受葦耶士序於芬華拜色淡然無所好性喜乘舟浮海入濟州  
牧聞其名近入館擇美妓薦枕指倉穀謂妓曰爾若得幸當賞一庫妓必欲亂之乘夜納媚無所不至竟  
不被汚恒居誨子侄嚴戒女色常曰此而不嚴餘無足觀懣按朱子曰吾輩於貨色而閑打不遠更無詭  
可說△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愧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其女孀  
誓遂娶為爰過常人伊川曰其未三十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其退速每歎惜之後數年固以酒席有  
所屬意既而畚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信義理伊川曰洛和靖以告伊川曰此禽獸  
不若也豈不得信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偏娼賤其可乎胡文定曰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  
緣累太重按酒席一酌自今視之不是大故而程子以下作之如此甚可畏也夫禽獸不若父母遺體之  
言其裁義極精細垂訓極嚴截今有欲戒於色者必以此為法然後可庶幾也不然而只以傷生為戒則  
恐此輕彼重終不能有所得力矣△鶴林玉露自警文胡澹庵十年貶海州北故之日飲于湘潭胡氏題  
題詩云君恩許故此一醉傷有黎藿生微澗謂侍妓碧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  
輕故對黎澗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  
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鹽臨血出拜可謂萬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况洞房綺繡  
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蘆菴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  
吞岳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鉄作心肝者坐當按法下誅別之



際空區血廟了不經意惟春、一婦人悲歌帳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數能決意于太公臣后而不能  
決意于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謾自若羽翼已成則款款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  
言之世上無如人恣險信哉愚按孔子曰賢、易色孟子曰好色人之所欲聖賢亦以色為言者多矣性  
古來今昏君鄙夫之荒淫喪亡者固不足枚舉至如漢高之戚夫人光武之陰庶華何等英主而不能禦  
既於孽情蘇武之於胡婦澹菴之於蔡妓乃以烈士而亦自不免於為累儘守尤物之移人也且觀古人  
補說世間行樂丈夫得意女曰後房婦女以百數又云曲眉豐頰妬寵爭妍甚矣人情之好色也是以先  
儒輒以貨色而閔垂戒嚴截直垂如滄聲美色而遠之蓋常人之情近而狎玩則浸、易污故必使遠避  
以防其漸也此所以魯男子之拒門不納善學柳下惠者也至於我東都元帥權公當壬辰之亂出入倭  
陣傷若無人幸州之戰乃以四千孤軍大捷數萬賊兵天憐查大受未視戰處有外國真恃之稱至被皇  
朝之遣官褒諭名聞天下足可謂烈丈夫矣尚有鎖房之困白沙嘲笑婦翁不免爛臂之談真所謂以事  
未易消除者歟夫以英雄豪傑忠義智勇皆不能免則豈可以一事斷其平生而律之以禽獸不若之戒  
士夫失節之諭無或秉論太峻而不借一步耶至於先賢之不欲斥言而只以自警為言者其意深也  
夫、宋太祖初立使學士陶穀於南唐殺至金陵南唐主李煜使巨韓熙載儷之穀強自高亢不接一言  
熙載知穀外飾使名妓秦蒨蘭日夜素服出沒於岩館前竹林間數日穀心迷如狂使侍童辛動台致之  
沉寢數日使事當歸不忍別於枕上製續斷絃曲與之其詞曰好回緣是惡回緣又曰會待鸞膠續斷絃

明日餞席穀蓋自驕傲不啻孟熙載使秦蒨蘭凝瓶感服後而出歌其曲侑酒穀大慙連飲我東  
曾有一御史修歸如陶穀者所過列邑不通拜色其主倖善戲亦以名妓臨美御史出宿妓家又使掩寤  
達朝微服以入敗露狼狽情之契古今一轍可戒△大明初倪雲林贊字元鎮以文章書畫名於時人  
擬米元章又為閹辟溫歌兒趙官兒有姿色約與同宿雲林使趙沐浴而入雲林上下嗅曰出復沐浴入  
且嗅如前復使出浴如是者數十竟至達朝不宿而罷的買兒嘗與人語未嘗不絕倒名臣稱許文毅相  
操心清厲人言許公平生不知陰陽之事公笑曰我若不知陰陽之事則詎訥後何而生時有華州邑娼  
妓之議命議大臣皆言革之為當惟未及於公人皆意其猛論公聞之乃笑曰男女人之大欲而不可  
禁者也州邑娼妓皆公家之物取之無妨若嚴此禁則年少奉使朝士皆以非義奪取私家之女英雄俊  
傑多陷於辜臣意以為不宜革也竟從公議△聞見錄慶基殿在全州城內全慕席為監司通當重創刻  
建數間房舍於大門外稍遠之地仁廟朝元相斗杓為方伯見影殿廚即娼妓侍宿於別堂撤其舍仍  
夷其地其後年久腐即離家作客不勝寂寞而留妓無處或於廬室潛引侍宿而公憂事孰得孰失△于  
懷城西有洞稱以娼窟最夥皆名妓藏以此而名焉聽天沈相國種情者亦極此中公戲任一絕云  
丈夫一死終難免願作娼窟洞裏魂余見呂純陽詩曰皮包骨肉并屎糞誰在嬌燒狂惑人千古英雄皆  
在此百年同住一坑塵正謂此也鶴林云唐司空圖詩昨日泥鴛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鬣長  
相窳何忍乘危更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詭常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曾未相嗅乃自求押到何也

即此詩之謂也清言云二八佳人翠眉蟬鬢銷魂也白骨生涯松溪漫錄寧寧坡城令脫愛南原妓臨  
別妓始曰一別之後何忍偷生寧化為蛇尋即而去坡城信之鄭侯希賢牧公州先聞其說坡城之到日  
擊一蛇頑莫於所座席下酒酣移坐蛇尾漸視鄭侯驚曰恠哉何物坡城唯啼曰死矣死矣真信人也泣  
下沾襟脫短襖裹瘞離後祭之以去聞者冷齒權都元帥懷與其女婿李鵲城常以智略相矜推常好  
狎婢其夫人甚惡之一日以術誘致庫中而獲其門權甚悶急整城知之故往庫門外徘徊吟咏權從門  
隙呼曰子常到此地頭雖諸葛亮莫可奈何整城曰諸葛亮則那曾入此權無以為蒼全愈正感最風  
流豪放延攬拜妓凡於出入必以歌舞相隨及其反而返魂也京城一代娼妓相招而迎哭於郊外世稱  
風流三虞竹泉金公常曰乃以士人粹潔之身如近不正之色男子之特行何異於婦女之失節平生  
無房外之色某人以文華風標為世所稱而日狎婢屬不擇妍媸有畫仙夜狗之談西人性行恠戲矣近  
者一宰相夜入廚底頭髻誤得於門楣小釘意謂入有倘伺捉髻者低聲請縱而已自脫婢竊笑之人無  
知者翌日家內有傳笑其事輒撲殺其婢後宰相無嗣又喪其兩後子豈其酷毒之報歟古語云貧賤  
生動儉動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法佚法佚生貧賤六道輪迴近見世祿豪富之家席先勢墜家  
拜驕奢法佚不知慄長忠君之道以至於犯上為逆林枝理錫憲嘗曰近來朝廷少飲酒之人小人多出  
少輩無敵長之風逆賊多生言雖滑稽亦中時病余則曰不但法佚生貧賤宜曰驕奢生逆賊柳批戒于  
弟曰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動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每年天德堂之

易如燎毛言之痛甚爾宜刻骨昔汾陽勢盛子晞為暴魏公德衰作宵德惡柳氏之戒其以是夫松發  
廣莊西方有神女相好光明朝謁主人于門主人曰神何來女曰余切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亦  
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諧所願欲無不祥吉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至面若蓬蓬  
髮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瑯壯者衰男子晝哭婦媪  
夜啼至人乃奮臂擎杖眩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  
非我無彼非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惟恐不速惠按古語云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賈誼云禍者  
福所倚福者禍所伏此物理之常也然則處亦有道易曰鬼神禍盈而福謙陸士衡云身危由於勢過而  
不知去勢以就安禍積起於寵盈而不知辭寵以致招禍是以君子見幾而作戒其未然者之謂歟清暑  
筆談富者悉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為富貴處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若乃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  
持盈守謙何患府危核之有哉又曰處治安之世戒以危亡當嗜慾之熾戒以節忍華嗜人之為人貴乎  
涉世不涉世則智不明人見世之小人肥馬輕裘鼎俎以食以為有福人也而不知蠹政戕人欺天信理於  
幽暗之中者不少夫綰惡於冥之中享福於昭之地得罪於天地鬼神懵然不知者非福也禍也是  
故惟涉世之君子則不以崇高富貴為樂而常以蠹政戕人為畏又曰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  
已受之是以兢以以守之業以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也懼禍患之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遷易  
其志屢榮感其心力無所不為矣殊不知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此陳嬰之母所以怪哉

△筆談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為失先寵為辱先惟能以未得為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為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我國之法士夫家高柱大門別立祀宇閭巷人不得踰制或有高門而別廟者法司禁毀之士夫中獨東萊鄭氏外門之制必如中門之隄小文翼公舊宅至於門設柴扉足以木輪至今不改可見尚儉惜福之一端矣近見鄭氏家間多外門之高大可知家法之漸變而俗尚之入奢矣古人云宴安鴆毒余則曰侈奢甚於鴆毒近者豪富家田園茅宅飲食服御轉尚華侈有一室屋子使匠粧馬勒極其華肅猶不稱意梓曳其匠其父取見其勒自加其首曰此勒吾亦可著也一宰相嫁庶女感脩婚具婿即天死其妾備送服奠肅高排八寶糖玉花糖未幾兩家俱凌昏南麓有安姓人家外廳特高於衆屋之上向山敞豁傳言廳則朴輝射亭後人足成為宅者駕以大樑長彘三間大彘數十圍松脂深漬人以上品棺材補遺金尚魯拔其樑新構果川庄舍極其華侈洪樂廷新起茅宅於腐洞緣構內屋洪氏敗尹養厚仍增其制南江狎鷗亭即韓明澹所作而國內名亭一朝毀撤以佐外舍至發虛彈擲辱譏作別業於衍禧宮故判書沈檀家三門外甲第撤其木石移進其茅亭治樓閣甬堦輪奐方其落成祈禱至發髯眦義烈而基年環山禁人扁其虛曰忘故未表尚魯退施逆律厚譏伏誅養厚杖斃屋自斃然人無敢入處者豈其可謂權貴凶宅者歟

錦手耐尚 孝廟淑寧翁主 孝庙每於私觀樞頂加後一日下教曰余有寶箴之物當賜若美耐不敢仰問俯讓而已其後入侍又教曰將以寶箴賜汝而物甚侈矣所以不輕與也如是而罷又屢次矣最久

乃命唐人擊出封裹一物而下教曰此銷燬臺也余有二鏡一則用之於禁中一則以分於若而終覺太侈不宜於私家所以中心既之而尚今遲延也尉拜受故家拆封則乃是銷銅所鑄而外方之進獻者也尉家寶傳寵賜只有祭時之用而到今觀之其製梳比諸錫品定造亦甚朴野而孝廟謂以寶物而尚難輕與又曰太侈而尚戒私用以此推之我聖朝尚儉之德吁亦至矣而後世又臣之轉尚侈濫者豈不可戒也哉○我國士夫於中路人以貴賤之別率多豪強凡在宦者府下所屬人則一家子弟或借家出接以至患疫避寓閭家或昵近碍逼則四面拓基勒買兼并先王在潛邸深軫此弊凡借入買賣一切痛禁嚴飭意非五部不時調察竄配相徇貪士之買入斗屋者至於蕩析流離延臣有以此輩元非奪入乃是乞入而混被誠可於為違上并罪言者近有中路人又多買入士夫家者神醫許詔入處黎興家未幾其子觀以冊事伏誅豈其犯分格矣之致耶○聞見錄政府掌藥官朴晸亮嘗於公會時值路泥加着大分套於靴子富譯張鉉造家舍用浮椽皆國制所禁者全清陰為都憲囚西人將治之時亮妻子乞命於樵灘吳公吳曰雖吾子犯法金公女不容貸何敢有圖熖之詐哉心甚憐之而終不敢出一言以救之兩人終受刑訐金公土見憚於儕流如此有一公子造山亭用圓柱聞金公為都憲即削而方之蓋殿閣用圓柱故私家不敢為也余聞近間閭巷茅宅衣服漸多濫制男著儒冠女乘屋轎者比、有之云金清陰之峻正李蓋壽之風稜更无其人而然歎○怨庵云洪世泰善詩自號柳下臨歿謂學詩少輩曰余有一段高處世人不知請君其記之古昔簡易石峰能自銜傲世以其時皆愛才下士故也今俗則不然雖

有簡易之文后峯之筆地處卑微則不能自立輒為公卿之門客而余則少棄舉子業不與科儒建遂唯以吟弄為事始遂息庵之門世不以息庵答言之晚又受知於農岩汾厓明谷諸公而亦不以某公客目之箇中自有高處矣柳下手生高元簡潔而斯言必有激而發之之間居漫錄老諱全謹行疾甚有故人子業譯者泣問其可以終身行之者謹行曰吾輩不交宰相則無以拔身伺侯公卿之門勢所不免也然而必敗之家則不可輕進以取連累之禍也宰相取禍之道非一而身不離要津好議論會賓客車馬盈門者必敗聚無賴嗜利之類論難東西轉相存本取利之說者必敗邀雜術之士好談公私吉凶者必敗欲得愛人下士之名而不知古今人心之不同使粉飾言貌假稱儒士者自任衡言陷人利己者交構彼此朝晝異行者結連輿路喜交士夫者恒在座上者必敗宰相敗則賓客倒被連連差失一足大禍隨之必加審察而後入其門毋使人指稱其家狎客可也愚謂不但閭巷之人士夫之趨勢逐利市通為交者自取顛敗動輒連累筆疇云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顧與之交見勢崖樞重者未嘗不顧與之接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蓋以清靜省事為本窮通有命徒事後夫何益哉古人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蓋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色能取媚於一時不能不後辱於日後衛虛公補子暇是矣王達云先淡後濃先疎後親交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前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羔羊具美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喻其和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頭之不列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戮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主為是非之根傾

肝膽者畜之為詳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為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手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舍爾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劉孝標絕交論曰寵鉤董石權壓梁竇摩頂至踵墮膽抽腸是日勢交也富埒陶白贊巨程雁山檀銅陵家藏金穴是日賄交也領頤賡額涕唾沫叙温煥則寒谷成臨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是日諛交也陽叙陰慘憂合欲離是日窮交也衡重錙銖纏微影撒是日量交也允斯五交義同賈齋也

丁丑亂定後虜主令我國立其頌德碑李相景奭製吳判書諉書巨恭判布徵篆豎於三田渡趙判書綱作詩曰世人重文章生兒皆祝太學士世人重書法教兒女操蘭亭紙出入蓮閣演絲綸揮灑螭頭配貞珉一日拜何動四方衆人謂之天上郎誰知人事喜反覆文章書法豈為役君不見三田七尺碑波浪浩蕩蠶尾奇復有篆額并三人姓名籍於胡兒陋矣淮西韓退之高詞但使中夏知其所該嘲可謂不遺餘力矣吳尚瀛又作詩曰麻浦胡書碣孤城憶解圍徒聞千乘國未見一戎衣將帥旣無籌策文章有是非朝宗迷舊道江漢欲何故其意致真佳作也所謂文章有是非該碑人而書之者乃其後曾祖也亦當均受其該獨死媿欣一笑

史唐鄭公借語陶谷曰近聞驚心之言我國將為夷狄禽獸矣有時宰家子弟談話之際乃曰宋某直大逆不道也座中吾儕人詰曰少輩雖嫉无慮猶不敢謂逆君為是言豈欲附會南人政老翁於二心

孝廟之罪耶其人笑曰非也以賤薄

孝廟構罪者宗有死擬吾豈為是曰然則豈以越梅松寇指日犯闕之語成其罪歟其人又曰此語尤甚虛說童子所不信吾豈為是哉吾所以名之為逆者別



有在矣夫我國之服事清國固非本心然既奉表稱臣則君臣之分已定矣某以么麼陪臣乃敢謀害天王言稱復讐雪耻不但言之於家乃敢言之於君父天下豈有如此悖逆之臣哉此吾尋常憤惋者矣某其不悻自為逆臣又作文字痴毀遲川魯西兩賢之事正得臣節而以其異於己恣意搆捏夫可師也曰昔宋高宗稱臣於金而朱子每言復雪之義此亦逆乎其人奮然曰朱子亦豈是乎曰然則朱子亦不免逆乎其人曰然矣曰君以无庵為逆而畢竟做與朱子一般亦自不惡而君乃朱子所稱真胡種子者吾不欲同座即起去云近日人心陷於崔尹家論至於斯極將何所不至耶慨歎不已近日時輩以薦窩為逆有一時宰之子語人曰上澶之水流而至趾金某隨乃以陪臣橫卧榮德皇帝之前此乃逆心橫中而然也遲川則服其所賜貂裘謹行四拜之禮人臣之義自當如此以此較彼忠逆可見其祖逆其孫安得不為逆无足恠也所謂時宰顧卧其傍溺然而起搏髀曰汝言極是此言未歷甚的非虛傳也與犬岩所傳語同一脉无可信其不虛矣

旬五志別號之作始於唐時有取其所居而號之者有曰其所有而號之者或以其所尚而號之者若王績之東皋子杜子美之草堂先生賀知章之四明狂客白樂天之香山居士是則取其所居而號之也陶潛之五柳先生鄭薰之七松處士歐陽子之六一居士是則因其所有而號之也張志和之玄真子元結之漫浪叟是則以其所尚而號之也

以我東言之若李衍之滄洋漁叟金尚億之石室山人取其所居而號之也李蒼之雙梅堂徐益之萬竹亭曰其所有而號之也

塗時習之清寒子柳夢唐之於于子以其所尚而號之也尹監司暄嘗自號曰白沙李鰲城恒福亦號曰白沙

李謂尹曰我已稱白沙子可改之尹不許李笑曰人能貴名不能貴人試者誰稱名於世以今觀之世  
之人惟知有李白沙不知有尹白沙近者李三陟東荆家在白嶽下初以白下自稱尹尚書淳庄有鶴  
山亦以白下為號尹請改於李公、即以嶽下改之西公詩筆可謂一代雙絕而其造詣之淺深俾後之  
近遠殊不知誰輸一著也△壽谷集徐相文重嘗為慶州府尹李相舍為安城郡守皆辭而不赴蓋徐相  
之祖達城尉諱暈李相之曾祖察訪諱安性與邑名音相似故也愚按此即諱辨所謂若禹與兩丘與  
蓋同音者而律曰不諱媼名者也近者俞判尹寂基為缺原倅以俞之祖諱檄并姓邑呼之則觸諱質其  
去孰於陶庵李公之引語類中朱子不諱媼名而使人赴官之例以證之俞果赴任徐李兩公諱媼不赴  
未考語類而所以處義之不同故△宿雲印譜鄭斯文亮欽序曰圖章之源出於符璽印契而與符璽印  
契不類為文藝家寶玩其見於記籍則始自司馬氏歷唐宋益盛天行於皇明之世斷山披海剔抉幽奇  
水晶火齊琬琳曼胡之屬罔不刻鏤以相誇詡遂為寶選之奇貨我東之人慕效中國其於圖章嗜好尤  
篤既盡珣琪之美產猶以為未足也捐重購於京肆毋尤其異品顧篆刻及類印符博物者耻之近世鍾  
厓尹上舍斗緒始摹唐本而為之駭乎中國矣然長於精工猶不能極乎古雅宿雲晚出而得其法取  
長神闕遂以名家非徒東方一人舉今天下一人非我東私我宿雲保硯腐林氏逝世不出大玩於圖章  
集古今而成一家故天下言圖章咸推林氏而林自以不及宿雲贊其書空為神交徃復相與固已光耀  
一時可傳後世宿雲圖章豈不誠天下一人乎哉宜其得之者藏弄如朋電扶壁也嘗臆為之評曰曲而

圓直而完其靡也以肥其正也以奇委蛇如夷蝕葉剝落如后敷文甫而不屬媚而不法君子而圖章者  
耶抑圖章而君子者耶余見我國圖章中間刻本學多鍾鼎莖黃之槧恣拙野陋無一可觀許眉叟篆刻  
出而尚奇而僻至如文谷竹泉諸公非不工書精刻而頓欠蒼朴其餘世稱名手自誇其能者愈出而愈  
拙近者李晟之季良酷肖唐刻一洗東墨宿雪柳約休文併時而同癖輒與季良終日美石究思出奇殆  
忘寢食一世之人得一刻則輒為文苑寶藏以貴書函本裕益長錢牧齋甥任吳三桂書記也明末自述  
節義傳儒者冠而不藉髮拘在瀋陽自稱辱翁又曰花崗樓又稱保硯齋蓋林逋之後而尚保述之所萬  
硯也以圖章擅名中國女譯命說屢隨使行往復紹介之林見柳刻大奇之評曰折轉處圖中有方起止  
時枯處生岡躡態橫生自然成章又以文房之具厚幣等書云天涯為隣四海知己南尚書有容贈宿儒  
詩云喪鳥存遺法憐君筆意深百年空好古四海有知心茅屋江山遠荷衣霰雪侵朱門却不到於我獨  
來尋林享年百一歲而其子玠字大搢獬狴雪牧者世襲印刻陶谷諸公盛稱於燕行錄之雲烟錄書畫  
實天地間神虛之氣所結也世稱書始起洛圖肇出於書而愚以謂不待龜馬之端而已有圖書之象夫  
日月星辰天之文章也山川草木地之文章也天地文章即自然之書画也蒼史始發字劃以代結繩若  
乃鳥跡科斗垂露倒薤芝英鵠頭取則物形者而以至妙極六書巧窮八體有龜文蟲蝕之狀鳳蕭龍騰  
之勢有虞十二章取象於天地尚德於身章絺繡作繪五色俱備後至造微入妙趨出筆墨形似之外意  
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此正化不可為所以泣鬼神而奪造化也魏晉之書宋元之画大備

而盡善入稱世運所闕淳化刻帖涇池泉州光怪驚馬米家書畫載仿淮南虹光貫月有觀劍舞而得神  
聞江舞而悟法者唐皇殿壁山水有舞誰家障才畫宵異處或函毛骨而馬阻點眼睛而龍飛此皆通神  
而幻化也古人云蘇秦張儀言語間設色也春夏秋冬天地間設色也函亦宜有設采此函家應物而形  
色也蓋天地神靈之氣漏洩於形象發散於品類人為寂虛而觸物而拘藝古今之治亂書以識之物態  
之妍醜函以模之亦一天地也藝亦一造化也乃以古格心畫英納精神歷代相傳永以為寶或多徐收  
甚至殉葬此物之尤者也。清暑筆談觀劍舞而得神聞江舞而悟法此出於積習之久一觸而詣神境  
如叅禪已至境界一唱得悟者譬如人當閨而立一唱掉臂而過矣。虛雲之于桃花香岩之于擊竹其悟  
皆此類若擬而求悟是守枯筌也。索舟鈞也。又曰書函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越出筆墨形似之外意与  
神過非心手所能形容此正化不可為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函列神品黃山谷云日對古  
人法書名函可撲面上三斗俗塵。韓景洪自知任字便能立筋骨比長夢王右軍投以所書者再由是  
自負得真帖臨之益逼真焉。李格亭宜炳以筆鳴世到老貧窮趙相顯命掌銓錄為寢即李往見趙相問  
尹白下筆李蒼曰大則頗拙愈細愈妙真衰末之才也。趙相以為確論云。趙廬云古人論詩為心舞論書  
為心畫理蓋然也。故其人高古則書亦高古其人正大則書亦正大古人未有名世而不能書者唯退之  
歐公及我東之東岳澤堂數公而已。雲烟錄曾空青行跋李伯時天馬圖嘗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良天  
厖滿天花放筆而馬阻蓋神駿精魂皆為伯時筆端振之而去。廬古今異事後四十年追記以傳之余見

大東書法刻本庸鈍固多失真不可傳後而始就其大方諸家應為之評曰全生如聖門狂簡斐然成章  
終不知裁雪庵如攻石作冕過於堅實非溫潤匪懈堂如老吏手法尺寸不踰李玉山如貫穿珠玑圓  
潔而沒稜白玉峯如白石清泉未作激湍黃孤山如峽水倒流巨浪觸石李聽蟬如雲烟點綴風雨驟作  
楊蓬萊如鉄拐化仙癡幻神怪終有餓殍之質成聽松如奇花獨秀異艸播香殊兔菽粟之帶韓石峯如  
朱及袖椎膽力齋壯屠肆氣習終掩不得李滑如長槍大鈎利鈍相撥尹白下如金針刺繡精工入妙布  
帛之文莫能擬議李梧亭如學究專經數屢千讀見識孤陋李匡師如節文古今禮義俱備損益制在終  
涉執滯宋士行之隸書如折鉄削石李元靈之小篆如金鉤玉索上溯秦漢不舛多讓其餘李際周如鞣  
寫駢牒不能函骨金季潤如揮塵清談燦然多華黃運祚如光風轉惠質非傲霜徐憇修如文士莅官雅  
潔而疎拙書允亭如快鶻乘風搏擊竊健東畫中葉以上所稱名手者拙澁虛學弊死可觀始自尹恭儒  
稍開門路祛野就華蓬翁納之畫仙畫馬世稱雙絕而筆法卒多孺弱鄭諷廟之山水壯健雄渾浩蕩汗  
漫淋漓如韓昌黎之文趙觀我之人物嶮岩刻鏤瀟灑纏如柳、州之文柳笛雪之墨竹沈青尼之翰  
菊并驅於世而專事一物有曾子固不能詩之意沈玄齋專尚中華巨細具宜絕橫奪放有如東坡之文  
而文仙仙境亦難輕許李元虛自號寶山子乃以任隸之畫流而為画其一印一壑之勝一木一石之奇  
跡簡而意淡時出於筆墨戲甚罕未臻濃濃如驛駒一步凡馬皆空而崑崙四極有難力致至於士尚  
壁之畫猶金弘道之俗畫非不酷肖而專尚物態頓乏天趣宜曰畫也不可曰寫也大抵我國書画摸倣

中華非無大家名手而較着於大國所作則判如漢王之於法弑神劍之於鈔刀此所以華夷之有別而風氣之所限也欽○石陽正西竹鳴世壬辰難速賊鋒臂義折而續難後與崔簡易邂逅都下相與咨嗟出幄中一卷函乃續臂後所作竹若蘭若梅也而品格益道勁奇妙○觀我腐趙榮祚工於俗畫人物常謂鄭謙齋曰若使函萬里江山一筆揮灑筆力之雄渾筆勢之流動吾不及君至於一毫一髮區真精巧君必少讓於我矣○黃帝時風后仰觀星辰造十二陣此後世管陣之始也太公滅之造九宮陣諸葛公滅之造八陣圖李臯師滅之造六花陣惠按孫武子常山蛇之諭疑武子用長蛇陣淮陰侯用太乙陣皇明戚繼光用方陣以禦倭古之名將獨運神機有自造陣法而用之者有擇古法而用之者其他魚鱗鳥翼蒼鸞蝴蝶八卦六甲九曜五行偃月攢星飛龍伏虎累鳳鳥雲等陣不可殫記而五陣者方為全直為木曲為水銳為火圓為土此取像於五行者也孫武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益或因兵勢或因地形乘時而出奇量敵而制勝焚舟渡壘豈載於六韜縱牛打鴨安在於三畧乎徒讀兵書不知合變則所以趙括之為庸將而債事也○古人以書劍并蓄而同稱者多矣李白詩寶書玉劍掛高閣杜老詩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錢牧齋詩亦有修書劍到天涯之句余謂彈鋏說劍元非儒者之事于將莫邪向闕於書生而并蓄於文房也余閱考槃餘事云古之鑄劍之法不載典藉世少名劍今所見有屈之如鉤縱之如劍然有拜復直如絃亦非常鐵能為也吾輩設此縱不能以禦暴敵強亦可壯懷志勇不得古劍即今之寶劍如雲南製者懸之高齋俾豐城隱氣化作紫電白虹上觸

三台斗垣令熒、夜光燦彼揜槍、慧孛不能橫、貽逞色豈果、逗哉李杜諸人之并書、以蓄托興吟詠者亦以此意也歟。清紀張芝階山居七友如：意夢友木榻、談友麈尾、俠友鈞、清友石磬、音友琴、醉友酒、鑑、李昉、五客、堂白鵬、為閣、峇孔雀、為南峇、鸚鵡、為隴、峇鶴、為仙、客白鷺、為雪、客余、廡佐以五友、疊石為介、友新竹、為淡、友古木、為老、友烟、雲、屈、月、為良、友一切、草、野之花、點、臺、綴、砌、者、為小、友、較之曾、端、伯、十、友、於、及時之花、山、家、清、事、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之、二、其、間、得、閑、者、才、十、一、耳、况、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百、一、之、中、又、多、以、拜、色、為、樂、殊不知、音、華、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拜、明、官、淨、几、桂、香、其、中、佳、客、相、對、時、取、古、人、妙、跡、以、觀、鳥、篆、螭、書、奇、峯、遠、水、摩、岸、鍾、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岩、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於、此、乎。長、公、外、記、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但、曾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足、供、吾、家、樂、事、羅、一、峯、曰、時、菊、為、朋、結、松、為、友、與、廡、庶、為、群、庭、廡、之、間、几、席、之、下、山、獸、其、奇、水、獸、其、清、月、獸、其、朗、烟、霞、獻、其、變、態、天、地、萬、物、莫、非、其、各、獻、所、有。陳、眉、公、曰、先、秦、兩、漢、詩、文、俱、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画、餘、南、北、刻皆、獨、立、一、代、石、公、親、史、嵇、康、之、鍛、武、子、之、馬、陸、羽、之、茶、米、顛、之、石、倪、雲、林、之、潔、皆、以、癖、而、寄、其、真、愧、偶、逸之、氣、者、余、觀、世、上、言、語、無、味、而、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酒、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古、人、云、滄、海、日、赤、城、霞、峨、帽、雪、巫、夾、雲、洞、庭、月、彭、蠡、湖、蒲、湘、雨、廡、凌、濤、廬、山、瀑、布、合宇宙、奇、觀、繡、吾、廡、壁、少、陵、詩、南、華、經、左、氏、傳、馬、遷、史、摩、詰、画、薛、濤、牋、右、軍、帖、相、如、賦、屈、子、離、騷、收、古、今、絕

藝置我山悠近者金楊根光遂尚書東弼之子也為人放曠疎雅散畫覺遠購燕京多致古書名画視  
墨藝罇之属終日吟弄於其間扁其齋曰尚古自作曠誌使李匡師書之。梅植物中佳品詩詠標梅言  
其實而不言花書稱塩梅言其味而不言香至於屈子之騷歷舉衆芳而不與焉漢魏諸詠絕無所補至  
唐頌入騷人之詠漢水開花東閣庖梅之句稍。闡揚及宋處士林逋家有癖好至有妻梅之語湖上列  
植三百樹其風流韻致非前世所聞自是韻士詞人爭相爰重標題品格至於宋朝張功甫繡玉照堂記  
其尚友狀德殆無餘蘊南湖之濱移種古梅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花時居宿環潔輝映夜如對月  
曰名玉照審其性情思所以為獎護之策宜稱憎疾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有所警者宜  
稱凡二十六條為澹陰為晚日為薄寒為細雨為輕烟為佳月為夕陽為微雪為祥禽為孤鶴為  
清溪為小橋為竹邊為松下為明窓為疎籬為蒼厓為綠苔為紙帳為林間吹笛為膝上橫琴為  
石杆下碁為掃雪煎茶為美淡粧碁載憎疾為老鴉為思詩為談時事為論差除為花運唱道為對花張  
緋縵為賞花動數板為作詩用調羹睡使事榮寵凡六條為烟塵不染為鈴索護持為除地鏡淨落瓣不  
蹈為主人朝夕留盼為詩人閣筆評量為妙妓淡粧雅歌屈辱十二條為主人不好事為主人慳鄙為種  
富家園內為與庶婢命名為蟠結在屏為賞花命猥妓為庸僧窓下種為酒食店內挿瓶為樹下有狗集  
為枝下瞰衣裳為青氍瓶粉画為生猥巷稽講過華人又評曰梅有四貴。稀不貴繁貴老不貴嫩貴瘦  
不貴肥貴含不貴開我國騷人亦多有題品不可殫記而叵友李亮天功甫嘗題西梅軸曰郭林宗莫不



絕俗傳欽之清而不耀不謂孤芳具此二德又曰昔袁孝懸孫誦傳常侍清德云徑其戶闔若無人披其帷  
其人斯在每於閨中披閣便覺此語超然又曰東坡論淵明詩云質而寧騁矚而寧暇以此擬梅不啻改  
評又曰中庸論君子之道云淡而不厭簡而文此語正可謂梅花頌俱可謂發人之所未發真善評也  
三淵漫錄看梅花有許多般有玩其天核呈露箇太拙而樂者周邱諸人是也有取夫孤標冷韻託為  
知己而壘者林連輩是也有賞真色挹清芬助發詩興而樂者詞人墨客是也有親近國艷不耐風塵  
余帳酌美酒而樂者公子王孫是也有以雪中能春無葉有花為可昇者凡夫俗見是也古者人自耕  
田而牛止服箱漢武時搜粟都尉趙過始以牛耕田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經言農器者甚詳至有錢  
鑄等字而未嘗一言及牛則古無牛耕可知然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註曰穀者民之命牛植穀故王  
法芟殺又冉耕字伯牛以此觀之古亦有牛耕按山海經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用牛犁此說近是嘗聞  
牛疫後民間無牛二十人同耕則可敵一牛之力而自相紛踏隨起隨踐終不如牛耕云醫書曰五穀  
者稻黍稷麥菽糯米亦稻也糯以糯為稻則誤也又曰八穀黍稷稻粱禾麻菽麥禾是粟苗麻是胡麻也  
菽也菽是大豆麥有大小檐麥即皮麥也此諸穀之數也又按韻書九穀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又  
云九穀黍稷粟二豆二麥然諸穀之區不一其宜揣以言之則十二穀當為正穀其餘皆雜種子也烟  
草產呂宋名淡巴菰俗稱痰破愧者皆本此而訛傳煙茶出自閩中邇上人寒疾非此莫治聞外人至以  
匹馬易煙一斛僅禱祭未下令禁之法輕利重民不奉詔即令犯者斬故曰遼軍病寒無治遂傳是藥光

海土初種始自日本來稱以南虛性南方人取而植之以隨資產斷盛於世。我國服飾器用多華制而又多國俗所制一統志云朝鮮人戴折屨中我國漁人漂到中國禮部刷還咨文曰頭戴折屨中蓋今笠子之類也魏史曰馬尾裙自朝鮮流入中國服者日盈卽我國所謂駘裙。祖宗朝爭尚此服今絕無高麗忠烈王時用元制皆剃髮胡服百年後至洪武初鄭圃隱建白始襲華制。宣廟壬辰後命羣臣戎服佩劔蓋示復讐之意也中朝內侍冠服與朝紳特別。宣廟朝辛承旨應時建白請改定內官服色言不行內官忌嫉構以他事或獲罪戾凡事變革之難如此我國染紅紫勝於中國黃蒼生於島中六月刺取華人稱新羅茶中國水車之制魏馬均始創最利於灌田我國楊萬世往日本得其制而國人性拙不肯習用考舉餘事高麗終以綿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亦奇品也。名臣錄中樞稱歲軒。世宗朝叅判筆法極妙與仁康禮兩大門額皆公筆云又東人野乘崇禮與仁門太子讓寧大君視所書宏偉磊落想見其為人二說不同豈讓寧書所扁者申或改書而易之耶。肅宗朝敦義門士人曹潤德書。英宗朝彰義門曹叅判命教書昭義門曹叅判命采書憲化門趙判書明復書舊光化門李判書景祐書兩闕三化門及肅章進善門仁政明政殿皆后峯書東華之工拙前後亦自懸殊而至於華使所書朱天使第一江山題化也思門人稱絕佳而朱天使明倫堂所寫肥鈍無氣法動疎散反不如德沛明雪樓東南閔廟華人所書者多而皆不知其畫妙以余所見摛論扁額則朱文公明倫堂三字真東坡所謂大字結構而無間者也運畫如后夔之作樂作字如大禹之鑄鼎典重而結構

謹嚴而濃蒸優入化境殊非樵毫美墨者所能模倣佳乎聖人無所不通無所不備也夫○紙鸞之出亡也相傳田單圍聊城魯連作紙鸞擊書乘風絕入城中度信哀江南賦亦云書逐鸞飛者是也東侏兒童冬月以此為戲清純小童持線車放風鸞其同於我國之戲可知也○病後漫錄崔良廡奎瑞按湖南而還崔明谷錫鬻訪其政於湖人答曰無他事道內人只稱三間謂障牒回工房間效梟聞○鄒富平治有氣岸為富手倅日飲無何全廢邑事一日有人於路周立木牌而書曰鄭治不治富平不平時鄒宿醉未醒立馬見之更書其陰曰鄭治大治富平太平崑崙集書怪南原有李善者泣訴曰其五代祖春京有歲口無回而死尚衣院徵捧羔毛佃細木三尺十五尺今至五代迄不得頓免手民祭先多不過三代而身役侵徵乃至五代云丘者俞德有為金溝倅邑有尚衣院奴作故許久而歲徵貢者五兩錢計其年歲備為一百二十餘歲俞乃以非婢伊奴則既無後屬之可論莫徵隣族而自官覓納室閔邑契乃據室帳報吏請頌減則本院聽若不聞又復徵捧於闕中柳相在座乃以邑契言及此事曰世上豈有神仙而獨尚方奴乃是長生不死者爾其相大笑顧謂諸宰曰各邑謬例率多如彼者即地分付該院始得頌減○寶鑑 肅宗乙卯廣州民李尚信嘗習射於家後庭塲其母適坐籬內尚信彎弓將發之際手決脫落矢離絃橫發正中其母三日而斃歛葬後尚信詣官自告請被戮死本府推覈得寀尚信之父亦為尚信造變之後累次自徎僅得故解至今不死可見其頑蠢無雙而子孫於父母過失殺者杖一百阮三千里自有律朝家用法不可捨律而加其罪 上從之△英宗丙子孟生致遠故安陰萬錫曾孫具陝川萬善外

孫其母患奇疾試以峻劑而死致遠不謹藥為至服日夜號泣忽發心病謂以必殺命藥者狂奔亂嚷其  
從叔進士以大醫家調治一夜反受其刺殺蓋錯認為醫也其家呈官溫陽倅與其隣邑成獄同推以至  
杖斃渠雖狂<sup>易</sup>手刃父兄則固宜置死而大凡病狂殺人者元無償命之律且其病肇於孝思乃至於斯  
人多憐之<sup>△</sup>余歷數族咸親舊其能自業科工之類大聞者十居二小成者十居三四大小科俱不成  
者過半焉始知有成難矣且見主文西館致位卿相功名則烜赫而論其文藝則布衣之末小成而反復  
勝者多焉可見窮達之有命而人才之場失也一卿宰少甚貧窮動篤科工一日自泮中而來謂余曰適  
於一<sup>兩</sup>席見三老髯坐鬢眉皓白年皆七十餘皆言攻苦科工到老無成意謂必有所坐初甚易之取閱  
諸人所稿則每文俱佳其數過千又能揮筆立書不覺屈膝自此唐衢愈讀之計惘然失焉云其人尚能  
竟成致位宰列而世之如三老者不知其幾則古人云偶冠誤此生余則科工誤此生李斯文奎彥有文  
無成病將死大誦所作一篇策而仍以命絕云可謂惑之極甚而不能達化者也<sup>△</sup>俞上舍海柱文雅善  
詩而累舉不中輒坐於筆拙也丁酉春又發解監試日習而愈拙余談其下愚於書而復慰諭曰如逢文  
場知遇豈皆取筆亦云在數甬及夫會試李泰判牘主試於一所宣言取早俞入場早出余忙問自寫與  
否曰今日適有奇遇丹陽李生某發解於前或年遭喪陳試今始來赴願尤善書者黃姓人同事校理沈  
煥之即李之親查也方直禁中無緣謀遊請擬望於館所今晚受題自上移送一所李乃見逐黃亦很狠  
適有入場為媒者素昧而同事製即書呈云及其榜出皆取早呈俞奏果以二天高卷蓋李黃之多年期

會上試之必欲取早無非為俞之地事非偶然而第揆試於其晚致奇過真所謂有隕自天借其便夫  
豈智力之可圖余戲題其榜曰湖海文章鬢欲絲荆園每坐畫蛟遲五十七年奇遇在也應神感數千詩  
○凡有天災世變盜賊奸凶則人有恆言曰衰世之致淵而論之則淳尾之風莫高於上古最感之際無  
過於唐虞三代而諸侯之相伐蚩尤之作亂已在於黃帝之世九黎之亂德人神之雜糅又出少昊之代  
此何等世變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迭發於唐堯殷湯之時此何等天災劫人曰寇殺人曰姦宄於內外孔  
壬之可畏謏說之可聖震驚朕師則盜賊之變奸凶之害無所不有於唐虞之世桀紂之暴虐管蔡之反  
逆上下三代變故極矣安在其感際而非衰世也噫勛華之聖朱均何愚揖讓之世寇賊何心卑唐博食  
禹德無間而瑤臺肉山聖祖何忝仁禽澤歟湯德至矣而斲脛刻孕悖孫何任鴟鵂毀室骨肉悖倫滔  
事變吁亦慘矣歷觀宇宙治亂相仍河圖已遠岐鳳不鳴鞠草周京兵戈連秦漢唐以來至治無聞五季  
風雨之後始見奎運之復明而宋朝南遷胡元猖獗皇明運訖神州陸沉天人之變不可殫記稽之元會  
歷年則自虞舜甲子以至于今而同是午會而舜得陽之中數今則陰生午中之後而漸向未矣愚謂以  
此推之譬如人孰無疾病而唐虞感際如人少壯之時流放竄逐即醫藥針灸而盡臻其效天和自如降  
及後世則如人之元氣漸衰非無對症之治而終見疾病之沉深所以夷狄盛而陰氣多不復挽三古之  
治者理數然也○固之享國八百餘年郁文治今古所未有也狂秦紬之尚刑法而稟禮義焚書而坑  
儒可謂天地晦塞矣此時能有一介爭子而乃諫曰諸生誦法孔子其一言可謂積陰線陽矣但蚌角之

羨也終至賢而見誅二世促止可見天厭穢德閔位不長也赧王崩年高帝乃生則一脉正統自周傳漢  
天意不偶然矣其寬仁大度可稱真主而終不免假仁之意不學之歎夫以分爨之孝安有縞素之忠漢  
冠之習豈知詩書之說哉新舊之稱善太平之祀聖猶有向學之心朝儀樂取於叔孫廢立見阻於四皓  
頓帽素慢之氣如得真箇賢儒庶幾贊成文治而惜乎魯生不肯禮樂莫興高帝豐沛之卿曾無百年積  
德而做得八百年文明已許多矣漢之不復文治寔闕於世運之汚隘也歟士之生世自有抱負鳳儀  
虞廷鷹揚周郊明良相得功名俱著此遭過於當時者之所為也夫何高嶺自里時清而如芝笑傲南宮  
之三傑富春嚴陵世治而垂釣不慕雲臺之諸將此高尚其志重於忘世者也古人云逢時則建勳業於  
天懷王食衣是乃丈夫之事不遇則守窮約於山林藜藿丹服是亦豪傑之常人之志氣如此則富貴  
而不足以自多矣貧賤而不足以自沮矣藏說小華云戰國人才備以魯仲連為第一觀其却秦軍不受  
趙賞下聊城不屑爵爵輕世肆志趙地有蚌蛻八極之志後未獨李太白知之其詩曰齊有個僮生魯連  
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又曰獨立天地間清風蒲蘭雪庶幾傳神太白風神超邁亦魯連汎亞  
故能知而言之如此愚謂魯連不屑爵賞則固非有求於齊趙而向為蹈海之論射書之舉也此所以為  
輕世肆志其為人也解紛亂無所取不肯仕而好奇策譬言如神仙飄飄雲霄而往遊戲於人間者也  
列仙傳後世所編者以廣成子為首次以安期四皓諸神仙編作列傳夫神仙者遺世絕俗羽化長生之  
謂也四皓之遊世入山採芝療飢宜稱神仙奪之何趨承於卑辭之托羽儀於慢罵之廷後帝子遂致安

劉劭神仙亦如是乎方其高帝之欲易太子也呂后強要畫策廷臣難以口爭故或言子房狂出四老人  
以為驚動帝心之計所謂四皓者非真伊假而帝亦見責於其術此則有大不然者國之易儲雖是小事  
臣之固上實為極罪夫以子房之明哲謹慎方且辟穀保身於猜疑蒞監之時畏約喘、日不暇給則雖  
以推秦之舊氣肆然固上安能乃爾余見魯連傳曰富貴之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採芝歌云富貴  
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四皓元非廣成安期之類其出秦避漢身連之不肯仕宦也羽翼調護亦連  
之排亂解紛也况其勸止太子之擊黥布使后泣言以存其危者尤是好奇偉個儻之畫策也四皓元晨  
魯連者流與魯連列傳固其宜也古人云祿讓之患誤列於刺客余於四皓之列仙傳亦云雖然勇退名  
利願從赤松去神仙不遠子房能致神仙者耶今人之富貴者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昔百里奚相秦進其  
友蹇叔為上大夫鮑叔傳薦其友管仲為君之仲父漢祖老武貴為天子盧縮嚴陵皆以微時故交或  
封燕王或拜諫議雖不屈惟不忘舊情則其德盛矣至如羊角屨之報死友范巨卿之禮舊交俱稱美談  
而降及後世友道漸衰貴則易交不怠者鮮矣聶夷中詩云貴人昔未貴感願願寒微及自登托要何嘗  
問布衣乎明登棠閣日晏下形圍援、路傍子無勞歌是非越人歌云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噫聶詩之歎世已不如越人之歌矣及貧富貴賤之間其翻雲覆雨之  
態寧有古今之殊而然歟

松泉筆談卷之八

北

先儒曰天不足西南故日月行焉地不足東南故河海注焉以此論之天地尚有不足者所以上覆下載能致其久遠也人生天地之間奈何以生不滿百之身必欲每事俱足富貴無全壽考多男乃以區區之力若將可取殊不知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也曾聞廣城家富貴盛滿子孫衆多借題春帖曰萬事如意竹泉見而切歎責戒少筆曰誰題此帖也凡人之生世一二事從心固難矣以万事如意豈不為造物之所忌吾家亦將衰亡乎非久表難寧逐果如其言也按胡文定曰人家最不要事三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三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也今人之稟生得其正通遠粹之氣所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也或為物慾交蔽思慮依汨則通者有時而塞明者不能無昏而介之頃天理洞然矣人之心官屬之於火者明可以燭物今夫患痘疫者或有自知外事豈執病火熾助其虛覺而然也且山僧道流修鍊觀心則多有虛通預知者而况聖人之心虛虛同徹萬理咸備太極為理之源而無所不察圖書為數之祖而無所不通若鏡空明萬物自照則知未逆觀宜如指掌而惟務窮理而觀化修身而知命未嘗一字及數馬子張問以前知則夫子以三代之回筆擅孟蒼之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世吳門見馬西樞夢奠非夫子孰知其此也哉

堯舜之於朱均聖愚不同於父子之親周公之於管蔡忠逆判異於兄弟之倫仲弓扶蘇特角於犂牛辰禽盜跖聖狂於昆季王導之於王敦弟渭而兄涇魏公之於作曹祖薰而孫猶反席之極理難詰也夫賢愚善惡其為相截不啻天淵而火之燎不可



撲滅者初起於熖、而不慎水之滔天不可回闔者始出於涓、而不防此所謂千里之謬由於塵崖之  
差者也人之稟性雖有清濁粹駁之不同克念因念以致聖狂之分焉太甲之不惠不悛終能遷我而  
仁王莽之譎莽禮學竟至居根而篡篡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利害者天下之常情而惟知趨  
利而避害則駭、然無所不為而終至於篡弑之科可不慎哉余見窮達貧富多男無子皆有循環與  
棄之理不待年久或有昭著於半生之間似有惡小而禍酷殆令人髮豎而心寒者且見御曲田畝之間  
自給衣食保有子女者必有致此之心德矣貧病表難者亦多取斯之所也一有忠厚誠動之人力致家  
業則已見其子耻耕而執弓賣贖而臂鷹其孫則嗜飲而漁色好訟而殺人所以六道輪回理固然矣蓋  
人之得喪禍福惟係一心之善惡天雖高矣及甫出玉神其幽矣察乃欺心古人云一念之善景星慶雲  
一念之惡烈風暴雨又曰但留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筆晴東坡言人心不可復放閑散既久毛髮許事  
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少以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外事茫然不知修有毛  
髮事則慙、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如此陶侃豪傑士朝暮連甕豈無所用心哉正以人心一惰百穢俱  
怠心曰荒而萬事廢矣愚按伊川先生甚爰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後放肆則  
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誌規矩古人云風俗文章今不及古而今之勝古者道路之始通而艱險者後  
來漸充衣服之始制而寬博者轉益便體飲食之始教而粗糲者漸覺適口此則今皆勝古云矣夫鑿山  
開棘變為康莊坦途舟楫皮衣變為輕行煖帛茹毛飲血變為持梁鬪肥可謂後出者巧質變為文而漸

至衰季斯真事表得風徒窮口體之慾而莫救車流之變可勝歎哉今之祭用玄酒死歛深衣乃欲不忘  
本而修初服也歟○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  
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朱子問周特選屏山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愚按  
古之君子衣弊袍不耻處陋室而晏如蓋志有所在不暇及他志也近有一宰相癖於華侈新在莊舍既成以棟樑檐楹徹有  
之責以身心之不好人志之就荒者其以是也近有一宰相癖於華侈新在莊舍既成以棟樑檐楹徹有  
欠無三毀而三改以至椽榑連窠俱極其妙又預備遠具錦帛之品手自選擇裁縫之制目所者審未  
老死於公州旅店親舊之為道伯者謹其喪葬辨凡需制極而還生不能處其華屋有遺歌哭之說死不  
能製以羨服不用時月之制其假歛旅櫬反其所好此可見物忌太盛神厭至羨者歟○童謠之說始於  
唐堯之時康衢兒童感戴帝德而發之於群也周宣王時有童謠曰月將昇日將沒靡孤箕服戾周國  
宣王匿而禁之突閭所自兒言三日前有紅衣小兒來市教之幽王之時褒姒滅周大戎弑王周室戾  
平王東遷陰盛陽衰其兆果驗太史伯陽父曰凡街市之間無根之語謂之謠言上天儆戒人君命災戾  
星化為小兒遣作謠言使羣兒傳播謂之童謠小者需一人之吉凶大者係國家之興敗熒惑火星是以  
紅衣兒教之也楚有評寧之謠占其興吳有官秋之謠而占其亡魯諺鸚鵡昭公生奔徵其亂也漢謠井  
窟王莽篡位驗其衰也至於飛燕之燕尾誕董卓之千里草先言姓名若合符節晉隋唐宋之間歷代童  
謠鑿之有驗亦可異也我國宣廟狎閭巷有亭畝司雨裝直領之謠壬辰之難女駕西行雨中危

從蒼黃而具未待亨誠監司權徵進所着油衣上以潔兩其誥果驗此言出於再造蒲那誌向子平讀  
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愚謂富與貴固人之所欲也而  
得之行之不以其道富貴之可怕有甚於貧賤之可惡歷觀古今漢卓以卻塢而族晉崇以金谷而收富  
可取歎秦相位高而歎上蔡之大楚王榮極而<sup>說</sup>夢雲之車貴可恃歎夫顧菴之筆孤原室之桑樞商嶽  
之採芝齊澤之披裘其安貧樂道之趣傲世出塵之意尚矣難及其與貧富貴而觸刑辟者其智愚優劣  
相去遠矣至於一介之士無榮無辱優遊蓬華之下衣取掩體食足充腹仰事俯育聊以自娛則嚴君平  
之賣卜自給不羨羅仲之富而勞神矣王仲淹之談道自樂不顧楊素之勸而出仕矣真所謂富貴畏人  
不如貧賤肆志者先獲子平之歎也且夫死生之道冥漠而難見世未有死而復生者則果不知死何如  
生也莊生觸髀之說以死比之南面王樂而但<sup>吊</sup>詭之論不足取信也夫以人之常情言之所欲莫甚於  
生所惡莫甚於死尤非慕富貪貴之比而另以義理而律之則亦有生可耻而死亦榮者孔子曰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而成仁所以取舍態魚惟<sup>亦</sup>所在而已清紀云仙人好樓居余亦好樓居請事  
宜樓其快有五無剝啄之驚一快也可遠馳二快也無區乘浸床三快也木末竹顛與鳥交語四快也  
霞宿高蒼五快也夫高樓遠眺乃是神仙之所好則為共出世人間爽然而迥臨冷然而高舉也邵堯夫  
比之於空中樓閣其氣象之高大多但九層之巖臺也晉襟之度濶不啻百尺之高樓矣天根月窟以作  
境粲風花雪月以為光景凌高厲空睨覽無際其眼界心境何如仙人之樓居也凡世之人土牆當面山

蹊塞茅者無非忘蜂之鑽低井蠶之處故也可不哀哉古人云登城上俯視平地人如螻蟻而况夫子之  
東山小魯泰山小天下不但遠愈高而視愈下也惟在其見趣之高大真所謂聖賢氣象海闊天高者耶  
△富稱五福貧曰六極自古聖人不以富取貧而但貧者士之常素者易之履也士當履道不當履貧  
故不以貧而累其心焉孔子曰既食飲水樂在其中不義富貴於我浮雲顏子之屢空曾子之曳屣只為  
安貧而樂道也下於此則子貢之殖貨子張之于祿不及於顏曾遠矣貧士傳叙云馬遷之紀貨殖但刺  
淫奢楊雄之賦逐貧未融嗟抑貧固難矣蓋樂貧者聖也安貧者賢也疾貧者亂也凡人之處貧腹飢不  
食膚寒無衣不堪其屢則輒多傷哉之歎為親而不能盡子之職事君而不能盡臣之道子路之重茵列  
鼎追感負米之時宰樞山之自言在官尚多所取愧一介不取之義司馬公詢士大夫私計足否楊鉅公  
語及常產曰有田則仕宦出處可以行志皆欲其不致於喪失氣節也東坡所謂文之以美名謂貧曰儉  
素俗言或註釋貧字曰不忠不孝百惡俱備足令人噴飯也孟子曰無恆產有恆心惟士為能士之為貴  
者正當於此處用工真所謂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若動於貧窶而窮斯濫矣則其可曰士而為  
用學問為哉凡辭受取與之際必精思義利不可毫髮放過見得思義戒之在得所以聖訓之申之也夫  
△橫渠先生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案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盡畫耳若稍動得忍未肯安之湏是誠  
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朱子曰士大夫出處辭受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  
盛衰故尤不可不審又曰人湏有廉耻有耻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搢人不能安貧其氣稍屈以至立脚

不佳不知廉耻則亦何所不言呂舍人諱曰逢人即有戒所以百事非其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可不戒哉○秘笈東坡云垂借王恭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擲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果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貧耶乃作四句曰秋未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存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余題起廬曰安蔬又曰口體之愆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惜福延壽之道實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備以養財痛自節儉以養老法也水到渠成不預預慮以此皆中都無一事清言云某甲初肥美于塾醮暮縱既長恣比羊酥○筆疇云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尤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尤其儉矣是以群衆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詠歌之間陶寫性虛而已清言云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冥寥子曰余聞之師盖有小趣在淡烹羊等牛水陸畢陳其始甚甘也及其饜飽膨臍瀦覺其苦不如青蘇白飯氣清體手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極妍鼓笙滿堂其始甚樂也及其興盡意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攤書兀坐坐氣韻蕭疎久而益速清言云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愴意味

○方遜志曰土壁茅簷緇樞龔牖匡床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被褐束屨揆茹藜粗糲淡泊僅潔飢寒以養吾素率性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取世知唯理之務以養吾素而已○秘笈傲清江曰金溪胡九韶從吳康廬學易道詣修潔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

每日脯焚香九詔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喜常笑之曰一日三飧菜羹粥何名為清福九詔曰吾幸  
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余童時聞長者  
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寇已卅遺宸儀之變避難山中飢渴頓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詔  
清福之言良然愚按昔榮啓期值周之衰隱居泰山披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  
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以男為貴吾得為男或皆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  
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胡之清福其如若人之樂乎孔子曰食無求飽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賤之蓋古之聖賢志有所在未暇及他不以口體之奉役心而損道也降及後世  
轉尚侈靡山珍海錯官饌侯鯖邪味漸盛何曾日食萬錢尚曰無下箸處夫漢文以天子之富貴一臺百  
金之直乃以中人十家之產不以為費宋仁飢思燒羊而恥遂啓殺而不食則豈窮口慾而日費萬錢暴  
殄天物也哉古人云無味之長須食菜羹一飽有餘則何又敢拳拳掌尾狸唇而後方可悅口乎昔范  
文公每夜就寢黜檢是日所為事可當其日所食則安寢不然則數不能眠以此論之食祿而殺不耻對  
菜而餐不素者矣希矣自警編司馬溫公言其先君為郡牧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  
行酒酣於市果止梨栗棗柿着止脯醢菜羹用饗茶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動物薄  
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非滿案不敢作會常數日筵聚後敢效  
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侈靡者鮮矣風俗頹廢如是處位者忍助之手公之在洛也



吟安一箇子，撇斷數莖髭。所以浪仙之才，調尚有敲推之疑，而偶得韓公之裁擇也。故高肅以後，牧隱守其節義，固為臣僕聖祖以微時故，舊迫而見之，牧隱甚愧之，乃作詩曰：人情那似物，無情觸境年。未慚不手偶，向東籬羞滿面。真黃花對雋，明惠按唐史所不記者，事實多載於老杜詩，如回紇之入援，送兵五千人，駝馬一萬匹者是也。是以古稱詩史，唐太宗東征高肅，唐史只書遼左早寒，士馬多死，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有此行。登其墓而復其碑，東史又書安市城賜繡之事，蓋蘇文射以片箭太宗眇一目，獨牧隱有卻知玄花落白羽之句，似是唐史諱之也。詩以書之，足可謂我國詩史也。白玉峯充勳七歲隨長者遊凌霄，作詩曰：夕陽江上笛，細雨渡江人。餘響香笳遠，江花林下春。幽居七絕，幽居地僻，少人來，無事柴門晝不開。花滿小庭春寂寂，一拜山鳥下青苔。竟日柴門人不尋，時聞幽鳥百般吟。梅花落盡杏花發，發微雨一簾春意深。訪鮑溪詩：村口溪深渡晚船，柴門竹迳坐依然。相逢莫怪鬢如雪，不到此山今十年。崔孤竹慶昌映月樓詩：玉檻秋未廢，霏情水晶簾。冷桂花明鸞鴨不至，銀橋斷悵悵仙郎白髮生。哀楊絕兵詩：日沒雲中火，殿山單于已近。鹿頭關將軍自領千人去，夜渡灑河戰未還。陳江序詩：澄江如練，浸紅亭。煙柳依微，極望平待得。夜陣破舞發，月明吹笛倚孤城。姜修撰克誠明廟朝人罷散，閑居有詩曰：朝衣典盡酒家眠，賜馬將謀數頃田。玳重國恩猶未報，夢和殘月獨朝天。一時傳誦流入大內，明廟聞而歎賞，特命收敘容席李相國之為僨使也。自辟權石洲為白衣後事，宣廟故聞其詩，月沙誦夢具容一絕曰：幽明相接杳無回，一夢慙慙未是真。掩淚出山尋路去，曉鶯啼送獨攸人。上大加稱賞。



又命進納所著簡易贈詩曰聞說至尊徵稿入全身勝到鳳凰池布衣之策不下於李供奉矣 上每稱  
石洲而不名焉 具竹窓容善於詩律石洲增稱其清俊典嚴往 逼古其登舞童岩詩曰獨頭整頭上  
清波張絲灣春陰一暈兩落照萬重山水鳥鳴沙渚江風入醉顏寒鍾出雲外何處是神閑溪上五絕落  
日下山椒餘霞明錦綺幽人坐忘故爰聽寒溪水題李提督碑東征勲業冠當時一多屋席戰不敗莫道  
岷山能墮疾行人到此盡霑衣石洲東岳為詩交 壩於閩西解衣題詩贈歌妓曰莫依梅前贈舞詩老夫  
寧有少年心秋空月白思歸夜一曲清歌直萬金此詩膾炙一世後二公送友人作箏石成者戲別江頭  
詞客滿座賦詩石洲先唱曰扶蘇山枕錦江旣憶上粵園奇下舟君去談者 國靈至今春色使人悲滿  
座閣筆東岳起把石洲臂面青身戰殆不自定石洲笑而廣譬曰當世但知李安訥秋空月白思故夜之  
句爾誰復知有權韜耶東岳頽色始解 松江風流氣槩傾倒一世皆著將進酒思美人曲其後石洲過  
公墓有詩曰空山木落雨蕭蕭相國風流此寂寥悵悵一杯難更進昔年歌曲即今朝蓋續將進酒意也  
東岳按節湖西有一歌妓唱公思美人曲詳甚悽惋東岳贈詩曰江頭誰唱美人詞政是孤舟月落時悵  
悵戀君無限意世間惟有女娘知二公之詩令人擊節松江所著二別曲又曰二公之詩蓋復膾炙至今  
傳誦 豫谷迷咸閑時方伯新初樂民樓 成設宴守等咸集聲妓大張生以破笠弊袍自詣末席座中  
以乞客賤之酒酣一座拈韻賦詩方伯以下苦吟未就生傲然索筆醉草詩曰於皇 聖祖龍興地元帥  
開營建節旄天外白山雄氣勢雪中滄海北波濤長虹卧歷西江闊彩閣平臨北斗高徙倚朱欄騁醉目

座中何者是詩豪始問姓名乃李達也人皆閣筆以其詩為扁俞判書絳按節閔中冬月宴客風月亭聲  
妓滿座有一書生不速自至請坐席末公拈韻賦詩諸客與同次及於生昂坐不辯招一妓磨墨伸紙  
妓名玉井蓮一黠誤灑妓頰妓欲拔之生止書進一律落句云使君政化如春氣玉井蓮花騰月開公  
問何為玉井生曰玉字一點已在妓頰矣公大奇之賞譽曰子風流才子也仍館處之使妓薦枕經冬厚  
資故裝蓀谷空江序詩離人獨坐意悠悠木落寒江水驛秋閱海近未多遠別客行隨處僥登樓孫必大  
守歲詩寒窗孤燭坐侵晨餓罷殘年暗損神恰似江南為客日夕陽序時送佳人語意俱新陶谷漫錄  
古語云詩能窮人蓋嘲風美月椎敲拙豈終非達者事故也然其廊廟韜口亦與寒士絕異唐宋以來詩  
人之作可槩而見也林塘鄭公出於累代卿相家身亦太平宰相時國家祭北路戰死之鬼公有詩曰  
聖朝枯骨亦沾恩香火年々降塞門祭罷上壇雷雨定白雲如海滿前邨題甚悽楚詩却富麗又作夢齋  
序春帖詩白髮先朝老判書開忙隨分且安居漁翁報道春江暖未及花時薦鯁魚此真富貴象像公子  
孫徒入相者五人門戶隆赫甲於吾東享此福祥者出語安得不如此也清陰退居楊州石室村有李  
姓人居在不遠時々往來乃先生友也嘗贈先生詩曰一生長時任清貧吏部官啣處士身惟有故人頭  
似雪碧梧桐下往來頻又嘗入京值朝士呵辟隱遊戲作曰五雲官闕耀朝暉清道威舞怯布衣臨地藏  
身暗送目達官車馬去如飛三荆巫補之但其名不傳可惜東溟癖於詩文嗜飲疎放偶吟一句曰秋  
風萬馬洞曉月一駝故云欲實其事而萬馬洞在全州距京五百餘里忽借一駝於友人謂以暫出騎往

全州曉過萬馬洞踏月朗吟而故嘗遭親表奉柩行夜泊峽江時秋月澄霽江村適有吹笛者東溟出  
入蓬窓不能坐共弟慮或失儀勸以深蟄勿令知人駭視東溟曰汝多多言霜月蒼茫微笛寒亮尤不  
禁悲思爾又出李某邑日哦痛飲不省公事校傷之居齋者書報曰聖殿慘徧頽圯轉聞于朝移安重修  
東溟大醉草題曰一片朽木何處不可而鄉人之子萬古遺英諸生鳴鼓拜舞即日見逐自是曠不復用  
有一處黃家孟梅盛開擬閣以紗請東溟題詩詞客滿座東溟大醉戲曰魯連耻帝秦欲蹈東海死傷  
人疑其沉醉外題提醒梅閣又足成下句曰菽并僭稱王梅花亦避地一座歎賞○虛谷文名藉甚登第  
遊街謁白軒李相公、方看綢巾仍以命題促賦進退詩故呼強韻以試之虛谷聞韻輒對曰巧學蛟螭  
不學蛩窄僊針孔閭孀登浪使飲却子莖髮白接烏紗是附庸李方主文衡大加稱賞曰此座可許君矣  
虛谷見時賦蚕詩頌縣云稚引愚唇迎綠葉老拖黃腹上青梯末白曰失却真形仍化蝶更疑莊叟夢魂  
迷長老嘉賞曰餽鸞之意此兒也早列清長晚任大官而末句則難保富貴之像可欠其後公二十一登  
第位踰僕躡宗伯文衡黃腹青梯之句驗矣後為好黨所構流竄北塞而卒於謫所失真形化蝶之句尤  
驗其亦異矣△林白湖悌豪俊能詩少時以評事赴北幕風流勝跡北人久益延思及白湖病革其友赴  
官鏡城誌別曰吾行欲得子詩使妓歌之今子之病甚矣奈何白湖即扶起取筆書贈一絕曰元帥堂前  
海接天嘗將書劍醉戎氈陰山八月恒飛雪時逐長風落舞筵未久而遊臨歿之作凌厲豪逸如此平日  
氣像可見矣△朴尚書世堂號西溪空齋奉輔之父也以徑學自任嘗改註以背馳考序之論 肅願輒

至有論燈籠配之舉其後又有毀撤朱子之儒罰蓋出執拗之性也老來有詩曰蠹魚初向卷中生識字  
多年眼始明終是物微誰見許只應長負毀經名意甚巧刻讀之殆若針人肌膚嗚題全剛山正陽寺曰  
老吳砥柱尚多暇更斲蓮花方二千散擲碧空根插地呵、拍手咲解仙語甚奇巧足令泣鬼神者也  
旭庵曰李世愿詩人也必遊三洞門下每誦西坡全剛詩一句愿問其意公曰雲氣暮朝空淡林月輪今  
古自高懸此謂山色皓白故雲棄空為淡林而心月輪只自高懸而已此乃他人道不得也後見西坡集  
空字畫以工字然則不若空字之有無限意趣吳尚書為閑東伯夜宿洛山寺拈韻賦詩於千字苦吟未  
就曰千字甚強若人有拜曰誰謂吳監司善文千字豈其難乎吳搜得其人乃塩商之寄宿廳下者試問  
能文初甚穿諱屢強之即曰辨曰何不曰游天大海東南北掃地奇峰萬二千吳大奇之問其姓名荅曰  
當呼塩商何以為強問之只言姓吳云三洞遍遊山水輒吟行跡嘗以野脈渡船仁駉鄉士夫年少  
輩適席會無遊浴洄於清樓覽寺之間方拈韻賦詩戲問三洞曰居士亦能詩乎公強應之諸生苦吟未  
就公臨行先成之一座始知為羽翁羅拜謝過其詩曰擊汰梨湖山四低黃驢遠勢草萋、婆婆城影清  
樓北神勒鍾拜白塔西積石波沉龍馬跡二陵春入于規啼圍翁牧老空文藻如此屈光不共携蓋落句  
微有諷意也又遊西關練光亭詩曰雪嶽冥樓客閑河又薄遊隨身有清月卜夜在高樓劍舞魚龍靜杯  
行星河流鷄鳴相顧起蛩與木蘭舟起庵評曰起語凡領聯仙頭聯豪結語鬼一篇有此四品三洞常渡  
銅雀津春水方漲岸花爛開船上吟詩傍有一人服着鹿茸鬢著大玉圈者請聞所作公意謂麥場金樞

之能識字者誦而言之其人稱善公試問曰若請聞詩亦能詩乎曰未也公屢逼之其人曰偏得一句矣  
三月渡江去山花無數開云公聽罷悅然驚服不復接語故若巖岩曰吾輩半世攻文章今為舟中人所  
賣殊不知何許者也巖岩細問容狀沉吟其句曰此南論人李瑞兩曾徑吏議輒晦任誕書必屬讀而成  
文章自號松谷者曾不聞知耶○三判常誦放翁潮生小舫行收荻月落長歌起飯牛之句擊節致賞曰  
深得田家之趣古人不可及也每作人挽辭輒誦人一絕句曰生無兄弟死無兒五十能文一布衣冰  
飲來慈母哭廬陵三月杏花飛蓋取八九事實并載一絕而無斧鑿痕格韻兼佳也或云詩是沈姓人作  
而名不傳可惜○栢谷田家詩曰籬與翁喚犢呼童早開門分明雪中跡昨夜席過村此與孫女大田家  
詩日暮罷勸故稚子近門語東家不喚牛吃盡溪頭黍俱絕佳又栢谷詩夕照轉江沙秋輝生野樹牧童  
叱犢敝衣濕前山雨○洪錫箕睇晚洲嘗往北渚全公家少婢進酒頗有姿色指梁鳳仙花洪把杯屬目  
昇手以紅瓜命題呼韻使之賦詩一聯曰拂鏡火星逐夜月西眉紅兩過春山昇平大加稱賞以婢為枕  
洪常與栢谷酬唱而每遜於栢谷一日同行清州積構一絕使其侄隨行道中呼其韻全未及詠洪即誦  
宿構曰客散南郊路雲收上黨城西風吹落葉故馬踏秋聲全不覺下馬而拜曰當世文章全得臣納降  
云○金北軒春澤李凝廡喜之以文章膺名一代全誦濟州有詩曰梅花飛散濟州城正值穿山宿雨晴  
不識賓鴻何意緒北故猶作斷腸舞李在白馬江有詩曰水榭鷓鳴夜白晨柳梢風動月橫津漁歌短在  
江南北一色蘆花不見人金健雄李侯雅俱是絕唱而李作優入晚唐品格怨庵常誦其傍祖松石崇祿

詩曰陰山獵罷萬夫歌獲得三狼載麋馳都尉醉中輕下馬更將金鏃洗黃河我國塞下曲此詩為第一  
云○槎川詩稿殆過屢萬首宜其應口信筆錯出無難而今見其晚年或對坐唱和則凝神苦吟刪闕敲  
椎或問於在座後生而取捨其惜名價不耻問可知也陶庵李公退居寒泉凡自京來往者多以槎川詩  
誦傳則公輒擊節詠歎而稱譽曰此則易矣肆力則可到也蓋陶庵不屑為槎川曾以百篇詩誦曾於  
彼國所稱文章者大加稱賞逐篇批評曰出風入騷又曰優入唐調其中乳鷄五絕云一母太响一天寒  
數十雛赤冠何許者後步一長呼天寒數十雛一白尤加歎賞云江行古詩云我騎馬君騎牛何駛馬  
何逢君有鞭我無鞭時一馬立白雲涓馬立奈何吟一詩牛聽以鼻亦蹏蹏天竺流動使人可誦古語云  
龍聽以角牛聽以鼻○郭師傳始徵左庵門弟也先生嘗過師傳家郭以稚女出拜時年七歲多讀書甚  
屬文蓋天才也先生奇愛之謂郭曰雖女子置之弟子之列仍呼韻命賦即對曰海涵天日靜花吐一年  
紅滿江漁舟子停帆夕陽風又賦漁船曰知是來時逢海雨輕頭斜掛絲蓑衣儘飽調也女諳得堂額先  
生書與晴窓二字及笄文學益進工於詞章專攻性理之學造詣精深嫁進士金鐵根全歿援柳子惠妻  
誅惠之例自作行狀文甚典雅所著儒文頗精工詞律亦多可誦酒似情人離則戀愁如白髮誥還長笄  
作插傳於世○感興妓可憐女俠也善誦文札得一代名世詩文積在箱篋凡遇北閨者不見可憐則為  
欠事名價甚高三洞金公過感閑止宿邑村妓素慕公名意謂必拾見也苦待之公終不招妓先詣洞翁  
所寓館在柴扉外欲入旋止曰我亦名妓也豈可自輕不現而返翌日又遣則公已離發矣妓騎駿馬追

之數十里不及常以未見其人不得其詩為終身恨年八十餘聞樵川李公詩名千里未赴乞詩而改云  
李希判直德謫甲山路過咸興招妓與語妓誦出師表拜甚悲壯李贈詩曰咸興女使滿頭紅醉後高歌  
兩出師唱到草廬三顧語逐臣情淚萬行垂又謂之絕唱李希判以文章經綸俱有抱負而性本峭直  
言多觸忤終未顯用嘗詠松蒼詩曰宛存雪霜勇用失棟樑才人謂之詩識曾為湖南伯有詩題板曰安  
石樞開箇尖斜陽照兩見纖纖棋朋坐睡琴城去一樹梧桐碧滿庭趙相頭命後為方伯評曰佳佳矣  
但非雄藩節度使象像和韻曰階竹筍抽晚翠尖檣榴花老落紅絨懶揮朱墨登樓去十二櫺干妓捧蔗  
風流則過之而語涉儉率李希判壽况為北伯有詩曰西櫺十二圍紅粉綺席三重倒玉山真可謂繁華  
口氣也李希判文相度休寓有後為孫窮居利川白蕉村享年七十餘以詩自適嘗為強盜所劫有詩曰  
綠林豪客惡難當傷我肌膚傷我藏可笑堪謀惟止此情詩萬首尚留陽佳句傳誦者水聲多古寺秋色  
在故僧野血斜陽入樓虛碧水多坐席圓如潭上月故驛散似洞中雲高下鴈飛平野月徃來人語二陵  
烟索賸自獅耻庵為講友日與唱和雪中留飲任有詩曰回看老松雪更換去人衣宋辭吟涕江若唐鼎  
見樂天詩而泣詩人習氣古今一般而亦能任鬼神也否一笑李希判月親翁來住隔垣家余以童稚日遊  
聞詩時見詞客滿座翁常誦一人江居詩一句曰天從破屋虛中漏江得疎籬缺處明寫景雖工固宜窮  
寒又誦一人永保亭詩曰江山久屬無詩主魚蟹多輸有勢家全欠俸厚安得令其人皆可默會儘乎  
詩復象美座有一客誦傳一句曰騎牛遵舊叱落日見秋江此詩何如翁竦然聽之曰此人抱負無或

伊呂之流不遇而發之詩者耶歎賞不已其卷不言姓名不知其何人作可恨余與洪尚書名僕君年  
差數歲互近對門自八九歲交以文字到老情好兒時凡有所作必質於翁見余雨晴天地朗花發隴陽  
紅之句洪之門前旄也吹天上月之先之語撫頂稱奇曰俱以十歲前見有此口氣其達無疑畢竟榮枯  
則各殊無或翁之蔭繼未達而然歟○誌云自南至北言其次第安遠鎮一帶上下六路一重也咸興  
咸興鎮一帶上下七路又一重也端川磨雲鎮一帶上下六路又一重也吉州摩天嶺一帶上下九路又  
一重也至於六鎮沿江七百餘里鎮堡星羅棋布只隔一帶豆滿患按六鎮者茂山會寧鍾城綠城慶源  
慶興也水限疆域而已元非大江淺可揭厲彼此約條私自越境則論以死罪而我土山童不毛彼地草  
木藩茂我人冒禁潛往遮抹足着木痕刻以獸蹄畚跡雪泥有若虎豹之來往以藏貍時逢獐胡不甚迫  
逐情差兩市必以牝牛貿易胡馬不牝以牝防其取種牛馬時或迭相還故而涉水越境則彼此俱不得  
推尋云畜物尚有懷土之情可知而自古塞馬之得失亦足為達人之觀理也歟○世祖朝吉州人李施  
炭官至會寧府使與弟施合成化丁亥謀反流言惑眾曰朝廷遣兵盡殺北道人民云人皆疑惑節度使  
康孝文到吉州施合委女為房妓回開戶納兵遂殺孝文曰孝文謀叛故誅之曰與兵咸興人響應殺觀  
察使申泗及從事權徵世祖遣宗室屯城君浚戶曹判書曹錫文為都提使許琮為北道節度使并徵  
六道兵三萬會于咸興以討吉州人許惟禮以別侍衛在旁自募立功施炭還走吉州載妓女財貨欲投  
虜惟禮回到僊城營安院設幕宴飲南陳大義于賦憶黃生李旒李虜慶相與協謀使絕幕繩回聚而掩



之遂縛而賊降于信庫 上引見惟禮珠生雲臺寺寧饗策勳封惟禮吉成君吉有鄉賢祠以惟禮主身  
勝覽記咸興風俗曰淳朴愚直動儉強悍以馳馬彎弓為德動之以利妄為然諾尚巫北行長轂車一頂  
州郡皆類此一頂鄉音最別風氣早寒民多鑿地為室間家皆用柁籬木綿不產庶民皆衣狗皮生理艱  
苦或自膏其身多生髮則不育而棄之隔味酸薄難飲一頂州郡皆有娼妓以娛使客蓋魁出塞征役也  
按長轂車惟咸興人使用轂高如人長齊長轂之名似以此也他道則皆用小車駕以一牛田間行用甚  
便疑古所謂田車其制類此也道內稻田絕稀雖灌溉之處亦不作沓蓋以早寒收穫之利不如田穀故  
也作農亦與他道有異盛果圓乾叩之則果自孔漏出田畝草盛後以兩牛耕畝間以去草培穀耘田時  
山峽蚊蟲極盛以艾編帶腰左右分張火燒其端以避之謂之火裳蓋本道衣貴食賤一疋布或換粟五  
六石但民無積儲飢歲薄贏如丁丑難後國穀蕩然人民大半死亡本道生齒比他道最少以此故也愚  
按一疋布六石粟古或有傳而近復無聞歲在壬戌北方大饑一布一斗粟尚難換飯餓殍滿路鏡城一  
人有良田一日耕僅易五升粟米其妹居在葦蒼地必將餓死以一升米往遺仍問何以能生妹曰丈夫  
日得肉味乃能延命蓋取啖餓莩也其人後啟其夫自外而入其婦出所遺升米喜將作粥其夫曰一升  
米何延屢時何不留食粟肥者以為多日之飽也其時屢啟易子娶可想矣 利城縣南三十里有侍  
中臺前臨大海左右山麓長松鬱密挺無附枝直如脩竹稚松之偃地者如葛蔓之施谷亦係奇觀中立  
豐碑處以線閣前函大刻侍中臺三字陰記云於休戒先祖文肅公坡平尹氏確字同玄高肅文宗朝文

科壯元唐宗朝以門下侍中為行唐大元帥征討韃靼時嘗登臨于此後人因以侍中名為鏡城府有元帥臺亦曰公而名也後五百有五十年律禮紀元後九十四年辛丑二十四世孫憲柱以威鏡直觀察使立碑臺上刻侍中臺三字若北征事蹟詳載肅史及本傳雜出地誌等書不復記遂作銘曰於休我祖天降肅國出入將相蔚為柱石披鉞闕外邊掃女真鐵嶺以北境土大拓先春勒碑庸表疆域青海波晏白山烽息功蓋吾東威振漠北金火雖遠尚有遺蹟有臺屹然俯臨暢谷名以侍中公所登陟杉杉鬱蒼人猶愛惜不肖未過感慕深極堅龜危石三字大刻千秋萬代過者必式公聞鏡城府東五里海邊有元帥臺文肅凱還之路登臨于此撫賞將士仍以名焉亦有立碑前刻臺名略有所記而銘曰功蓋海東威振漠北千仞高臺方古遺蹟馮按尹尚書憲柱曾捷謁聖魁科於肅廟戊寅而科題本朝賀開拓疆土設置六鎮等即此我世祖朝金宗瑞畫復文肅開拓之地築城設鎮之謂也尹善儒文科作中東土父老撫版圖而咨嗟北地遺民望苑陵而興感之句膾炙於世其後出按北藩又在於景唐辛丑而巡過文肅登臨之處表臺元帥勒石侍中作記而聞揚焉可謂能述祖武有光先烈其亦不偶然也鏡城有文肅公廟年云誌云鏡城府南百餘里有漁即浦上有八景臺曰長白夏雪江陵夕嵐千疊石屏十里長川碧沼秋蓮漁梁夜火潭底遊魚沙上眠鷓憲謂川石魚鳥之勝何處無之而但夏雪之說可異也長白山云在茂山之境而白頭山一脉之所成也余往漁郎望浦之北山外有山皦皦如玉時則九月旬間也北地八月即雪則九月雪色不是異事而人言地近極北山高氣冷雪不夏消獨於三伏時乍消而不白

三伏前後還復皓然又云山上石色純白遠望如雪果是石色為然則三伏不白言亦矛盾矣九有自六  
鎮夷者輒問之則皆無足跟而目擊者終無實言傳說不一亦可見北人之魯莽也○漁郎浦北有大澤  
之名飛鴻湖水中有嶼又稱者羊島或曰昔漢蘇武留此置謂此地於我國京都為直北而以中國言之  
地是天下之東也漢史匈奴徙武於北海上無人處云爾則誠未知此為其地也或以一鴻字傳會而為  
言欺自古傳今亦有所由而然耶澤環數十里而中有小島近者村人起田則或有破柴煤土之跡果於  
此間十年持節牧羊羝乳則李白詩所謂渴飲月窟水飢食天上雪即此之地歟古人不可問而落木風  
霜遑鴻漸酸俯仰天末自不禁感慨之懷爾○八景臺直東相望處有稀水中蘆者余見一蘆突起上有  
古松數株而距海稍遠傳言東岳李公謫來鏡城遊廣于斯舟以浴迴手植二松肇傷此名以其苑在中  
洲而土起成臺也其後人去蘆存水退成陸而尚稱水中之獅有客謂余曰名實不同宜其改之余曰不  
然今去東岳之遊百有餘年水變為陸今後百年安知陸變為水復實其名乎此可見桑海迭遷之理而  
大凡天地之間物無其常而况棋罷局而人換世黃粟孰而了生平以此推之可以盡達生之旨臺之變  
換又何怪焉客不余信請以是說質諸塞翁也○鬼門關在鏡城府南二十里赴鏡者由此而入於明川  
則距邑北三十里也余之謫來雖不至鬼門關而夫人鬼之稱幽明之判也人世鬼門之說聞甚凶怖嘗  
見先輩謫北者之所記述則輒以交趾之鬼門關并稱而着作死地蓋以重罪之過此遠謫者多致其死  
故而罕見其生還而然也余既來北則誠欲一見委徃三十里捨馬徒步踰關以止雁過而還大抵地無

樹木之陰陰翳路有石厓之橫斜復迴穿聲高登下臨云有九曲滙水且泥足可曰隄路而此諸墓華秩  
迥則便是唐莊而彼有中華之美稱此受鬼門之誣名可見隨處之地寔名不同幸與不幸地亦然也蕭  
蕭十里雨夜度鬼門関南崖谷夢作而景色愁慘不有此行無此見春風笑度鬼門関金退隄詩而氣像  
豪放同是北諷而詩意不同如此以其死生之各異而然欽李令河述曾為侵停過此而題詩木偶曰雲  
嶺路由天上去鬼門人是地中行余亦有詩曰世間凶險鬼門関天日隄、阻水山來不到斯聊有過人  
無復返獨能還人世方知有鬼関重泉路入地中山吾生足轉老、命一笑收此往復還△茂山府西南  
三百二十里許有白頭山即我國山川之祖宗康熙五十一年壬辰豎之空界碑于此其文曰大清烏喇  
提督穆極登奉旨查邊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為記云屯下鎮處在於雲頭山城  
西北面碧崖千尺傳言昔宋徽宗皇帝為女真所劫受辱於五國城即此城云會寧高嶺鎮東十五里有  
皇帝塚而國朝未詳云△誌云慶興府南七里許有赤池昔我 度祖射隄說於此池血赤故曰赤池又  
曰射龍渊府南五十里海中有赤島四面岩石皆赤 翼祖為藩胡所逐走至海茂水廣六百餘步水忽  
退開 翼祖與孫夫人共騎一白馬而涉去水復大至賊不得渡北人至今稱之曰天之所祐非人力也  
又有西水羅堡而距赤島十里 翼祖入赤島時率彼胡而走白馬故取古公亶父率西水許之義而名  
之愚謹按礪系 始祖新羅司空公肇姓於全州 英宗辛卯始建肇慶廟於全州 聖祖初葺於咸興  
府東十里許有本官嘗所處御之所而奉享位版微時衣甲弓箠藏之官中庭有手植松封以大夫之友

十月十一日誕降于永興府黑石里後作瀟源殿於誕生所奉安時睿昇遐時命以咸山茅艸覆於陵上  
卽今 健元陵茅蒔是也蓋宸情懷土戀鄉而如周家祭用黍沮魚之意也  
六鎮風俗大率同然會寧  
則有清羞開市之舉士子質唐及毛物以為服用前輩名人亦多謫居士子領有學習六鎮鍾城士風最  
優會寧慶原次之穩城又次之慶興最幽莽申叔舟詩云民庸耕耘與誰居但知弓劍不知書百年故地  
今為鎮幹木河風續古墟 甫廟朝大提學全壽恒奉命試士于吉州有詩曰天氣恒寒地不毛海洋常  
被羯虜睡戎裝妓隊能馳馬皮服人家盡養獒宦酒苦酸藟麥汁旅燈愁碧藜膏陰山大雪埋行路時  
聽城頭虎夜啤端川郡守洪錫箕次韻曰遑州旅食椒顛毛水味常腥粟味臊隘祀古風多用特訟庭奇  
貨半爭爇燒來藻葉當豈幽捕取麻黃作膠膏最是客程愁絕處驛夫呼馬類猿啤兩詩并述北路風俗  
余聞鏡城官吏蓄一狗出入常隨鏡倅為差負於開市吏陪倅而往狗亦隨之高胡見狗之良因請買去  
吏爰不忍許胡請於差負勅買倅去其後屢年置之相忘一日吏在府庭忽見一狗跳躍而入掉尾穿衣  
濕毛未乾卽其年前所賣者狗乃越境出還涉水沾濕弄其主人而入衙也人皆驚歎倅聞而異之懸然  
米肉以賞其狗云  
勝覽略載會寧風俗云風氣苦寒尚儉素強行者不資糧諸鎮俗皆類此云此地不  
產綿布惟藝麻為業終歲績之未滿數枚旋復盡輸公稅故男子無冬夏惟一狗皮衣女人通四時只百  
結麻布以掩體不袴不襪天氣始寒則編入土室對壚煖身消雪代汲而素可尚者飢寒到骨竟無偷竊  
之習其為士者只讀一部大學以為考誦之資亦不知其文義也武夫讓視小民儕待其業或若類多出

入京國書館遣使御鷹感寵華之患以謂竟無偷竊古或其破而近歲則盜賊漸熾竊殺行劫遍滿閩北  
邑設計捕撲殺相續此則不可委之於人心之不古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婢  
僕甚賁一婢之佃例不下數同綿布一回即五十疋則佃直數百而懸鵝疫役猶堪其苦可責其庶耻乎  
或稱富饒者庭有經年積粟而其家婦女冬日著襪者鮮矣習俗皆然而其中脆弱者多患骨膈則謂之  
鬼祟不用特而禳之不知賣糖於不病之時愚迷甚矣男子不識醫藥專事針灸村設土窟凡有所患則  
必焚火於窟裸體而取汗謂之汗蒸旋又入水而取涼或醉苦酒而取熱間多促命者凡遭親喪則多以  
巫覡擊缶鳴於被髮號哭之傍以此謂之自盡親喪而襚反致辱葬顧後傳俗以為常官亦不禁可駭  
也已洪武初詔某表葬在樂而娛尸蓋胡元謬俗尚傳於北方而然也○余嘗見博物志車紫滿琥之珀  
瑪瑙火屑良玉真珠謂之七寶又按輿地圖北閩有七寶山意謂山影如瓊瑰珠玉而得此名又見南教  
官鶴鳴山水所評歷叙諸道名山而七寶則謂以詭恠如牛渚燃犀犀犀虛畢露蓋起其萬怪遠惑確證豈  
露而顧一見之及余北謫明川山在府東五十餘里乃於庚子春偕指路者數人往尋而又得林錦湖亭  
秀所記叅證峰壑細溯來歷粵我中廟三十六年即皇明世宗嘉靖二十年也南僧數人入此山尋  
訪開心寺舊基古栢叅天中虛數畝地其秋始搆數椽復號開心翌年壬寅春校理林亭秀以會寧判  
官借明川宰金洵義正寺僧性均未訪所以有記道也山之開鑿寺之成毀年代俱不可考而大抵以山  
叅記多有名集之相左者今去錦湖遊觀之時為二百四十七年而其前峰壑之峰名又不知幾百年之

久則或有崖崩剝落陵谷變遷而地歟或緣傳會神奇強名嘉名而然歟其峯其苗不可詳舉而所謂千佛萬獅書丹艱岩華峯殊未知厥像惟肖登臨會像臺則一山峰巒俱呈其態不亡骨息疲神適勞舒屐也大凡嶺過磨天此山最大倚海峻崖垂勢環擁余乃即像評語曰譬如士馬玄甲烟塵漲滿其無明虛之態豫奇之狀未知七寶之稀何以錫名而始甌南記詭恠群靈之評只冒其名而記之必不目擊之說也矣但山水為然盛名副實士亦難矣山有金藏開心兩寺雖不壯麗亦非數椽之比乃是近古所重創也寺僧函奉全無古跡之所識夜坐佛燈與客談論列保峰苗之名號畧付林記之顛末以須山門焉△魏武詩云東臨碣石以觀滄海蓋言北觀也余亦望洋觀瀾多矣曾於南海歸山觀之又於摩尼山參星臺觀之望陵大因嶺全剛孝養嶺觀之今於七寶山海望臺觀之俱是壯快而至於恍惚冷爽不可名狀若寔是錦山所觀也大抵錦山瀕海融結其高大已不可量而只見群山如蟻蛭飛鸞在下風上山有日月峯七星岩倚綠數十層木梯登石梁烟臺則踈身天風天地若歛日盪全永眼昏神掉積雲落閣陰天雲白吳堦東南圻乾坤日夜浮似或近之而瞠然若無視惘然若有失不能以一字形容矣其後偶見錢牧齋望海記曰海亦雲也雲亦海也恍若尺葉觀海文章之妙可見矣仍念東坡夜月見竹栢影寫以積水空明水中蘆葦交橫儘是文仙估画栢之影人孰不見十許箇字人孰不知而化腐為新迥出神思之表者如此始知兵仙之灘水味靈趙壁立幟乃鬼神變化手段當為凡將之所奮魄者歟△余偶見中原書軸即山谷書與陳絀月者而所寫東坡筆訣東坡主人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以寬縛而

有餘如東方朔像餐樂毅論蘭亭稷事詩叙先秦古兇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蕪山崩崖瘞鶴銘永  
川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無二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  
雖與俗子言要故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墜意定青黃皂白亦自粲然學書時臨摹可  
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語秦繆公賜酒於食馬之盜  
莖莊王停燭於絕纓之會其容人之量匿瑕之德可謂好意氣豪傑之主矣其後岐下之戰繆公得脫晉  
圍之急莊王難其推鋒之故蔽身之術可謂得人之死力矣然西君之事可謂顛倒牢籠而其心則功利  
也其事豪俠也此所謂假仁義而霸諸侯元非帝王之仁術也夫以秦楚之大萬乘之富一馬一姬固不  
足惜而其將治國而獎盜劫下而誨淫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者太王之好色而與百姓同之也發粟鉅  
橋散財廡廡者武王之施惠而民不飢寒也是真仁術而非為假飾也此所以王霸之不同而功烈之懸  
殊也夫今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慈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  
至近而直行于其中愚謂令人驟者則不告於父兄而悉告其妻云者若有私妻子之嫌而其意語深切  
實有曲盡人情者元非有欺於父兄而然也夫以古人之事證之郭巨之養母聞其分饔將埋幼子則其  
喜從之此只可謀妻而不備稟母矣王延之奉親體無全衣親極醜味則其躬執爨親甘旨但當謀婦不  
毋告親矣非敢有欺亦恐貽惱而然也夫去兒親側豈無其道必欲埋之者殊未知其處義之得中而其  
至孝之心惟知有親不知其子故誠心所格天錫奎全至如冬笋之逆唐江魚之躍水反理之事有誠所



感無足恠也昔有一孝婦其夫遠出托其老母奉姑至孝夫死不還則恐傷姑心諱死而不告製衣投以掩其疑慮此事足以感天地泣鬼神矣諱表不告出於至誠則其可曰有欺於其姑乎子載之下治令人掩卷而酸鼻也

○人之常情息怨最不可忘也而范雎之毋償一飯必報睚眦謂以小人惡以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大初無恩怨好惡之可論如鑑衡之公平妍媸輕重惟在於彼聖何與焉是以堯舜之況放竄誣博施濟眾隨物應之而已以至恩及禽獸感若草木教化與天地同流矣蓋婦女之態匹夫之量固不足深責而蘇秦之困敗或不炊飯漢祖之微時或乾鼎羹范雎之困阮管擊而拉齒韓信之貧賤寄食而出陳其凌侮辱辱可謂備嘗艱苦矣人非聖人辟於好惡移快已私惟怒難制則怨之必報不虛甚矣呂蒙公所謂息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食須賈馮取魏齊頭真是小人之量而此諸公拜中尉其優劣相去遠矣夫特赦季布不烹蒯徹先封雍齒不殺樂布可見包容之度而侯名僕真終有不平底意寬仁恢廓雖稱漢祖而不能無慚於天地之量而然欺或問以德報怨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然則怨有不讐德無不報一以至公而無私非出於有意而然此真聖人隨物應之與天地同流也夫

○古人為朋友故患難者多矣虞卿解相印與魏齊出亡則不顧爵祿之重也魯朱家心知季布而買寘田舍則不怕族誅之罪也燕丹之於樊於期迫於強秦而不忍棄鬼情之交乎原入秦拘執而乃曰魏齊勝之友在固不出此何等意氣在於樂布之哭彭越蓋邕之傷董卓不顧篡逆之罪惟思故舊之情味未知其處義得愷而古人之志氣落落不苟堅可想矣夫何後世四維不張友道措表或有賣友而圖生

擠人而利已及覆之態冷煖之面朋也向背之情朝昏之市交也士大夫惟利是趨用意巧曲則豈不自  
愧其心而况又神明之所深惡烏得保其性命而安享福祿也哉○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與之理凡陽  
女剛之光明則易知凡陰之柔之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以陰為小人竊推易說以  
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雨露之為澤如龍席之  
為猛而麟鳳之為祥夜之落之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諛回互隱伏糾結如蚊蚋須細如  
蟻蝨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呪閃息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  
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有所謂燿幽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亦豈得以逃  
哉又曰朝廷要無黨須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今夫  
善惡賢邪生必并時唐虞之世堯舜其民比屋可封則宜其無有不善具曰乃聖而奈之何凶桀惡孔  
壬殄行及熒極矣成湯之時龍逢之忠伊尹之聖俱在一世而夏桀何暴文武之時夷齊之聖三仁之賢  
亦皆同時而商紂何虐周公之於管蔡以文王為父而兄及弟矣忠逆何殊及夫天降夫子不得其位而  
盜跖之暴桓魋之惡子西之諂季孫之毀匡人之厄陳蔡之圍後有莊周之侮誦一何相反孟子傳道獨  
得其宗而商鞅吳起之術方務戰功楊朱墨翟之說廢塞正道惟以闢異術道輟深而不遇降及秦漢更  
無真儒世道益下光武始尚文治以致培植士氣連夫桓靈之時李杜君俊之補范陳碩及之名相尚德  
行旋見曹王竊柄以至人止而國碎至若西晉六朝隋唐五代其間屢百年或有人傑才能而無足可述

獨韓文公文起八代道濟天下能排異端攘斥佛老而皇甫誥李逢吉之徒動輒諂諂終不顯用宋朝休  
明賢俊輩出而程子生于千四百年之後以接孟氏之統而三黨分裂而相攻耶七背師而恃義朱文公  
道德為天下大老平生所學正心誠意而見忤於韓侂胄未抑佞倖之朋比及遭偽學之黨禁至如寇準  
之於丁謂眼行當拔韓富之於安石大奸未去石立端門刻以奸黨司馬姓名為震所擊則可知天豈忠  
賢而又生而秦天意何在岳飛精忠秦檜主和文山盡節似道稔惡上下千古有難致詰亦與我東聖  
神德作明良相遇逮夫中廟朝靜庵諸賢協贊至治而南象沈貞搆之以篡逆宣廟朝栗谷退隱春  
暹隆摯而汝立仁弘誣之以瑕累至於東田標榜老少分黨則事變層生大小為目清濁各分則殺戮相  
仍大抵天地釐判已有陰陽陰陽化生并有淑慝如晝夜寒暑冰炭黨猶每患對代而相反不可廢一而  
獨存也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子少而不肖者多先儒所謂以易晝言陽一而陰二自然之理然則  
如之何其可也其所扶陽抑陰之道惟在君子之御世也夫心怨庵云人問于槎川曰柳下平日或聞人  
比之於石洲蘧谷則顯有不祿之色果何如也槎川曰三洞嘗言柳下集中似無蘧谷東風蜀魄苦西日  
魯陵寒一句吾未知也余族大父若魯善詩文不事舉業其兄若晦力勸入場曾於戊申討逆科捷吳暖  
榜下題即安不忘危箴其文傲平淮西碑而體亦奇詭每以有才而地處卑微空自悲憤時或從官出守  
數邑劾樞情介踈狂不佞赴官之路如過佳山水自佩符印徒步徑往官隸或履日不相尋經宿岩泉不  
食不飢飄之有出塵之想嘗於丹陽仙臺詩曰雲從石山白烟飛松月紛之在客衣滿谷清冷風水響九

天環伊中虛故殆非烟火口氣與尹洽為知心交尹居在玄江自號玄圃子家貧無食哦詩不輟炊婢未  
告曰今日又不舉火尹揮手止曰汝勿語詩特就矣詩云三月春光好染衣萼蒲出渚絲卷差汀洲白  
鷺如人立雨打蘋花既不知又寄沈詩云老樹荒江響遠聞夕天霜氣亂黃雲蘆洲群雁如相辨月在西  
峰缺半分沈見詩疑其清虛如鬼詭疾就江居則尹已奄忽詩果絕筆矣沈自尹之亡以謂更無知音不  
復作詩時或過余勸酒而請詩則醉草宿稿筆亦奇逸自號月觀翁又稱大笑子辰詩筆想見其人趙  
斯文曹一故叅判壽益嘗孫寓居丹陽來山自號丹丘翁作三疊詩云山廬老大白如雲穩卧蒼岩到日  
曛我有茅廬無俗客夜來簷下可容君中天積翠繞子峯下界黃塵隔幾重午夢欲成還自覺仙風高在  
水邊松案上黃庭第一篇傍人將謂學神仙偶並樓近黃庭洞我道初非老氏玄清風江上詩蘆花寂歷  
雨連州三峽征人夜泊舟秋水忽高三四丈明朝解纜過忠州人之一言一句有可以驗其平生項羽  
可取代之言漢祖當如此之語彙像各自不同古人亦云大風曲屢兮歌可想英雄之成敗宋禪微時日  
出詩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宜致日月所照萬國咸寧矣皇明太祖嘗出獵先唱一句曰  
風吹馬尾千條絲皇朝和之曰兩邊羊毛一片氈慈王續之曰日照龍鱗萬點金又同賦初月而建文之  
影落江湖裡流落江湖之兆也成祖之清光遍九州九五時梁之像也氣像全露於一詩裨說李韓公善長  
劉誠意基徐魏公達嘗各賦一物李曰鳳凰逾體文章當擬蕭何之相葉矣劉曰蜘蛛滿腹徑徧直張良  
之智謀矣徐曰鰲鱉渾身甲冑可同韓信之將畧矣此則不但出彙像以其所能者自况也歎△関以西

北漢伎勁悍惟業弓馬風氣之所蔽耳目之所限乃自熙庵松岩之後士知讀書稍向義方亦業科之間  
有闡名於京試者各社多設書堂且致師長誦讀洋、頗有鄉塾之風此莫非列聖朝文化之攸暨也近  
者出按兩界者謂以弓馬用武之地多務詩書尚文之習非所以固圉之道請一切禁之云愚謂夫文學  
者非直為尋章摘句乃所以講義理勸忠孝也親上事長之義為國敵愾之道在書而不在兵則不務其  
本徒事其末其可曰能知治體乎夫秦之長城武備欲帝萬世而不守者詩書之道廢而人不知義也此  
所謂城郭之完矣甲之多不足恃也田野之闢貨財之聚不足倚也下無學則賊民與喪無日矣所以文  
武并用有國之長策不知萊公鎖鑰之北門也亦嘗有禁於文學也否可慨也已今夫國之置兵慮患於  
治安之世教戰於昇平之時譬如人之不可以無病而不蓄藥也古之聖王寓兵於農、以務本而足食  
兵以衛國而備難習之以春蒐冬獮載績武功教之以親上事長勇於公戰于城之才為公好述介牙之  
用敵王所慍居安而不忘危素具而以應猝此有國之長策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夫商之六師周之虎賁  
漢之南北軍宋之禁衛歷代戎政各有定制矣孫武之習戰斬姬吳起之精耕戰士田單之與下士同甘  
苦商鞅之有軍功受上爵信陵之選矣而故父兄韓信之將兵多、益辨諸葛亮之養士勸農講武前後  
兵械皆有方畧矣趙梁突騎輕車甲馬訓以服習也坐你進退勇敢奮迅嚴共節制也金城湯池深溝高  
壘據以地理也堅甲利刃勁弩長戟利其兵器也董錯所謂完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  
予敵也君必擇將授鉞而推轂將必練卒蓄銳而伺發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帝王之兵萬全

控

之道也國而無將有危何任將而無兵何以手搏兵而無將烏可自戰語曰強將無弱卒惟在將得其人此漢文所以拊髀與思於頰牧之良將也降及後世昇平日久則將驕而卒惰人君好戰則窮兵而黷武戎政於是乎總邦國以之而危可勝歎哉粵我東方僻在一隅固知國弱兵少而高句肅嬰陽王時隋煬帝自將東征徵天下兵宇文述等九軍渡遠旌旗千里為乙支文德所破金侵二十餘萬衆時有無向遠東浪死歌寶藏王時唐太宗又親征攻安市城天旬不下士馬多死糧盡班師蓋蘇文之玄花落羽梁萬春之城上拜賜為世所笑傳之古今太宗深悔其行致祭親徵以此論之我東雖謂之天下精兵處可也惟我太祖天縱聖武創業垂統傳之二百餘年將相恬嬉武備疎虞宣廟壬辰倭寇猖獗陷我八路殘我萬姓以下國拱大之誠荷皇朝恤小之恩乃至動天下兵而再造於八年之亂息夷帽服皇威遠張其後四十有五年仁祖丙子又被胡亂不幸有城下之盟士辱而兵頓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而我國之於肅朝東土之兵力一也前後勝敗若是不同無或古將之材代乏其人而然歟天將之來援也謂以東國之人非不勇悍而踈於軍務且其長袴闊袖尤非甲兵之制度披之以用兵之書教之以禦侮之法我國懲前而鑒後繕武而鍊戎摠府之設訓借之創以衛輦轂八路之兵馬三南之水軍以脩海陸戎衣之闊狹兵荒之長短制有其度南北之保障遠近之山城以藉緩急京庫之月閏外厝之秋操以習組練宜致中外相稟京鄉一體凡所軍政戎務無有不善而奈之何親詢守城何等大計而自畫出降跪沙勝泥之說至歿於勳將之慢對陵幸扈駕固虛整飭而虛驚閱武及旗班馬之舉也起於

賃

元帥之失律沁都設險填泥築城則及該天塹之自壞西關固圍以土代石則爭笑土崩之不久矣五唐諸將中軍在好而龍韜七十未親一斑兵學一篇只聽軍校則運籌出奇非所可論月三試藝既飽且廣而曠不修舉財敗私用則勸勵三庫亦無其望矣各閩風流妓樂不輟而歲款停操頓廢文馳列鎮藩守以備不虞而除春收錢故虜必問郡邑城堞非為悅目戰守是憑而方伯連帥之巡到也洒壘取邑兩此換面則崩頽可防乎州縣軍器皆被起資衣衾是言而朝家上厝之摘奸也免頓是圖永閉恩庫則朽鈍遺恤乎夫京庫生長市井進食膏粱美容秀靨被若可取而宜於一向土戰而不堪以月之計可於數日之守而難支以年之久或言風雨不罷飢渴不困手格猛獸對賊不怯者西北之兵大勝京庫必當一面有足可恃及余來北偶見點軍則令人寒心凡民之自給衣食稍有氣力者百計圖頓多般巧避識味一字而名編僑業賂費連牛則托跡將雇或附於校隸或投於官屬惟兵是厭其餘疲癯殘者傭賃乞丐者類編入軍籍苟文成數此莖凍不掩體餒不自食顛連而無告救死而不贖追懸入街則馬兵東西借騎策鴛牽駒安卒扶携幾死百結纏鴉銅壚所以兵炊也而虞裏梅筐只懸圖形旋旗所以目視也而竿揭破幅莫辨方色鈞用斬馘而澁鐵無柄弓當射殪而折鼓繩弦穿筓掩面破甲無騎而回放出沒終日迷錯不聞鈔鼓之拜而已是沙虫之象脫有意外急警則雖使良將節制乃以赤身徒手騎何以乞諸隣也服安得從傍借乎圖筐可饜破幅可辨以此之兵執此之器其能射疏遠而斬堅甲赴湯火而得死力乎西商之北來者目擊而發歎曰西軍政亦皆如此舉一及三隣邑何殊列邑固然則諸道可知環顧中

外國將何恃者。門遠遠矣。以察此。或言如當亂時。士民何擇。凡今之人。莫非國兵取之。武庫器械自足。噫。名編軍籍者。尚有逃散之慮。則衆心成城。難望其然。不習于戈。何以應猝。此則殆同於驅群羊而格猛虎。其不為將卒所敵者。幾希矣。然而考諸軍。則列錄營鎮名色。分明哨隊。整齊百千萬億之數。可謂名存而實無矣。一有忠憤之人。慷慨為言。稍欲振刷於其間。則群嘲以喜事。眾咷以生搜。一例承襲。惟事彌縫。志士之痛。烏可既乎。故則如之何。其可也。惟在人君至誠。求治得賢。共國深東土數千里。地不加闢。民不加聚。山河險固。何羨於魏寶。奮擊百萬。豈借於秦強。粟如邱山。何讓於齊富。勁弓利劍。莫取於韓。出誠能相得其賢。將得其良。則歷代戎政。前後兵荒。不另專美於古。而屢動四方。令行萬民。綱舉自張。上仁下義。則昔之避兵者。宜令臂使。而掌運。曾所畏賊者。可使子衛。而手持。勇似風火。戰若雷霆。得其死力。自可致也。但版築之徵。爰立作相。則思之切矣。發誠於夢寐。破釣之賤。載敵為師。則望之久矣。致誠於卜筮。金莖擁壁。求之以誠。則駿才自來。將壇具禮。待之以誠。則國士無雙。是以不患無人才。惟患無誠心。故愚則曰。得賢士與共國。惟在人君之一誠字。夫冥謫報復之理。多有毫髮不爽者。昔商紂毒痛四海。酷刑炮烙。用人之命。以娛妲己。竟以衣寶自焚。亦死於火。秦政殘滅六國。坑殺生靈。盡焚書禁學。以惠百姓。而江東學。萬人之敵。圯上得仙翁之授。則天下之書。不可盡燒矣。收兵鑄劍。萬世永圖。而魄游沙中之推魂。斷澤畔之劍。則天下之金。不可盡銷矣。長城也。因感振凶奴。而胡在阿房。禍起蕭牆。求仙採藥。計在長生。而亂臭。鮑魚。黑骨。駝。築造物之孽。報復必及所欲。冥謫之理。吁。可怕也。歷觀千古。商鞅之出。閔無驗。禁止重。得。



之謫雷僦舍見拒無非為法自弊也趙高之說李斯旋戍族誅曹節之收竈武亦見夷滅盡是出爾反爾  
 也丁謂之構誣萊公也初令宋綬而責詞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綬雖從謂指卒乃改易及夫丁謂之敗  
 綬復代攝還用其語人皆快之天理之不可誣報復之不彥乘有如是夫世之以激濁揚清為己任者或  
 多其身自陷瑕累以懲惡討罪為事功者亦有其後反受誅戮此何理也大凡沐浴之義逆固當討賊不  
 可愆而但誅討之際惟務快意則冀岡之焰玉石俱焚城門失火池魚及殃無或于天和而拂生德及焉  
 造物之所忌歟且觀古史審之好脩者屈三閭之忠誠而自沉汨羅不畏強禦者陳仲舉之風稜而先死  
 都序豈非嗟者缺而銳者天欺范孟博之剛勁疾惡如讐而反見殺身張九齡之忠義致人窮絕而卒乃  
 無嗣人心之休有容能保我子孫碧民君子之御世不且太剛而宜戒已甚也夫治國如治身人之  
 體膚不可毀傷而有病則針灸君之視民若保赤子而有罪則誅殛有國之刑政人身之醫藥也孟子所  
 謂以生道殺民則雖死不怨殺者也蓋刑者神治之具而齊其不齊使民遠罪遷善亦以是也昔虞舜為  
 君皇陶為士象以典刑四罪咸服而乃曰罪疑惟輕又曰刑期無刑其欽恤之德至矣盡矣夏后泣辜之  
 仁周王刑錯之治其揆一也降及嬴秦論囚赤渭嚴法刻刑荆軻之慙七族李斯之夷三族因作後世治  
 逆之律夫人臣之罪莫大於不忠穢文仲所謂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蓋不忠之人天  
 地神明之所大惡天子殛之人得以誅而但夷族之法不出於虞舜皇陶初自秦皇李斯後世刑法屢  
 可乎法秦可乎漢祖入關除秦苛法及夫韓信反誅亦夷三族此則亡秦之續安在寬仁之治也宋夫子

論溷祖以獄中之金曰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尚欲致族於盜環如非廷尉得人幾傾天下之平也光武之  
及側自安武王之脅後曰治同一聖德宜其並續天休中興漢室也唐太宗貞觀年間論以大辟者三百  
九十人縱使敗家及期自來則并赦不殺歐陽公立論曰此好名而干譽不可為天下之常法謂其備  
殺而赦之也後漢吳侯曰慎無赦謂以赦者小人之幸夫死罪而回赦者固當殺之無赦矣至若原宥之  
徒拘囚之類或緣眚災或坐罪疑或由於主人之激惱或出於臺閣之過論陷落冤併不能自拔者只謂  
小人之幸一并不赦則其可曰刑法之弛張而聖德之惟恤乎亦何以罪過之改遷而聖世之無棄乎此  
所以屢辯之時亦有肆赦之典慎無赦之說不可為養生之道也而秋殺者隕蔭草木而已何嘗盡根柢乎是以元  
而云欽大抵人君體天而行道春生秋殺天之道也而秋殺者隕蔭草木而已何嘗盡根柢乎是以元  
亨利貞天心之四德不同而元無不統仁義禮智心德之四端各殊仁無不包春生之氣通乎四時行若  
生物之心而天之大德也誠能體而行之可以與天地同流矣噫永樂之初方陳暴練威雁九族之禍坐  
死者屢千人此則古今之所未有也豈不上干天和古人云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民之怨氣天必因之  
非朝廷之福也王政之當慎孰大於此乎至於我國則一遵大明之律而不用治逆夷族之法 列聖朝  
深仁厚德宜隆億萬年無疆之休也肆我 聖上即阼之初首以恤刑為急薄德意倫音懇惻乃命群  
臣博考詳確厘正刑具之不齊者曾杖之大小枷杻之輕重作為圖式尺度印布中外毋敢踰制而濫刑  
命曰御生欽恤典則使我八域生靈咸囿於好生之德宋祖之掃蕩滌械不足可稱而周家祥刑之治虞

舜無刑之化庶幾拭目而復覩也歟。明川下古村太鵬，翻卑傲而至孝，親病斷指進血，及違而表皆守墓於窮山絕險之處，以其久客於京，多年曠者，為至恨也。草墓於塢，自豐延命六年如一日，時見席約，坐坐墓前有若相守者，其婦偕其子徃尋，則使之哭拜於墓，以其擅自來見，植堊於墓庭，而送之後，以別付料，發跡加資。今年七十六，出為西閔特寨，僉使黃津村，恠民金英立女嫁於黃津，岩嶺有清子元泰，其天以海夫為董溺水而死，女二十八而孀，以夫死於海，讐悔而不食鹽醬，以其煮海而為也。今年七十六而四十餘年，食粗飯生菜飲水而已，塩不近口，肌膚雖瘦，動作唯同夫五味，中他味，猶可斷絕，至於鹹味不食而能活，又自遐壽亦可異也。鄉中屢呈其行，官不轉報，云鍾城蔭仕人南便學。英宗國恤三年，食素云乃於遐土茂識之鄉，有此節孝特異人，足令人欽歎也。陶谷漫錄自古及今，小人附權趨利，無所不為，亦頗畏忌公議，陽為崖異之態，以自說解。如漢之荀彧，為曹操協贊篡逆之謀，為第一策士，卒於九錫之論，略示持異，非其本懷也。蓋欲用而自解也。以此被操疑，怒飲醵而死。唐之裴樞，附朱全忠甚於彧之於操，而以新惜太常卿被殺於全忠，其同意而保，以此受戮，前功盡棄，蓋其用心巧曲，神明亦所深惡，安得以保其性命哉。自古文人，應副文字間，有匪勢勉，應不其作而作者，如陸放翁為侂冑作，閱古泉南園二記，唐荆川為巖嵩作鈐山堂詩集序，武東張玉為沈貞作道遠堂序，是已張以已卯士類名，戴全思齋所記已卯黨籍，而後來金潛谷撰已卯錄，無張名，蓋以作沈貞堂序削去之也。張即與谷高祖也。駱谷既任碑朝廷，以李相景頤文贊揚，在至生用其文。澤堂策題問姓者生之別也。古者或以土為姓，或以

封為姓或指李為姓或得卦姓陸上古帝王公卿皆祖皇帝而代各不同不關後世有其苗裔晉之王謝  
唐之崔廙宋之巨范皆一時大姓後世雖有其姓世無稱焉有賜而為姓有冒而為姓有以不易其姓為  
賢者其於禮何如我國以六部之姓三韓之族為最貴焉而時有盛衰以稀為賤不復考其源委何欤云  
遇按古者姓名以土以封以名以字以官以物為之矣帝之妻黃帝之姬曰始所生地為姓文王封其第  
子時叔於沈其後為沈氏武王封太伯曾孫於閻其後為閻氏畢公高之後封於令狐為令狐氏太公  
本姓姜而封於呂故為呂氏杜伯之子孫食邑於范為范氏越之後食於歐山之陽為歐陽氏此以封為  
姓也陳白素之後為素氏齊公子高之後為高氏秦由余之後為余氏此以名為姓也閔子騫之後為騫  
氏無駁之後為辰氏此以字為姓也蔡仲為蔡封人而其後為蔡氏周閔叔奔晉為士師之官子孫遂為  
士氏漢文時有倉氏庫氏此以官為姓也老子生於李樹下以李為姓趙奢辨馬服君而子孫為馬氏此  
以物為姓也且古人改姓變無難焉東哲疎廣之後曾祖避難去足為束第五倫其先齊田氏徙園陵以  
次第為姓木華端木賜之後而避仇去端為木吳書諸葛瑾其先葛氏御柳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  
姓葛者時人謂瑾為諸葛曰以為氏漢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明帝諱莊以  
老莊為老嚴安帝諱慶以慶氏為賀氏文彥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敬糖其大父入宋避翼  
祖諱各用一偏或為文氏或為荀氏錢王諱繆以劉氏為金氏真德秀去姓慎避孝宣諱春為真氏楊雄  
之先伯僑食采於晉之楊故曰為楊氏歐陽公云余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

漢以下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者百不一二存焉竊悲其人文章盡矣言語工矣然死與草木鳥獸同散於泯滅言之不可恃如此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愚謂夫以歐公之文章以此戒人亦以自警焉老杜自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東坡自云百種巧辯均是得語後人以詩聖比之固公制作文仙之名與天壤相契而况歐陽公之事業則譬喻於大川喬嶽功利之及物文章則集成於韓愈陸贄白馬遷李白而其所以警者如彼蓋諸公以其所能者慕其所不能焉不敢望視子之所樂者惟其修之於身固不待施事立言而不朽於千古也筆疇云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視子之筆亮李杜才思不如原偃之華實○陶谷漫錄我國著姓李奎杜鄭尹崔柳洪申權趙韓而吳姜沈安許張閔任南徐具成宋俞元黃次之曹林呂梁禹羅孫盧魚陸蔡辛丁裴孟郭邊卞慎慶白金康嚴高又次之稀姓田玄文尚河蘇池奇陳庾琴吉延朱周潘房方孔王傲劉秦卓咸楊薛奉太馬表殷余卜芮牟魯王丘宣而都將陸韋車邢韋唐仇豈明莊葉皮甘鞠承公石次之鮮姓印昔龔杜杜甄於晉伍拓夜賓門于杜拒胡龔伊榮思印貢史異陶胤區陰龍諸夫景強扈伐桂簡而段彭范千片葛頓不問終平馮翁童鍾鄧宗江蒙薑陽揚章桑長程荆耿敬審豆荀井孫袁萬班負堅鑿燕時傳巽德未艾梅雷崇長包何我賀花華夏夏麻牛僧便曲相翟畢谷弓種邦涼良芳卿刑永乘登昇勝信順俊潘端鮮罕牙水踊吾珠齊甫部素附凡固台才對標肖那山化壽詠便尋森占汎克郁翌宅直則暉綠赫舟隴骨燭律物則實河合七雲次之複姓南宮皇甫鮮于石持扶餘獨孔令狐東方西門司馬司空振二百九十八氏而常便鮮姓似世有漏落者

矣憲按三南有冉樊虞商雍羊左閔謝富毛却衛熊恭冷智穆施山商子哥向來西北有柏木埜星友慈  
 可介宮嚴朝有乙蓋氏中國姓則經史所載有屈已姚姒子姬媽奸羸顏曾言有辰管鮑屈辛墨列膠實  
 簡蕭滕臧閻武岑灌正費卯丙丞褚苻符鈿吳寇劉樂岳已隨鄺汪桶霍元戴鼂枚嗣汲倪疏苟焦連西  
 審鄧檀度紀著婁游棘紫應鄒祝薄稼真塵游犀尾芒盛烏淖由終蓬黔共騎士安席趙索藥却東弘焦  
 錢仲季逢伏告蚩狐寔項祖顛騏白敖正批絡夷義充牢刁隗莫茅劓棘顧英閔狄齊朮帶亨靳涉蒲樵  
 息繆倚樓端羌后餘閱封懸倉庫駮匡瘠唐茹解儲舒陽長苗邳祁功羅師藥寒把忽苑法單橋牽離爰  
 經廉沮寒譙岐宏虛步譚習弭寅饒凌戎奚允滿騰楷到竺和裨古巢涇豆斛啖輔郇駱渾勃裘喬卻折  
 苗暢懷阿興皋种党即鐵暴威細屠複姓則公孫伊祈北宮端木巫馬徵生公明公西少正新垣吾丘簾  
 產顛孫益威臧孫浩生段干散亘孟孫叔孫季孫墨胎恭雕公冶王孫史馬老萊東郭北郭長孫諸葛宁  
 文尉暹淳于歐陽鍾離夏候之支胡母主父第五百里上官智蘭申屠慕容五庶士孫仲長白龍軒轉甬  
 朱萬候貞觀所頒天下氏族志不過二百九十三姓而若是夥幽古今之變革後世之增衍槩可知矣△  
 瀛溪先生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之文辭而已者陋矣為學士道不執  
 諸已而求諸外以博博強紀巧文虛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者與顧子所學異矣胡  
 氏朱子惠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學顏淵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知斯  
 道之大而無窮也△下古村在府南百二十里臨海而有松德寺永歷後中原人胡國起遷到此開

題詩寺樓云儂家近隔岳陽樓  
斑竹籬邊湘水流  
遙想故園疎柳多年  
匡繁釣魚舟  
知是家在巴陵觸  
境懷鄉發之吟咏也  
詩自淡雅筆亦奇逸  
以至年前而留在寺壁  
胡皇朝兵部尚書之孫  
而如康世壽之  
遊地東來也  
北青之胡茂山之康子  
姓蕃衍俱以武藝出身  
朝家收用多有邊將者  
云按明史世宗嘉靖  
末胡宗憲為兵部尚書  
似是國起之祖也







歲戊子中夏  
粧于烟霞山館

松泉筆譚

